武俠世界

$2.00

665

·特別介紹·

一月完中篇新派武俠小說：

銅符翠璧

石怡·著

江湖人物刀頭舔血，睚眥必報。手段之辣，心計之工，令人駭然瞠目！"銅符翠璧"集詭譎驚駭，陰險毒辣之成，且具曲折離奇、峯迴路轉之妙。是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請愛閱刺激小說讀者千萬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劍君子 （兩期完俠情故事） "上"
血洒江湖魔遍地
殺滿乾坤恨滿天
避塵難了武林怨
重着征袍仗劍行……蕭逸 15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拳師武術訪問專欄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本港首次舉行合氣道段試記盛……梅元欽 3

銅符翠璧 （一月完連載武俠小說） "一"
情天靄恨 血濺深閨
荒寺設伏 死人換位……石怡 63

血旗鎮八荒 （兩期完俠情小說） "下"
爭死匡社稷 血鬥振忠魂……朱羽 7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古英雄人物
一波未平一波起……秦紅 91

無弦弓
少俠獲絕藝 谷主締良緣……高皐 99

絕情拾三郎
智計深如海 功力懾羣雄……曹若冰 107

心祭
舌劍唇槍利 拳風掌勁強……東方英 113

七毒匕
雄辯古人寃 胸懷蓋代才……孫玉鑫 121

罪劍
嚴詞張正義 乖戾妄傷人……林非 129

紙刀
暗施苦肉計 巧引俏嬌娃……高庸 139

百花谷
追查飛龍劍 悄探仙春館……東方玉 145

天龍爪
僞裝浪蝶戲花蕊
奇謀驅虎鬥狼羣……王復古 153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00
一年港幣$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0一0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青年人的熱愛　青年人的憤怒
青年人的孤寂　青年人的心聲

……一部屬於青年人的小說

白靴王子

一個初墮情網的少女，兩個青年，兩架跑車，愛與妒之間的矛盾，榮譽與傲慢的鬥爭，形成這一部與衆不同，情節感人的文藝創作。

全書306頁　定價HK$3.4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　話：H484221（四綫）

專欄作家：梅元欽撰文・攝影

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子弟女傳

羅漢門，這一門派的國術，在中國武術界中，可以說是盛名久享的門派。

羅漢門在是流傳於民間，雖然不及蔡李佛，洪拳等等門派之廣，但它在國術界之地位，聲譽，爲武林中人所讚賞。

羅漢門是由北派少林寺所源起，又言北羅漢傳到名震大江南北之孫玉峯宗師，然後由孫宗師將羅漢之拳理流傳於民間，由於流傳並不廣，這是因此門武技是較爲嚴謹，授徒必經嚴格之選擇。

孫玉峯宗師，籍貫河北省，自幼嗜好武學，得少林寺隱僧授技，後稱爲北羅漢，而羅漢門之名亦由此而來，相傳我國大江南北。

羅漢宗師五省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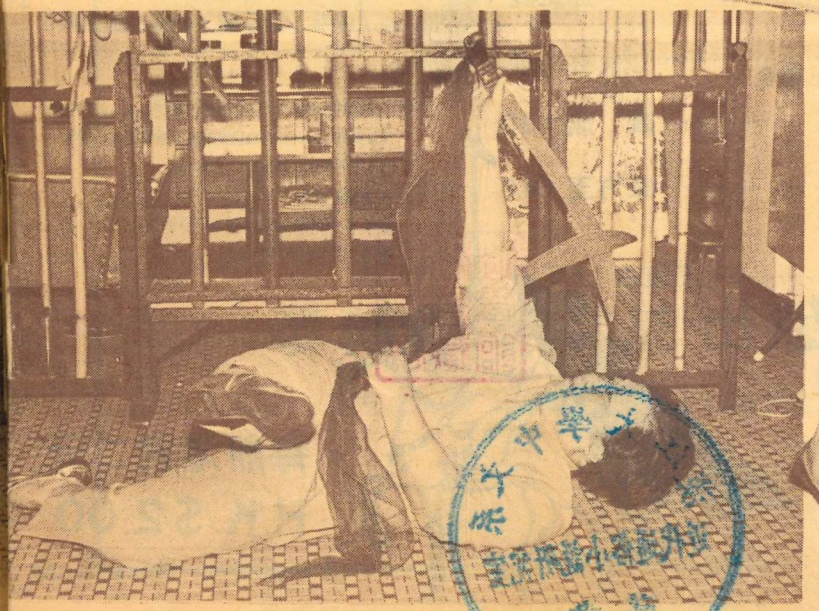
孫玉峯宗師得隱僧所傳藝成後，即設鏢局於華北，當時因盜賊猖狂，到處搶刼，孫宗師之鏢局於是負起保護民商財物之責，以一把單刀闖蕩華北各省，在遇到黑道中人截刼時，孫宗師便以單刀赴會退賊，由此，在短短數年間，聲名大噪，盜賊聞孫玉峯之名，即退讓三分，後來，孫玉峯宗師被人譽爲「五省刀王」。

上海精武體育會霍元甲先生，當時爲羅致國內武林名師在該會當教席，以達提倡國術之旨，除當時已有名聞全國之各門各派名師在會內傳授外，更聞孫玉峯宗師之名而特聘孫宗師在上海精武會任教，羅漢門武術由那時起即風行於上海。

精武會之設立宗旨純爲提倡國術，因此，後來在全國各地均有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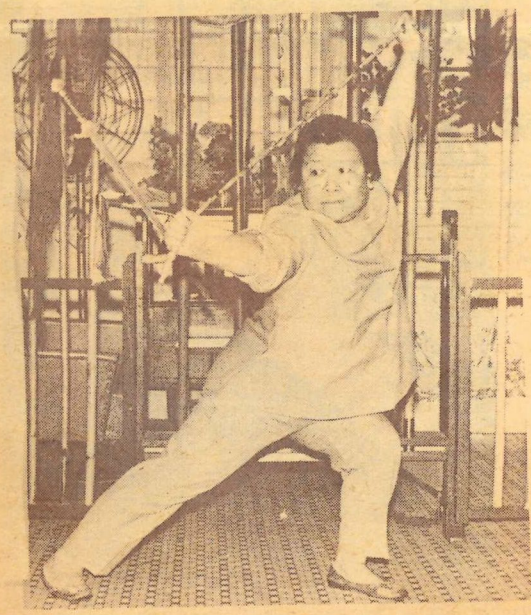
例如在廣州市之精武强華國民體育會等，皆直屬上海精武會者。

八仙劍



雙堂地刀

大秋春刀



地堂鞭節九

羅存僅果碩

嫡王刀省五

碩果僅存的女弟子

當孫玉峯宗師在上海當教席一段日子後，開嶺南風景幽秀，欲南下一遊，霍元甲老先生知其心意，欲暢遊各地風光，而廣州亦有精武會之設，於是遣孫宗師南下廣州傳教羅漢門武術，孫宗師是與愛子文勇到廣州，由於當時廣州之國術風氣比上海更爲盛大，孫宗師乃不作遍遊嶺南各地之想，專心在廣州精武會培育人材，當時投入孫宗師門下之徒極衆，其中更有不少女門徒，但後來能繼承孫宗師者，祇有是孫宗師所嫡傳之女弟子林少立。

現年已六十一歲之林少立師傅，在過去四五十年來，其名字在百粵武林中，是無人不識者，起碼她在十五六歲時即能獨當一面當女教頭。教導比她年紀大十多歲之堂堂男子漢，這些事實，是難以否

羅漢拳

認的，又由十五六歲起直至三十餘歲間的十多年中，她那轟轟烈烈的事跡，也爲武林界人所稱道及懷念者，現年雖然已是六十出頭，但她那副强健的體魄，純熟精湛的武技，可以說是「雄風猶在」，她在數十年前在廣東一帶威名四播的「滾堂刀」，在數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有當年的水準，這是令人不相信的。

林少立師傅，原籍順德昌教鄉人，其父卽爲林大成，是一名布商，也是一位愛好武術及精研中醫跌打者，曾經在廣州成爲家傳戶誦的「大成藍」，卽爲林翁所創。

天聰過人盡得師傳

林師傅天賦聰穎，幼承師訓，初入學後卽對文學及醫術有相當造詣，林大成翁知愛女個性，自不願見愛女終身雌伏，自六七歲開始，卽聘國術名師返家來教授愛女，後來，林翁與名聞百粵之蔡李佛三傳弟子方玉書，因屬同門，見方宗師剛在三聖社設館授徒，於是將林師傅送到館中習技，當時林少立師傅年剛十歲亦是方宗師館中唯一女子，不到三數年，她對蔡李佛派之武術，已盡得方宗師所傳，唯一未如理想者便是方宗師館中始終無其他女弟子加入，使林師傅沒有女同學作陪學習搏擊，她祇有每日在館內勤習埋樁，紮馬，獨操器械等，因此林師傅的武術根基也做得比人好。

↑ 五虎鎗

↑ 定風劍

娥眉劍

五省刀王南下授徒

不久，羅漢門宗師孫玉峯由上海到廣州，時適精武會剛由樂欄街遷至西濠嘉南堂的頂樓，而孫宗師開設少立拳班，男女學徒兼收，林師傅及其父林大成爲時早已聞孫宗師之威名，認爲機不可失，於是拜孫宗師爲師，習羅漢門。

孫玉峯宗師雖然收林少立爲徒，但見她當時祇不過是一個黃毛丫頭，在未見她的武術根基時，意欲當作她是一名新學徒，但當看到她打出純熟的蔡李佛拳法時，且從其得意弟子黃嘯俠處得知她已苦學了多年蔡李佛拳後。孫宗師卽對她另眼相看，悉心教導羅漢門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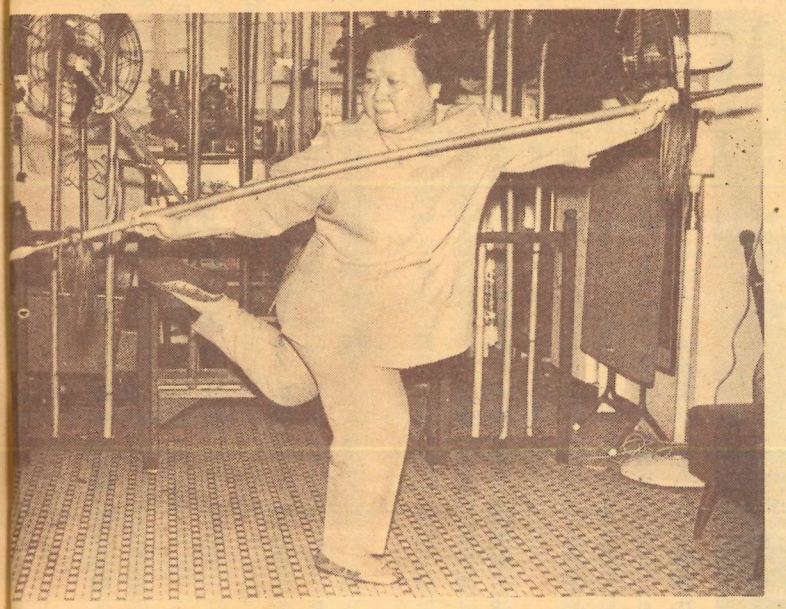
林少立師傅令尊林大成，爲促成愛女之武功，於是在課餘之時，特聘孫宗師至寓所內單獨教授，這是孫宗師一生授徒中所少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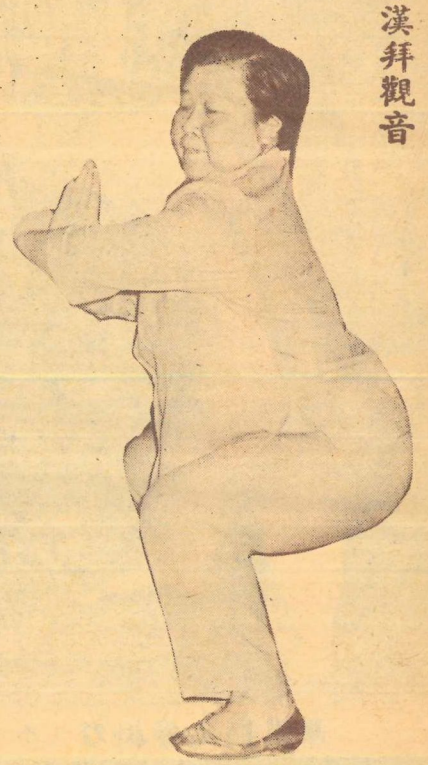
由於日夕的苦練，加上孫宗師的悉心教導，武技一日千里，不到三年，林師傅的武技已駕乎其他師兄弟之上，對拳脚及器械已是無所不精，於

↑ 刀掛劈之門漢羅

護手雙鈎架式 →

三义大耙





羅漢拜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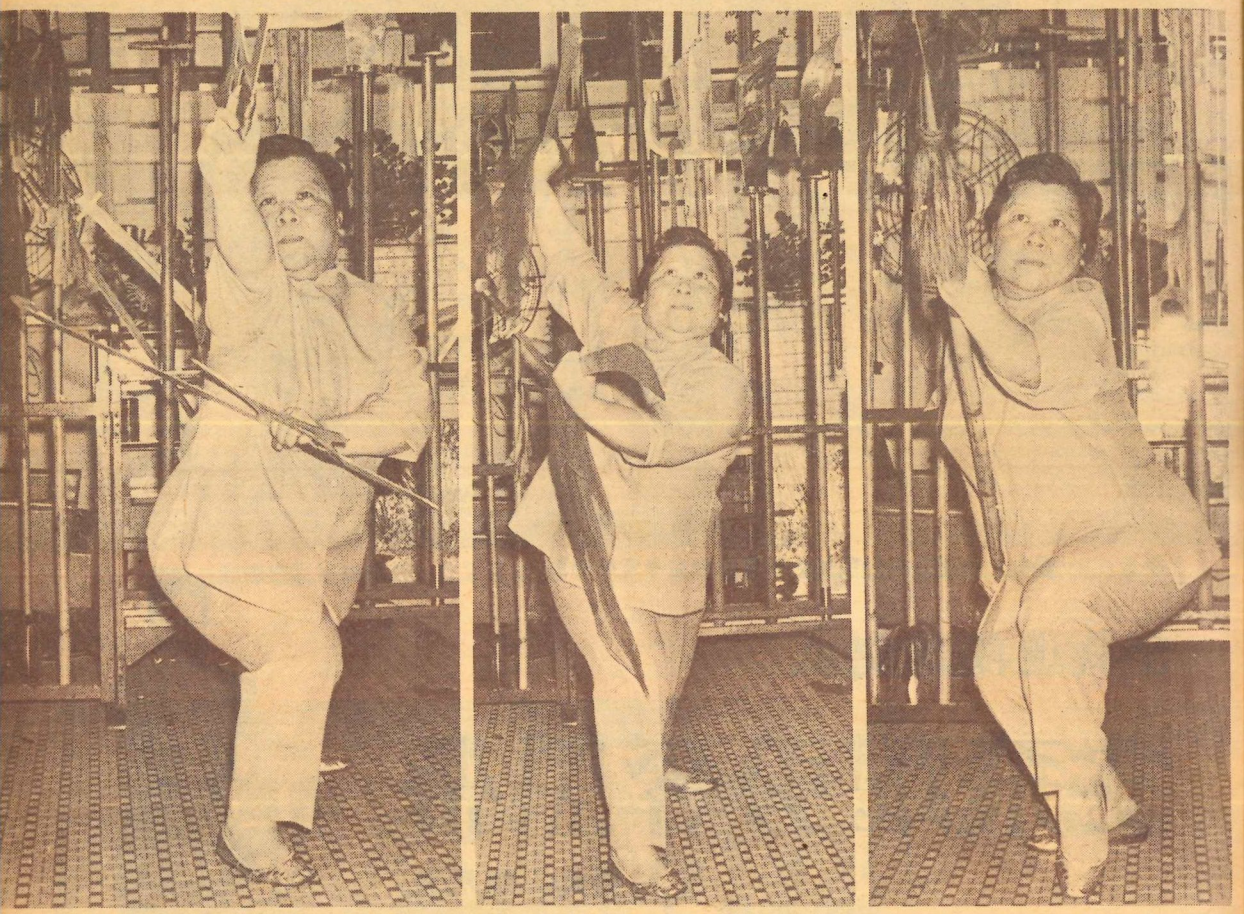
1. 雙纓槍
2. 提爐槍
3. 蝴蝶雙刀
4. 護手雙鈎

是獲得孫宗師的允許，當他的女助教，自此，林少立即嶄露頭角於武林。

少年成名遭人妒忌

在林師傅十八歲那年，廣東舉辦全省運動大會中之國術表演項目中。她當時參加女子組表演比賽，在廣州東較場舉行時，林師傅得到女子組器械組冠軍，當時一舉成名。

當她得到上述名銜後，曾引起一些武林人士震驚，也有些大師傅產生妒忌，其中一名蔡李佛派的名師「湯貓」，天生神力，當林師傅得女子組器械組冠軍後，由於當時廣州各報爭相刋登林師傅之精湛武術，湯貓則公開表示林少立之武術祇是花拳繡腿，不能實用。



初試小技威震武林

此說傳入林少立耳中，雖然她當時祇是一個十八歲少女，但她無法容忍此批評，未有告訴孫師傅而自行前往蘇村找「湯貓」一較高下，怎料當日她單刀赴會至蘇村湯貓之武館時，湯貓適外出至廣州，館中祇有湯貓之徒弟數個，林師傅於是發揮其武功內力，將湯館內設之一盤插上三條椿手之椿用三數下手脚便打折了，然後揚長而去，臨行還告訴湯之徒，說她是精武體育會之林少立，如湯貓要找她較高下，可到精武館。

當湯貓後來返回館，見到盤椿上三條堅硬的椿手全被林少立打斷，憤慨異常，欲到精武館找她，但事後湯貓細想林少立能赤手空拳將館內三條堅硬的椿手打斷，可見並非弱者，那時才知林少立是一個眞正有武功之人，從此不敢小看林師傅。

從此發揚羅漢拳技

自此時起，林師傅已獲得孫玉峯之允許，在廣州花地設館授徒，以當時廣州武門之風甚盛，而林師傅是年僅雙十之少女，充當教頭，投入她門下的除有不少女子外，尚有男子亦慕名求教，當時可算是中國國術界最年輕而武功最好的女教頭。

林師傅除了在武術方面有相當造詣外。醒獅亦是她的拿手好戲。雖然她是一名女子，但舞獅之生動出色，在當時的廣州是數一數二之獅隊，而且她的獅隊所到各處，都是最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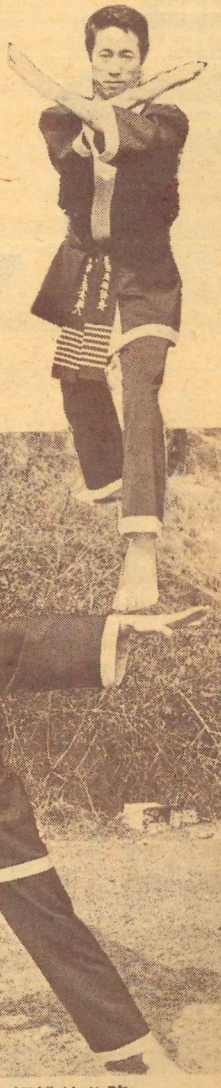
由於羅漢門宗師孫玉峯在廣州精武會授徒的期間內，一直視林少立爲最得意弟子。故對她的傳授可以說是絕不保留，將全部羅漢門技藝盡授與她，因此林師傅亦對羅漢門武術盡得所傳，她爲了發揚羅漢門的武術，數十年授徒過萬，都是以授羅漢門爲主，現已年逾六十，本已屬退休之年，但她還有充沛體力，且視武術爲終身樂事，故仍設館授徒，現時門人數百，而林師傅收徒亦極嚴格，館規條例亦嚴，如屬有不良嗜好及行爲不端好事生非者，她會拒絕收授，故她在武林中，可眞是最有正氣者，徒弟行爲最爲良好者。

參加合氣道升級升段試之學員並坐主考官前聽訓

合氣道段試記盛

空飛躍勇奪黑帶

文圖：梅元欽



金振八師傅的英姿

適合現代青年的合氣道

韓國合氣道雖然在推行僅僅一年的時間，但由於合氣道已漸漸在盛行起來，學習合氣道之男女與日俱增。

事實上，合氣道的練習方法，似乎更適合本港現代青年的愛好，成爲時代性的武術。

有關韓國合氣道的改革及歷史，在本刊六六二期已有詳細的介紹，讀者大概還記起合氣道遠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已在韓國創立，不過在過去此種拳道是韓國貴族及富貴之家庭的子弟所學習者，未有推廣至普羅大衆社會裏，直至最近的廿多年來，社會環境的變遷，韓國人才漸漸地能够普遍地學習合氣道，並加以推廣，發揚，更將合氣道介紹到全世界各地，使合氣道漸漸爲人認識，學習，且成爲一種流行性的武術。

一年教導　桃李滿門

本港有合氣道館之設，是在去年三月一日才開始，因此，可以說，韓國合氣道由去年開始才被介紹到本港，但在一年後，却立即成爲

金振八師傅在試後與黑帶一段學員合攝

考獲黑帶一段後由主考官授與黑帶

本港首次舉行

凌

↑ 八名考獲黑帶一段學員在審查議員前合攝

↓ 金振八師傅在考試後親自示範合氣道之雨傘退敵散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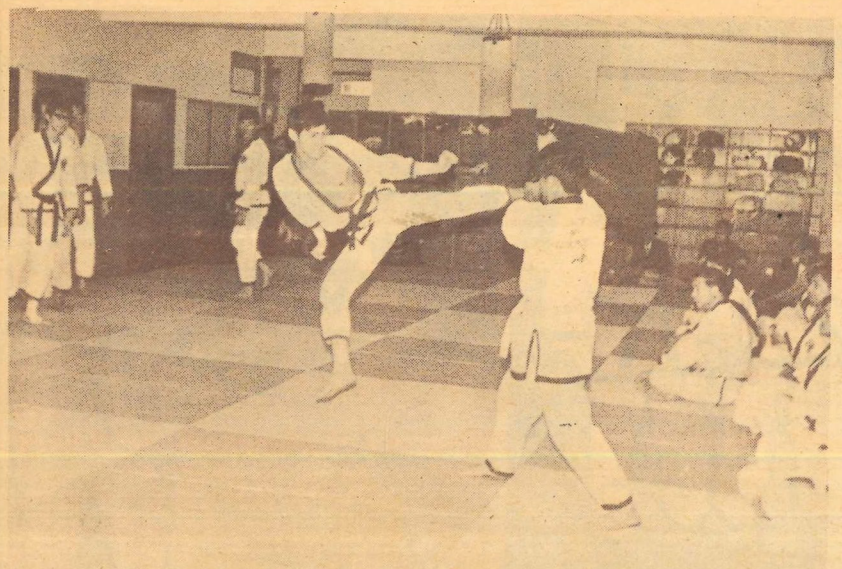
流行的武術，可見合氣道是有它的優點。

將合氣道介紹到本港的爲現時有飛燕子稱的香港韓國合氣道飛虎武館總館長金振八黑帶七段，他亦爲合氣道東南亞總館長。

這位在韓國獲得合氣道黑帶七段的金振八先生，的確是個身手不凡的高手，他曾當過南韓總統及前南越副總統阮高祺的近身侍衞官，也就是保護國家元首的保鏢，由此可見他的合氣道武功是無需再作詳細的介紹。

升段考試最爲嚴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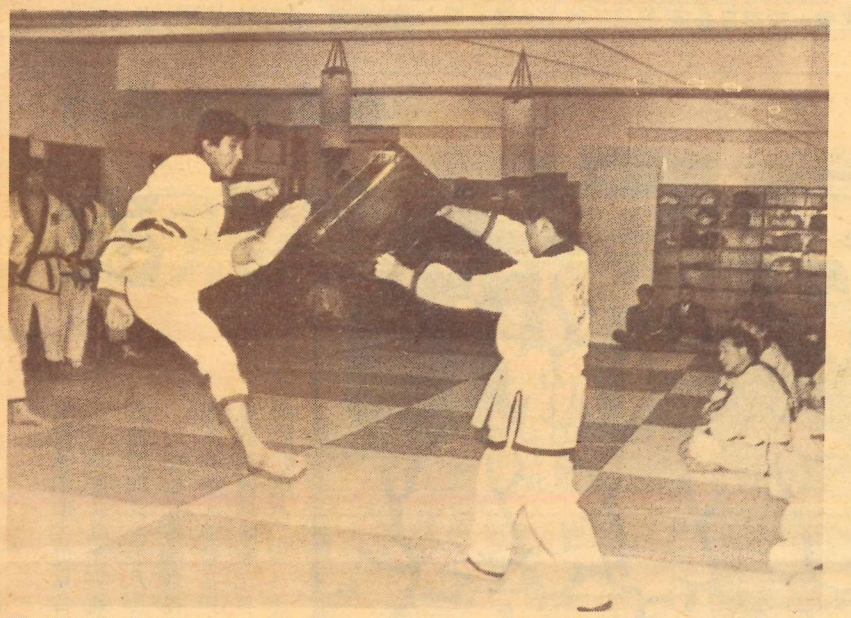
在韓國合氣道總會的升段考試制度是最嚴格的，每年的升段考試機會是很少的，而且並非每一個學習合氣道的人都能隨便參加升段試，必須在學習到或訓練到什麼階段，經師傅許可，認爲有資格參加某一段的升試，才能參加，而且在每一個段的升段試中，是有嚴格的規定考試的程序，看看你的武功——無論在飛、踢、摔，打等等功力是否達到規定的標準才給予升段，否則，又要學習一段時期，等候下一個升段試的來臨才能參加考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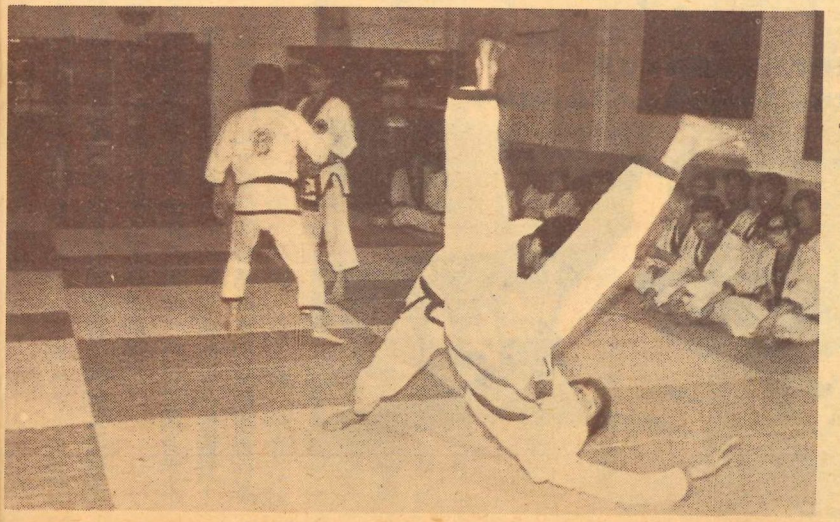


威震韓國來港設館

金振八黑帶七段未來港之前，在韓國已威名遠播。

當他由黑帶六段晉升爲黑帶七段後，他的師傅池漢戴認爲他最適宜到外國去發揚合氣道，這是由於他能講流利的英語，而且是一位極有修養之人，金師傅經過考慮後，毅然決定出國，並選擇香港，他向合氣道總會申請，立即獲得批准，及被總會批准爲東南亞合氣道總館長，於是在去年二月間來港，首先在九龍尖沙咀實勤巷設合氣道飛虎武館，由於初時本港人對合氣道印象尚淺，但金振八師傅並不氣餒，在港苦幹了兩個多月，學生漸漸的增加，港人對合氣道也有較深的認識，大約在七八個月前，金振八師傅在窩打老道找得理想的館址，將館搬到上址，且擴充齊備的設備，由於現時館址場地寬濶，學生上課極爲方便，進步也較爲迅速，故在僅僅的一年中，合氣道飛虎武館在金振八師傅主持下，現時已擁有三百多名學生，其中大部份爲青年學生，公務員，更有年齡較長的商人，醫務人員，更有不少女子也參加學習，成績極爲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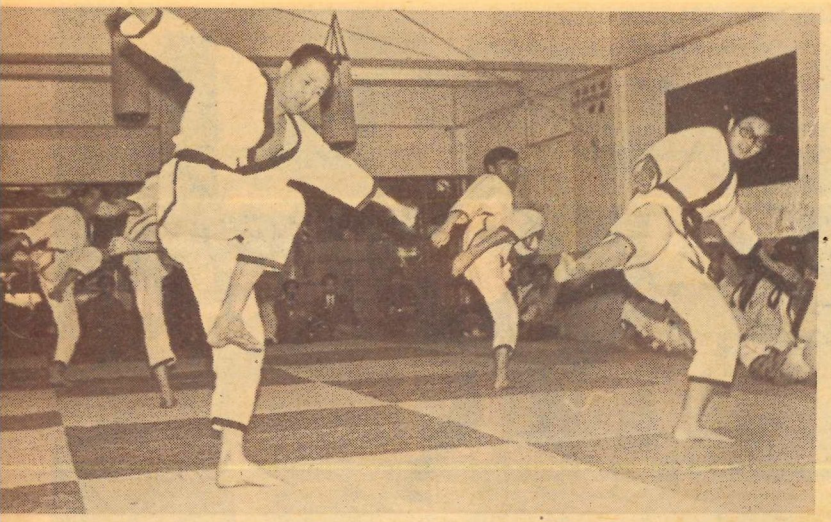




一　考黑帶一段中，學員輪流飛身橫踢之情形。

二　考黑帶一段之朱志明在試場用右脚飛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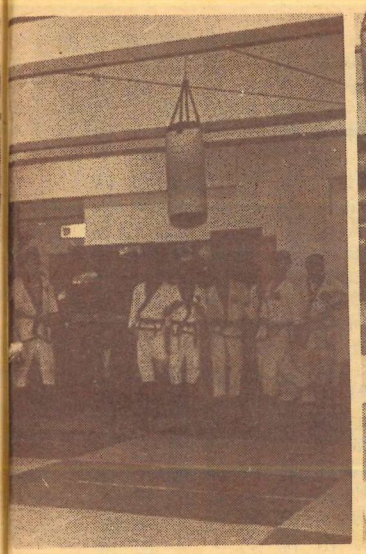
三　啡帶升黑帶一段中兩組學員互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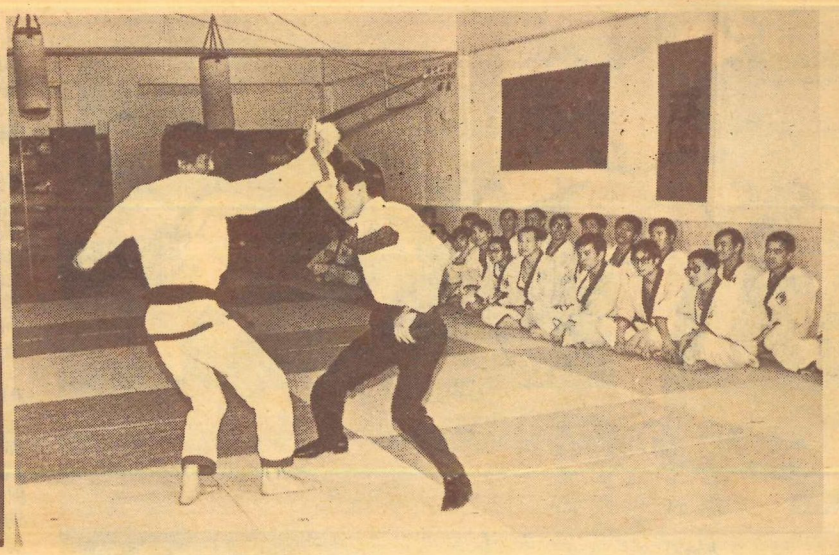


四　藍新福（前左）與愛女藍寶德（前右）同考藍帶升啡帶。

五　三組白帶升藍帶學員在試場應試情形。

六　由藍帶升啡帶之三組學員。





金師傅之苦心沒白費

經過一年的時間，在學員中已有不少達到理想中水準，金振八師傅對本港學生的勤奮，聰慧極表滿意，因此決定在本年三月二日在韓國合氣道飛虎武館內舉行本港第一次合氣道升段升帶考試，使本港人士可親視及了解如何考合氣道升段試。

合氣道由初步學習至升爲黑帶一段，必頭經過三個階段，就是由初步的白帶升爲藍帶，由藍帶升爲啡帶，然後由啡帶升爲黑帶一段。

通常一個初學習合氣道者是由白帶開始，假如能勤奮地練習，在數月後，假如師傅認爲成績有進步，即可參加考試，合格的話便由白帶升爲藍帶，在白帶階段中，所學的都是合氣道之基本動作，例如練氣、摔、踢等初步基本動作，至升爲藍帶後，各部基本動作基礎穩固後，便作深一步的練習，踢腿、踢沙袋、跳等，大約又練習兩三個月後，如成績滿意，師傅便批准參加升段試，由藍帶升爲啡帶，普通水準，獲得啡帶之人，其基本動作已達普通水準，一切訓練課程之程序作進一步的邁進，平日練習飛踢，凌空摔等。

苦練一年可考黑帶

一個學習合氣道者通常在訓練一年至一年半間，便可參加黑帶一段考試，事實上，能獲得合氣道黑帶一段是一件非常難之事，雖然是僅僅一年多時間，但在此段期間裏，一切隨便就能應付升段試。

金振八師傅在港設武館僅一年，但他覺得其門下之學生個個平日練習非常勤奮，而且天資聰敏，進步迅速，於是決定在武館成立一週年紀念那天，在館內舉行考試，由於合氣道在港考級升段試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故特別將當日該館考試之情形介紹。

此次考試的主考者（審查議員長）爲金振八師傅，並邀請若干名審查議員，多位社會名流應邀參觀。參加此次考試者計有：

白帶升藍帶者爲李少華，張炳貴，莫雄偉，劉俊風，顏炳道，張福禧，僞永光，呂榮耀，呂榮貴，他們在試場首先作基本動作，之後便作單獨打滾，左右滾。普通擒拿，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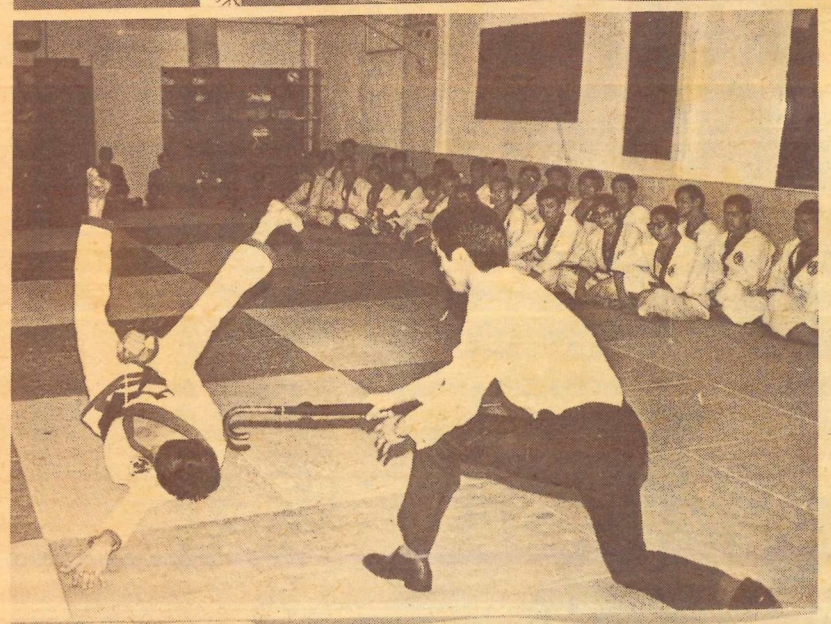
藍帶升啡帶者計有，藍新福，藍寶德，莫劍輝，梁甘雨，劉建深，他們應試時，亦由基本動作開始，然後單獨滾、摔、踢，最後作兩人一組，自相作攻守打。

由啡帶升黑帶一段者有：朱志明，駱程天，李耀華，莫燦垣，金域佗，余炳剛，李勝東，麥志光等人。

黑帶英雄身手敏捷

考黑帶一段當然有相當造詣的武功，他們應練的程序亦是從基本動作開始。當然他們八位的基本動作是相當練熟，然後單獨連環打滾，踢，在踢的動作中，包括高踢，低踢，橫踢，後踢，正面踢等等，然後分爲兩人一組，一方攻另一方則守，以合氣道招式將對方摔倒，才再由守方轉攻，攻方轉爲守，最後則考飛身踢，及由五人排一列，由應考者飛身躍過五人。充份顯示出他們身手靈活輕巧之技能。

一場合氣道的考試，經過了達三小時多之久才



全部完畢，由審查議員長與審查議員的逐個記分分數加起來，如達到合格標準，即可升級升段。

在此次考試完畢後，即由審查議員長宣佈合格人名字，合格之八名黑帶一段隨即由金振八師傅將一套新的飛虎武館合氣道制服及黑帶賜贈他們，至於藍帶升啡帶者則將藍帶交回金師傅，再由金師傅將一條啡帶頒贈，白帶升藍帶者則將白帶交還金振八師傅，由金師傅頒贈藍帶一條。

一 金振八師傅示範雨傘刺敵客
二 考黑帶一段最重要的一關，凌空飛過五人。
三 藍寶德小姐也考獲啡帶。
四 金振八師傅雨傘禦敵一招。
五 由啡帶考獲黑帶獲黑帶制服

巨型中篇俠情小說

文・圖　逸新
蕭　培

劍君子（上）

血洒江湖魔遍地
殺滿乾坤恨滿天

雷電交加，大雨傾盆。

在匹鍊般的閃電裏，雷聲密如貫珠，黑沉沉的夜空裏，一個個的火球串連着，由穹空急滾而落，霹靂連聲裏，爆炸開來，火蛇四下狂竄着——

此一刹間，大風驟起，風助雨，雨助風，山洪爆發，如萬馬狂奔，黃泥水翻江倒海般由高而下，急瀉滾滾！

天搖地動，大地變色！

天公震怒如斯，生命何以堪？

在人聲鼎沸，爭相逃命的一瞬間，地壳竟然開始搖動了，於是天崩地裂，山河沸騰，雷電風雨裏，土崩石裂，屋倒人亡——

此一刹那，形成了這陝南一地，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浩刼天災……

「人」——這羣渺小的東西，算得了什麼？

「死亡」「死亡」「沉陷」「沉陷」……

在一切平靜之後，但只見流水淙淙，大地龜裂，房舍倒陷……人畜死亡，當眞是浩刼千里，遍野哀鳴——

天色是朦朧的，整個的空間，變得無限的大，所漲滿的，只是寂寞，無邊的寂寞！

沒有一聲叫，沒有一滴淚，沒有風，沒有雨……沒有動……沒有靜……只有一種向下沉落的感覺，沉落，沉落……無止休的沉落……

×　×

你可曾說過「盤古開天」的故事吧！

情形就是這樣的，舊有的一切全都沒有了，房舍沒落，因地龜裂深陷，人畜死亡，一切的一切，都沒有了，倒只見「終南」一山，巍巍聳立，雖不覺倒塌下來，看上去形銷骨立，却也瘦多了！

山上的一切，有了極大的改變，昔日梵宇連雲的廟寺，如今但只見斷瓦殘垣，重巒叠翠的松柏，連根兒都拔了起來，放眼看去，滿目凄凉。

繞向後山深處，情形亦復如是！

名震武林的「終南派」似乎已經不存在了，只看見長廊破碎，精舍無存，隨處可見終南弟子的屍骸，情景之凄慘，眞令人不忍卒覩！

「終南派」完了——

破碎的朱廊蜿蜒曲伸着，廿四具石人，一個個斷頭少臂，倒碎在地，「替天行道」四字大匾，半掩在泥地裏，前堂全毀，中庭崩陷，入地三丈，「月」洞門成了「殘月」洞，那極具精緻的「精武會

館」爆破爲一片廢墟！

再入後院，見東西兩廂一片敗瓦殘磚，秋千架倒，紫籐花殘……一個長髮女子的屍身，高高的掛在破碎的屋角上。

院子裏，隨處可以見到男女老幼的屍身——一個紫衣老者兩手力拒大石，瞪目欲裂，髮鬚皆張——他已經死了，半個身子，深深陷在裂開的地縫裏，前胸留有大片的血漬，鮮血染紅了他的鬍子。

顯然的，在垂死之前，他作過一番掙扎！

他雖然死了，可是那雙有力的手，兀自托舉着迎面而來的那塊大石——像小山般的一塊巨石。

能具有如此高深武功的人，天下少見！眞正的駭人！

這個人想必不是無名之輩吧？——當然不是，他就是「終南派」第三十二代掌門人「恨天無鐲」項九龍——

「恨天無鐲」！好狂好大的名號！

「恨天無鐲」項九龍死了，家人無一倖免，弟子無一生還……

多麼令人痛惜惋嘆的一件事，武林中一件難以補償，甚至於可以說無法補償的損失！

× × ×

「花崗石」的高牆倒塌粉碎——

現場又是一番景像，在堆置的巨大石塊堆裏，有一方高有丈許的大石碑，其上有「禁園」兩個大字！

哦！是了……這裏是「禁園」！

顧名思義，「禁園」乃是禁止任何人隨意出入的一片園地！

園子裏不見亭台樓榭，甚至於連最起碼的一間房舍也沒有，有之，則僅見古井一方！

「古井」原是深深陷落地面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可是這場天災，却改了它的本來面目——這就是說，原來在下面的部份，現在變在上面了。

「井」是一口「古井」，是用古老的花崗石砌成的，每一塊用以砌井的巨石，都約有丈許見方，碩大無朋！

現在這些大石，全都崩落井外，堆置散落得滿地都是，原來壓置在井口之上的那塊巨大如山的大石，飛赴墜無踪——也許就是壓斃掌門人「恨天無鐲」項九龍的那一塊巨石吧？

× ×

一隻粗壯，血淋淋的人手，伸出在石堆外——石塊掩遮了他全身其它部位！

你當然以爲「他」早已經死了。

事實不然！

一聲冗長的呻吟傳出來——像是來自地獄深處的聲音，聲音發自石堆，也就是壓在亂石裏的那個人！

那隻血淋淋的人手，起了一陣顫抖。

像是觸了電似的，那個人突然活了過來！

他驀地發出了一聲咆哮，但只見壓置在他全身的石塊，霍地崩彈而起，在一連串雷鳴般的暴响聲中，一個鶉衣百結，全身水濕間以紅血的長髮漢子，像是五殿閻羅般的躍身而出！

他六尺開外的身軀，滿臉于思于思……紅灼灼的一對瞳子，凌光四射，皮膚原本是黑褐色，可能因爲長久不見天日的緣故，變爲一種觸目驚心的灰白之色，像是死人遺骸的那種顏色！

他——仰視着冥冥青天，良久……才帶出了一絲笑容，驀地，縱聲狂笑起來，聲動天地，响遏行雲。

笑聲一斂，他放目四觀！

臉上的表情是無比的驚駭，却難以掩飾他內在的歡悅，顫痙的兩脣，發出了鬼魅一般的囈語：「皇天在上，我辛無極大命不死，到底有再世出頭的一天！」

在古井裏，關閉了整整的一十三年，他何嘗能料想到，還有生還出世的一天？

簡直是人世的一大諷刺！

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偏死了……

十三年前，武林七大派——「點蒼」，「嶗山」，「華山」，「先天無極」，「終南」，「七星門」，「武當」——七大派的掌門人，聯手佈陣，幾經萬險，鎭服了的黑道煞星——「蓋世魔王」辛無極，竟然在這次天災裏，非但不死，竟然再次出世了。

「蓋世魔王」辛無極，由鎭壓的古井深處，來到了光天化日的人世！他的生存像是一篇神話，幾近匪夷所思！

十三年刻骨的仇恨，深深的侵蝕着他，每一天，每一個時辰，他都不禁把仇人的名字，唸上百十遍，期盼着冥冥神靈爲他安排着那麼的一天！

那一天的來臨，象徵着武林的一場浩刼，放眼江湖，眞正是難以期着再能有什麼人，能够對付得了他？

「蓋世魔王」辛無極的「出世」，不知又暗示了多少人的「沒世」。

天下最可悲，最令人髮指，最無公理的事，莫過於斯！

由「禁園」內一路步出——

這個人目光接觸着一切，臉上泛出一種報復得逞的冷笑，對於這場刼難，他絲毫無動於衷，對他來說，反倒是一種恩寵，使他得能解開桎梏，兩世爲人！

足下踐踏着亂石，徐徐步向「終南派」倒塌的後院，灰白的面頰上，不時帶出冷笑，霍地，他定住身子！

隨其目光直望出去，接觸到「終南派」掌門人「恨天無鐲」項九龍直僵的屍體！

辛無極全身起了一陣疾劇的顫抖，那雙灼灼紅光的眸子怒凸着，看樣子幾乎要奪眶滾出！

帶起了一聲長嘯，他身子風也似的縱了起來，却如同一片枯葉般的飄落而下！落在了項九龍的屍身面前，一雙長手陡然向外一擊，已按在了項九龍推按着的那塊大石之上，隨着他嘴裏的一聲暴响，雙臂一振，已把那塊小山般的大石，推了出去！

「轟隆！」的一聲大震，彷彿整個的山峯都爲之動搖了起來。

辛無極推開大石，再看項九龍的屍身，却由於重力的突然的消失，屍身已變得前傾，下半截深深陷在地縫裏，上半身却前後搖動着，臉部幾乎與地面碰在了一塊。

目睹着他的屍身，辛無極恨惡的道：「項九龍，你以爲死了，辛某就放得你麼？——」

說到此，長臂一探，已撈起了項九龍傾下的屍身，霍地由地縫裏振臂拔起。

但見他雙手一分，各抓住項九龍的一雙足脚，陡地一聲怪叫，奮臂「開」，「呼啦！」疾响聲中，項九龍屍身，竟然一劈爲二，心肝五臟連同着紫黑的瘀血，洒了滿地都是！

隨着此人第二次凌厲的長叫聲中，那兩片撕開的身軀，箭也似的擲了出去——直到目力達於極限，才墜落下去！

這個人再次長嘯聲中，拔身如雁，一路倏起倏落，直向終南山下消逝無踪！

× ×

靜靜的丹房之內，飄渺着數縷香烟——

房間裏坐着幾個人，上首紫檀木椅子上，一個青袍枯瘦的老者，下首兩側，坐着四個人，歲數也都不小了，最年輕的也在五旬以上。

「點蒼」一派青英，全在此室矣！

青袍老者乃當今「點蒼」的掌門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桐字，人稱「紫光劍」，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個有相當身份的人物！

其他四人，爲「龍」「虎」「風」「雲」四堂香主，論身份，和掌門人歐陽桐乃是同輩，論武功也是江湖所見重，包括掌門人在內，人稱「點蒼五叟」，武林中鮮有不知！

此刻——「午」時方過不久。

五叟齊聚一室，每人眉頭不展，顯然在談論着一件大事，但見上首的掌門人歐陽桐，形容沮喪的道：「想不到終南「派，竟然這麼就完了！」

他說話時，那雙深深陷在瞳子裏的眸子，隱隱有淚光閃爍着——

「項九龍和我情同手足！」他說：「這個消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其他四人，臉上也均帶出惻隱表情！

那位「龍」堂香主——「烏龍」龐大海，感慨着重重嘆息了一聲，道：「九龍兄，一身武功，天下推重，當今武林道掩魔高，正是各派待聯手合力清除之時，想不到，竟然有此意外，眞是太不幸的了！」

龐大海年近六旬，一身肌膚黑同墨染，當眞和他那外號「烏龍」相似。

此人素來事不經心，也很少讚揚過別人，居然對項九龍發出讚詞，也就可以想知，那終南首領「恨天無鐲」項九龍昔日之聲威了。

接「烏龍」龐大海發言的是「風堂」香主「晴空一鶴」雲八方——

這個人個子不高，有點猴頭猴腦的樣子，一副瘦小乾枯形狀。

他接着冷笑了一聲，道：「項兄身受，固是不幸，可是，我所担心的都是終南後院禁園的那個魔頭，這個人一旦出頭，只怕天下才是眞正的大不幸咧——」

這幾句話，果然使得每一個人臉色黯然。

「掌門人」歐陽桐眉心聚結，緩緩點頭道：「雲師弟所慮極是！那個魔頭果眞出世，只怕普天之下，難以再找到敵手了！」

「雲」堂香主「鐵肩」趙星斗，站起來道：「終南一山，棄屍遍野，終南派屍首共得三十四具，其中獨無項九龍和辛無極二人屍身，這件事却有些奇怪！」

說話的人，是個矮子，個子不高，可是身軀極壯。

由他口氣裏聽來，顯然已經清理過終南派的「善後」問題了！

「紫光劍」歐陽桐道：「這話也不盡然，有些屍身埋于石下，是無從發現的！」

「烏龍」龐大海道：「掌門師兄所見極是，以我看來，項九龍，辛無極是不可能再得生還！」

歐陽桐冷澀的一笑，說道：「話也不能够這麼說……」

他嘆息一聲道：「無論如何，我等與終南一派交非泛泛，除了繼續清理項九龍屍身以外，有關此事詳細經過，却要飛書傳告天下武林同道！」

頓了一下，他冷冷的又說道：「但願那蓋世魔王辛無極已死，否則，再以『七禽陣』拿他，已是萬難。」

那位尚不曾發言的「虎」堂香主，却忍不住道：「師兄爲什麼這麼說？」

此人五旬年歲，一派書生模樣，人稱「袖裏乾坤」，姓李名全孝，素有「點蒼智囊」之稱。

歐陽桐看了這位拜弟一眼，道：「李師弟莫非不知當年七派掌門人，爲了對付那辛老兒，曾聚處一舍，三月之久，以三月時間，才研究出那套『七禽陣』法……如今……」

他頗爲感慨的接道：「如今事隔十三年之久，當年七人，包括項九龍在內，已有四人去世，只得三人，何能爲力？」

他所指的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內，另外兩人，一是「七星門」的「七星老人」葛長風，一是「先天無極派」的「雙鞭」呼保義！

「袖裏乾坤」李全孝道：「那七禽陣，可否由另組七人施展？」

「難——」歐陽桐搖搖頭道：「當初我等七人各就一位，每人的招式，皆由其本人自己研究而出，彼此並不盡知……」

他嘆了一聲，又道：「即使此一難題得能克復，却難料知那魔頭十三年井地深思，定然早已有了破解之法，是以此事太難了！」

「烏龍」龐大海怔了一下，說道：「這麼說，莫非普天之下，竟然無人能够敵得過這個辛無極不成了？」

「紫光劍」歐陽桐苦笑道：「話不能這麼說，據我所知武林中不乏異人奇士，只是此類人物，皆以獨善其身，東己修身，鮮問外事，在我等看來，未免有失道義，可是在彼却能自得其樂！」

「鐵肩」趙光斗恨聲道：「這就難怪當今天下大亂了！」

「袖裏乾坤」李全孝道：「師兄，據小弟所知，那『蓋世魔王』辛無極，除了對師兄等七人所組之『七禽陣』有所畏懼以外，似乎還有所忌！」

「不錯！」歐陽桐道：「南愁北樂中逍遙，恨天惡地一魔王——」

這是影射當年武林中最厲害幾個人物的一首打油詩，曾是膾炙人口，只是眞正知道詩句中的人物是誰的，却是不多！

「紫光劍」歐陽桐輕嘆一聲，道：「這首詩句中，說的是六個人……你們當然知道是誰了！」

李全孝道：「師兄指的是『風中愁』『酒中樂』『逍遙君子』……？」

歐陽桐點頭道：「這是上一句的三個人，下一句的三個人你可知道？」

李全孝正要答話，「鐵肩」趙星斗却搶白道：「恨天惡地一魔王可是指的『恨天無鍛』項九龍——和『地駝』馬胡蘆……那個魔王可是……？」

「紫光劍」歐陽桐吶吶地說道：「不錯，也就是這六個人……」

李全孝道：「師兄交遊廣闊，這六個人當然都認識吧！」

「紫光劍」歐陽桐伸手摸了一下山羊鬍子，道：「六人中，倒有五人與愚兄有過接觸，唯獨那逍遙君子，平生嫉惡如仇，武功高不可測，此人生性怪癖，如非性情投機之人，一言嫌多，萍踪來去杳如黃鶴，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異人！」

「晴空一鷗」雲八方道：「這位老前輩的大名，我是久仰之至，只可惜無緣識荆……」

歐陽桐一笑道：「你這話又錯了！」

雲八方道：「怎地？」

歐陽桐道：「這位中逍遙，歲數只是中年之間，據項九龍兄告及，不過三旬之間！」

「啊？」雲八方着實的吃了一驚。

歐陽桐道：「這話是九龍兄五年之前道及，至今算來此人至多不會超過四旬，較之你我，都年輕

「烏龍」龐大海一挑眉，說道：「那辛無極既是六八之人，莫非對于與其齊名之人，也有所畏忌不成？」

歐陽桐道：「這六個人武功各成一家，其中除去項九龍位屬終南掌門，又被武林中公推爲各派之召集人，生平與武林難脫干係，其他五人，全是野鶴遊雲之身，難以捉摸！」

說到此，頓了一下，又說道：「據說，『風中愁』『酒中樂』二位乃是至交，昔年在瀾滄江，曾予辛無極以重劍，使辛無極平生不敢再臨極南極北之地——」

李全孝道：「那麼外傳辛無極所忌憚之人，也就是這兩位前輩了！」

「不然！」歐陽桐道：「辛老魔固然衷心畏懼上稱二老，但眞正担心的，却是那位人稱的『中逍遙』！」

「啊？」

「是逍遙君子？」

「不錯！」歐陽桐娓娓的道：「據說那位逍遙君子，平生嫉惡如仇，武功高不可測，此人生性怪癖，如非性情投機之人，一言嫌多，萍踪來去杳如黃鶴，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異人！」

「晴空一鷗」雲八方道：「這位老前輩的大名，我是久仰之至，只可惜無緣識荆……」

歐陽桐一笑道：「你這話又錯了！」

雲八方道：「怎地？」

歐陽桐道：「這位中逍遙，歲數只是中年之間，據項九龍兄告及，不過三旬之間！」

「啊？」雲八方着實的吃了一驚。

歐陽桐道：「這話是九龍兄五年之前道及，至今算來此人至多不會超過四旬，較之你我，都年輕

多了！」

「袖裏乾坤」李全孝道：「既然如此，只要廣發武林帖，能够請出這位朋友來，也就不慮那辛老魔再出爲惡了！」

歐陽桐搖頭道：「師弟你有所不知，據項兄告知，此人在『十萬大山』爲採一塊寒鐵，却爲地火烈毒所傷，曾間項兄討了一些丹丸，自此天涯無踪，至今是否尚在人世可就難說了！」

「有這種事？」李全孝茫然道：「眞是太不幸了！」

歐陽桐道：「據項兄說，當時這位逍遙君子形容憔悴，五脈已虛，確已距死不遠，項兄曾以本身眞力，爲之和脈開穴，但以這人功力高過項兄甚多，是以無能爲力，遂即他去，了無音訊！」

各人內心皆不盡浮上了一層傷感！似乎都能領畧到，那位一代奇人逍遙君子的不幸，以他那麼一身罕世難逢的武功，景眞遭致不幸，才是武林中最大的損失！

龐大海打破沉默道：「這位異人可有什麼傳人沒有？可有後人？」

「這就不清楚了！」歐陽桐道：「項九龍與他雖稱知己，可是受此人託囑，凡事效金人三緘其口，我也不得而知！」

「烏龍」龐大海嘆息一聲道：「這麼看來，只有寄望『南愁』『北樂』這兩個老前輩了！」

歐陽桐不樂觀的接口應道：「難——」

「袖裏乾坤」李全孝一笑道：「也許我們五人是杞人憂天，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依我看，那『蓋世魔王』辛無極是死定了！」

「紫光劍」歐陽桐苦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

話聲才落，却見門簾揭處，一名青衣弟子，趨前抱拳，恭聲稟道：「啓稟掌門師尊，門外有人求見！」

「紫光劍」歐陽桐怔了一下，沉聲問道：「什麼人？」

青衣弟子躬身道：「是……」

「烏龍」龐大海站起來道：「師兄且少待，容我先去看看，再來回稟！」

歐陽桐道：「不必費事了，來此是客，師弟且先迎入前堂看茶，愚兄馬上就來！」

「烏龍」龐大海點頭道好，遂與那名弟子步向門外！

繞過了前院，長廊，直出大門，大門外，果見一乘小轎，此刻正午時分，日正當中，那乘小轎，轎簾低垂，抬轎的兩名轎伕，却是全身刺繡的苗子，侍立轎外。

那名青衣弟子，向着轎子指了一下，道：「堂主請看，就是那頂轎子！」

「烏龍」龐大海點點頭道：「知道了！」

那弟子作勢趨前道：「弟子去請他過來！」

「不必了！」龐大海爲示恭敬的道：「我自己過去！」

說完理了理了下衣衫，大步而前！

他一直走到了轎前，抱拳躬身道：「是那一位貴客？請出轎一見！」

轎內人赫赫一笑，用苗語說了兩句！

那兩個苗族青年轎伕上前，一左一右的掀開了轎簾。

「烏龍」龐大海一瞧轎內坐着一個長髮披肩，火眼高顴的六旬左右老者！

老者一襲灰色長衣，雙手青筋暴露，最令人可驚的，却是他皮膚的顏色，說白不白，說灰不灰，其上叢叢皺紋，有如枯樹枯木，十根手指上的指甲，都有寸許長短，色作淺灰，絲毫沒有血色！

總之，對方整個的人，像是一具成形的殭屍，了無生氣，乍看之下，由不住令你心驚胆戰！

「烏龍」龐大海儘管是內心驚異，表面上却不便顯出，可是他確信生平從來也不曾見過這麼一張臉！

當下後退一步，抱拳窘笑，說道：「閣下大名是——？」

灰衣老者木訥訥的臉上，揚起了幾條笑紋，冷冷的道：「你自然不認識我，可是你們掌門人，却是我多年不見的老友……」

龐大海躬身道：「是……」

當時，二苗族轎伕各人伸出一隻手臂，灰衣老者搭附着雙手，緩緩步出轎外！

龐大海驚異的問道：「老兄身體有什麼不適了麼？」

老人一笑，道：「長年不見天日，一看見太陽，難免有點發慌，病倒是沒病！」

龐大海心中一怔，却也不及深思道：「是……是！那麼，容我參扶着你老吧！」

灰衣老者道：「用不着——」

說時後退一步，那雙紅眼逼視着他，道：「歐陽桐是你什麼人？」

龐大海說道：「是在下的師兄，在下姓龐名大海——」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說道：「我知道，點蒼五子！」

龐大海一笑道：「見笑了！」

說時，但見那灰衣老者目光瞇縫着，上下打量着他，龐大海欠身，道：「老人家，且隨在下進去吧！」

灰衣老者搖搖頭道：「用不着，我這身骨頭懶得動，我們就在這裏等他也是一樣！」

龐大海怔了一下道：「那麼，在下就去回稟敝掌門，請他親自來迎！」

「用不着——」老者冷笑道：「老夫想要問問，你們點蒼五子，目下可全都健在？」

龐大海未免不悅，哼了一聲道：「托你老的福，尚都健在！」

老人道：「現在那裏？」

龐大海皺了一下眉，心中暗覺不妙。

灰衣老者道：「說。」

龐大海冷笑道：「閣下要見點蒼五子，還是敝派掌門？請直說來意！」

說時退一步，面色微沉。

灰衣老者怪笑一聲道：「原來是看望歐陽桐一人，現在知道你們點蒼五子都活着，却又改了主意，想見一見你們兄弟五個人！」

龐大海已由對方語句裏體會出深深的涵意了！方才他未及深思，此時聽出語氣不善，目光再覷來人那副容像，猛的想起一人，由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龐大海外表粗魯，可是內裏却是心細如髮，當下就各種判斷一推敲，已斷定出來人即是「蓋世魔王」辛無極其人！

面臨着如此一個大敵，他焉能不爲之震驚？當下在心裏畧一思索，有意不予點破，抱拳後退道：「閣下既有意一見愚兄弟五人，且請少待，容在下轉回通稟，齊來會見如何？」

灰衣老人面色木訥的冷冷一笑，龐大海趕忙轉身，正待快步入門——

值此一瞬之間，耳聽得身後那灰衣老者一聲怪笑道：「龐大海，你少給我玩這套鬼吹燈——」

話聲一落，陡地就有一股冷風，直向着他背後猛襲過來！

龐大海自然料他有此一手，當下身子猝的向前一跨，借着回身轉勢之間，兩隻手隨地向外推出，發出了排山般的充沛掌力！

龐大海自信掌力過人，彼此相距又近，雙掌上用了十分的力道，掌勢一出，宛似一面鐵牆般的迎面撞來——

只聽得「呼——」的一聲，掌風迎着對方灰衣老人身子擊了過去！

眼看着那個老人身子站立在當地紋絲不動，那股風力平白的把他身側四週激盪得飛沙走石，却似不碍于他分毫之間！

「烏龍」龐大海見狀大爲驚心，第二次運足了內力，雙掌再出——

掌風第二次「呼——」的擊出，其狀一如前次一般模樣，但見泥土地上，被風力像是刀子一樣的刮起了一片泥屑，對方灰衣老人兀自佇立如石刻木塑一般！

龐大海這才感覺到事情的大不妙，回身待逃，他身子才一轉過的剎那間，眼看着那個灰衣老人一隻長手，烏爪般的抓了出來！

頓時，就有一股尖銳無匹的風力，破空急擊而至！

龐大海只覺得身上一冷，同時間背心上像是着了萬斤一擊，登時兩眼一花，撲通！倒了下來，令人戰驚的是他身上由後而前，却留下了一個巴掌大小的血窟窿，鮮血咕咕嘟嘟冒淌了滿地都是！

就在「烏龍」龐大海倒斃的同時之間，四條疾快的影子，風也似的同時由大門內撲了出來！

四人身子一出來，分按四柱方位，同時落身而下，却把那灰衣老者圍在了正中。

四人爲首的正是「紫光劍」歐陽桐，依次是「晴空一鷗」雲八方，「袖裏乾坤」李全孝，和「鐵肩」趙星斗，正是「點蒼五子」全都到齊了！

「紫光劍」歐陽桐目光一接觸對方那個灰衣老人，禁不住神色一呆——

灰衣老人却發出了貓叫也似的一聲怪笑，道：「歐陽桐，你還認得老夫我麼？」

「紫光劍」歐陽桐一時面色慘變，他吶吶道：「果然是你……你竟然沒有死？」

灰衣老人笑容一斂，紅目灼灼有光，道：「閻王不點名，小鬼不來偷，你叫我怎麼死？……歐陽桐，老夫這次出來，是專爲答謝你們幾個當年照顧我的朋友，這個恩我是一定要報的——」

說到這裏，但見他全身起了一陣顫抖，同時由丹田內發出了一陣長笑聲，像是冰天狼號，令人毛髮爲之悚然！

這時雲，李，趙三人，已由師兄與其對答之間，得悉了來人的身份，俱不禁也大爲吃驚。

「紫光劍」歐陽桐待對方笑聲甫停，遂上前一步，雙手抱拳，說道：「辛朋友，十三年前往事，休要提起，老夫有意與足下化解此事，不知意下如何？」

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之詞，只是歐陽桐因知對方乃生平大敵，自己方面萬萬不是對方敵手，是以委屈求全，用心無非先解除眼前一步刼難！

可惜，這項用心，顯係白費！

「蓋世魔王」辛無極森森一笑道：「話倒是兩句好話，只可惜說得太晚了！」

他那雙紅光閃爍的眸子，由四人面前一一掃過，冷冷的又道：「我來此之前，這半年來，先已拜訪了華山，嶸山與武當各派……」

歐陽桐一驚道：「你——？」

辛無極恨聲冷笑，說道：「只可恨，這三派掌門人都已更換，當年照顧老夫的三位朋友，都已經作古了……」

辛無極冷笑一聲，又道：「俗語道得好！寶劍雖快，不殺無罪之人，是以老夫破格手下留情，除了武當倚衆欺人，爲老夫畧于懲處，連斃爲首三人之外，其他我是寸草不傷……老夫這麼作，武林中人誰人也不能遑論我之不是——是也不是？」

「紫光劍」歐陽桐道：「辛無極，難得你還有這番是非心意，十三年前，如非你爲惡多端，我等七人，焉能會聯手對付你？……想當年，我們既能生擒於你，自然也能殺了你，所以禁你于古井，無非是……」

才說到這裏，就見那辛無極再次的發出了一聲長笑，其聲凄厲已極。

歐陽桐不得不中止話聲，他暗裏蓄勢，等待着與對方隨時搏命的一擊！

却見面前的「蓋世魔王」辛無極笑聲一頓，錯齒有聲的恨恨說道：「老兒——當年你等眞要一刀結果了我，倒也罷了，只可恨，你七人用心狠毒，竟然置我於古井，外以萬斤大石壓口，聽令我自生自滅……」

他慨言到此，不禁口涎連連滴落不已，顯係內心激動已極！

「十三年……十三年不見天日之苦……」

說到此，隨即一聲厲吼，說道：「老兒，你納命來吧！」兩隻長手交叉着，陡然向着歐陽桐身上插了下來！

歐陽桐身子向後飄出丈許以外，可是，他身子尚未站定，辛無極却似一陣風也似的，驀地襲了過去。

「魔障敢爾——」

雙手乍然向外翻出，正好迎着了辛無極擊出的雙手，四隻手「拍！」的迎在了一塊。

只聽得「克克！」一陣骨响之聲，兩個人的身子，斜纏在了一塊，快若飛車！

此刻，雲八方，李全孝，趙星斗自三個不同的方向同時撲到，只是他二人旋轉若風，一時難辨敵我，却也無法出手。

突地，那兩個旋轉的身子停住不動。

兩個人的身子，同時戰抖了一下，然後，其中之一——也就是歐陽桐的身子，霍地向後退出了幾步。

只見他面白如紙，汗如雨下，倏地「交坐倒在地，全身骨節發出了一陣密响，眼看着像是一堆朽肉般的癱軟在地，同時自他七竅之內，汩汩淌出了鮮血。

「鐵肩」趙星斗離着歐陽桐身子較近，見狀大驚撲上，道：「師兄——」

雙手方一觸及歐陽桐兩肩，頓時禁不住打了個冷戰，只覺得歐陽桐身子如同冰塑一般寒冷！

眼看着歐陽桐戰瑟的身子，他目注着趙星斗，微弱的道：「師弟……快逃命……愚兄……去了……」

一刹時，只見他雙目遲滯，張開的嘴，舌橋不下，彷彿連舌頭都爲冰凍住了，顫抖了一下，遂即一命嗚呼！

趙星斗呆了一下，低喚道：「師兄——」

他眼裏噙着熱淚倏地轉身，正逢着「晴空一鷗」雲八方和「袖裏乾坤」李全孝二人聯手向着辛無極出手的一刹那。

但只見雲八方在左，李全孝在右，這兩位點蒼派的高手，眼看着掌門師兄喪命在對方手下，俱不禁痛心如焚，兩人不約而同的同時出手，施展出「點蒼派」最厲害的手法「鋼剪手」，向着辛無極左右兩肋上同時劈砍過來。

兩股疾風，破空如嘯，交鋒雙剪而至。

以二人平素之功力，慢說是血肉之軀，就是一棵合抱粗細的大樹，也定能在彼此對掌之下，一剪爲二，只聽得「碰！碰！」先後兩聲大响，聲如擊革，雙雙的全都擊在了辛無極的兩肋之上。

辛無極一聲怪笑，雙掌同出，一左一右，兩隻突出的怪手，就像是乍然出巢的一雙燕子，陡然的接觸在雲，李二人的前胸之上。

隨着此人的一聲厲叱道：「去！」

「碰！碰！」又是兩聲脆响！

雲八方，李全孝二人身子，各自騰起了尺許，像是「隻大蛤蟆似的雙雙扒倒在地，每個人翻了個身子，頓時佝僂着就不再動了。

是時，點蒼一門，上百名弟子，全都驚動了。

在一片兵刃交磕，叫嚷聲中，紛紛向着辛無極撲奔而來。「鐵肩」趙星斗，站立在最前，自不後人。

他大吼一聲道：「辛無極，你那裏走？」

厲吼聲中，一口「緬刀」，抖了個筆直，隨着直出的身勢，刀尖上閃出一道奇光，直向着辛無極

面上劈去。

「蓋世魔王」辛無極灰白的臉上，帶着鄙夷的冷笑，唇角微動道：「你是找死——」

雙手一伸，刀光流顫之間，那口緬刀，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到了辛無極手中，同時他另一隻手向後微微彎曲着，五根手指已拿住了趙星斗的左肩穴道之上。

「點蒼」衆弟子本已奔進，見狀全然一驚，俱都站住不動，雙方距離不過兩丈。

辛無極森森一笑，向着趙星斗道：「如果你希望他們都死，就叫他們都過來，否則的話，就快快回去！」

趙星斗長嘆一聲，目注着面前各人，道：「你們快回去……沒有你們的事……」

爲首弟子，姓朱名元彬，見狀怒聲道：「趙堂主不必爲弟子等担心，我們要爲掌門師尊以及三位堂主復仇！」

衆聲鼓噪，吵成一團。

趙星斗嘆息道：「你們何苦自己送死？連我等尚不是他的對手，爾等豈非自尋死路！」

無奈衆弟子一時激動，羣情怒漲，爲首的弟子朱元彬一聲怒吼道：「上！」

陡地奮身而前，立時就有四名弟子，隨其身後，怒撲上來。

趙星斗見狀大驚，喝阻不及，眼看爲首五名弟子，各持兵刃向着辛無極身前襲進！

五弟子來勢極快，辛無極出手更快。

眼看着辛無極手中那口緬刀，在他的「聲長笑聲中，陡地環身劈出——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長刀上像是電一般的閃出了一道奇光，匹鍊般的圍繞着五名弟子一閃即收。

怒血噴濺之中，五弟子相繼仆倒在地，一時兵刃棄手，橫屍當場。

觀其傷處，每人前胸處，皆有一道極深的刀口，深入肺腑，顯然是死於刀鋒之下。

這一手凌空斬殺的功夫，足足使得所有點蒼弟子，全數都爲之震驚。

他們簡直都嚇呆了。

也只有「鐵肩」趙星斗識得辛無極方才所施展的這手刀上功夫，乃是其本身所練的內烈，與刀鋒混合相輔而成的一種所謂「刀青」功力。

趙星斗也只是耳聞過這種功力的厲害，却是生平初見，一時也不禁驚嚇得目瞪口呆。

「蓋世魔王」辛無極狂笑一聲，道：「不怕死的儘管上來——來吧！」

趙星斗不得不怒聲喝阻道：「你們胆敢不聽我的話麼？還不退下去！」

衆弟子這才含着驚恐，悲憤，悻悻的退了開來，只是並未轉入門內，遠遠的立在門邊，向這邊注視着。

趙星斗內心實在已把辛無極恨惡到了極點，只是奈何敵我武功相差得太也懸殊，況且自身受制於人，否則倒情願橫刀自刎，以圖乾脆。

「蓋世魔王」辛無極桀桀怪笑道：「我知道你心裏想什麼……不過憑你這點功夫想要報仇，只怕難如登天，我且不殺你，留樣東西給你看看！」

言罷那隻扣拿住趙星斗肩上穴道的手，突然鬆了開來，趙星斗踉蹌了幾步，站定回身，頻頻冷笑道：「辛無極，趙某功力不如你，殺剮聽便，用不着貓哭耗子假慈悲，你待怎樣？」

辛無極獰笑一聲，冷冷道：「這麼說你果然是趙星斗了？我知道武林中有你一號，我要殺你，早就殺了……。」

趙星斗心裏一怔，暗驚對方語氣，似乎別有用心，一時也不明白，只管看着他發呆。

辛無極道：「老夫知道『七星老人』葛長風乃是你姐丈可是？」

趙星斗心中又是一驚，蓋因爲這件事，江湖上知者甚少，却不料居然爲對方所探知！

當下冷冷一笑道：「是又如何？」

辛無極剔眉獰笑道：「這就是了，老夫得知葛長風其人如今尚還健在，只是風閑老夫出世之說，嚇得屁滾尿流，居然遷居他處——」

趙星斗冷笑道：「葛長風豈是怕死貪生之輩，分明你信口雌黃！」

辛無極桀桀怪笑道：「信不信由你，不過老夫要託你帶個口信給他，他跑到天涯海角，老夫也放他不過！另外你不妨帶樣東西給他看看——」

「什麼東西？」

「你且看來——」

辛無極轉向地面歐陽桐屍身處站定，伸手把死者一隻右手拉起來，用力一獰，咴嗒！一聲，擰斷左手，信手向着趙星斗拋去，道：「接着！」

趙星斗大吃一驚，伸手接住。

對方這種突然的動作，使得他驚異不置，待接住歐陽桐一隻斷手時，更是大吃一驚。

原來那隻斷手，其寒若冰，手觸處冰冷砭骨，再看歐陽桐那隻斷手，五指作鈎狀彎曲，形狀鷹爪，分明已凍結如一塊寒冰，其硬若鐵。

趙星斗既驚且恐，手捧着昔日情同手足的拜兄這隻斷手，一時悲從中來，虎目中簌簌落下淚來。

辛無極獰笑道：「這隻斷手，看似平常，其實

不然，你且拿去與你姐丈一看便知，如果他說不出這種功夫的名堂，就勸他另請高明，否則萬難與老夫爲敵！」

趙星斗冷冷一笑，緊緊的咬着牙齒道：「你請放心，總有一天，會有人取你性命。」

「那麼我等着你——」

言罷轉身，重新步入那頂苗人小轎之內，兩名轎伕早已嚇得魂飛九天，那裏還敢怠慢，匆匆抬起了轎子，一逕的向着山下奔去！

× × ×

「蓋世魔王」辛無極出世之說，像一聲雷，一道閃電，剎時之間，傳遍江湖。

武林中人，在談論着此老出世後所作所爲的斑斑事跡時，無不談虎色變，江湖武林中，凡是畧有身份，身懷武技之人，莫不兢兢自危。

怪人辛無極在「點蒼」事件之後，並未再次肆威。

他的形踪，愈加的令人費解，莫測高深。

艷陽初春的季節。

到處都點綴着一團喜氣，可不是嗎？年剛過去不久，田裏還沒有開始播種，買賣還未開張，在人們的回憶裏，新年的喜慶和元宵節的各色彩燈，恍似昨日之事——

「春」，這個季節，給人以「復甦」的活力，却誤人以「享樂」的收場。

太陽高高的懸在雲角下，陽光像是一把張開的大傘——「陽光」這玩藝兒，在人們尚未能解脫下棉衣的節令裏眞是太寶貴了。

陽光不單止能暖和了人的身心，却也能熔化了積久的冬日冰雪，讓種籽的幼苗，突破泥土，滋生出來。於是，大地長青。

屋簷下，水晶也似的冰杯，首先開始溶化。大街小巷，你走上一週，到處可以看見這種情景，到處都是滴滴嗒嗒的滴水聲音。

困居在「南華大街」東頭破廟裏的那個窮秀才，在新春這一陣子裏，出乎意外的發了個利市，兩三個月來，賣了有千把副對子，可說得是「生意興隆」。

憑他「個人，靠着這些錢，足可以吃上個一年半載了。

他雖然孑然一身，「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可是却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憑着他那手好字，憑着他能給人看病，就這兩樣，他已是享用有餘了。

說到看病，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有一次「馬家藥舖」的少東家，脚心上長了大毒瘡，整天價的淌着膿水，人都燒糊塗了。

馬家雖是世代岐黃，却是治不好這個獨生愛子的瘡病，眼看着馬少東這條命就要完了，想不到驚動了廟裏的那個秀才。

那個窮秀才開了個偏方——

方子很怪，把新鮮的雞蛋五枚，各敲開一個小孔，然後用五條活的壁虎，由蛋孔裏塞進去，用宣紙，把蛋上小破孔封上，然後把這些蛋，放在灶頭上烤上三天，再在太陽瓦上曝晒七天，連皮碾成碎粉，洒抹在毒瘡患處。

眞怪，不出三次，馬少東的瘡就好了，腫也退了，人也清醒了。

馬家感激的不得了。

那一年，十五歲的馬少東，就拜在了秀才門下爲螟蛉義子了。

秀才也就因此而一舉成名，遠近皆知。

找他看病可眞不容易，他爲自己應診立下了個規矩，誰也不例外，即所謂「三不診」。

第一：官宦之家不診。

第二：人家能够看得好的病，即非疑難大症不看。

等三：武林中人不看。

這第三一點，實在有點奇怪，可是他不以爲怪，他的見解是武林中人，眞正作到「俠，義」二字的人，千中不覓其一，而且這類武人，鮮有不殺上個把人的。

他最痛恨「殺人」的人，是以此類人上門，雖出萬金，他也恥於一顧。

這麼一來，找他看病的人，自然大大的受了限制，尤其是第二項限制很大，所謂的疑難大症，到底不多，因爲如此，他得罪了不少主顧，人家都諷刺他是「窮搭架子」。他也不以爲意。

他雖是一個擅治疑難大症的隱醫，奇怪的是，他却治不好自己的病，整天價裏都聽見他深沉發自肺腹的咳嗽聲，人家却說他是得了肺癆病，他聽後笑笑而不辯解。

此刻——

他用新買的棉紙，獨個兒的在掛着窗戶，四扇窗戶都糊好了，看上去煥然一新。

牆上懸着有兩幅對子，也是他自己的手筆，一副是：

「深明佐使君臣禮，
遠萃東南西北村。」

另一副寫的是：

「平理若衡照辭若鏡，
動墨橫錦搖筆散珠。」

兩副對子既能說明他所從事的行業，又點明了

蓋世魔王辛無極抓着趙星斗，一手揮刀殺斃五名向他撲來的點蒼派弟子。

他淡泊深遠的心境，確是佳作。

秀才看上去不過二十幾歲，可是事實上却不止此數，凡是來此的客人，與他相談之後，皆知他對於這個世界遠近之事，知道得很詳盡，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或者更久的事情，一經道出，如數家珍！

當然只此一端，已足可證明他絕非是這個年歲的人了。

他貌相生得很斯文，長眉出鬢，目如點漆，鼻直口方，儀表非凡，只是沉鬱的目光裏，長久來始終含着某種痛苦……

那種痛苦，不但使得他一直很不開朗，而且消蝕了他心胸尖銳的壯志，使得他像芸芸衆生一樣的接受既有宿命論的安排，不再自圖發展！

他甚至于已經放棄了天下遨遊的往昔志趣，在這個人烟稠擠的市鎭上存心厮混下去了。

除了他一般工作上的應酬以外，他還有一點小小的雅興，每逢烏語花香，艷光明媚的日子，他喜歡獨個兒的到後面梅嶺上去踏青一番！

因之，他也就結交了盤居在嶺上的一位天下知名的武林中人——「雙鞭」呼保義！

「雙鞭」呼保義在江湖上名頭甚大，是現在「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年歲已在七旬左右，此人生平有三愛，即「三愛」——「愛酒」「愛武」！

有了這「三愛」的嗜好，無怪他呼保義其人，義滿天下，整天裏車水馬龍，訪客不絕——這一點，顯然不爲秀才所喜，遇着這類情形，這個窮秀才也就不客氣的拂袖而去！呼保義却是够義氣，不但不與責怪，反倒時常上門賠禮，經常好酒好菜的往秀才廟門裏送！這位秀才公，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收了下來！

呼保義常喜歡與他談些叱咤風雲的往事，喜歡與他談武，但是他只把「老子道德經」，以及莊子思想來應付，呼保義這個頑石，也常常不禁爲之點點頭！

因此，呼保義常常逢人便說，他得了個至友，改變了他爲人的氣質！

呼保義雙鞭天下聞名，他確信練武——特別是內功，氣功可以延年却病，因見秀才體弱多病，想教教他入門的功夫，可是言之諄諄，聽者藐藐，秀才最不喜與人家談武功，他自稱對這方面沒有多大興趣！

他的身世，令人費解！只知道他姓「雪」，他自謂在家排行第四，因此人家都稱他是「雪四先生」或是「雪先生」！

呼保義却是很關心這位兄弟，他說朋友滿天下，知心無三人，而這位雪四先生，却是他一個知心人，這個知心人，絕不把好聽奉承的話說給他聽，出言必中肯，常常是忠言逆耳，但是呼保義却受益不淺！

爲了報答這位知心朋友，呼保義希望能給他說一門親，對方是個文文靜靜的中年閨女，雪四先生似乎也不討厭她，可是見了幾次面，雪先生老是把些閑話搪塞，最後那位閨女也就知趣的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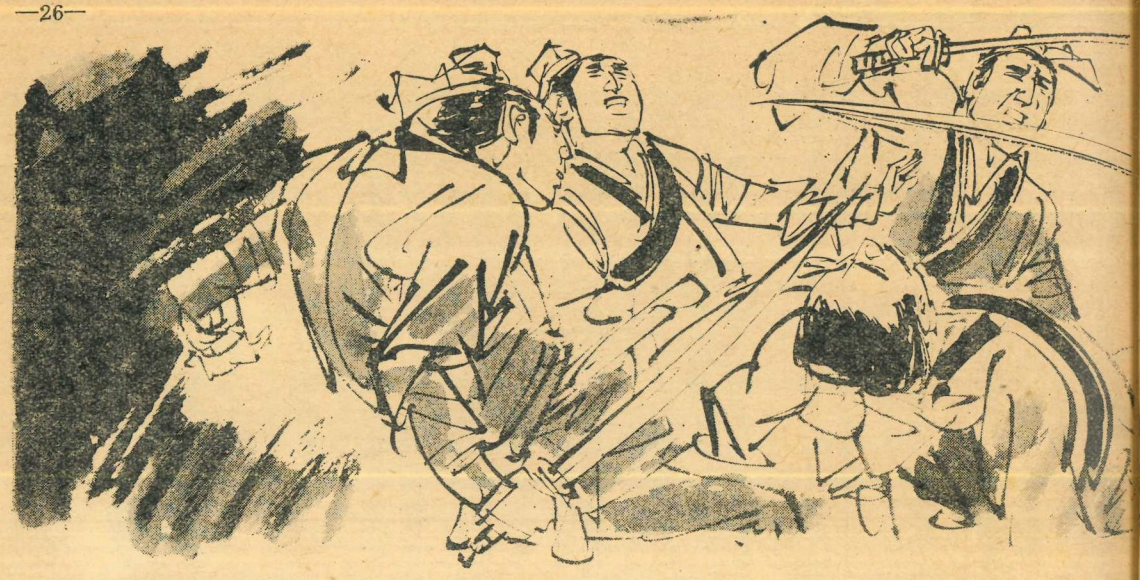
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

你說這位雪先生有異尋常吧，比他奇怪的人還有！

就在今年過年的時候，由「九華山」來了個叫「關九姑」的女人，上門求醫，她有病，可不是普通的病，雪四先生給她看過，說她是「心病」！

姓「關」的女人，年歲有二十七八了，個子高高的，皮膚很白，人很端莊！

她自承有個丈夫早就死了，是個年紀輕輕的孀



婦！

二十七八歲就守了寡，確實是够可憐的！

雪四先生似乎極爲同情她的遭遇，對她破格的予以照顧，常常開方子，自己貼錢給她抓藥，姓關的少婦那能不知情誼，衷心自是感激有餘！

關九姑原是住在鎭上「白虎居」客棧裏，可是因爲那裏人太雜，常有些無賴浪子，以及地方上人物上門糾纏，天天都有媒婆上門給她說媒，她受不了那個閑氣，就難免口頭上訴訴委屈！

雪四先生一聽，也就不顧旁人非議，毅然的把他所佔據的破廟分了一半出來，讓給她住！

兩個人，雖住在一個廟裏，却也不得不顧些「瓜田李下」的嫌疑！

破廟分東西兩殿，男的住東殿，女的住西殿，當中再加上一道籬笆，這樣，儼然是「男女有別」了。

籬笆上開了一扇門，可不是爲旁的，是爲了雪先生看病方便！

自從這位姓關的女人來了以後，雪四先生的生活起居，確實有了照顧。

雪四先生換下的衣服，不知不覺的就被洗乾淨晒上了，穿破的衣襪，一轉眼就補好了。

最使雪先生感到方便的是，一日三餐，關九姑都親手做好了，送過來一起享用！

她的手藝很好，也很巧，一道「油悶筍」，一碗「清蒸百合」，確使雪先生百吃不厭！

關九姑慢慢的臉上有了笑容，可是她是個極有分寸的女人，自認爲應該做的，別人笑她諂諛，她充耳不聞，自認爲不應該做的，她絕不做！

雪先生是仁義君子，在這一點上，和她十分投契！

關九姑雖是個女人，可是詩書琴畫，無所不精，顯係出身大家，可是看她做起活來的俐落，却又絕不是嬌生慣養一型的！

她的身世，誠然也是令人「費解」！

雪四先生有了這位異性知己，生活顯得有規律多了！

在雪夜，他憑窗吹笛，隔院以琴聲相和！大寒天，儘管寒風凜冽，却似有無限溫暖！

廟院裏，有兩棵老梅，自從九姑來了以後，也多了一個美麗的賞花人。

九姑的「心病」似乎好多了，可是雪先生的咳嗽病，却並未見輕，尤其是漫長的冬夜，那種深沉的咳聲，傳到了隔壁的院子裏，卒使關九姑爲之悱惻經宵，不自覺的淚濕衾枕！

× × ×

今天，艷陽暖化了冬雪，給人以清新開朗的感覺！

看着新糊的窗戶紙，雪先生心情很舒泰，想到隔離的關九姑，也就整理了一叠棉紙，拿着一盆漿糊，步出了殿門！

却見關九姑身着一襲素色舊襖，立在閣廊裏，正用手摘着溶化的冰枝。

二人目光一對，關九姑微微一笑道：「雪大哥過來了？」

雪先生道：「你那邊窗戶紙都舊了，換上新的吧！」

九姑不大好意思的笑笑道：「早就該換了，我正想去買紙呢！」

二人轉身，步入了九姑的「閨閣」！

原來的廟殿，神相被人搬走了，本是破舊不堪，自從九姑搬來了以後，經過一番洗刷整理，擺上

簡單的傢俱，看上去滿像個樣子了。

關九姑墊着櫈子，把破舊的戶窗紙撕下一紙來，回頭笑着道：「年都過了，才換窗戶紙，也不怕人家笑話俺們！」

這「俺們」兩個字，出自她的芳唇，語音清脆，別似有一種陶醉的意味！

雪四先生道：「這個年我光忙着給人家寫對子了，也沒顧着自己，倒是姑娘你惦記着，給我作了這件袍子——」

他身上穿的那件灰綢面子的長袍，敢情是九姑給他作的！

他仍然習慣的稱呼她姑娘，九姑本來聽着不大動聽，可是日子久了，也就習慣了，就像她稱呼他「大哥」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雪四先生的眼睛，由自己的新袍子，轉到了對方身上那件舊面子的素襖上，內心中不禁十分的感慨。

儘管是時臨初春，正逢大地解冰的季節，可是天氣却是很冷。

九姑身上只是穿的袷襖，薄薄的裹在她身子上，不禁令人興出「翠袖單寒」的感覺！

她似乎是很不怕冷，臉上的氣色，永遠是紅紅的。

雪四先生道：「姑娘也該裁件新襖了！」

關九姑嘴角牽動了一下，道：「用不着——年都過啦！」

說時，她一隻手輕輕的攀着窗戶子，很輕巧的揭着窗戶子上的窗紙——

窗戶很高，她一張一張的撕着舊紙，整個身子踩在細細的窗戶上，很俐落的把十幾張紙全部給揭了下來，回眸一笑，由上跳下來。

雪先生似乎微微一呆，上下打量了她幾眼！

兩個人開始把新的窗戶紙糊上去，雪四先生一面貼着窗紙，一面道：「姑娘的病好些沒有了？」

關九姑道：「好多了！」

雪四先生看着她，說道：「有件事，我想問問姑娘！」

「請說吧！」關九姑扭過身子來！

雪先生目光逼視着她：「告訴我實話，姑娘妳練過幾年功夫？」

「什麼功夫？」

「當然是武功了！」

「我——？」關九姑微微一笑道：「我像是練過功夫的麼？」

「妳不單練過功夫！」雪先生道：「以我判斷，姑娘妳身上最少有十五年的苦功夫——」

關九姑的臉上立時顯得有點不太自在，她微微一笑，瞅着他道：「你憑什麼認爲我有功夫？」

雪先生輕輕一嘆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姑娘妳大概就是人稱『俏紅線』關潔關女俠吧——」

關九姑頓時一驚，一雙眼睛睜得極大，奇怪的打量着他，良久，她低下頭轉到了一邊！

雪四先生道：「姑娘不必相瞞，妳的人品武功，江湖上素來推重，倒是我近日才得認出，顯得失敬了！」

關九姑回過身來，輕輕嘆道：「你說的不錯，我就是關潔，江湖上知道我的人還不多，你怎麼會認出我的？」

雪四先生一笑道：「那裏是我認出來的，乃是我的朋友呼老哥告訴我的！」

「呼保義？」

「不錯，就是他！」

「奇怪！」關九姑皺了一下眉毛道：「我只見過他兩面，他就認出了我？」

雪先生道：「呼兄與令尊乃是道義之交，當年他上九華時，姑娘妳年方十二歲，正隨令尊習武，他曾見過妳，妳却把他忘了！」

關九姑呆了一呆，道：「原來這樣……他還說什麼沒有？」

雪先生道：「他說姑娘妳身世淒慘……」

「俏紅線」關潔又是一驚，看着雪先生苦笑了一下，默默的坐了下來！

「看來妳什麼都知道了……」她樣子顯得很沮喪！眼睛裏微微現出了淚痕！

雪先生道：「我本來還不敢確定姑娘的身份，可是剛才見妳立在窗架上，身法輕美，才知呼老哥說的話不錯，唉……這幾年來，姑娘妳實在受了不少委屈！」

「俏紅線」關潔平視向他道：「我本來不打算瞞雪大哥……可是……」

雪先生道：「我知道，姑娘是怕消息外洩，驚動了仇人——」

關潔那張素臉，一剎時變得雪白，彎彎的兩道細眉，倏地豎了起來，却又爲一縷傷感壓制着！點點頭，眼淚在眸子裏打着轉兒！

雪先生冷冷的道：「據呼兄說，當年姑娘全家全遭了一個叫什麼……的毒手！」

關潔咬了一下牙，鐵青着臉，淒怨地道：「馬胡蘆——」

「對了！」雪先生道：「『地駝』馬胡蘆！」

關潔點點頭，兩行淚終于淌了出來！

「這幾年，我一直在找他！」她恨恨的道：「只是找不到！」

雪先生道：「地駝馬胡蘆，是個很厲害的人，聽呼兄說，武林中鮮見敵手，但是有武無爲，專作喪天害理之事，和蓋世魔王併稱爲當今兩害，姑娘不可不防！」

關潔用袖子抹了一下眼淚，道：「我只希望有一天能够找着他……我殺不了他，就讓他殺了我！我實在已經活够了！」

雪先生冷冷的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姑娘只要拿定主意，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

關潔苦笑了一下，道：「只是天下這麼大，到那裏去找他這個人，這幾年……我找遍了南北數省，都沒有他的影子……」

「等着吧！」雪先生貼上最後一張紙，「也許有一天，他會來到這裏也不一定！」

「眞的？」關潔怔了一下道：「大哥你怎麼知道？」

「我是這樣猜想而已……」

雪先生推開了窗戶，默默的注視着窗外，窗前的水仙花倒是都開了。

「姑娘！」他說：「凡是作惡的人，都不會有好的下場！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蓋世魔王，地駝……這些人，也全不會例外，總有一天，他們會遇見比他們更厲害的對頭！這一天，也許不會久了！」

「俏紅線」關潔輕輕一嘆，說道：「可惜有位俠士……他大概是死了……要不然這些人不敢這麼猖狂！」

「這人是誰？」

關潔微微苦笑了一下，道：「你也許不知道，這個人並不是一個人人皆知的人！可是他的武功，却被武林中人公認爲舉世無敵！」

雪先生反問道：「姑娘認識這個人！」

「我——？我怎麼會認識？」她感嘆着說：「這人姓什麼，江湖上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他有個外號，人稱『逍遙君子』！」

雪先生並不十分的帶勁兒，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

「聽說過沒有？」

雪先生搖搖頭，道：「沒有聽過！」

關潔道：「我也沒見過……大概見過這個人的人很少很少，聽說這人武功絕高，可是生平却從不妄殺一人，即使是一些惡人，在他手裏，也只畧予懲處！」

雪先生道：「姑娘認爲他不對？」

關潔道：「他太過於仁慈了。」

「等着吧！」雪先生說道：「做人不該如此的麼？」雪先生說道：「大哥你怎麼知道沒有？」

關潔道：「這麼作，未免姑息養奸，聽說當年蓋世魔王和地駝這兩個人，在他手裏都吃過虧，可是他却仁慈的又把他們放了……」

說到這裏，她像是很氣憤的，冷笑了一聲，又道：「……因爲他一念之仁，而造下了以後無窮的殺孽！」

雪先生不禁會心的點了點頭，輕嘆道：「這話也說得是……那位朋友，及今回想起來，一定會很慚愧，很後悔！」

關潔忍不住一笑道：「你怎麼知道？」

雪先生道：「猜想而已！」

關潔道：「聽說那位逍遙君子身罹重症……我想他是死了！」

「爲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我只是聽人家這麼說說而已！」

「爲什麼猜他死了？」

「因爲……」關潔看了他一眼，吶吶道：「如果他沒有死，他怎麼會眼看壞人爲惡？」

「姑娘說得有理……」雪先生有些黯然的道：「也許他眞的死了吧！」

彼此沉默了一會……

關潔撩起了眼皮來，打量着他道：「雪大哥……你自己是大夫，爲什麼不治治你自己的咳病？一夜一夜的咳，眞怕人……」

「我麼？」雪先生臉上帶出了一線淒慘的笑，道：「那是老毛病了，不得事的！」

關潔同情的望着他，却有幾分窘色的道：「聽人說大哥你最不喜接交武林中的朋友，現在知道了我的身世，大概以後就不理我了！」

「那裏話！」雪先生站起來，道：「每個人的處境不同，武林中也不是絕非沒有好人，像呼保義與妳……都是好人！」

他笑了笑又接道：「今天天氣不錯，我出去轉一圈去！」

說完，辭別步出！

關潔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却也不便强留，眼看着雪先生步出廟門，一逕的向大街上去了。

她不禁暗暗自語道：「他可眞是一個奇怪的人呀……」

× × ×

大街上行人如梭——

雪先生在迤邐的一路行來，他在這裏住久了，熟人很多，差不多的人，都向他打聲招呼，他不時的報以微笑，頻頻點頭！

拐了一個彎兒，來到了一處巷道！

巷子裏鋪着大石板，人走在上面克克登登的亂响，東頭上高挑着一塊旗子，上面一個「酒」字，很多人進進出出，這是本地有名的酒鋪——「風裏笑」！

天愈冷，他這酒鋪裏的生意愈好，所以取了「風裏笑」這麼一個名字！

「風裏笑」這塊招牌却是够硬的，由於他這裏酒醇菜好，所以「座上客長滿，杯中酒不空」，眞正是生意鼎盛！

這裏的掌櫃的，人家都管他稱呼「七爺」，是姓「春」，聽說早年是武林中人，在湘南開過大鏢局子，後來改行開了小酒館，其實只對了一半，武林中人是不錯的，開鏢局子却是未必！

這個人也和雪四先生一樣，身世很詭秘，諱莫如深，但是他功夫好，却是人人皆知，也曾經露過幾手，所以這地方，連西大街的「平陽武術教場」的老武師，和幾位教習，都很尊敬他！

雪先生來到了「風裏笑」酒館門前，小夥計劉喜上前笑着招呼道：「嗨！雪爺來啦，快請……」

進了門，只見裏外三間堂子，酒客全滿了。

這裏的「風雞」和「羊肉凍兒」是出了名的，拿來下酒，眞是美極了。

酒館裏用了三個夥計，都忙不過來，吆喝聲此起彼落！

雪先生被讓在最裏面一個小角落裏，他要了一角酒，一小盤風雞，和羊肉。

小夥計劉喜對于這位客人，好像特別照顧，因爲掌櫃的春七爺特別關照的，不管人再多，這個座頭，經常是空着，對于雪先生眞可謂是相當的優待了。

劉喜上了酒菜，轉去不久，那位大掌櫃的春七爺就由裏面步出。

這個人五十開外的年歲，瘦瘦高高的個子，深目若電，顧視之間，別有鶴立雞羣的感覺。

他身上穿着紫醬色的皮袍子，手裏搓着一對「玉核桃」，大家夥計，都站起來招呼着：「七爺來了！」

春七爺到處點頭，到櫃上轉了一圈，乘人不注意的當兒，轉到了裏面座兒上！

他好像才看見雪先生似的，大聲吆喝道：「喲！四先生來啦……你好！你好！」

雪先生抱拳笑道：「掌櫃的好！」

大家的眼睛都往這邊看過來，兩個人點點頭，雪先生又坐下來喝酒，春七爺揭開簾子回到裏院子去！

雪先生又喝了一盅酒，才放下了杯子，付了賬，他不出去，却揭簾子，也步入到裏院！

後院裏早就有個人在等着，雪先生一進來，就趕忙上前請了個安，道：「七爺請先生到書房裏談話！」

這裏雪先生好像很熟的樣子！

他點點頭，老實不客氣的轉到了一處題名叫「賞心齋」的房子裏！

掌櫃的春七爺正在來回的踱着，像是很急的樣子！

雪先生進來，關上了門，春七爺伸頭到窗外看了看，才轉回頭，只見他噗的一下子跪了下來，冲着雪先生道：「不知先生駕到，有失遠迎，給先生叩頭！」

雪先生微微一笑，欠身道：「不必了，起來說話！」

春七爺倒是眞的叩了個頭，才站起來。有個位子，他却不敢坐，垂手侍立在雪先生座前。

雪先生道：「事情有些眉目沒有？」

春七爺說道：「正要去回禀告雪先生，有消息了！」

雪先生冷冷的道：「那個魔頭眞的來了？地駝子呢？」

春七爺恭謹的道：「後輩遵先生託囑，差了六個人，日夜快馬探聽，已經打聽出，地駝子到了『南關』，目前下榻在他徒弟『六眼神』常鐵門家裏，聽說正派人給辛老魔聯絡，看樣子，兩個人很有意聯成一氣！」

雪先生把桌上早已備好的一碗香茗端起來，用碗蓋子撇着茶葉，慢慢的呷了一口——

他的臉色不大好，春七爺却十分的注意着他的表情！

這位春大掌櫃的又說：「他們是不知道你老人家在這裏，否則天胆也不敢……」

「那也未必！」

雪先生冷冷哼了一聲，道：「要是人人都能像你那樣，武林中自然就太平了！」

春老闆恭敬的道：「是——後輩蒙先生當年手下開恩，非但饒了後輩一命，還支持後輩在這裏開了這爿買賣，後輩對先生的大恩沒齒不忘！」

說罷逕至櫃前，打開櫃門，取了一個杏黃皮包，好像很沉重，雙手奉上道：「這是先生應得的一份利，請收下！」

雪四先生看了一眼，道：「多少？」

春掌櫃的道：「一千三百兩！」

「好！」雪先生道：「老規矩，明天交給丐帮

的許帮主，就說我的話，全數的賞下去！」

「是——」春掌櫃的把銀子又收了回去！「許帮主自從知道先生南來，很想親自拜見，請問是不是把先生住處賜告——」

「用不着——」雪先生微微一笑道：「如今知道我在這裏的事情，大概只有你一個人，呼保義都摸不淸楚，我不預備讓外人知道！」

「是！」春七爺恭聲道：「先生對我眞是太愛護了！」

雪先生道：「那是因爲你這幾年表現得好，你過去雖爲惡不少，可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春七爺道：「……先生有什麼囑咐，我是萬死不辭！」

雪先生點頭道：「你武功雖然不錯，可是辛老魔和地駝子，却不是容易對付的——」

說到這裏，他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我打算讓你去一趟……却不知你胆量如何？」

春七爺道：「先生關照！」

雪先生冷冷的道：「近年來，我雖爲病魔所苦，可是功力並未喪失，我自信尚有力對付這兩個東西……」

春七爺道：「辛無極和地駝子如果知道先生在這裏，定然不敢冒犯！」

雪先生道：「你千萬不能透露出我在這裏的口風！」

春七爺怔了一下，說道：「啊？那是爲了些什麼？」

雪先生冷冷的說道：「那是因爲我希望他們會來！」

「哦——」春七爺神色緊張的道：「莫非先生想下手，除了他們不成？」

「就是這個意思！」雪先生輕呼一聲，說道：「當年我一念之仁，而至於留下了如今的禍害，引爲武林大害，我十分後悔，所以決心乘這個機會除了他們！」

春七爺臉色顯然變了一下，却又驚惶的表情裏，顯露出喜悅之色，道：「先生這麼做，眞可謂功德無量了！」

雪先生道：「所以有關我在這裏的口風，絲毫也不能透露！」

春七爺道：「是！」

雪先生道：「辛無極這次僥倖脫困，爲禍更烈，可嘆點蒼一門五子，盡遭毒手，僅鐵肩趙星斗一人得保殘生，其他各門派也爲辛老魔一一擊破，聽說死亡慘重！」

春七爺道：「鐵肩趙星斗如今下落不明……」

「這就是我要交待你的！」

「先生請吩咐！」

「兩件事！」雪先生道：「通知丐帮許帮主及你的舊日手下，全力搜索趙星斗的下落，並且保護『七星門』葛長風的安全！」

春七爺道：「是！」

「第二！」雪先生道：「聽說你與地駝子早年有點交情，可是？」

春七爺臉紅了一下，道：「……是……」

雪先生道：「你不必在意，我只要你去，把地駝子設計引來……」

「是……」春七爺顯得有點爲難的樣子，「只是馬葫蘆這個人太機靈，不好對付……」

「你不必怕他！一切都有我！」

「是！先生，只是他不大容易上當，要是他看出我居心，只怕我……」

雪先生冷冷一笑道：「這一點你更不必担心！你既與他相熟，當知他昔日有一門仇家，盡死在他的『烏砂刀』下！」

「先生說的是九華山的關大俠！」

「正是他——」

「關大俠不是……？」

「不錯！」雪先生冷笑道：「關戰羽是死了，他的全家，包括他女婿『鐵筆客』雲霄，全部喪生在了馬葫蘆的手裏，但是，却逃出了一人！」

「啊——」春七爺立刻明白過來道：「先生指的是女俠『俏紅綫』關……」

「關潔！」

「不錯，是關潔！」這位春掌櫃的顯然是大有來頭，事無巨細，無所不知！

他點頭道：「地駝子這兩年聽說到處在打探這位姑娘！想斬草除根！」

雪先生點點頭道：「你去告訴他，就說關潔在『旗山』，就不怕他不來！」

春七爺怔了一下道：「這是眞的？關姑娘眞在這裏？」

雪先生苦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猜那位姑娘是誰？」

「是……誰？」

「關九姑！」

春七爺的眼睛睜圓了，呆了一下，點點頭嘆道：「唉，我早就應該想到是她……這位姑娘可是深藏不露呀！」

「所以，只要你把消息帶到，就不愁地駝子他不來！」

春七爺眉尖挑了一下道：「對！……先生要我何時啓程？」

「這就走吧！」說完話，雪先生站起來，道：「我走了——」

門簾子一揭，飄然而去！

春七爺躬身彎腰，執禮甚恭，雪先生——也就是名震天下武林的「逍遙君子」！這個秘密，目前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對于「逍遙君子」其人，春七爺是心悅誠服，他是雪先生的目前最可靠的一條眼綫，武林中的很多秘事，都是由這位春七爺供給的！

「逍遙君子」雪四先生，他仍然還在關心着武林中的一切，雖然他人前人後絕口不談武林中事，可是他敏感的觸角，却無時無刻不在接觸着江湖上的最新消息，他似乎並不能擺脫江湖上的一切，仍然不能眞的逍遙自在，做一個眞正的閑人！

談到了「春七爺」這個人，此人姓春名龍江，人稱「夜裏來去」，乃是當年兩湖地上的一個巨盜，手下養活着好幾十個綠林漢子，專司打家刼舍的無本勾當，事爲兩湖地方「經畧大人」所查知，出動大兵，並以火器彈壓，春龍江一夥匪寇，乃爲所擒。這件事却爲逍遙君子所探知，因知春龍江其行雖惡，但爲人尙有幾分血性正義，一時動了惻隱之心，夜入經畧衙門，把一身重刑的春龍江救了出來，曉以大義，自此結爲知己！

「夜裏來去」春龍江在「逍遙君子」大義感召，自此洗心革面，發誓重新作人，對于這位救命恩人，感銘五內，自獲悉對方竟是武林長若神明的「逍遙君子」，更不禁心悅誠服。

從此這位昔日的大盜春龍江，化名爲春七，在這富春江岸「旗山鎭」上，搖身一變，而成爲飯店裏的大掌櫃了！

在「逍遙君子」的策劃之下，春龍江暗地裏結交了丐幫「小五盟」的幫主「鐵手丐」許灰鵬，從事於江湖義行。

那「風裏笑」日進的千金，透過了這幫朋友，滾滾的落入到江湖的窮苦朋友手裏！

「夜裏來去」春龍江由昔日强梁大盜，一變而爲人人可敬的江湖英雄，在富春江兩岸，中下階層人士級，一提起「春七爺」其名，沒有不豎起大姆指兒的！

「春七爺」總算是「好人不寂寞」，名利雙收，爲大家所歌頌愛戴，可是眞正轉動大局，根本策劃這些義行的人，却是那位神乎其人，若有若無的「逍遙君子」雪四先生——

誰也不知道他的所行，誰也不知道他的義行風範，只是活在「夜裏來去」春江龍和「鐵手丐」許灰鵬等三數人的心裏……

避塵難了武林怨
重着征袍仗劍行

太陽才出來不久……

富春江上陽光絢麗，一艘漁舟由淺水葦叢中鑽出來，向着闊的江面上馳去！

漁船上除了舟子以外，還坐着一個人——「鐵肩」趙星斗，不過是三兩個月的時間，憂慮，焦躁加上長途的奔波，已把他折磨得形容憔悴，乍然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年似的！

他頭上戴着一頂尖尖的竹笠，笠緣下垂，把眉毛都遮住了一半，兩腮以下，衍生着二指長白亂鬍碴子，全身上下滿是無法形容的風塵之色！

憂慮，驚懼，固然使他數月來，寢食不安，然而却使得他更加堅毅和敏銳！

他在小舟竄出的一刹那，目光旁掃，已經注意到遙遙跟隨自己身後的另一艘漁舟！

這條漁舟上，拱背坐着一個小老頭兒——

這個人滿臉都是皺紋，穿着一件有大補綻的長袍子，一隻胳膊抱在胸前，另一隻手却飛快的運施着手中的釣竿，長竿運施如飛，每一拉起，必見小魚一條！

他身後一個毛頭小伙子，只是忙着爲摘魚換餌，兩個人可眞够忙的！

小舟襯風，船行似箭！

趙星斗已經注意這個小老人很久了，他深邃的目光，隱隱現出了一綫殺機！

這附近好像還沒有別的舟船，有之皆在一箭之外！

「鐵肩」趙星斗右手探懷摸出了一支「瓦面透風鏢」，低聲招呼着舟子道：「慢一點——」

舟子莫明其妙的把船放慢了，却見身後那艘漁舟快速的由身邊擦了過去，一逕的馳向前方。

他沉聲問舟子道：「這是什麼地方？」

舟子道：「白塔集——」

趙星斗面色微喜道：「靠岸！」

漁舟向着對岸邊上攏近，舟子還來不及靠岸，趙星斗已丟下了一塊碎銀子，跳上岸邊，大步的走了。

岸邊上，水牛在春耕，鐵犁把泥土破翻開來，幾隻燕子呢喃的交飛着。

趙星斗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看着這番情景，興出了無限感慨，恨此生爲武林中人，倒不如上來作個農家子弟，吃太平飯來得好！

他一個人發了一陣子傻，却聽得身後有人吆喝道：「娃兒，小心看着魚，不要叫牠跑了！」

趙星斗一驚回頭，頓時怔住了！

只見先前水面上所見釣魚的那個老頭兒，一隻手抬着魚竿，同着那個毛頭小夥子，笑嘻嘻的由身後走過！

那老頭兒由趙星斗身邊過時，嘴裏嘀咕着道：「你這個孩子，一天到晚光叫我操心，還當我老人家愛管閑事，非跟着你嗎？我看你眞是死在目前還不知！」

一邊說，一邊指着他身邊那個毛頭小子罵個不停，轉眼之間，遂入前面竹林之內！

「鐵肩」趙星斗眉頭一皺，心中暗說：「不對，這老頭兒準是有點名堂，我且跟他一程看個明白再說！」

想着就低下頭，緊緊蹦着前面的老少二人，步入竹林，身方入林，却見前行的老人站住脚，正與他身邊那個小夥子說話，趙星斗趕忙閃到一邊，遂見那毛頭小子抬着魚竿，拿着漁簍，笑嘻嘻的由身邊走了。

趙星斗冷冷一笑，忖道：我趙星斗位列「點蒼五子」之尊，想不到一朝失勢，落拓江湖，反爲屑小所欺，看這老兒分明是在跟踪刺探於我，說不定就是辛無極差下來的人，用心在刺探我姐丈葛長風的住處，我且莫着了他的道兒才好！

想念之間，却見前面的小老頭，獨個兒轉身前行。

趙星斗借着竹枝掩身，亦步亦趨的在後面跟踪着。

前面的小老頭邊走邊唱道：「白塔集上有白塔，白塔裏面怪事多——」

趙星斗聞聲及此，冷叱一聲道：「老匹夫，欺人太甚！」

右手一抖，發出了一支「瓦面透風鏢」，一縷尖風直襲向前行的老人背後打去！

那老頭兒無巧不巧，這時足下一點，向前打了個跌，那支透風鏢，緊緊的擦着他的脊骨，打了過去——

此一瞬間，「鐵肩」趙星斗已騰身而起，飛快的襲到了老者身後，雙掌一抖，用「雙撞掌」直向老者背上擊去！

這一次，那老頭兒却不能再裝模作樣了！

隨着趙星斗的凌厲掌勢之下，他身子倏地一個滾翻，那隻抱在懷裏的胳膊，霍地向外一掄道：「好傢伙！」

趙星斗頓時覺出對方那隻手上，帶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道，雙方都是勢猛力疾，一下子，碰在了一塊！

這麼一觸之下，趙星斗才忽然發覺，對方那隻胳膊，敢情是精鋼所鑄，雖祇是這麼隨便的一掄，其上力道也足以碎石斷樹！

趙星斗只覺得雙掌掌心一陣火熱，如非是他練過十年純實的掌上功夫，只此一擊，也是當受不起的！

雙方一觸之下，那老頭兒呵呵一笑，道：「姓趙的，你怎麼伸手打人呀！」

言罷，左手向上一抬，分開兩指，用力的向趙星斗一雙瞳子上點了過去！

趙星斗一聽對方開口呼出自己姓氏，更斷定所料不差，冷笑一聲，道：「老兒！」

一口緬刀陡然由腰間撤出，「嗆！」的一聲，一片刀光向着對方臉上削去！

那老頭兒叫道：「好呀，動傢伙了！」

「鐵臂一翻，「嗆！」的一聲震開了趙星斗手上緬刀，趙星斗右掌一沉，用「進步打虎掌」，直向老人前胸擊去，老人右手乂開五指，雙掌相對，「叭！」的擊了一掌，各人騰出了丈許以外！

趙星斗虎目圓睜道：「老兒報上名來，爲什麼一路綴着你家趙爺？」

那老頭兒嘻嘻一笑，道：「你就湊和着糊塗一點吧！」

話聲一落，眼皮翻了一下道：「不好！猴崽子來了！」

趙星斗似乎也聽到了什麼聲音，二人都是武林中高手，自不待多言，當下雙雙向兩旁閃開！

身方掩好，只見竹葉地上人影閃爍，落下了兩個灰衣怪人！

二人身材相彷彿，面貌却是迥異，一個面白如紙，一個却是黑如墨染。

在外表上看去，這兩個人都帶着幾分木訥的表情！

白臉的人，年歲在四旬上下，頭上稀稀的留着一綹黃髮，身上是一襲白袍子，手裏拿着一根白木杖！

黑臉人穿的是黑袍子，黃髮如亂草般的蓬鬆着，手裏同樣的拿着一根黑木杖，這人唇紅如火，黃鬚如蝟，看上去也是四旬左右！

兩個人雖然是面相不濟，可是那身法却是够快的！

站定之後，那個黑面怪客冷冷的道：「剛才我明明看見那個姓趙的在前面走，怎麼這一會兒，却又不見了！」

白臉怪客左右張望了一眼，道：「他跑不遠的，我們小心下去！」

說罷雙雙一搖身軀，遂自縱身出去，只見他二

人身軀縱行之時，各以足尖點地，奇怪無比的已消失無踪！

暗中的趙星斗看得心內發毛！

這兩個人，他雖然不認識，可是却聽說過，心知是兩名極負劣績的黑道人物——「秦嶺雙屍」，那個穿黑衣服的人大概是「黑妖」井可森，白衣服的是「借屍還魂」柳旗！

「秦嶺雙屍」在秦嶺一帶，極具惡名，二人每人施展一根奇特的兵刃——「寒鐵棍」，看像普通木杖，其實，却是地穴內萬年寒鐵所鑄，具有與磁鐵一般的吸力，是以擅破百般暗器，用以點人穴道，更是一絕！

「鐵肩」趙星斗認出二人身份之後，不禁暗暗驚心，想不到自己謹愼上路，竟然先後爲人所跟踪，實在是可惱懊喪！

最後他不解的是，自己與「秦嶺雙屍」昔日並無瓜葛，何以一路跟踪？他們意欲何爲？

想到這裏，又念及身側那個小老頭，他又是幹什麼的？

心裏想着，不由得轉過頭來，却見那個矮老頭笑嘻嘻的現身而出！

趙星斗勉强忍着怒火，抱拳道：「朋友，你追踪趙某，到底意欲何爲，尙請明告才好！」

那個鶉衣百結的老頭神秘的一笑道：「這叫不打不相識是吧！趙朋友，你可是預備上白塔去找葛老哥，是不是？」

趙星斗頓時一驚，怔了一下，道：「什麼葛老哥？……」

老頭兒呵呵一笑道：「事到這個節骨眼了，你還給我反穿皮襖裝的那門子羊呀？」

趙星斗面上一紅，一緊掌中刀，冷笑道：「很好，趙某正是要去白塔寺，你既然知道這麼清楚，定是那辛無極所差的走狗，趙某饒你不得！」

說着正待撲上，却見那小老頭搖手笑道：「得啦，得啦……你也別打了，老實告訴你，我老人姓許，是地方上的一個『團頭』……」

趙星斗立時會意，面色少復道：「這麼說，足下莫非是丐幫幫主許灰鵬，許兄麼？」

那老頭一笑道：「這就對啦！」

說到此，抱了一下手，道：「趙朋友，你也知道我一隻手不得勁兒，我這就算見過禮啦！」

趙星斗道：「豈敢……兄台何故……」

「鐵手丐」許灰鵬笑了一下道：「老兄聰明一世，何以糊塗一時，剛才那兩塊料，老兄是看見了，實在給老兄說吧，那兩塊料今天改了行啦，現在變成人家的狗腿子了，老兄你不得不防上一防！」

趙星斗臉上一紅，抱拳道：「許兄抬愛……那兩個可是人稱『秦嶺雙屍』麼？」

「不是他們是誰？」鐵手丐冷冷一笑道：「辛無極自從連破各派以來，如今聲名大顯，投效他的人可多啦，這兩塊料由『三元客棧』起，就已經綴着老兄你啦！」

趙星斗禁不住臉上又是一紅，暗暗的道了聲慚愧！

「鐵手丐」許灰鵬一笑，說道：「我老要飯的，和老兄你，雖然沒有什麼交情，可是，『點蒼五子』的大名，却是久仰之至，這一次點蒼事件，令人髮指，所以，老要飯的，下了決心，要門一門姓辛的……」

說到這裏咳了一聲，道：「我也知道，憑我這兩手，不够辛老魔看的，可是我抬出一位主子來，管保能嚇他一下觔斗！」

趙星斗抱拳道：「兄台說的是——？」

「鐵手丐」許灰鵬一笑道：「我可又說露嘴啦，老兄你別盤問我，我也不多說了……」

他前後走了幾步，察看了一下動靜，才向趙星斗道：「我是負責把信帶過來，趙兄你見着了葛老哥，就請他快趕遷移個地方——」

趙星斗插口道：「遷移……？」

許灰鵬點點頭道：「不錯，連同趙兄你一塊兒，今夜子時在『白木桐』口，有條大船，由我們哥兒五個負責接運遷移——」

趙星斗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這話我一定帶到，只是去那裏呢？」

「去旗山！」

「啊——」趙星斗明白了，「許兄莫非是受『先天無極派』的呼朋友所託麼？」

「鐵手丐」許灰鵬一笑道：「是不是都無所謂，反正老兄你們目前的力量不宜分散，能够和呼保義聚在一塊，大家共商對策，豈不是好？」

「鐵肩」趙星斗點一點頭，說道：「好！一切仰仗了！」

許灰鵬左右看了一眼，小聲道：「事情可是迫近眉睫，不能再拖了，『秦嶺雙屍』既然現了身，辛老怪一定也就在附近不遠，兄弟你們今晚上要是不走，可就不容易再脫身了！」

趙星斗感激的道：「在下一定把話帶到，只要葛長風目前的住處是……？」

他好像還有點弄不清楚似的！

許灰鵬伸手前指道：「過了那片林子，自有我們的人爲老兄帶路，那兩塊料大概快回來了，我還得去應付應付！」

說完舉手爲禮，身子一幌，竄上了竹枝，一路

踏枝穿葉而去！

「鐵肩」趙星斗頗有感愧的嘆息了一聲，既聞許灰鵬如此說，可見事態之危急，「蓋世魔王」辛無極的手段他是領教過的，雖然可望得助於「七星老人」葛長風，以及許灰鵬的援手，可是如果一旦交手，勢必仍然還不是他的對手！

他不便再事停留，當下匆匆按照「鐵手丐」許灰鵬的指示，快步向着對面樹林趕奔過去！

那是一片佔地數畝的松樹林子，「鐵肩」趙星斗借着松樹掩遮，很快的穿了過去！

林前有一道溪水，上面有一座木橋，此時正有兩個老丐，在橋上晒着太陽。

二乞丐一高一矮，一瘦一胖，每人一根竹，正在撥弄着水花！

趙星斗因得了「鐵手丐」許灰鵬的指示，確知這兩個乞丐必是他們一夥的！

他並且知道「丐幫」在富春以南，勢力極大，其實最厲害的人物，首推所謂的「小五盟」！即由五位元老級的人物所組成！

打量着這兩個老丐，必是「小五盟」其中二老，心中不敢怠慢——

當時，左右看了一眼，見無外人，他就上前幾步，抱拳躬下身，道：「在下趙星斗，與二位老兄見禮！」

二丐彼此對看一眼，其中那個瘦的笑道：「這位大爺是跟我們說話麼？」

趙星斗怔了一下，道：「二位可是丐幫的朋友麼？」

那胖的一個，翻着白眼，冷冷說道：「什麼丐幫？」

趙星斗低聲答道：「是許老哥指引在下問路而來的！」

瘦的一個乞丐，搖着頭，認識……」

趙星斗又是一怔，暗忖道：糟了，別是找錯碼頭了！心裏一急，正不知如何是好。

却見胖瘦二丐相視一笑，彼此並肩搭臂的向着溪邊踱去！

那胖的一個嘴裏含糊的道：「野客不知妄痴問，流水盡頭是人家——」

趙星斗立時精神一振，心內明白。

前行二丐蹣跚的行着，一唱一合，胖的方自住口，瘦的却又接唱道：

「要命魔王討命來；

黑白小鬼前面差；

饑狼餓虎都排定；

子時一到把刀開……」

趙星斗頓時又是一怔，他當然明白這乞丐嘴裏所唱的影射着什麼，「要命魔王」定然是指的「蓋世魔王」辛無極，「黑白小鬼」也就是方才所見到的「秦嶺雙屍」，至于「饑狼餓虎」是些什麼人，他却就不清楚了。

心裏疑惑着，就見前行二丐迤邐而去！

因受了那胖丐指示，他就不再猶豫，順着這道溪水一路趕了下去。

前行約有數里之遙，景見翠山懷抱之中，聳立着一座寺廟，有匾題爲「白塔寺」，他由「七星門」一弟子口中，得知悉「七星老人」葛長風隱居于此，當下就直往廟內行進去！

此刻，艷陽之下，正有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和尙，手持拂塵站在廟門前。

那和尙十分注意的打量着他，趙星斗雙手抱拳，說道：「請問大師父，廟裏可有一個姓葛的俗客麼？」

和尙合十道：「小廟一向不接納俗客，請施主別家再找去吧！」

趙星斗含笑說道：「在下姓趙，是遠從點蒼來的！」

老和尙猶疑了一下，合十笑道：「阿彌陀佛，這就是了！葛檀越是不見外賓的，既然是趙施主自當例外！」

言罷左右看了一眼，確定沒有外人，才欠身道：「施主請隨老衲入內便是——」

× × ×

在禪房內，「七星老人」葛長風，正在與方丈「形雲大師」對坐下棋——他們是數十年的老交情了。

這次「七星老人」純爲避難來此，「形雲大師」待之若上賓，日日陪伴，爲其開解愁懷！

老和尙帶着趙星斗來到了房前——

趙星斗隔着竹簾已看見了葛長風，不勝悲喜，站住脚，淒愴的叫了聲：「長風兄——」

室內的葛長風，頓時一驚，站了起來，疾步而出。

二人面對，「七星老人」葛長風半天才吶吶的道：「趙兄弟……你來啦！」

二人把臂相視，一時都不禁泫然淚下！

「形雲大師」合十念佛道：「這位就是尊親，點蒼派的趙施主麼？」

趙星斗忙欠身道：「在下正是！」

「七星老人」葛長風道：「兄弟，見過本寺方丈形雲大師！」

二人寒暄一陣，相繼落座！

葛長風——七十開外的年歲，銀鬚銀髮，身上穿着一襲灰色長袍，他身軀修長，神采栩栩！

小沙彌獻茶退下之後，葛長風目含痛淚的說道：「兄弟，這次點蒼一難，我已聽說了，兄弟你誠乃萬倖，得保殘生，只可嘆歐陽老兒……唉！太慘了！」

「鐵肩」趙星斗聽他提起歐陽桐也不禁目含淚光，一時爲之唏噓不已。

「七星老人」葛長風嘆了一聲，又恨恨的道：「俗謂，留着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星斗，你且不要難受，我們老兄弟好好商量商量，再謀大舉復仇之事不遲！」

趙星斗看了彤雲大師一眼，似乎有點碍難出口的樣子。

葛長風道：「大師是我三十年至交，你不必顧忌他，有話但說無妨！」

趙星斗一嘆道：「老姻兄……這白塔寺也非安全之處，小弟此來，即是通知老兄你趕快離開！」

「噢！」葛長風駭然一驚道：「爲什麼？」

趙星斗冷冷一笑道：「小弟此來沿途，皆見老魔手下一路跟踪！所幸丐帮許帮主等暗中帮助，才得擺脫，老姻兄你這地方，只怕眼前即將敗露！」

七星老人神色頓時一變，彤雲大師也忍不住，雙手合十，宣了一聲佛號：「無——量——佛。趙施主所說可是眞的麼？那魔頭當眞還敢逼創佛門不成？」

趙星斗冷冷一笑，道：「千眞萬確，在下此來已見辛老魔之先遣手下『秦嶺雙屍』！此事已逼在眉睫——」

說到此，轉向七星老人道：「老姻兄，許帮主託我轉告，務必于今夜轉舟遷移爲善！」

七星老人道：「可是上那去呀？」

趙星斗道：「許帮主的意思，是要我們先到旗山，會集『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呼保義，再作道理！」

「七星老人」點點頭，面上却帶出一些猶豫，蓋雙方同爲一派之掌門人，如今上門投奔，未免有點不好意思！

趙星斗看出他的心意，嘆息一聲，說道：「呼保義和你我都是故交，我們此去，只爲同心破敵，也說不上是投奔仰仗，老姻兄，你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那位佛門的彤雲大師也喧了一聲佛道：「葛施主，此策甚好，那位呼施主，老衲久仰之至，你們會合了他，對付那個魔頭，再好也不過，你就不必再猶豫了！」

「七星老人」葛長風長嘆一聲，道：「也只好如此了！」

說到此頓了一下，又道：「只怪我們七人，當年手下留情，養虎爲患……唉！」

趙星斗忽然想起一事，冷冷的道：「辛無極手段狠辣，武功確是不凡……他還有一樣東西，要我拿與老姻兄觀看！」

葛長風道：「什麼東西？」

趙星斗不勝悲慨的自背後革囊內，取出了一個油布包裹，遞上道：「姻兄一看即知！」

葛長風莫明其妙的打開了布包，頓時神色一變，但見布包內所包的，赫然竟是一隻形同枯蠟的人手！

「彤雲大師」在旁邊亦不禁乍然一驚，口中連喧着佛號，閉目不敢逼視！

葛長風驚嘆着看看趙星斗，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趙星斗道：「這隻斷手乃是辛無極自我那拜兄歐陽桐屍身上所取下，囑我轉交姻兄一觀！」

葛長風兩隻手捧着那隻斷手，只覺得那隻形像枯黃的手，其冷勝冰，其堅若鐵，屈縮的五指，活似一隻大鷹的厲爪！

「七星老人」葛長風職掌武林一派，爲人沉着，生平不打不勝之仗，是以自行走江湖數十年以來，仍能保持着不敗之身。

論及他武功，當在趙星斗之上甚多，此刻閱言之後，細細一打量那隻斷手，却禁不住神色間，現出一片張惶！

趙星斗冷笑道：「辛老魔似已練成一種奇特的武功，出掌挾風雷之勢，其實若冰，姻兄可知這種功力的名稱麼？」

「七星老人」打量甚久，才緩緩點頭道：「聽你這麼一說，這魔頭似已練成了『兩極冰禪神功』……果眞如此，你我休想得報此仇了！」

言罷抓起那隻斷手，就目反覆細看了一陣，愈加的面色不安。

長嘆一聲，道：「此人非但已練成『兩極冰禪神功』，由這隻斷手上看來，他似乎還浸淫有地腑陰烝氣招……」

「鐵肩」趙星斗怔怔的問道：「什麼是『地腑陰烝』？」

葛長風苦笑道：「我也只知其名狀，而不知其所以然，普天之下，大概識得這種功夫的人，還不多見，頂多三兩人而已……」

他皺着眉慢慢把那隻斷手放在桌上，包好，一面吶吶道：「據說這『地腑陰烝』功力，乃是自地心提取的一種陰功力……當年天下，據我所知，只

有一人得擅此功！」

「是誰？」趙星斗迫不及待的問。

葛長風徐徐的道：「逍遙君子——」

「是他？」趙星斗怔了一下道：「這位老人家還健在麼？好像聽說他已經死了不是？」

「很難說！」葛長風道：「此人功力舉世無匹，其人温文儒雅，聽說雖享高年，望之不過三旬中人，據傳數年前，在十萬大山，溝通地火，爲了吸取地穴眞烝，而身中大毒……果眞如此，這些年來，他應該是不在人世之上了！」

趙星斗嘆了一聲，道：「可惜！」

葛長風冷冷一笑，道：「據說辛無極除了對南愁北樂二老畧具戒心之外，生平最怕逍遙君子此人，如果此人未死該是多好？」

趙星斗苦笑道：「這麼說來，他一定是死了，否則辛無極豈能如此橫行霸道？」

葛長風微微搖頭道：「這也很難說，你可曾注意到，辛無極此番出世，雖是下手狠毒，但是却多多少少有些標榜『義』之一面，大非他昔日本性，他似乎還有所忌，他又怕誰來不成？」

趙星斗忽然想到了辛無極對點蒼弟子手下留情的一面，果然似乎有點故意留情，與他昔日作風，確是有點不同！

葛長風冷笑道：「這就證明，辛無極多多少少還在顧忌着一個人，也許這個人就是逍遙君子或是南愁，北樂中的一個也未可知！」

趙星斗點點頭道：「姻兄這麼一說，倒使我確信如此，那丐帮許帮主亦曾透露，似乎有某位前輩人士，特地囑咐他來援助你我安全撤退似的！只是小弟問他，他却又自悔失言，不便明說似的！」

葛長風想了想，嘆息一聲道：「這件事日後自知，你我也不便辜負人家的好意，就決定今夜動身啓程便了！」

方言到此，却聽得外面人聲吵嚷！

一個北地口音的人大聲道：「佛門善地怎麼不許人燒香？你這和尙憑什麼攔着我？」

遂又聽先時帶趙星斗入門的那個和尙道：「這位施主你好沒來由！燒香理當在前面大殿，爲什麼往裏面闖？」

那人哈哈笑道：「怪了，怪了！我高興隨便走走，莫非還不行麼？」

那和尙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不得，施不得，敝寺方丈正在入定，驚擾了方丈的清修，老衲可是担當不起，施主你速速請退！」

禪房內三人聽到此，俱都怔了一下。

三人互看了一眼，趙星斗怒立而起道：「一定是辛無極手下的狗腿子前來刺探姻兄你的消息，待我出去打發了他再來！」

葛長風一把拉住他道：「我去！」

趙星斗道：「我去！」

却見本寺方丈「彤雲大師」站起來，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你二人誰也不便出去，還是老衲出去看看，倒要見識一下這人憑什麼本事，胆敢擅闖佛門！」

葛長風心知這位「彤雲大師」自幼習武，一身武功並不在自己之下，由他現身出去化解，自是再好不過，只是無緣無故的把他拖累在內，有點於心不安就是了。

彤雲大師不待二人再開口，遂即大步走出了禪房。

他足步方過中院的偏門，即見一個長身狼臉的漢子，一身莊稼打扮，高捲着一雙褲脚，露出生滿黃毛的一雙長腿，正在與本廟的司務大師，相爭不下！

那和尙見彤雲大師步出，遂即道：「好了……好了……敝寺方丈來了，施主你有話只管向方丈面前說去，看看有理沒有？」

狼面漢子嘿嘿獰聲笑着，露出參差不齊的一嘴獠牙，怪聲怪氣的道：「怎麼你拿老方丈來嚇唬我？你就是把如來佛搬下來，我也不怕呀！」

說話時，彤雲大師已來至面前。

老方丈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是來覓老衲麼？」

那位司務大師搶着道：「啓稟方丈，這人好沒來由，在前殿大刺刺的走了一週，硬要往後院裏面闖，弟子告訴他裏院是……」

彤雲大師擺了一下手道：「本座知道了，你且退下去！」

那和尙合十行了一禮，轉身退下！

彤雲大師嘴裏又宣了一聲佛號，冷冰冰的說道：「這後院，乃是老衲靜居之地，施主你要看些什麼？」

狼面漢子森森笑道：「大方丈既這麼說，我不看也罷！」

彤雲大師欠身道：「如此甚好，還未請教施主大名怎麼稱呼？」

狼面漢子獰笑道：「我姓郭！」抱拳冷笑道：告辭！」

彤雲大師合十道：「郭施主慢走，老衲不遠送了！」

姓郭的漢子嘴裏道：「好說！」轉身而去。

彤雲大師却已料到了他必有一手，果然一念未完，却見那漢子霍地掉過身來，全身躍起，却分開

右手五指，直向着老方丈彤雲大師的臉上疾戳了過來。

老方丈冷哼一聲道：「大胆！」

袍袖一捲，捲起了一股勁風，向着那姓郭的漢子手上捲去，那漢子口中怪笑道：「眞有你的！」一隻手掌，用力的收了回來，吐氣開聲道：「嘿！」掌心一登，直向彤雲大師胸前擊來！

彤雲大師知對方一動手，立時覺出這個姓郭的武功精湛，大非一般身手所能比擬，是以特別留了幾分小心，此時見對方掌力攻到，乃凹腹吸胸，把胸部收回了數寸，兩隻手乃以佛門「抱樹功」用力的向着對方兩肩上抱擊了過去。

那狼面漢子長笑一聲道：「好！」

兩臂一分，硬硬架住了彤雲大師的雙手，老方丈這種抱樹功夫，可不是一年半載的功夫了，雙臂之上，少說也有千斤以上的內力！

那個姓「郭」的漢子，却也不含糊，兩隻張開的手，竟然硬硬的架住了老方丈的雙臂，可是却也顯得十分吃力，足下一連步出了好幾步，每一脚都像重逾千斤，深深的陷入地面之內！

彤雲大師哈哈一笑，乘勢進身，右手「小天星」掌力向外一推，「呼！」的發出了一股掌風。

姓郭的經此一試之下，已知道對方不是易與之流，怪笑一聲，騰身落在院牆之上！

只聽他朗聲笑道：「大和尙，眞有你的，莫怪你有這麼橫……不過請轉告寄居你裏的那位朋友，叫他們小心着點，上天入地都別想跑了，郭某生平是專門報喪不報喜，我們後會有期！」

彤雲大師雙手合十道：「郭施主你說些什麼，老衲是一概不知，施主你請便吧！」

姓郭的嘿嘿笑道：「好！咱們走着瞧吧！」

身軀倒擰而起，一縷輕烟般的，已然拔向殿角之上，遂卽展開身法，一路輕登巧縱而去。

老方丈目送着他離開之後，冷冷一笑，正要回身，却見七星老人偕同趙星斗二人自內步出！

彤雲大師冷笑一聲，道：「方才情形二位可曾看見了？」

葛長風道：「看見了……」他面色沉着道：「事情已很明顯，此人必是『蓋世魔王』辛無極所差，看來那辛無極也離此不遠了！」

「鐵肩」趙星斗冷笑道：「這人必是人稱『瘦狼』郭濤的那名亘盜！」

葛長風冷哼道：「就是他！」

趙星斗道：「看來辛無極手下確是收羅了不少能人，你我不可不防！」

葛長風道：「那郭濤既已發現此處，又和大師有了這番打門，必更加起了疑心，這裏實在不便久留！」

「彤雲大師」呵呵笑道：「長風兄……只要你不在乎，老衲也無懼于他！」

趙星斗心內不禁暗笑道：老和尙你是沒領教過那辛無極的厲害，才會說出如此話來。

心裏頭是這麼想，嘴裏當然不能這麼直說，他含着笑道：「大師固是不懼，這裏有數十個和尙，豈非要波及池魚之殃？」

彤雲大師怔了一下道：「這個……」

趙星斗道：「在下已與許幫主約好，今夜『子』時前，偕同葛姻兄至富春江登上他們備好的船，爲着大局着想，實在不能再多躭擱！」

葛長風頻頻點頭道：「正是……我們今夜就走，大師你還是不要得罪這些人爲妙！」

彤雲大師冷冷的道：「出家人不惹事，可也不怕事，辛無極再是狠毒，却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道，殺空門中人吧！」

趙星斗微微一笑，也不多言，一行人遂自向廟後轉去，經過這件事情之後，足以證明「蓋世魔王」的魔掌，已然觸及到了富春江，並且幾乎已經認定了「七星老人」藏身之處，事情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却不能再漠然處之。

於是，他二人決定今夜遵從丐幫幫主許灰鵬的建議，遷地爲良！

× × ×

夜色迷離，在僧人們的夜課木魚聲裏，偌大的「白塔寺」現出無比的寧靜氣氛，風搖柳絲，盪漾的月影，益加的富有詩情畫意。

老方丈「彤雲」大師，雙手合十，向着面前的二老——葛長風，趙星斗道：「二位施主沿途小心，老衲不遠送了！」

葛、趙恭敬還禮，雙雙騰身而起，就像是一雙出巢的燕子，竄上了殿角。

月色之下，這兩位武林高手，一路施展出輕功提縱身法，倏起倏落，剎時之間，已經翻出了數里之外！

前望富春江水，就像是一條閃爍着銀光的巨龍，趙星斗停下了身子。

鬆了一口氣，二人對看一眼，俱不禁面上現出淒涼的苦笑。

爲了一個辛無極，使得這兩位武林中領袖級人物亡命江湖，到處逃命，確實是够淒涼的。

面前是一片稀落的樹林子，只要穿過這片林子，就可以到達江邊。

「鐵肩」趙星斗足下方一舉步，驟地收了回來，他身後的「七星老人」葛長風怔了一下道：「怎麼了？」

趙星斗輕叱道：「有人，退——」

面前人影一閃，一個身穿黑色長衣的瘦削影子已經走近眼前——

這人冷冷一笑，說道：「相好的，我可等了半天了！」

說話的人，生着一張瘦削的狼臉，正是白天往白塔寺刺探消息的「瘦狼」郭濤。

葛、趙二人暗吃一驚，目光旁視，却未見再有外人，這一瞬間，他二人立時俱都存下了殺機。

「瘦狼」郭濤嘿嘿一笑，道：「葛長風，我勸你還是打消了逃走之心，你就是跑到了天邊，咱們當家的也是饒不了你，何苦呢！」

這裏所指的當家的，當然是辛無極，只聽得「七星老人」葛長風臉色一陣發白，他也發出了一陣嘿嘿的冷笑之聲，沉聲道：「來人敢問可是人稱『瘦狼』郭濤，郭朋友麼？」

瘦漢子怔了一下，乾笑道：「閣下好亮的招子……不錯在下正是郭濤！」

他目光一掃趙星斗，冷冷的道：「這位想必就是點蒼五子中的趙老師了？失敬，失敬！」

趙星斗怒聲道：「郭朋友，黑夜攔道，你意欲何爲？」

「哈——」郭濤仰了一下那張狼臉，不屑的道：「趙老師你這是明知故問吧！俗謂『識時務者爲俊傑』，與辛老當家爲敵，那是自取亡命！」

趙星斗冷笑道：「郭朋友的意思是——？」

「如果你二人肯投靠辛老當家的……」郭濤閃着那雙深邃如鏡的眸子道：「……在下願意作個說客！」

「否則呢！」葛長風語鋒不善！

郭濤怪笑一聲道：「死無葬身之地！」

「七星老人」葛長風頻頻點頭道：「好！」

他足下向前劃進尺許，右手一振，已把背後一口「七星長劍」撤在掌中。

郭濤神色一變，道：「怎麼——？」

葛長風冷笑道：「既然如此，老夫也只好先叫魯駕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話聲一落，一口長劍，霍地帶出了一股勁疾之聲，直向郭濤面門上劈了過去。

郭濤向左一閃身，驀地把背後一把七節鞭撤在了手中，同時他左手探懷，摸出了一枚小小竹笛，正想就口吹奏。一旁的「鐵肩」趙星斗，却也容不得他如此，猛可裏縱身而出，掌中緬刀平削而出，直向着郭濤咽喉上削了過去！

「瘦狼」郭濤口笛來不及吹出，被逼得向右方猛然躍身而出！

「七星老人」葛長風早已配合着趙星斗的身手，一口七星長劍長虹貫日般的刺了出去。

兩位武林高手一聯上了手，却是攻守咸宜，天衣無縫，「瘦狼」郭濤忽然覺出了自己的失策，只是眼前也只有放手一拚，別無良策！

「瘦狼」郭濤身子一個倒仰，上身折下了尺許左右，可是他還來不及旋身而出，趙星斗却又由背後攻到，緬刀上帶出一股凌厲的刀風，兩股兵刃夾擊之下，郭濤急地以「海燕鑽天」的輕功絕技，拔身而起。

這一手，並不出乎葛、趙意料之中。

就在郭濤身子方自竄起的一剎那間，趙星斗叱喝一聲：「打！」

一抬手「噗！」的打出了一支「瓦面透風鏢」，銀光一閃，「噗——」的一聲輕響，正中郭濤的下盤！

黑夜裏雖看不出傷在那裏，不過顯然是受了傷那是一點也不會錯！

「瘦狼」郭濤嘴裏「唷！」的哼了一聲，抖簌簌的飄落在丈許以外，他身子方一站定，「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鐵肩」趙星斗雙雙拔身而近！

一口劍，一口刀，像是利剪的雙鋒，交挿着向郭濤身上招呼了過來，可笑郭濤一上來盛氣凌人，滿心只以爲辛無極等大舉將至，有恃無恐，却未曾料到，眼前這兩個人，在武林中都是獨當一面的高手，平素自己對付一個，已是乏力，更何況以一敵二了！

如就目前而論，郭濤顯然是太不自量了。

他忽然覺出到一陣驚顫，却已是抽身不及！就在葛趙二人的兵刃夾擊之下，郭濤的一根七節鞭施了一招「夜戰八方」，但聽得噹啷一陣脆响，足下一個踉蹌倒退了三步以外！

由于二人兵刃上所加諸的刀道，使得郭濤幾乎難以挺得住站立的身子，身子一搖，差一點坐了下來！

他心裏一急，手中竹笛就口「都——」的响了一聲！

也就是這麼一點點空隙，「七星老人」葛長風手中的七星劍倏地向外一指！以此老三十年來劍上的浸淫功力，竟然發出了一股武林中罕見的「劍炁」！他身子跟着向上一貼，只見一道尺許長短的白光，匹練般的由他劍尖上暴吐而出，迎着「瘦狼」郭濤的身子，一繞一挽，頓時間把郭濤腰斬爲二！死于地上！

葛長風一領劍身，輕叱道：「快走！」

雙雙騰身，閃入林內！

在僅有依稀的月光襯托之下，二人踐踏着地上的枯枝，一逕的向着林外奔去。

倏地人影一閃，一人施展「凌波步」的身法，把身子貼了過來。

七星老人一立劍身，輕叱道：「什麼人！」

來人嘻嘻一笑道：「葛老哥，是自家人，別動傢伙！」

趙星斗自後趕上，始看出了來人是誰，忙道：「來人是丐幫許幫主麼？」

那人一笑道：「是我老叫化子，錯不了！」

葛長風心裏一寬，抱劍道：「原來是許幫主，失敬！」

月光一綫，正照着來人的臉，正是「鐵手丐」許灰鵬，這人生平遊戲人間，本是玩笑慣了，可是這時候，却也顯出很緊張的樣子！

他上前小聲道：「情況不妙，辛老魔好像自己來了！我們要快！」

「七星老人」葛長風怔了一下，冷笑道：「既然如此，也只好與老魔一拚了！」

許灰鵬搖搖頭道：「還不到時候……」

趙星斗道：「船呢？」

許灰鵬向着水面一指道：「不能停在江心，太顯眼，二位輕功如何？」

趙星斗道：「許兄何出此問？」

許灰鵬沉聲笑道：「船在對岸，說不得咱們要抄水而過！我老花子勉强還能對付過去！」

「七星老人」葛長風點點頭道：「也只有湊巧合着過了！」

趙星斗看了一下江面，心裏不禁有點着慌，可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也只有咬了咬牙挺住道：「好吧！」

許灰鵬點點頭道：「好！事不宜遲，咱們這就過江！」

他信手在地上檢了一大把枯樹枝，葛，趙二人知道他是預備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

以現實情形而論，三個人誰也沒有能耐「凌虛渡江」，都得借助于漂浮水面的東西才行，就這，在武林中已算是一等一的輕功好手了。

葛，趙二人也都悶不出聲的，各人拾了一大把枯枝！

「富春江」水在明月裏平靜得像一面鏡子似的，近處不見一條船的影子，倒是遠方的帆影，頗有點洞庭「隔林漁火」的感觸！

老花子許灰鵬左右看了一眼，道：「走吧！」

他說時信手打出了一截枯枝，樹枝一落水面，他身子倏地騰空而起，往水面上那截枯枝上落去，如此足尖再點，遂卽又打出了第二截樹枝。

在他身子縱出的同時，「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鐵肩」趙星斗也同時緊隨其後，展開身法！

三人前進的順序是許灰鵬在最前，葛長風居中，趙星斗最後——

這二個人當中，以輕功而論，要算七星老人最好，趙星斗最差，是以他爲恐現醜，所以最後行走，當他第一步點在水面枯枝之上時，只覺得身子霍地向下一沉，不禁大吃一驚！

當他勉力提起丹田之氣，把身子拔起之時，却覺出一隻右脚，已然全爲浪花打濕！

也就此一刹那間，一黑一白兩條疾快的影子，像是狂風也似的自他背後襲到！

這兩個人，輕功可均在趙星斗之上，各人足上均綁着一塊木板，在水面上一站，雙雙向着趙星斗襲到！

可嘆趙星斗也算是個人物，只是他所練的功夫，着重於渾練方面，輕功是他較弱的一環，想不到敵人竟然目光銳利，乘虛而入！

「鐵肩」趙星斗陡然一驚，猛地認出了來人正是白天林中搜索的「秦嶺雙屍」，那個身穿黑衣的是「黑妖」井可森，白衣的是「借屍還魂」柳旗！

想不到這兩個人竟然窺伺江岸，伺機出手！

「鐵肩」趙星斗一驚之下，雙掌同時向左右擊出，發出了兩股疾勁的掌風，分向黑白二怪身上擊去！

他却沒有料到這「秦嶺雙屍」素最精於輕功，既被稱爲「妖」「魂」之類，可見輕功之佳！

「鐵肩」趙星斗雙掌方一發出，忽然覺出不妙，蓋水面上打鬥比不得陸地上動手，像他這種用力施勁的力，却是不易施展。

趙星斗一出手，卽犯了武者的大忌，當時只覺得足下一軟，一隻右腿，噗！的一聲，踏入水內半尺有餘，足下一陷，身子也就失去了均衡，雙掌自然而然的也就落空！

秦嶺雙屍却像是滑溜的兩條亙魚似的，左右各旋出了半個圈子，其中「黑妖」井可森，驀地由斜刺探入，掌中一振「寒鐵棍」，陡地向着趙星斗額頭上點來。

趙星斗這一瞬間，眞是狼狽到了極點，那隻踏入水面的右脚，還不及拔出，左脚又自陷入，一時之間，手忙脚亂，那裏還能應付「黑妖」井可森點來的寒鐵棍，他一時情急反臂用手一抄，抓住了井可森的棍梢，借着一抓一扯的力道，「嘩啦！」的一聲，由水裏面躍了出來！

「黑妖」井可森顯然沒有料到有此一手，非但沒有傷了對方，反倒於危招一瞬間，救了對方一命

趙星斗一時情急，反手一抄，正好抓住井可森擊來的棍梢。

！却是始料非及！

眼看着「鐵肩」趙星斗的身子，縱出丈許以外，重復向着水面上落去！

趙星斗因爲下盤落水，全身重量大增，加以打門之間，手上的枯枝盡失，冒然向毫無依附的水面上縱去，無疑自尋死路！

眼看着他足落處，水花四濺，整個身子向着水裏跌進去，危機一瞬之間，那前去的「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鐵手丐」許灰鵬却能及時轉回！

這兩個人在極爲吃力困難的情形之下，雙雙捉住了趙星斗的一雙胳膊，用力的向上一提，算是把他硬從水裏給拉了出來！

七星老人同時右手後甩，打出一掌「五芒珠」，在一天星光之中，五芒珠全數罩定了秦嶺雙屍身上招呼過去！

同時——自附近葦叢裏，颼颼，竄出了兩條人影，現出了兩個亂髮蓬鬆的要飯花子，正是丐幫「小五盟」的二位長老！

兩個老花子，及時而出，自是解救了一時之急了。

二花子中一人高聲叫道：「當家的，你們只管上船先走吧，我們給兩個龜蛋拚上了！」

許灰鵬道：「好！」

說話之間，足下已然配合着七星老人，同時施展出「八步凌波」的輕功絕技，挾持着趙星斗，向對岸力縱而出！

眼看着一艘大型的漁舟，自對岸葦叢中快馳而出！

「七星老人」葛長風與「鐵手丐」許灰鵬雙雙振手，把趙星斗拋出道：「上船！」

「鐵肩」趙星斗就勢一振二臂，海鳥般的已落在了船板之上！

七星老人與鐵手丐，幾乎同時也雙雙落在了艙板之上，只見大船上另有幾名破衣襤褸的花子！

「鐵手丐」許灰鵬身子一上船，卽大聲吆喝道：「快走！」

大船飽引風帆，在兩名丐幫健者的操縱之下，這艘漁船，快迅的順水直下！

先前由蘆葦叢裏竄出的兩名丐幫長老，這時也雙雙縱上了大船。

許灰鵬冷笑道：「那兩個龜蛋呢！」

二長老之一道：「跑了！」

許灰鵬向江面上看了一眼，皺眉道：「只怕辛老魔快到了！」

說罷關照船上道：「熄燈！」

船艙裏僅有的一盞燈也熄了。

「鐵肩」趙星斗獨個兒坐在船頭上在生着悶氣，愈想愈不是個滋味，原本纏在腰裏的一口緬刀也撒了出來。

「七星老人」葛長風佇立在船舷上，倒也不失大家風度，他背上的一口七星劍，也撒在手上，準備着必要時，與敵人一拚生死！

靜靜的江水上，不見一條船影，因是順水而下

，甚至于連浪花的聲音都聽不見。

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悶，絲毫也不敢鬆懈，注視着江上的動靜。

「鐵手丐」許灰鵬由船尾踱向船頭，招呼着葛長風和趙星斗道：「二位到艙裏先弄口酒喝喝，暖和一下身子再說吧！」

葛長風嘆息一聲，道：「想不到為了老夫，使得許兄也跟着受了拖累，眞是太過意不去了！」

許灰鵬一笑道：「葛老哥你這麼說就太見外了，咱們過去雖然不相識，可是大家夥都是武林中人，辛無極這麼胡作非為，就等於跟全天下人為敵，咱們自然應該聯手來對付他！」

說着，他緩步走到了趙星斗的面前，又說道：「怎麼老哥，你還生什麼悶氣，跟那羣王八蛋，犯得着麼？」

趙星斗站起來抱拳強笑道：「剛才如非幫主援手，在下只怕已遭滅頂，我還得謝謝你！」

許灰鵬乾笑一聲，道：「這算什麼話，千里馬也有失蹄的時候，走！咱們喝酒去！」

葛，趙二人恭敬不如從命，一齊隨着他步入艙內，只覺得一片漆黑。

許灰鵬伸手摸着酒罎子，由腰裏摸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剛剛點着了一盞燈。

陡然間船身「砰！」地一聲大震，像是撞上了礁石一般，頓時就不再前進！

許灰鵬手裏的酒罎子經此一震，「叭喳！」的一下子摔了個粉碎，三個人俱知生了變故，同時由艙內翻身縱出。

但見——船尾部位，被兩根銀光閃爍的鋼索，各自勾牽着兩側，這艘大船雖是順水而行，却不能掙脫分毫。

此時正有兩名丐幫長老，各持兵刃，用力的疾砍向那兩根鋼索，只是雖用盡了力道，却不能將鋼索斬斷，平白的叮噹亂響，火星四射。

許灰鵬立時就知道事機不妙，急忙叱道：「棄船！」

他話聲方落，還未能來得及展出身手，却只見四面八方，如同閃電般的，一下子射來了六七道燈光。

值此黑夜，這幾道孔明燈光乍然照射過來，照得人眼冒金星，刺目難開！

此同時，却由斜刺裏疾馳來了一艘快船，其快如箭，剎時已逆流而來，來到了近前。

這艘快船上燈光通明，船頭左右，各懸着一紅一綠，兩盞琉璃吊燈，此時竹簾高捲，正有幾名彪形漢子，岳立在兩側，却空着正當中的一個金漆座位。

先時與丐幫對敵的「秦嶺雙屍」赫然也在其中，就見「黑妖」井可森跨出一步，手指向許灰鵬大聲叫道：「許灰鵬，你還想跑麼？咱們老當家的這回親自出手，諒你們是插翅難逃！」

「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鐵肩」趙星斗，各立船頭左右，一打量眼前環境，才知道自己所乘坐的這艘大船，敢情正巧的來到了一處峽口，水面奇狹，兩岸皆是高可插天的陡峻山峯，削然直聳，獅虎難登！

此時此刻，正有八名漢子，兩側站立，每四人分別拉扯着一根鋼索，鋼索牽制着漁舟，以至於這艘漁舟，才能猝然的停泊于江心！

趙星斗目睹着眼前情形，不禁暗中嘆息了一聲，蓋因為對方在此設伏，實在是極收地利之險，如是辛無極老魔親自坐鎮，只怕這舟上衆人，誰也難逃一死了。

想到這裏，眞有些不寒而慄！

却見立在對方那艘快舟上的一個矮小粗壯漢子，回身抱拳，向着艙內高聲禀道：「啓禀令主，來船被扣，請令主親自處理！」

遂聽得那艘燈火通明的快舟艙內發出一陣刺耳的狂笑之聲，聲如夜梟，驚人已極。

趙星斗立時就警覺出，正是「蓋世魔王」辛無極本人，果然笑聲一頓，對方船頭上人影一閃，那個足使武林震驚的黑道怪傑——辛無極，倏地閃身而出！

除了「七星老人」葛長風，「鐵肩」趙星斗，曾與他有切膚之痛以外，其他各人，却都只是第一次見過這人——

只見他身高六尺過外，長髮披肩，削首高顴，膚如死灰，端的是一個人見人畏的怪人。

葛長風思及十三年前七派掌門人合殲此人的一段往事，再一打量對方眼前這副模樣，禁不住打了個冷戰。

却見辛無極一身灰色長衫，赤着一雙足踝，却在脚踵之間，各戴着一枚灰白色的骨鐶，襯以他一雙鳥爪般的瘦長怪手，益加的猙獰可懼！

他那雙閃爍着精芒銳光的眸子，在足步一踏出艙面的一剎那間，已經注定在葛長風身上，那張木客般的死臉上，立時像抽了筋般的一陣顫抖。

只聽他夜梟般的又發出了一聲怪笑，向着葛長風遠遠的抱了一下拳道：「姓葛的，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想不到我這個悶不死的老鬼，會在這裏擋你老人家的駕吧！」

葛長風跨前了兩步，抱拳回禮道：「辛老當家的，十三年前舊事不提也罷，請念在同屬武林一脈

，凡事不逼人太甚才好！」

「蓋世魔王」辛無極點點頭道：「好說，辛某人行事，向來是留有退路，就拿閣下離開了貴派來說，老夫就不曾妄傷貴派門下弟子一人！」

葛長風沉聲冷笑道：「葛某感激不盡！」

辛無極森森一笑，道：「辛某這次出世，多虧有好朋友抬舉我，硬把我這身老骨頭，抬上『宇內十二令』的總令主位置上，辛某倒滿心想轟轟烈烈有番作為，以贖當年之非，只是對于當年聯手陷害我的七位朋友，却不能輕易諒解！」

說到這裏，嘿嘿連聲低笑了一陣，一雙鋒銳的眸子，掃向丐幫幫主許灰鵬，冷冷的道：「你就是丐幫的許灰鵬麼？」

許灰鵬淩笑一聲，道：「不才正是，你就是辛無極麼？」

辛無極鼻中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你們要飯的，多會逞口舌之利，辛某倒要問問你，憑什麼插手管這件閒事？」

許灰鵬「哼！」了一聲，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辛無極一聲狂笑，道：「好個拔刀相助，莫非你不知辛某人一往的脾氣麼？」

「什麼脾氣？」許灰鵬面現不屑的冷冷一笑。倒很少見過這個老花子一本正經的說過話。

辛無極目光淩威的看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吐出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哈哈……」

這番笑聲較諸辛無極並不遜色，只是發聲的却不是辛無極，而是那個老花子許灰鵬！

這番氣概，竟然在新拜「宇內十二令」的總令三辛無極面前施展，怎不令在場各人大吃一驚！

「鐵手丐」許灰鵬笑聲一頓，用手一指辛無極，道：「江湖上稱的是義氣博義氣，朋友敬朋友，幾曾見過你這大言不慚，出言托大的狂夫，充着你這兩句話，第一個就叫我老花子不服，虧你還自承是什麼令主不令主的，我老花子眞替你害臊！」

這番盛詞搶白，只把眼前的魔頭辛無極說得臉上靑一陣，白一陣，前額上那叢灰白的散髮，簌簌的一陣顫抖，但見他面前人影一閃——

前見的「秦嶺雙屍」之一「借屍還魂」柳旗，此人瘦骨支離，一身雪白長衣，和辛無極倂立在一塊，看起來，簡直有說不出的一種令人毛髮悚然感覺了。

只見他向着辛無極抱拳冷森森的道：「這個老要飯的竟敢對令主如此無禮，請令主下令，容屬下生擒他過船，與令主磕上一百個响頭賠禮！」

辛無極獰笑一聲，道：「用不着你，你且退開一邊！」

「借屍還魂」柳旗閃後一步，道：「是——」

辛無極目光直直的視向「鐵手丐」許灰鵬道：「老花子，死在目前，還不自知，竟然胆敢在本令主面前大放厥詞，也好，我倒要領教領教，你到底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能耐，竟然如此無禮！」

「鐵手丐」許灰鵬一聲笑道：「辛無極，少耀武揚威的，有什麼道兒，你只管劃下來，老要飯的絕不含糊！」

辛無極目光一轉，立時有了一番見地，他自被困于深穴古井之後，十三年來日思夜想，智力驚人，雖是生性暴躁，却不失理智！

他略一思索之下，已猜出許灰鵬頗有代葛長風受過之心，此舉無非是想令「七星老人」葛長風待機而遁，用心頗堪玩味！

「蓋世魔王」辛無極這麼的一想，立時心內雪然！

他森森的一笑，說道：「老花子，你本是死實了的，想代人先死，却是辦不到，待本令主見識了葛老當家的本事之後，再成全你一番義節，也是一樣！」

「鐵手丐」許灰鵬的心意一經說破，頓時大急，他狂笑一聲道：「老兔崽子——」身子陡地騰空而起，直向辛無極站立之處撲去！

他身子顯然已經騰在了半空，也就在這一剎那間，但見對船上的辛無極右掌向外一翻，他所立足的那艘快舟，在他出掌之時，劇烈的搖幌了一下，船頭的浪花，「嘩啦！」的一聲反捲而起——

可是一片強而有力的勁道，却由他掌心裏發了出去，所謂「一片」絕不同於「一股」，前者是面，後者是綫，這其間差異極大！

此刻辛無極所發出的掌力，形同是一片銳猛的銅牆，其範圍足有兩丈見方，「鐵手丐」許灰鵬千料萬料也不曾想到對方竟然會具有如此神奧的功力，一時之間措手不及，吃對方這片形同銅牆鐵壁般的風力一擊，驀地反彈而出，「碰！」的一聲，重重的摔落在船板之上。

「鐵手丐」許灰鵬身子甫然落地，就地一滾，竄身站起，可是臉上銳氣全失，同時間，船頭人影一閃，簡直不知道對方是怎麼樣的一種身法，再看那辛無極，已赫然的立在眼前。

就在許灰鵬的神智還未完全清醒分辨以前，眼前辛無極，鳥爪般的一隻右手，已曲扭着遞了出來了！

這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點穴手法，只聽得一股尖銳的風力，像似風哨的「吱！」的响了一聲，「鐵手丐」許灰鵬的身子，竟然被直直的定立

在艙面之上。

在場之人，全都嚇得面色一變，大家均知道「鐵手丐」許灰鵬乃是江湖上聲望極隆，武功一等一的高手，却未曾料想到，一旦遭逢到了辛無極這等的高手，竟然如此的不濟。

以此推想，辛無極的武功，該是何等的駭人聽聞了。

在場諸人，也唯有那位「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七星老人」葛長風看出了對方的這種身手，葛長風目睹之下，却也禁不住心胆俱寒。

原來辛無極所施展的點穴手法，武林之中，僅係初現，但絕非初聞，葛長風由對方出手的姿態，想到了一種叫「六指燈」的「隔空打穴」手法。

只是，他也只是聽人說過，到底是與不是，却要親手求証才能得知！

當下葛長風不敢怠慢，身幌處，已飄到了「鐵手丐」許灰鵬立處，舉掌向着許灰鵬背心一掌擊去，眼看着許灰鵬的身子却像不倒翁般的搖動了起來，只是下盤固若磐石，休想移動分毫！

「七星老人」葛長風施展的是「招獨特的開穴掌功，只是並未能解開許灰鵬的穴脈，反倒帶給了許灰鵬炙心般的痛苦，只見他五官扭曲着，却由鼻子裏哼出令人戰慄的顫抖呻吟！

葛長風同時也覺出手觸對方之時，感覺到對方許灰鵬全身冰冷砭骨，這就更証實了自己的想法，許灰鵬果然爲對方所施展的「六指燈」的功力，點了穴道！

「七星老人」葛長風百感交集之下，一抬手「嗆啷！」一聲，撒出了七星長劍——

劍指向辛無極，他寒着臉笑道：「辛無極，你既然是專爲葛某而來，只管向葛某人出手便是，何以濫傷無辜？許兄身爲一幫之主，所謂士可殺不可辱，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辛無極冷森森的笑了一下，一雙凌光四射的眸子，在這艘漁船上轉了一週。

他慢吞吞的道：「豈止是他一人，今夜這條船上，休想一人逃得活命，姓葛的，今日之禍，皆是由你而起，虧你還大言不慚——」

說到這裏，一張灰白的臉，上視天月，月光人面，映襯得益加恐怖。

「想當年你們七個人聯手敵我一人！」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追憶着那件痛心的往事。

「十三年不見天日的日子……你們害得我好慘呀……」

說到這裏，他臉上現出了狼也似的表情——

「血債血還！」他說：「我要你們一個一個的死！」

「七星老人」葛長風在他說話時，曾經不止的聚集內力，以備必要時的出手一擊。

這艘漁船上其他的幾個人也都嚴謹的戒備着，倒是對方那艘快船之上的人，在未得辛無極關照之下，竟然沒有一人胆敢越過對船之上！

眼前情形，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只是辛無極却顯得很鎮定，七星老人葛長風自忖着難免一戰，並且預計十九落敗，心內自然很不是個滋味。

葛長風有一手秘功，乃是「七星門」鼻祖「紫眉客」留傳下來的，歷代以來，只單傳于掌門人一人，葛長風自學了這手功夫之後，始終還未曾施用過。

這手功夫名喚「一掌三殊」，所謂的「殊」乃是指暗器中的「五芒珠」，江湖上擅打「滿天花雨」手法的人固不乏人，可是能出「一掌三殊」的人，却是絕無僅有。

「七星老人」葛長風，一隻手悄悄探入革囊之內，把三顆五芒珠扣於掌心之內，他的心情這一刹時，自是緊張萬分，而且知道一發不中，自己在想活命的機會可就不多了！

天下沒有一個人不怕死的，即使是一等的强人，蓋世的豪俠也不例外！

葛長風面對着這位生平僅見的大敵，豈能不內心悚然有所畏懼？

他偷眼看了一下佇立在一邊船舷的「鐵肩」趙星斗，正巧趙星斗也在看他！

兩個人眼光一對，一切的心意，均在不言中，雙方已然取得了默契！

這些動作，說來固是繁贅，可是在葛長風做來，却是快極了，而且黑夜裏，不易爲人察知！

「蓋世魔王」辛無極似乎並沒有覺查！

陡然間，「七星老人」葛長風左掌向外推出，大吼一聲道：「打！」

他施展出强勁的劈空掌力，掌力勁猛，形同一根旋轉的風柱，這股風力正因爲聚結成柱，益加的不可輕視。

辛無極長笑一聲，袍袖翻處，捲起了一股旋風，迎着了葛長風發來的掌力，兩相抵觸，「波！」的一聲輕震，消滅於無形之中——

可是在這一股風力消失的一刹那之間，三粒墨色的「五芒珠」上中下，分三路，直向着辛無極「天庭」，「膻庭」，「丹田」三處大穴之上打來！

這一手非但出乎在場各人的意外，就是連那位一代怪魔辛無極也着實有些吃驚！

葛長風的這一手「一手三殊」，就出手的打法來說，也許並不十分驚人，驚人的是出手時間——

時間使得對方敵人無機會再施出第二招來招架，黑夜裏三顆「五芒珠」，幾乎連一點聲息也沒有，依附着葛長風掌力的餘勁，捷如電閃星馳般的，已然向着辛無極打到！

辛無極不愧是武林中的一位怪魔！他的身手端的是大異于一般，在三般暗器迎身而進的一刹那間，只見他雙足用力一頓船板，「哧！」的一聲反竄了出去！

在場各人都不禁驚呼了一聲，因爲這種身手不同于陸地施展，眼看着他反竄而出的身子，直射江心！

這一手功夫，看得人瞠目結舌——

就在衆人驚懼，喜悅不同的感觸之下，辛無極身子已落在了水面之上，那眞是觸目驚心的一刹那了。

眼看着他瘦長的身軀，背部朝下的「叭！」的一聲，落在了水面之上，那種情形很像是頑童用碎石片在水面上漂水花一樣的，辛無極的背部只不過在水面上沾了一下，海燕掠波似的，又竄了起來，偌大的身軀，在空中一彎一折，却又把頭部掉了過來。

只見他雙足在水面上一踏，長嘯一聲，箭也似的又向着漁舟大船上竄了過來！

這一手功夫，使得在場所有的人都大出乎意料之外！

「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鐵肩」趙星斗，目睹如此，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已使得他二人再也不敢少緩須臾。

兩個人不約而同，幾乎是同一個勢子，就在辛無極的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時間，二人一左一右，疾如電閃般的撲了過去。

葛長風是一口七星劍，趙星斗是一把緬刀。

七星劍直刺咽喉，緬刀橫捲腰軀！

兩般勢子，是同樣的疾快，快得令人目不暇給了。

「蓋世魔王」辛無極在二人如此快的勢子裏，似乎並不慌張，只聽他鼻子裏怪氣的哼了一聲，雙手一上一下，施展的是一手「拿」字功夫！

只聽得「錚！」的一聲，已爲他雙雙拿住了對方的刀鋒，葛，趙二人頓時只覺得透過自己手中的刀劍，傳來了一股冰砭肌骨的冷氣！

「七星老人」葛長風再怎麼也是一派掌門人，武功，見識確是高人一等，他立刻也就知道了對方又在施展他拿手的「冰禪神功」了。

當下，再也顧不得眷戀手中的那口七星長劍，同時招呼着趙星斗道：「快撤手！」

說話時，他已經猝提眞力，逼運五指，同時五指一張，只覺得全身一震，總算未曾爲對方那股「冰烈」之氣傳入身軀。

然而，趙星斗好像是慢了一步——

他那隻握着刀把的手指，就像是被繩索縛在了刀柄之上，竟是無論如何也鬆不開來，剎時間，透過刀身，由對方那邊傳過來一股冰寒氣機，電也似的傳遍了全身，趙星斗猝然打了個寒顫，萎縮在地，佝僂在一團，結爲堅冰。

同時之間，「七星老人」葛長風跟蹌着出了一手「排山運掌」，雙掌之上，推動着一堵山般的巨大力道，猛力的襲向辛無極沒有料想到的！

這一手，是辛無極沒有料想到的！

他自從第二次出山以來，以雷霆萬鈞之勢，所向無前，只要出手，勢如破竹，簡直沒有一人，能够少挫其銳鋒，在心理上，難免養成了孤傲狂癖，他沒有想到葛長風，竟然脫開了他的冰烈元磁眞力，反倒以重手迫向自己，這是一個太大的疏忽！

葛長風在情知必死的心情之下，這一手排山運掌，自然是用了十成的功力，如同張良刺秦王于「滄浪沙」的奮錐一擊！

辛無極等到覺出不妙時，葛長風的掌力已然攻破了他的護身游潛，像是一隻千斤大鋼錘，兜胸而來，頓時之間，五臟一震，「通！」的後退了一步了。

總算此老功力深湛，在一般人必死的情況之下，他却能挺受不倒！

當下于急痛攻心之間，狂嘯了一聲，喝道：「老匹夫——」

手中的一刀一劍叮噹落地，一雙怪手用「十字擺蓮」的手法，交叉着向葛長風陡然遞出！

葛長風見自己奮全身之力的一擊，竟然未能使對方倒下去，一時間心胆俱寒，這時，不暇思索的猝出雙手迎上去，四隻手「噗！」的一聲，交接在了一塊。

兩個人用力的擰在了一塊，只見聽「克！克！克！」一陣骨節密响之聲，兩個人的身子，就像麻花卷兒般的，一連在地上轉扭着！可是緊握着的四隻手，却是不曾鬆開！

忽然——

辛無極怒嘯了一聲，雙臂一振，葛長風踉蹌着後退了一步，兩步，三步……

終于他面色蒼白的噴出了一口血，萎弱的倒了下來！

丐幫四老，目睹着辛無極如此神威，一時都心胆俱寒，只是眼前情景，却萬無退縮之理。

四老彼此打了個招呼，一湧而上！

辛無極發出了淒厲的一聲長笑，只見他身子搖幌之間，鬼影子般的，已由四老之間穿揷而過。

像蝴蝶穿花也似的，翩翩而過！

四名長老，一個個搖幌着身軀，慢慢的萎縮了下來，剎時之間，全身僵硬，結爲堅冰！

滿船的人，剎時間，全數都嗚呼了賬！

所有的人，都倒地死了，死相固然姿態不一，可是有一樣却是相同的——每個人都是凍結成一塊堅冰，除了一個人——丐幫的幫主，「鐵手丐」許灰鵬。

「鐵手丐」許灰鵬是一上來，被辛無極以「六指燈打穴法」，隔空點了他的五處穴脈，此刻人自直挺挺的僵立在當場！

辛無極以蓋世神威，一連殺斃數人，只是他本身却也受了內傷，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力挺着不便發作，此刻身子一閃，已飄到了己方的快舟之上。

等到他坐在了那金漆座椅之上時，一雙細長深陷的眸子，却情不自禁的慢慢閉了下來。

他手下的「秦嶺雙屍」之一——「黑妖」井可森，身子一閃，已飄到了對船之上，舉手一掌，正待向「鐵手丐」許灰鵬頂門之上擊下！

辛無極倏地開目道：「不可——」

「黑妖」井可森陡然住手，驚訝的回頭道：「當家的，這個老小子還沒死呀！」

辛無極冷冷的道：「留着他一條命，要他把消息帶給『雙鞭』呼保義去！」

「黑妖」井可森躬身道：「是！」

辛無極雙手按着座椅把柄，畧嫌疲憊的道：「解開他的穴道！」

井可森躬身道：「是！」

他轉身走向「鐵手丐」許灰鵬面前，猛出雙掌，一連在許身上拍了數掌，只是許灰鵬依然挺立如故。

辛無極冷哼一聲道：「蠢材，退下！」

井可森快快的飄身回船，辛無極站起身子來，强提起一口眞力，右掌虛向外按出一掌，空中哨音一响，「鐵手丐」許灰鵬身子搖幌了一下，一交坐倒。

辛無極冷森的道：「老要飯的，你且回去對呼保義說，說我不久就到『南旗』找他去，叫他小心着點！」

揮了一下手道：「開船！」

那艘快舟，陡地掉過頭來，疾馳而去。

此刻漁舟上的「鐵手丐」許灰鵬，才忽然警覺，站了起來。

只是他四肢麻軟，口齒戰兢，想說一句體面話，也是不能！

等到那艘快舟遠離之後，那兩條緊鈎着漁船兩舷的鋼纜才忽然鬆了開來，漁舟順水直下。

「鐵手丐」許灰鵬勉力的步向舟尾，把住了舵把子。

目光視處，滿船屍身，內心的痛苦，一時眞是難以用言語形容。

尤其使他感到傷心的是，難以向「逍遙君子」雪四先生交待，這件事的失敗，未嘗不是因爲自己恃强好勝，太過於自負的結果，如果在臨危之際，亮出了「逍遙君子」的旗號，辛無極一任他再兇狠殘暴，却也不能不有所畏懼！

「鐵手丐」許灰鵬這一剎那眞恨不能投江死了，只是他身負的使命，却不允許他這麼作，目睹着滾滾江水，一時間老淚簌簌！

× ×

一共是六具僵硬的屍體，併排陳列在丐幫的「忠烈祠」裏，其中除了丐幫的四堂長老以外，還包括「七星門」的掌門人「七星老人」葛長風，和「點蒼派」的健者之一「鐵肩」趙星斗！

六個人的死相迥異，但是有一點却是相同的，每人的屍體，都是冰凍佝僂着，如同一塊堅冰似的，這種奇特的死相，使得所有目睹者，都在悲淒之餘，驚訝不置！

這些屍體，在這裏已經陳列了好幾天了。

首先來到這裏弔祭的有「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雙鞭」呼保義，其次是「華山」，「行易」……各派的掌門人……

這些人悲悼之餘，無不驚駭不已，他們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够看得出來這些人是因何致死的！

屍體因爲自行冰封，根本無慮潰爛，所以到目前爲止，仍然繼續陳列在丐幫的「忠烈祠」裏。

「鐵手丐」許灰鵬在萬般痛心之下，不得不找到了在「南旗鎭」上開設酒館的「夜裏來去」春龍江——

春龍江轉贾了那位藏盡鋒芒的武林異人雪四先生。

於是……

在一個細雨霏霏的黃昏，雪四先生親自來到了丐幫！

他的行踪極爲詭秘，隨行的只有「夜裏來去」春龍江一人！

來到了丐幫之後，「鐵手丐」許灰鵬秘密的見到了這位異人！

對於「逍遙君子」的大名，許灰鵬是久仰之至，在他想像裏，這位異人應該是六十開外以上的年

歲了，可是當他目睹了對方的眞容之後，不禁大爲吃驚，簡直有點難以置信，這位來去江湖，馳名數十年的武林盟主，望之不過三旬中人，眞正的不可思議！

許灰鵬以着無比的愧疚的心情，向着雪四先生深深一拜，道：「許灰鵬有負先生所託，罪該萬死，祈求先生賜以應得之罪，死而無憾！」

言下不勝傷心，一時唏噓淚下不已。

雪四先生冰寒的臉上，不作任何表情。

閒言之後，他只冷冷的道：「許兄不必自責，這件事我知道，你已經盡了心意！」

「鐵手丐」許灰鵬沮喪的道：「辛無極武功深湛，在下等實在不堪一擊！」

雪四先生點一點頭，說道：「我知道——我曾關照了春龍江，要他囑咐許兄，不可與辛無極正面交接……」

說到此，轉看向一旁侍立的春大掌櫃的，面色微微一沉道：「你是怎麼轉告許兄的？」

春龍江異常惶恐的欠身道：「這個……」

「鐵手丐」許灰鵬忙道：「先生不必責怪春兄，此事全怨在下一時輕敵，擅作主張，先生降罪，在下萬死不辭其咎！」

雪四先生嘆息道：「此事怨你不得，貴派伏義勇爲，對於貴派喪失的四堂長老，我由衷的感傷慚愧……」

許灰鵬泫然淚下道：「在下等武技淺薄，咎由自取……只可嘆葛，趙二位師父，只因在下護衛不力，以致命喪黃泉！」

雪四先生道：「六位兄台的屍身何在？」

許灰鵬道：「現陳本幫忠列祠內！」

雪先生站起來道：「煩請幫主陪同一觀！」

許灰鵬嗒然道：「正要請先生一觀！」

一行人悄悄步出堂前，當下由丐幫幫主許灰鵬在前導引着，穿過了一片院落，來到了所謂的「忠烈祠」！

祠堂前搭建着臨時的道場，陳設着紙人紙馬，以及各方贈送的輓聯喪幛，細雨暮色之中，倍顯淒迷！

此時此刻正有兩個花子，立在棚子下守喪，二人各持着一桿哭喪棒兒，滿臉疲倦形容。

許灰鵬同着雪，春二人，一逕的步入到祠堂之內！

六具屍身，併排的陳設在一張大木床上，屍體雖然經過一番整理，梳洗更衣，但是却不能掩飾死者臨死時的痛苦表情！

雪先生在死者靈位前，深深行過大禮之後，慢慢的來到了屍身面前！

許灰鵬趨近陪同，道：「先生可知他們六人因何致死麼？」

雪先生伸手在屍身手脚之上摸了一下，面上現出了驚訝的表情，道：「莫怪這個魔頭，胆敢如此猖獗橫行，原來學成了這門功夫！」

「先生是說……？」

春龍江大惑不解的目注着六具屍身，只見屍身眉髮根根豎立，如同冰枝，開啓的口唇，其內舌橋冰凍，滿口冰渣，簡直是令人不忍卒視，也確是怪異之極！

雪先生爲了証實自己的想法不錯，他緩緩的伸出了一隻手，抵在了死者「鐵肩」趙星斗的足心之上。

只見他冷冷一笑，手臂微振，趙星斗佝僂的屍身，立時慢慢疏展開來！

慢慢的，屍身挺直如常，直豎冰凍的髮枝，也鬆弛了下來，死者全身上下起了一陣顫抖，又復平靜不動。

這番情景，看得許灰鵬，春龍江二人觸目驚心，暗自稱奇不已！

雪先生放開了抵住死者足心的一隻手掌，嘆息一聲，道：「辛無極在地穴古井之中，居然練成了『兩極冰禪神功』，看他功力成就，已有了七分火候！」

許灰鵬不解的問道：「敢問什麼是『兩極冰禪神功』？」

雪先生道：「這種功夫是以本身的內烝眞氣，配合地心兩極氣機，相輔苦練而成——」

頓了一下，他冷冷一笑道：「這種功夫，如練到十成火候，稍一不愼，却易爲地火攻心……構成本身傷害！」

春，許二人對看了一眼，俱知道雪先生此言，是有感而發。

二人也知道「逍遙君子」當年在十萬大山，溝通地火練功，中了火毒之事，只是這件事却碍難出口詢問。

雪先生似乎也看出了二人的表情，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大概想到了我當年在十萬大山練功受傷的事情了是吧？」

春龍江道：「前輩莫非也是練的『兩極冰禪神功』？」

雪先生搖搖頭道：「我所練的乃是『地火元陽』，與他這門功夫，正好背道而馳。」

冷冷一笑，他慢吞吞的道：「地火元陽又稱『火胎神』，與『冰禪神功』固是各異其趣，可是如以之互敵，却正是他這門功夫的厲害尅星！」

春龍江道：「這麼說，前輩足可制服辛無極這個魔頭了？」

雪先生冷冷一笑，未與置答！

他遂即連續的施展功力，把六具凍僵的屍體，一一活舒解開。

解凍的屍身，一經活開，却由七孔之內，汩汩的淌出了紫色的血汁，兩個守靈的小丐，用布巾一一的揩着，雪先生目睹着這番情景，不時的泛出冷笑。

「夜裏來去」春龍江與他結識最早，對於這位宇內奇人爲人，知之甚詳，見他如此表情，即知他心內的悲憤已至於極點！

歎十年來，這位宇內第一能人，不曾妄殺過一人，即使是十惡不赦的大惡，在他手裏，第一次總也會放些情誼，留點情面，只是一旦再次的落在了他的手裏，可就萬難逃閻活命。

觀諸此番情景，那「蓋世魔王」辛無極，分明已經觸及了他久已不發的無名怒火，除非辛無極挾其蓋世神威，能够勝過他，否則想要由雪先生手中逃得活命，看來是千難萬難了。

雪先生交待了一番善後事宜，寞寞寡歡的離開了靈堂，步入前院草舍！

他似乎有過多的心事，一雙劍眉，深深的蹙着了！

春龍江侍立在他身邊，小聲的道：「前輩的意思是……？」

雪先生放下了茶碗，道：「地駝子不日將來，辛無極想必也快了……」

頓了一下，他冷笑道：「……這兩個人，皆是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東西，我一個也不想放過，但是却不便打草驚蛇！」

春龍江道：「地駝大概就在這一兩天之內就來了，你老的意思是——？」

「你先去看他！」雪先生道：「但是要注意，這個人更較辛無極尤其精明十分，如果你暑爲失口，他務必會察出端倪！」

春龍江欠身道：「我知道！」

雪先生道：「所以爲了謹愼起見，這幾天我就不上你店裏去了，你也不必來看我，這裏發生的什麼事，我都知道！」

春龍江道：「在下遵示！」

雪先生轉向一旁的許灰鵬道：「葛幫主與趙老兄的遺體，應該從優安置，由貴派負責把靈柩護送到點蒼與七星門！」

許灰鵬抱拳道：「是！」

雪先生站起身子來，面現威容的點了一下頭道：「這件事，我覺得愧對貴派的四堂長老，以及葛趙二位，請轉告點蒼，七星二派，就說我深致歉意，並且決心爲他們復仇！」

「鐵手丐」許灰鵬面對着這位武林異人，也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感觸，使得自己對他由衷的敬佩，他像是有一種含蓄的潛在威風，温文儒雅之內，却蘊含着强力的意志，使得一顰一笑，都不怒自威！

許灰鵬一向是突梯滑稽慣了，可是在這位武林奇人面前，却絲毫也不敢顯出輕浮怠慢的神態，只要其有所交待，無不恭敬受命！

雪先生一切交待完畢，就張開他來時所持用的一把油紙大傘，悄悄的冒雨而去！

× ×

「俏紅綫」關潔在廊子裏劈着柴——她一身青布襖褲，腰裏紮着一根帶子，很有點像村姑的樣子，細細的兩道長眉，早已舒展開了，那雙沉鬱的眸子，雖是依然含蓄着仇恨的陰影，但是偶而也會沾染一些喜悅的笑容。

自從搬到了廟裏，結識了雪先生以後，她的沉鬱心情，開朗多了！

雪先生這個人，在她心目裏自有一番平實崇高的身價。

他的身世固然「諱莫如深」，可是他所表現的一舉一動，所談論的每一句話，都使得她由衷的喜悅和欽敬，他雖是衆所週知的一個讀書人，可是却不能以「酸儒」視之！

抱起了一綑柴火，正要轉身進屋子，透過竹籬的空隙，却看見了雪先生撐着傘的影子，進入了廟門！

關姑娘頓時臉上浮起了一片笑靨！

雪先生收傘步入，關上了門，接着就亮起了一片燈光，關潔慢慢把手裏的柴火放下來。

耳中却又聽見了一籬之隔的雪先生，發出了深沉的咳嗽聲音——

她的笑靨頓時消失了。

她實在猜不透，那是一種什麼病？雪先生醫術精湛，何以獨獨對於自己所感染的這種咳病竟是束手無策，聽讓它積壓經年，一再所苦？

一種說不出的同情與關懷侵襲着她，她忽然想去看看他——偷偷的看看他！

當時，她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了一下，緊了一下足上的弓鞋，身子輕輕躍起，如同一隻大鳥般的，又翻到了對牆院內。

順着廟廊子，她輕輕的潛過去！

她知道雪先生耳朵很靈，所以不敢把身子太過接近，只走進第一道門，就定下了身子。

現在透過半掩的門扉，已經很清晰的看見了雪

先生房內的一切——

那眞是觸目驚心的一刻！

雪先生的臉，在一盞明晃豆油燈下，顯得異常的紅，紅得怕人，乍看起來，紅中透紫，那些上湧的血，似乎眼看着就要突破面頰怒噴而出。

他兩隻手，吃力的按在小腹上，似乎在忍受着無與倫比，絞腸般的痛楚，把積壓在內心，發自肺腑深處的聲音，長長的咳出來。

關姑娘目睹及此，簡直嚇呆了。

這一次，雪先生似乎咳得特別兇，翻湧怒起的氣機，似乎把他的五腑六臟都攪了出來，隨着他踉蹌的足步，東倒西歪着，終至于，一交栽倒在地。

他倒下的身子，把一張方桌，幾乎弄翻過來，桌上的油燈「叭」一聲，頓成片碎，雪先生的一隻手，在地上掙扎的想去弄熄那盞燈的燈穩子，可是竟然力不從心。

看到這裏，關姑娘再也忍不住，驀地疾跑了進來。

她驚嚇的叫道：「雪大哥——」

雪先生的眸子遲滯的接觸着她，顯出一些哀感和不安。

「你……這是怎麼啦？你……」

她跑過去，用力的把他由地上抱起來，却覺得雪先生身軟如棉，似乎連一點力量也沒有。

關潔張惶的把他放置在床上，一時，悲從中來，只叫了一聲「大哥」，眼淚已忍不住簌簌落了下來！

雪先生長長的咳了一聲，微弱的道：「姑娘小心火……」

關潔落着淚道：「到了什麼時候了，你還惦記着這個……」

說着，她流着淚，把地上破碎的燈盞拾起來，漂勉强能點着！

雪先生臉上現出苦澀的表情，他的一隻手，吃力的抬了起來，指向一邊的木架上，說道：「姑娘，那架上有個青瓷長瓶，請由裏面拿三粒丸藥來……來……」

關潔答應了一聲，趕忙走過去在藥架上找到了一個胡蘆青瓷長瓶，打了開來，取出了三粒紅色的藥丸。

雪先生吞下了這三粒藥丸，微微閉上了眸子，看上去，似乎較諸先前平靜多了。

關潔倒了一杯水，扶着他飲了一半，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雪先生張開眸子，有點兩世爲人的淒愴一笑，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放心……這條命暫時是保住了！」

關潔不自禁的握住了他一隻手，眼淚在眼睛裏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

「雪大哥……」她的聲音顫抖着道：「剛才嚇死……我了……大哥，這是什麼病，這麼厲害？」

雪先生苦笑了一下，道：「妳可曾聽說過……地火流燄之毒麼？」

關潔怔了一下，點點頭道：「聽說過，莫非雪大哥你……？」

雪先生唇角牽動，點了一下頭道：「我就是中了地火之毒……這病在我身上，已生了根……整整纏了我十年之久！」

「十年？」關潔張大了眼睛道：「這種病無藥可醫治麼？」

雪先生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不——一定有藥可以治……」

定有法子！」她越說越激動，忍不住伏在方桌上，抽抽搐搐的哭了起來。

雪先生慢慢的欠身坐了起來，慈祥的伸出了一隻手，摩挲着她頭上的秀髮。

關潔倏地回過身來，撲到了他身上，緊緊的抱住了他的身子，嚶嚶出聲痛泣。

雪先生道：「姑娘，妳一向是提得起，放得下的，怎麼今天顯得這麼的懦弱？不要忘了，妳也有病！」

關潔聞言止聲，她似乎也發覺到了自己的失態，當時，坐正了身子，用衣袖把臉上的淚痕擦了一下……

雪先生微微一笑，道：「姑娘……我一直想告訴妳，雖然妳一直以『大哥』來稱呼我，可是在我眼睛裏，妳却只是一個小姑娘……」

關潔揚了一下眉毛，淚眼瞟了他一下，道：「什麼小姑娘……我都二十六啦！」

「那麼妳當我多少歲了？」雪先生注視着她，很正經的樣子！

關潔倒想不到他會有此一問，臉色紅了一下，吶吶的道：「你幹嗎問我這些？」

雪先生神秘的道：「妳猜猜看。」

「三十四？」

「不！」雪先生冷笑道：「差遠了！」

「那麼三十六？」

雪先生搖頭一嘆，道：「不是三十六，而是六十三！」

「六十三？」關潔先是一怔，禁不住破啼一笑，道：「別哄我了！」

雪先生道：「我說的是眞的！」

關潔一笑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吧！」

雪先生輕嘆一聲道：「我知道妳不信！」

關潔冷冷一笑道：「我信，該好了吧！」

說着，她把他脚上的鞋脫了下來，噘了一下嘴角，像個大姐姐的樣子，道：「從今天起，你給我老老實實的在床上躺着，養病，三十六也好，六十三也好，反正病不見好，我不許你下床！」

雪先生有點啼笑皆非，他閉上眼睛道：「妳這個孩子！」

他原本想借着這個機會，把自己身份畧微的吐露出來，告訴她知道，可是看情形却也只好暫時作罷！

這時候，門外有人在碰！碰！的敲着門，道：「雪先生！雪先生！」

雪先生揭被欲起，關潔按着他道：「你不許動，我去！」

說完走過去，隔着門問：「是誰呀？」

外面道：「我要請雪先生寫副對子。」

關潔道：「他不寫了，你回去吧！」

那人又道：「還有，馬老爹病了，想請他去一趟！」

關潔冷笑着道：「他自己也病了，還想請大夫看呢，你走吧！」

那人納罕的說道：「有這種事？大姑娘妳是誰呀！」

關潔皺着眉道：「你管我呢！你走吧！」

說完回過身來，雪先生苦笑道：「姑娘豈能這樣，往後我的生意可都沒有了！」

關潔看着他冷冷一笑，兩隻玉手，往腰上一叉，道：「生意！什麼生意？再作下去，你的命還沒有了呢！」

雪先生嘆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道：「那妳打算怎麼辦呢？」

關潔道：「你先別管什麼生意不生意的，我那裏還有幾個錢，光我們兩個人，關着門也能吃個三五年，你就用不着發愁了！」

雪先生聽她這麼說，心裏倒着實爲之感動，看着她那張堅强誠摯的臉，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關潔見他沒有提反對的意見，心裏很高興，她關切的看着他道：「我只知道你身上有病，不過是普通咳嗽，誰知道滿不是這麼回事！這一回我可是親眼看見了！」她有點生氣的接着說道：「你爲什麼要瞞着我？」

雪先生道：「妳不要誤會！」

「什麼誤會不誤會的！」

說時她的眼圈都紅了，傷感的道：「我知道你眼睛裏還把我當個外人來，對我也沒有實話……可是我關潔却不是沒有良心的人……」

雪先生輕輕的嘆了口氣了，說道：「姑娘妳想錯了……」

「我再也不聽你的了！」說時，眼淚簌簌的直淌了下來。

雪先生怔了一下道：「妳——？」

關潔用手在臉上抹了一下，忿忿的道：「不管你怎麼想，反正我……」

說到這裏，低下頭，吸了一下鼻子，兩頰上飛起了一片紅雲。

雪先生心中暗吃了一驚，忖道：「不好，莫非她……？」

想到此，一刹間，急出了一身冷汗，他一身武功，世罕其匹，可是生平不近女色，一輩子也從未曾想到過「婚姻」二字，也從來沒有跟女人打過交道！

他眼中的關潔，固是可愛，不過那只是一個長輩對于小輩的關愛，何嘗敢有絲毫非分之想？此刻目睹此情，分明對方姑娘，對自己已然存有委身之意，他那能不大吃一驚？

關潔慢慢的抬起頭，平視着他，道：「我的病是你看好的……這幾個月，你教了我不少寶貴的學問，也教了我做人的道理……大哥，你可知，我多麼感激你！」

雪先生搖搖頭，嘆息一聲。

關潔噙着淚，道：「你和我無疑的都是天下可憐的人，孤單單的四海飄零。」

這兩句話，不禁使得心若鐵石的雪先生也爲之慘然！

關潔秀眉低垂着道：「你也知道我，我也不是什麼黃花大閨女——」

冷冷一笑，她自嘲的道：「我只不過是個死了丈夫的寡婦罷了！」

雪先生道：「唉……關姑娘，妳幹嘛，談這些呀！」

關潔揉了一下落下的淚，背過身子，抽搐着說道：「……壓在心裏更難受……大哥你可不許笑話我！」

雪先生道：「妳年紀還輕，等着一天報了仇，妳還可以再嫁人！」

關潔臉紅了一下，苦笑着搖搖頭，道：「嫁人！嫁給誰？」

「總會有適合的人家！」雪先生吶吶的說。

關潔顯得有些悶氣的站將起來，慢慢走到了窗前。

推開窗子，看見了在雨絲裏打着朵兒的「美人蕉」，她自嘲似的苦笑了一下，又轉過身子來，立

刻又換了一副平靜的面色，方才的傷感，一古腦的似乎都拋開了。

含着平靜的微笑，走到了雪先生面前，她說：「別說這些了，從今天起，你好好的養病吧！」

雪先生却也覺出，這一次的病發，似乎較以前來得兇猛，也許適當的休息，對自己多少有益。

看着關潔，他也不願意辜負她的一番好心，當下勉强的點了一下頭道：「好吧，只是……」

關潔道：「你只要好好的養病，什麼都別管了，裏裏外外的事都有我呢！」

雪先生點點頭道：「我這裏還有點錢……」

關潔一笑道：「我知道你們男人家，都不願意用女人的錢，其實還不是一樣的……好吧！先用你的錢就是了！」

雪先生點點頭道：「姑娘女中豪傑，令人可敬……一些瑣事，我也就不再多說了！」

關潔道：「你放心，我都知道！」

雪先生道：「爲使病體暫時復元，我這裏有一張方子，煩請姑娘爲我抓幾副藥！」

關潔喜道：「你自己會治這個病？」

雪先生道：「安病尚可，去根却是萬難！請姑娘在我屜斗裏自取便了！」

關潔輕嘆一聲，走向桌前，打開了屜斗，果然在其內找着了一張書寫在羊皮紙上的藥方，想是頗有年代，羊皮已發黃，其上字墨，更顯得剝蝕，却見字跡如龍飛鳳舞，尾行上，印有一顆圓形的大印！

雪先生看着這張藥方，感慨的道：「爲我開列這張藥方的人，乃是一個神醫，只可惜多年來尋他不着，否則我這病料已好了！」

關潔神情一振，說道：「是什麼人開的這張方子？」

雪先生嘆道：「這人自稱『天痲叟』，是一個生相醜陋，遭人唾棄的老人！」

關潔道：「他在那裏？」

「原在洞庭，」雪先生說：「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雪先生感嘆着，又道：「世上，每多奇事于平常之間，每多奇人，于平凡之中……就拿那位『天痲叟』來說吧，他雖自賦經世才華，却無人請仕，雖然通神扁醫理，每多孤芳自賞！眞正是人才的浪費！」

關潔道：「這人能治好你的病麼？」

雪先生道：「他自稱能醫，但生性滑梯，每多空言，姑娘請看藥方背面的那首詩，可知他與我當年的一段邂逅了！」

關潔依言擰藥方翻轉過來，却見一首用硃砂紅筆寫的詩句，字跡也幾乎近于消逝，非極目不易辨出。

那詩句寫的是：

「自負才高三千仞，
也學扁鵲壽人春，
鶴唳常由雲中過，
金鱗每多海底沉，
一夕同舟湖面語，
驚知兄亦避世人，
爲酬天涯知音少，
雪泥一片着鴻爪，
藥成每爲三日飲，
且喜君能作解人。」

下款留名爲「天痲叟」三字，詩句迤邐，着筆如風，舞春枝，洋溢着一片瀟洒，當知這「天痲叟」却非一般凡士，似爲一避世儒隱者流！

關潔把這首詩句從頭唸了幾遍，雪先生却由這首舊詩，勾憶及當年一番故人之情。

他長嘆一聲，道：「如無此人這半紙藥方，我這條命，焉能拖延至今，這多年來，我每以痼疾發作之時，只取此方，照飲三日，皆可稱安……只是藥力似嫌不及，却不能除根治本，儘管如此，我也拜領此君之嘉惠於萬一也！」

關潔皺了一下眉道：「大哥多年來，可曾再請教過別的醫家沒有？」

雪先生苦笑道：「有什麼用？多年來踏遍南北，能醫治此疾病者，僅此一人，惟高人每多浪遊，來去無踪，妳不見他那詩句中『鶴唳常由雲中過，金鱗每多海底沉』之句麼？……」

說到此長長嘆息了一聲，遂自閉目不再多言，這一刹間，他臉上溜致了濃厚的睡意，關潔不便打攪，悄悄的拿着藥方子，退了下去！

在「南旗」鎭上轉了一週，跑了三家藥店，才把這副藥配全了。

關潔小心翼翼的煎了一碗藥汁，餵雪先生服了下去，雪先生昏沉沉的又睡了過去，她心裏很高興，意料着必是藥力發作之故。

在燈下，她閒着無事，找了一份活兒，在拉着針綫，不時的向着熟睡中的雪先生瞟上一眼，心裏不禁有點不解的忖思着——

「明明他是三十多歲的人，爲什麼却要撒謊騙我說是六十多歲的人呢！」

想到這裏，又仔細的瞅了一下他的眉，眼，越覺得不像，心裏好不納悶。

她心中忖想道：「他爲什麼要騙我呢！莫非他嫌我了？」

可是看樣子却又不像，其實他是錯看了人了。

關潔微微苦笑了一下，心中暗暗忖道：「雪大哥呀！你錯看了我關潔了，我喜歡你的蓋世才華，和正直的人品，又何嘗在你的年歲上？慢說你只不過是中年之身，就算是七老八十，我又何能變了此心呢？」

想着，忍不住暗笑了一下，又低下頭做着活兒了！

她的心一經深思，却是無論如何也收不住了，看看拉的鞋底，東一針西一針，怪難看的，就停下了手。

燈燄搖曳着，閃閃欲熄，床上的雪先生翻了個身子，臉向着床外，長長的眉，直直的鼻樑……勾劃出他英俊的面影——

她陡然警覺到臉盤兒有些發熱，自己暗中嘆了一聲，道：「我這是怎麼了？」

窗外細雨斜飛，窗內一燈如豆，誰又能同情到，此時此刻一個年輕孀婦的感傷？

「她」又何嘗不是一個人呢？那些積壓在內心長久的仇情，夫妻的別絮，在在都傷了她的心，一個正常年輕女人所能想到的，她都一樣的念想到，所不同的，僅僅是她常常的把「名節」二字盤結在內心底處！

每想到這兩個字，總會使得她，多生出一番感傷！

這幾年來，孤身一人，東奔西跑的找尋着仇人，其實仇人是那麼的强大，即使是找到了又將如何？恐怕是白白送死的份兒居多！

這半年以來，難得遇見了這位眞心關懷她的雪先生，雪先生一本至情的對待她，照顧她的病，教她讀書識字，這該是何等寶貴的一份情誼！人非野獸，熟能無情？正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就算是她對雪先生產生了非分的情誼，於情於理，却也並無不當之處！

關潔左想一回，右想一回，只覺得一片鬱結，緊緊壓在心頭，似乎連氣也透不出來。

她慢慢的站起來，忖思着天不早了，自己也該回到自己那邊去了，可是却又放不下他的病——孤男寡女，總該顧忌一下彼此的名分才好，雖然是武林兒女，可是對方却偏偏又是個「不欺暗室」的君子，還是暑作廻避的好！

想着，她就轉到了一板之隔的外間！

用板子臨時搭了一張床，她打算就在這冷寂的佛殿裏湊合一夜……

當她轉過身子，正想到自己那邊去拿被褥的當兒，却發現了一些異情——

先是殿瓦上，微微的响了一聲，繼之人影一閃，在沉黑的夜空裏，似有一條飛快的人影，由殿宇一角騰身拔起，落在了大殿正中！

關潔耳聽目明，立時有了覺察！

自從來到這裏之後，一直就沒有接觸過什麼武林中人，這人來得好突然，好納罕！

關潔心中一動，立時把身子轉到了門側，借着半扇門板，掩飾住自己的身子。

這當口，她可是看清楚了——

來人一身緊身的夜行油綢子衣靠，身軀老高老高的，好快！

這時他正施展着「雲龍三現」的身法，在漆黑的夜色裏，三起三伏，交睫之間，已飄身來到了院子裏！

天很黑，關潔看不清楚他的臉。

夜行人左右顧盼了一回，未曾注意到雪先生這邊，却未發現了關潔房中透出的燈光，這人好大的胆子，只見他雙腕微振，像是一隻燕子般的，已落上了高有丈許的竹籬之上！

偌大的身子，落在竹籬梢上，只不過輕輕的顫抖了一下，不曾發出一點聲音，足見來人確係一流的輕功身手！

關潔看在眼睛裏，心中不禁更生出一番警惕之心！

那夜行人在竹籬梢上站立了一刻，打量了一下動靜，遂自飄身落入。

只見他一路兔起鶻伏的向着關潔窗前掩去，關潔暗暗的冷笑，心忖道：好個賊，你還想打我什麼主意不成？

想着悄悄來到院中，借着竹籬掩着身子，抽個冷子掠身而過！

她身子一掠過，趕忙的伏下來，却見前行那人，身子已欺近窗前，用手指點破窗紙，正向着裏面窺看。

一看之下，這人立時大了胆子，他身子轉了個圈兒，來到了這所殿院的前面。

關潔趕忙把身子湊近了些。

這人左右聽了一下，猝然扭開了門扉，閃身而入。

關潔咬了一下銀牙，心說好大胆的賊，就手納入懷內，摸了幾枚制錢，扣在掌心，却把身子轉出院內，來到了自己窗前，偷看那人所點破的紙窗，向內窺探。

那夜行客，此時在關潔的房中翻看什麼——

燈光之下，這人約有五尺七八高下，圓圓的一張臉，却在右腮之下，生着一個凸出的肉瘤，上面

滋生着一綹子黑毛。

這張臉一入關潔眼中，頓時使得她大吃一驚，同時自足踵間，昇起了一團怒火，禁不住後退了幾步，臉色一陣發青。

她就是死了作鬼也忘不了這張臉，這人正是當年陪同「地駝」馬胡蘆，血洗關家滿門上下的正兇之一——「毒瘤」胡天！

這人是「地駝」馬胡蘆手下的第一員大將，最堪重用的心腹人！馬胡蘆所作的每一件大案子，要殺的每一個人，多係此人負責策劃打探，施展的兵刃之外却是十八般兵刃的一串「九連鐶」！

關潔乍然面見仇人，怎能不爲之激動？一時間又驚又怒，驚的是自己如此神秘的掩飾，何以會驚動了仇人，居然連自己的住處都摸得一清二楚，怒的是大仇當前，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這腔恨火，竟是按捺不住！

她這裏怒焰高漲，那「毒瘤」胡天在房內翻箱倒籠，似乎想找尋什麼，找到了幾件女人的衣服，又在床板下發現了一口古銅長劍，這樣似乎已經可以證明了房裏的主人身份。

關潔看得咬牙切齒，怒火高燒，恨不能立時衝了進去！

「毒瘤」胡天在房子裏盤桓了一刻，又由原路退出，關潔早已守候在旁，是以，在他方自出門的一剎那，關潔一聲不哼的，右手一抖，把手裏的幾枚制錢打了出去！

制錢出手，帶出了一陣尖銳凌厲的急嘯之聲，直奔向胡天脅後打就！

胡天聞聲而警，驚慌之中右臂鐵猛的向外一引，施展了一手「潛龍昇天」，在微風細雨裏，箭矢一般的已經射空而起！

「叮叮！」一陣脆响，制錢擊在牆壁之上，全數都落了空！

「俏紅線」關潔一招出手，順手拔下了一根竹桿，嬌叱一聲道：「姓胡的，你慢走一步！」

這丫頭胆子不小，足下用力一點，「蹬！」一聲，已穿身而起，落在了殿瓦之上！

她身子向前一襲，掌中的竹桿，霍地向外一點，直向着「毒瘤」胡天前胸上直點了過去！

夜行客端的一驚。

他確實也沒有料想得到，自己如此謹愼的行踪，依然被對方發覺，而且，連自己姓什麼人家都知道！

關潔的長竿點到，「毒」，左手霍地向外一探，抓住了竿梢，二人在瓦面一拉一扯，但聽得殿瓦叭叭一陣碎響，一連碎了七八片，關潔嬌叱一聲：「好賊子！」

隨着她的長竿挑處，「毒瘤」胡天的身子，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的，倏地飛上了第三間殿閣！

關潔跟着擰身而進，她掌中的長竹竿，這一次施展了一招橫掃千軍，夾起了一股勁風，直向着胡天腰上抽到。

「毒瘤」胡天此刻已然看清了關潔的臉，隨着關潔的長竿掃處，他身子一下倒折，關潔這一招，可又擊了個空招。

胡天向左閃開身子，嘿嘿獰笑道：「來人就是關家那個小寡婦麼？」

關潔一言不發，再次襲上，長竿颼颼颼，一連三招，分爲劈，揮，點，三招快同一式！

「毒瘤」胡天果然不是易與之輩，在她凌厲的竿勢裏起，落，伏，縱，關潔依然是賣了空招，她恨到極處，尖叫一聲，瘋也似的跟着又飛了過去，手裏的長竿，由上而下，猛的力抽而下！

這一竹竿好險，緊緊擦着胡天的右面胳膊打了下去，但聽得嘩啦啦一陣大响，殿瓦碎了一大片子，聲勢確是驚人已極！

至此，那「毒瘤」胡天，才算被激起了一腔怒火！

在這無人的空廟裏，又值陰雨之夜，他眞可以放手的幹，殺個把人又算得了什麼？——

就見他身子在沾滿了雨水的瓦面上，咕嚕嚕一個疾滾，倏地竄身而起，右手向外一抖，嘩啦啦一陣脆响之聲，他手中已多了一串銀光刺眼的「九連鐶」！

「關潔！」胡天陰險的笑着道：「你胡老子這年來找得你好苦，想不到你死了丈夫還不老實，跑到廟院裏勾和尚來啦！」

關潔啐道：「我打你的臭狗嘴！」

足下一抬，忽悠悠踢起了一層殿瓦，這片瓦一飛起來，霍地散開了一大片，直向着胡天全身上下照顧了過來！

胡天端的是沒有料想到對方會有這一手，當時左右閃躲已是不及，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施展「鐵板橋」功夫，身子向後一倒！

又是「嘩啦啦！」一陣瓦响之聲。

胡天雖說是又躲開了，可是却爲破碎濺起的瓦片子打着了多枚，雖說是够不成什麼傷害，可是打濺在臉上，身子，也很不是個滋味！

這一來，「毒瘤」胡天，才算眞正的火了！

就見他身子在瓦面上一個快旋，「蹬！」一下已到了關潔側方！

他低叱道：「小賤婦，我看你是找死！」

手裏的「九連鐶」嘩啦啦猛掃出手，直向着關

潔腰上抽打過來！

關潔心中一驚，她一時倒忘記了自己所持的不過是一截竹竿，算是長兵又，長兵又對敵之時，最怕被對方切近身邊，那麼一來，可就難以施展得開了，是以乃謂之：「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

這時她忽然發覺胡天迫近身前，一時慌了手脚，兩隻手一翻手中竿，用長竿的尾部，向着胡天臉面之下用力的搗了過去！

胡天叱一聲：「好！」

「九連鐶」向上一翻，嘩啦！一聲，已搭纏在長竹竿之上，隨着他的手用力的一擰，只聽得「叭喳！」一聲脆响，關潔手中的長竹竿，頓時一折爲二！

「毒瘤」胡天就勢進身，右足抬處，一脚向着關潔心窩上力踹了過來！

關潔就地一翻避過，胡天疾如旋風的又到了關潔右面身側，手上的「九連鐶」再次翻起來，嘩啦啦摟頭蓋頂的直向着關潔上身砸到。

二人一剎時，乃在殿瓦之上打了起來！

細雨裏，關潔全身水濕，尤其是一頭長髮，被雨水一淋，成了清湯掛麵，順着顏面向下直滴着水珠子，無形中，就影响了視覺！

反之，那「毒瘤」胡天，原本就是一身油網子雨衣靠，頭上綁着一塊遮雨布，可以不受視覺的影响，相形之下，關潔自然就吃了大虧了！

如此，十數個對面之後，關潔莫說攻敵，竟連招架已是萬難。

就在「毒瘤」胡天再次的一個進身之勢裏，關潔只覺得脚下一滑，再也站立不住，直向着高有數丈的殿閣摔了下去！

這種情形，自然不同於一般的飄降身法，臨時想提氣飄身，可就有點來不及了！

眼看着她，即將摔落地上，不死必傷。

關潔心裏一害怕，更是收勢不住，却成了頭下脚上之勢了！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

關潔身子就在離着地面不及丈許高下之際，倏地由殿窗內吹出了一股無聲無形的風！

那股風力，雖說無聲無形，可是却疾快到了極點。

就像是一片「風氈」般的，正好托接在她的身子下面，「風」是由下向上托過來的。

關潔但覺得下墮的身子，猝然的頓了一下，一頭好像栽在了棉花堆裏般的柔軟，就這麼虛軟軟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當事人故然是心存不解，目睹者——「毒瘤」胡天，更是看得莫明其妙！

因爲，一個人就算是輕功再好，可也不是這麼一個施展法兒的！那有人頭朝下，脚朝上，提氣落身的？

關潔臨近地面的一剎間，就空一折，輕飄飄的落了下來，緊接着「毒瘤」胡天「刷！」的一聲，跟着飄身而下。

兩個人雖然同覺奇怪，可是這個時候，却不容少緩須臾！

「毒瘤」胡天足下一點，飛身而過，他嘴裏怪叫着：「看傢伙吧，小寡婦！」

「九連鐶」摟頭蓋頂直揮了下來，嗆啷啷一陣震耳的鳴聲，如同流星趕月般的當頭打下來！

關潔驚魂未定，手中又無襯手的兵又，急切間，把手中的一對短桿，交又着向上迎架，却聽得又是一聲嗆啷，却爲對方的九連鐶，一下子纏了個結實！

胡天一聲冷叱道：「撒手！」

他奮臂一振手中九連鐶，關潔但覺得一雙掌心，火也似的發熱，那裏還能支持得住，隨着對方的一振之威，手上的一對斷桿已然脫手而出！

關潔驚心之下，轉身就跑，可是胡天已容她不得，只見他身子快速的向前一欺，一串「九連鐶」怪蛇也似的抖了出去！

像是一條鎖鏈子般的，但聽得「嘩啦！」的一响，已然緊緊的纏繞在關潔的雙膝之上！

胡天怪笑一聲，說道：「小寡婦，咱們屋裏頭去！」

九連鐶一振一抖，關潔偌大的身軀，忽悠悠的直摔了出去！

只聽得「砰！」的一聲，破門而入！

關潔這一下摔得很重，尤其是頭部撞在木門上，頓時昏沉沉的倒地人事不省！

「毒瘤」胡天狂笑一聲，道：「不過就是這麼點兒能耐！」

隨地淫念一生，左右打量了一眼，把一串九連鐶往腰裏一纏，正要邁步進入！

胡天的足下高高抬起，方自跨出了半步。

驀地一股賊風，冰溜溜的直由頸頸子後面鑽了進來！

好冷好冷的一股子風！

胡天就像是被觸了電似的打了個哆嗦，他突地定下了脚步，回頭看了一眼——

一天陰雨，夜色沉沉，連鬼影子也沒一個！

「毒瘤」胡天若非此一刻色胆包天，鬼迷了心竅，他應該想像得到，那股賊風斷非是偶然的，只是他此刻却當成了是一種錯覺！

於是，他不加理會，再次邁步！

這一次連半步也沒有跨出，足下方微微抬起，倏地又是一股子「賊風」！直襲向後脊樑！

所謂「賊風」，自非是平常的風，給人的感覺也絕非和一般的風相同！

這股子風，較先前那股風更冷，更銳！

胡瘤子當時打了個哆嗦，只覺得牙巴骨「克克」兢抖了兩下，他是再也沉不住氣了，先前那腔淫念，登時如同火上着冰，一下子消滅了個乾淨！

隨着他猝然轉過的身子，箭也似的射了出去，穿落出三丈以外，正好落在了竹籬牆下！

「毒瘤」胡天身子方一站定，厲叱一聲道：「什麼人戲耍你胡二爺！」

話聲方住，却又覺出頸頭之後，酸溜溜的鑽過來一股子寒風，胡天「怪蟒翻身」，飛起的把身子轉過來，這一次他可是看見了！

他看見這片籬笆的最盡頭地方，一個文士模樣的人，在斜風細雨裏飄逸着！

像是鬼影子一般，這個人，只用一隻脚的脚尖，輕輕點在一根細長的竹桿頂尖梢上，竹枝顫抖着，他的人却像長在上面一樣的牢固。

夜色裏，猝然發現到如此一個人，怎不令人驚異！

「毒瘤」胡天，嚇得呆了一下，厲叱道：「是誰？」

那人冷冷的哼了一聲，在夜雨裏聽起來，特別令人心驚，他說：「姓胡的，咱們外頭來！」

說到最後頓了一下，却發出了一陣咳聲，那根點在足下的竹枝，吱——吱——的顫動着，他一隻手撫着咳的嘴，另一隻手連連的向胡天招動着！

他邊咳邊說道：「來——來——來——我認……識你！」

說着足下微彈，整個身子猝然的彈空而起，在半空中翻了個折空的觔斗，一逕的向着廟院外落了出去！

天空中傳出的是衣袂帶風的聲音——「噗，嚕嚕……」

「毒瘤」胡天眸子張了一下，距離太遠，他實在看不清楚這個人，但是對方叫了陣，怎麼也不能就此服輸。

「毒瘤」胡天這老小子，還有個生來不服人的別扭脾氣！

武林道上的人，他只服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當今的主子「地駝」馬葫蘆——「馬葫蘆」本名叫馬千，因爲這個人去到那裏肩上老愛掛着一個紅胡蘆，所以日子久了，人們才叫他馬葫蘆，至於葫蘆裏裝的是什麼玩藝兒，可就沒有人知道了，反正不是酒！

胡天因爲服了馬葫蘆，才跟着他，聽從馬葫蘆的使喚。

這時，他聽對方一聲道：「原來是他媽的一個病鬼，你等着老子收拾你！」

說着雙臂上伸，施展出「虎撲」之勢，倏地竄出兩丈開外，足下已經落在了院牆之上，再騰起來，循着那人的背影，也向院牆之外落去！

前面那個人正回身等着他，胡天身子一落下來，却又聽見那人在咳的聲音。

咳得很厲害，不便說話，他只把一隻白皙的手，頻頻向着胡天招着，一面回身自走！

胡天還是沒看見他的臉！

他咬牙切齒道：「你那裏跑？」

足下飛點着，緊緊蹋着對方的身後，追了上去了！

前面那人足下看來很慢，可是胡天却追不上，一行一追，前進了約莫有里許光景，來到了一片曠野荒郊！

胡天琢磨着對方脚下慢了，大吼一聲，騰身而起，直向着前面那人背後撲到。

他雙手同時握拳抖出去，施展的是一手「黑虎偷心」，雙拳之上，風力十足！

前面的人看來像是被他拳上凌厲的風力所逼，身子如同紙鳶也似的飄了出去！

直直的起在空中，彎彎的飄落下來。

奇怪的是，落下的地方，依然還在原處絲毫未移，胡天猝然一驚，這人已當面而立。

這一次他看見了。

對方個子瘦瘦高高的，年歲在四旬以下，頭上隨便的搭着一頂風帽，五官清秀，是一個典型的秀才模樣！

胡天確信對方這張臉，對於自己來說是陌生的，可是對方那一身神乎其技的武功，却深深的使得他爲之驚愕！

「你是誰？」胡天用着凌厲，吃驚的眸子打量着他！

這人冷冰冰的一哼，道：「你可是『毒瘤』胡天麼？」

胡天後退一步道：「你認得我？」

「我認識你主子！」那人木然的說。

胡天嘿嘿一笑，一隻手摸着下巴，兩隻鋒芒畢露的眸子，咕咕碌碌的轉動不已，心裏不知在盤算些什麼！

那人冷森的道：「馬葫蘆何以自己不來？」

胡天聽對方一開口，就說出了自己瓢把子的名字，而且口氣頗大，心裏禁不住又是一怔。

那人輕咳了一聲，冷笑一聲，說道：「我已經很久沒有殺過人了，對於你等這類爲非作歹的人，一向也遠比各正派爲寬厚，正因爲如此，才養成了你等……」

說到這裏一變深邃的眸子微微閉了一下，輕嘆一聲，道：「……所以從今以後，我要改變一下作風——」

伸出手指着胡天，他冷笑着接道：「……對於作奸犯科的武林敗類，再也不留情面！」

胡天狂笑一聲，道：「聽你口氣你是要殺我了？你到底是誰呢？」

說話時，他右手微微抻向腰間，可就摸着了腰間的那串九連鐶。

「你居然不認識我？」

「我怎麼會認識你？」

那人輕哂了一下，笑得有些淒然！

「毒瘤」胡天話方出口，陡地一上步，掌中九連鐶，嘩啦啦一下子抖了出來，直向着對方面門上點來，時間之快，如同電光石火。

但聽得「噹！」的一聲，九連鐶在對方面門之前不及半尺的地方，像是碰着了什麼東西似的倒捲而回！

那個人仍然含着冷笑，停立在面前。

胡天乍然一驚，可是他一次不死心，隨着九連鐶的捲勢，向右面倏地一閃，第二次施展重手法，九連鐶夾着一股尖銳的風力——「颼！」直向着對面那人腰上掃去！

情形和剛才是一樣的，九連鐶離着那人腰間數寸，就好像碰着了一面牆也似，但聽得「噹！」的一聲，九連鐶反捲而回。

由於倒捲而回的勢子極猛，差一點碰在了胡天的前額子上，胡天總算身手不弱，施了一招「鐵板橋」的功夫，整個身子，向後一個倒仰，飄出七尺以外。

當他站定之後，再看那人，兀自立在原地，面上表情，不怒不慍，只是越是這種表情，越覺得嚇人！

由於兩番身手之後，「毒瘤」胡天才眞正的害怕了，面朝着的這個文弱秀士，敢情竟是一個自己生平僅見的勁敵高手，這一驚，使得胡天面色一變，再也不敢猝出第三招了！

那人冷冷一笑道：「怎麼樣？還有什麼技倆沒有？」

胡天只覺得頭髮根兒一陣陣的發炸，神色頻變道：「你到底是誰？」

那人足下不見運勁，整個身子虛飄着，却向前移近了丈許——

這又是一手胡天見所未見的功夫，可是他却聽說過，聽說過輕功中最上乘的極點——「凌空飛羽」！對方這個人，如果自己沒有認錯的話，他所施展的正是這手「凌空飛羽」的身法！

像是着了一記悶雷般的，「毒瘤」胡天一時爲之木然了！

在丈許以外，那個秀士才定住了身子，長長的身軀，雖是不再前移，可是却微微上下起伏着，一昇一降，足足有三尺上下！

胡天猛的後退了一步，瞠然道：「凌……空飛羽？」

秀士冷笑着點點頭道：「還有點眼力——」

胡天啞然道：「你是……誰？快說！」

臉上的表情，已說明了他的情虛，一向不服人的人，現在不止是服，簡直是「驚駭」了！

那個人身子再冉冉落下，站定之後，臉上說不出的陰森森表情，吶吶道：「你既然不知道，我就告訴你！」

「你……說！」胡天的聲音却抖了。

那人冷聲道：「南愁北樂中逍遙，恨天惡地一魔主——」

「毒瘤」胡天驚道：「你是風……中愁？」

秀士搖頭冷笑道：「豈是那個老朽……」

說到此輕嘆一聲，吶吶道：「只恨你主子，叫你出來的時候，沒有跟你說清楚，平白要你損失了這條狗命——」

「你是誰？」胡天大聲道：「快說！」

他兩隻手緊緊扯着那串九連鐶，叮鈴噹啷的亂響着，顯示出內心的害怕！

秀士冷冰冰的道：「逍遙君子這個人你可聽說過？」

胡天顫抖了一下，說道：「你是說，你……你是逍遙……？」

稍頓，他節節後退又道：「不可能……逍遙君子已經死了……你不是的！」

秀士一笑，道：「就算我又復活了吧！」

袍袖一展，風也似的向着胡天面前襲到，胡天驚呼一聲，九連鐶嘩啦的一振，他手指按動第一枚鐶上機鈕，但聽得「刷啦！」一聲大响，一十三枚金鐶同時脫串散開，向着逍遙君子全身上下罩了過來！

這一手雖然厲害，可是在「逍遙君子」雪四先生面前實在是無濟於事！

十三枚金鐶漫空而來，雪先生舉手之間，但聽得噹啷一陣脆响，全數的套在了他的一隻右腕之上，胡天翻身力縱——

「颼」的一聲，縱出了數丈以外！

就在他身子將落未下之際，雪先生那隻穿滿了金鐶的右手，倏地向外一抖，十三枚金鐶連成了一道直綫，緊隨着他的背後襲到！

「毒瘤」胡天陡然覺出勁風襲背，猛地向後一個倒擰，可是他身子才轉過了一半，已爲迎面而來的十三枚金鐶打了個正着。

十三枚金鐶，如同十三把銳利的鋼刀，深深的陷入到胡天胸，腹，背，肋之間，怒血如箭，一時狂噴而出。

胡天發出了鬼也似的一聲慘叫，猛地縱身而起，足足竄起了兩丈高下，然後墮了下來，在爛泥地裏打了幾個滾，就不再動了。

雪先生走近前去，看了一下，只見他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他用足尖挑開了胡天的帽子，然後揪着死者的長髮，打了一個圓圓的髮圈，抬頭看了一下，站起來，霍地足尖向上一挑，胡天的屍身忽悠悠射空而起，直飛起有三四丈高下，夜色裏眞像是一隻展翅的大鳥，當他飄飄下墮之時，頭上的髮圈，却無巧不巧的正好套在了一棵最高的雪松之梢。

就像一根釣竿，乍然釣上了大魚一般的，一陣跳動之後，遂漸漸的停止了下來，只是在夜風裏，那屍體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嵌在身上的一十三枚金圈，閃閃放光，看上去別有一種戰慄淒涼之感！

雪先生一向是菩薩心腸，可是殺這個人，內心却絲毫沒有愧疚不安的感覺。

他這麼佈署，顯然是要引起人的注意，任何人只要一踏入這片地方，必然會很容易的發現所懸掛在半空中的屍身……敏感如「地駝」馬千者，當然很容易的就會有所發現……

× ×

「地駝」馬千來回的在室內踱着！

這個人五尺不到的身材，生就的弓背駝峯，像是一個老大的包袱揹在背上似的！

他穿着一件醬色的袍子，前大襟長，後大襟短，當然原因還是在他閣下那個背上！

六十左右的年歲，三角臉，掃帚眉，菱形的一對眸子，嵌着一對黃澄澄的眼睛珠子，每一顧盼，精芒畢現，足以證明，此老武功之精湛，確非一般常人可比！

那個他仗以成名的紅色葫蘆，斜斜的揹掛在左肋之間，除了極爲少數的幾個人知道以外，武林中根本不知道他這葫蘆裏裝些什麼？從來也沒有人見他開過那個葫蘆，只是那個葫蘆，長年以來，日以繼夜却是寸步也離不開他的身子！

這個房子裏，另外還有三個人，默坐一邊，其中之一正是那位在「南旗鎮」上開設飯店的大掌櫃的——「夜裏來去」春龍江，春七爺！

另外還有一個人，五十開外的年歲，黑紫的臉膛，一雙腫泡眼，由於上下眼胞看上去水泡泡的，乍然一見，眞像是上下多了四隻眼——

這個人，是江湖上頗有名氣的一位——「六眼神」常鐵風，他和地駝誼屬親友，「地駝」馬葫蘆的妹妹，就是他的妻子！

提到了「地駝」馬葫蘆的那位妹妹，不得不請看看這第三位——

一個瘦削的婦人，五十不到的年歲，滿頭花白的頭髮，背脊樑弓着一如乃兄，只不過僅僅少了那塊肉峯罷了。

這婦人那副尊容也和乃兄極爲近似，三角眼，掃帚眉，兩腮深陷，雙顴高聳，一看即知是一個極不好說話打交道的女人。

三個人除了「夜裏來去」春龍江以外，臉上都帶着無比的愁怒之容！

尤其是馬葫蘆的那位尊妹，更是一臉的憤慨暴戾表情，此婦由以心狠手辣著稱江湖，所以武林道的朋友送了她一個「辣手毒腸」的綽號，她的大名是「馬似霜」！

這時，只見她「叭！」的在桌子上拍了一掌，霍地站起來道：「這人就算他三個腦袋六個胳膊，咱們也不能含糊他，我就不信他能跑了！」

正在蹀躞的馬葫蘆，忽然止步，冷笑道：「老妹子，你稍安毋躁！」

「辣手毒腸」馬似霜道：「怎麼，人家欺侮到咱們頭上來了，你還忍得住！」

一旁的「六眼神」常鐵風道：「唉！唉！妳懂什麼！坐下坐下，咱們慢慢商量！」

馬似霜憤憤的正要發作，馬葫蘆却說道：「別人，我都不在乎，我担心的，是「逍遙君子」雪瀟天！」

武林中到如今，能够一口道出逍遙君子姓名的人，還只此一人！

一旁的那位春大掌櫃的春龍江不禁心裏怦然一動，暗道：「原來雪先生的大名叫雪瀟天呀！」

對於馬葫蘆的這種猜測，春龍江顯然是吃驚不小。

「辣手毒腸」馬似霜和「六眼神」常鐵風，在聽到了馬葫蘆此一猜測之後，都禁不住臉色一變，馬似霜臉上的暴戾氣息，立時就平靜了下來。

「六眼神」常鐵風驚異的道：「這……這不大可能吧？逍遙君子不是……死了嗎？」

馬似霜也怔怔的道：「是呀……這麼些年來都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了，他怎麼會又在這個小地方窩着！」

「怎麼不可能？」馬葫蘆緩緩的坐了下來，頻頻冷笑道：「江湖上只是知道他中了火毒，傳說他是死了，只是誰也不能證實他眞的是死了！」

「六眼神」常鐵風道：「這個……那麼舅兄你的意思是……？」

「我還不敢肯定說是他！」馬葫蘆眉毛緊緊擰着，「不過手法極爲酷似！」

春龍江忙道：「馬老前輩是說……？」

馬駝子「哼」了一聲，道：「我只是這麼疑心……當然希望不會是他，眞要是雪滿天來了，只怕我等……就連那個辛老魔一塊算上，也不是他的對手！」

「六眼神」常鐵風瞠然道：「啊——？那姓雪的眞的有這麼厲害？」

「地駝」馬千看了各人一眼，面上罩起了一片灰色，他輕輕的嘆了一聲，道：「這件事……不談也罷！」

常鐵風越是好奇的道：「武林中俱傳說，你和辛老哥都在逍遙君子手裏吃過虧！」

才說到這裏，他妻子「辣手毒腸」馬似霜，趕忙用脚踩了他一下，常鐵風也覺得這話說得有欠技巧，頓時中止。果然「地駝」馬千面色一沉，一雙黃澄澄的怪眼裏，射出了無比的怒色。

「對不住！對不住……」常鐵風連聲的說道：「我一時口沒遮攔，說錯了話……舅老哥，你多多海涵！」

「地駝」馬千嘿嘿冷笑一聲，道：「這是事實，用不着道歉……既然你問起我，我也不妨照實告訴你，有這麼一回事，雪滿天不失爲忠厚，放了我一馬——」

他由不住站起來，面現憤慨的道：「在他來說，也許是他寬厚仁慈的一面，但是在我來說，却是生平引爲奇恥大辱的事情，所以……」

馬千的臉上，改現爲一片沮喪的道：「……我曾在他面前說過，只要他在世一天，我決不出江湖，如果有一天，我再出江湖，那也就是我揃雪前恥的時候！」

春龍江道：「老前輩既如此說，那逍遙君子又何以對老前輩再存寬容之心？」

「地駝」馬千臉上一紅，道：「雪滿天不失是一個君子……並且他一身武功，使得他無後顧之憂，他也許並沒有把我和辛無極看在眼睛裏！」

春龍江一笑，道：「以老前輩和辛令主的一身武功，江湖上誰人不爲之側目？何必懼他？」

馬似霜道：「對，用不着怕他！」

馬千冷笑道：「當然談不到怕，只是我的爲人，你們也應該知道，我生平有個規定，就是絕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雪滿天要是眞活着，而且存心與我們爲敵，我們就得有一套用來對付他的方法，要是他不在，當然就用不着多顧慮……」

春龍江一笑道：「前輩多慮了，以在下的見聞，那逍遙君子即使是沒有死，也萬萬不會在『南旗鎭』上，這一點我敢斷定！」

「爲什麼？」

馬千不解的看着他，春龍江道：「在南旗鎭住了多年，因於工作的關係，地方上認識的人很多，像逍遙君子這種人，只要他足一踏入，我萬無不知之理！」

馬千點點頭道：「不錯！」

春龍江道：「……第二，逍遙君子如果在南旗鎭，豈有坐看辛老魔將葛幇主，趙星斗等一干人殺死的道理？」

這一點，似爲「地駝」馬千所取信，那張三角形的怪臉上，罩起了一片疑雲！

「這話不錯！」馬似霜頻頻點着頭，喃喃自語道：「雪滿天雖是慣於深藏不露，可是却並不是見死不救的人，再者，辛無極此次出山，如此作風，雪滿天萬萬不會視若無睹，這就怪了！那麼殺死『毒瘤』胡天的人又是誰呢？」

他吟哦着，說道：「莫非會是『雙鞭』呼保義嗎？」

「六眼神」常鐵風道：「呼保義和我們也沒樑子，他憑什麼殺我們的人？」

「地駝」馬胡蘆在這一剎時，臉色甚爲難看，冷笑着看向春龍江道：「春老弟，你的消息可靠不可靠？關家的那個女人，眞的在南旗鎭上？」

「一點都不錯！」春龍江道：「在西郊老龍王廟落身。」

「地駝」馬千哼了一聲，道：「好！我自己去一趟！看看什麼人敢擋我的駕！」

「六眼神」常鐵風冷笑道：「殺個女人，何必還要你親自出手？我去一趟就是了！」

「辣手毒腸」馬似霜道：「我也去！」

這夫婦兩個，搭配得很得當，多年來無論作案還是臨敵，一向是夫婦搭檔，「辣手毒腸」馬似霜武技雖比乃兄差了很多，可是此婦慣以毒手傷人，所練「赤砂掌」功，已有八分火候，中人必死！

「六眼神」常鐵風能有今日的成就，他這位賢

妻却是功不可沒！

「地駝」馬千，把夫婦二人的份量在心裏盤算了一下，認爲即使是「雙鞭」呼保義從中插手，也未見得就是這夫婦二人的對手！

當下他就點點頭，道：「好吧，你們兩個可得小心，萬一要是呼保義從中爲梗，儘管用毒手殺他就是！」

「六眼神」常鐵風道：「這個我知道！」

「夜裏來去」春龍江站起來道：「老前輩沒有什麼差遣，在下想告辭了！」

馬葫蘆道：「你去吧！也多虧了你了！」

春龍江抱拳向三人爲禮，退身而出——

他甫出門外，眼珠子一轉，隨即施展輕功，一長身——「嗖！」竄上了瓦簷。

只見他左足尖找在右足尖後面，施了一招「倒捲珠簾」的身法，整個身子反折了過來。

「夜裏來去」春龍江之所以得了「夜裏來去」這個綽號，主要是因爲那身卓然的輕功，此刻看上去，好像是派上了用場！

只是當着房內這三位黑道怪傑面前，他却不敢點被窗紙向裏面窺探，只是把耳朵附近窗紙，聽他們說些什麼！

他的這一番苦心，好像還沒有白用，果然被他聽見了。——

是「六眼神」常鐵風的口音道：「春龍江這個人舅兄你摸清楚了沒有？」

馬葫蘆冷笑着道：「怎麼沒摸清楚？」

常鐵風道：「可靠嗎？」

馬葫蘆冷森森的一笑，笑得躲在窗外春龍江心裏直發毛，他下意思的覺出了不妙，足下一彎一彈，像是一隻大狸貓也似的，已然穿上了對面的瓦簷之上。

只見他身子在瓦面上一個咕嚕，已滾到了瓦脊背後——

他身子方一掩好，只見馬葫蘆所居住的那間房窗，霍地大開，一人猝展雙臂，怪鳥也似的騰身而出！

「夜裏來去」春龍江一打量這人身手，頓時就知道定是「地駝」馬千無疑！

果然正是此人——

好俊的一身輕功！

幾乎沒有任何聲音，除了衣袂在半空中震盪的呼嚕嚕疾風之外，根本就聽不見他落下的聲音。

尤其令春龍江驚駭的是，當他發現到馬千縱身的同時，事實上馬千却已站立在自己面前。

他落下的一雙足尖，似乎離着瓦面還有寸許左右，就不動了，這正是輕功中極爲上乘的「凌空飛羽」身法，馬千雖說對於這種功夫看來方自入門，畧窺堂奧，可是天下武林中，能達到如此境界的人，實在是微乎其微！

春龍江嚇得緊貼着瓦脊，連大氣都不敢輕喘一下！

所幸「地駝」馬千注意的焦點是在自己房舍四週，却忽畧了他本人所站立的地方！

緊接着馬千之後，「六眼神」常鐵風和「辣手毒腸」馬似霜，「六眼神」常鐵風夫婦二個人！

三個人併排站立一塊——也就是在春龍江頭前數尺以外，所幸三人都是背朝着他，否則只消前進一兩步，春龍江萬無不被發覺之理！

「六眼神」常鐵風道：「有什麼不對麼？」

「地駝」馬千冷冷笑着，一雙黃光閃爍的眸子，在正前方密密的搜索着。

「辣手毒腸」馬似霜道：「大哥，你聽見了什麼？」

馬似霜冷笑了一聲，身形一起，已飄出數丈以外，只見他足尖虛點，那消幾個起落，已自無影無踪。

常氏夫婦也各自向左右兩方倏落騰縱而去，三個人一剎之間，風也似的去了！

三人離開之後，春龍江徐徐站起，心中暗中忖思道：「好險，看來，那地駝對於自己似乎並不信任……」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處境堪慮，似乎應該到老龍王廟去找雪先生一趟……

左右看了一眼，不見任何人影，他就展開身形，一逕的向着西郊「老龍王廟」趕去！

這時候四野蕭然，天空中陰沉沉的，沒有風，也不見月光，正是夜行人出沒最好之時！

「夜裏來去」春龍江展開身法，不消多時，已來到了西郊，在一片稀疏的松林之後，他看見了那所破落的老龍王廟，廟殿裏傳出微弱的燈光。

春龍江身子一步竄入松樹叢中，下意識的却覺出背後有了動靜。

他趕忙把身子向左面一閃，方自站好樹後，只見面前人影連搖兩下，現出了一男一女二人，正是「辣手毒腸」馬似霜，「六眼神」常鐵風夫婦二個人！

春龍江心裏一動，暗忖道：「好險呀！原來這兩個傢伙今夜就找來了！」

他雖是立在二人之後，但由於熟悉地勢之故，所以較二人快了一步。

夜色裏，只見常，馬二人遠遠打量着那所老龍王廟！

馬似霜道：「這裏只有這個廟，我看八成錯不了！」

常鐵風冷笑道：「我總有點疑心春龍江這老小子！」

馬似霜道：「也許我們太多心啦，我大哥的手段，他不應該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能給我們作對？」

常鐵風眨動着那雙炯炯有神的眸子道：「話是不錯，可是他爲什麼自己不動手？」

暗中的春龍江心裏不由得吃了一驚。

「六眼神」常鐵風道：「有這麼差事，他爲什麼不自己下手？他莫非是會怕了一個女人？嗯？」

「說的也是……」馬似霜也有點懷疑了。

「對了！」常鐵風道：「也許他得於呼保義之間的交情！有點不方便……」

「辣手毒腸」馬似霜一雙三角眼四下打量着，那張簡直不像是女人應有臉上，帶出了一片殺機。

她冷冷的道：「今夜倒是一個好機會，我想那呼保義一個大男人，總不敢於和那個娘兒們窩在一塊吧！」

常鐵風獰笑道：「我倒希望姓呼的也在這裏，也叫他嚐嚐我們夫婦的厲害，走！」

說到「走」之一字時，身軀已疾飄而出，落在了一枝精出的樹幹之上，緊接着「辣手毒腸」馬似霜也施展出同樣的身子，縱身而起，二人併身背立，遠遠的打量着老龍王廟！

月黑風高，老龍王廟裏燈光昏暗……

「此時此刻，雪先生在幹什麼？……」

「那位關姑娘又在幹什麼？……」

春龍江腦子裏不禁在想着，他剛想把身子挪過去一些，忽然有一隻手，按在了他肩膀之上。

春龍江大吃一驚，倏地回頭，霍然發現，敢情「逍遙君子」雪先生，不知何時竟然已經立在了背後！

以春龍江的聽覺，竟然無所覺察——

雪先生一身白衣，直直的挺立着，他的臉在夜色裏，顯得更白……彷彿很憔悴的樣子，隱隱帶有病容。

春龍江吃了一驚，肅然道：「前輩……」

雪先生擺擺手叫他不要多說！

春龍江向前指了一下，雪先生當然知道，微微一笑，笑容裏包含着冷峻，肅殺的意味！

這時「六眼神」常鐵風和「辣手毒腸」馬似霜二人，已展開身法，飛快向着龍王廟前飛去……。

黑夜裏，兩個人就像是兩條幽魂似的，一閃而前，春龍江即見雪先生身形微微一幌，循着常氏夫婦背影之後跟了過去！

「人比人，氣死人！」

常氏夫婦的輕功已經够快够輕的了，可是，和「逍遙君子」雪先生兩相比較起來，簡直是不能相提併論！

就在「六眼神」常鐵風和「辣手毒腸」馬似霜的身子，繼續縱上廟牆的一剎那，雪先生已風也似的，站到了他二人身後。

常鐵風和馬似霜立時就覺出了一股透體的寒氣，自背後襲了過來。

當下常鐵風往左，馬似霜向右，兩個人像是剪空的一雙燕子般的倏地分了開來。

二人落地回身，霍然覺察到兩丈以外，一個白衣文士模樣的人，站立在面前！

常鐵風乍然一驚道：「誰？」

叱聲之間，右手以「進步穿心掌」陡地向外遞出，但聽得勁風一縷「哧——」的一聲。

常鐵風自問己身所練的內悉眞力，已有相當的火候，在丈許內外，有出掌見生死之感！

然而他的掌力在接觸到面前的這個白衣人之後，居然是不生效力，非但是不生效力，簡直是連一點力勁兒也顯現不出，就好像是根本沒有這麼回事似的……

常鐵風大吃一驚，向着他的老伴兒，打招呼道：「不好，那話兒來啦！」

「辣手毒腸」馬似霜早已克制不住，旋身而過，左右兩隻手，先後同時遞了出去，用的「連環掌」勢，呼！呼！連續的發出了兩掌！

這個女人的掌力，較之乃夫更是厲害，掌力形同是兩根凌厲的風柱，疾快旋轉着，直向白衣人身上逼到，可是情形依舊！原本疾勁的掌力，在一接觸到對方的身子之後，迅即化爲烏有！

馬似霜頭皮一陣發炸，知道遇到了厲害的敵人了！

她大吼一聲道：「什麼玩藝兒，打——」

身子向前一撲，雙掌同時漩出，這一次她施展的是她最拿手的「赤砂掌」功夫！雙掌之上紅顫顫的，但聽得「波！波！」兩聲輕响，拍出了兩個掌形的紅印子！

這兩個掌形紅印甫才施出，馬似霜，常鐵風已然雙雙騰身而起，兩個人一左一右同時向着白衣人面前襲到！

面對着如此兩個黑道上的怪客，雪先生並不慌張，只聽他輕輕的冷笑了一聲！

在兩個人合力猛攻，以及一雙紅色掌印的追逐之下，他身子像紙人兒似的翩然蕩空而起，起落之間，已飄出五六丈以外！

常氏夫婦何其快的聯手攻勢，却依然是賣了空招，却見那白衣人影像是疾風裏的一片雲般的，飄閃着已遁出里許以外！

二人自不肯放過！

「六眼神」常鐵風一聲厲叱道：「打！」

抖手一振，發出了一枚「瓦菱鏢」，銀光一閃，直襲向白衣人背後——却見白衣人旋轉的身子，長袖拂捲，那枚「瓦菱鏢」已自無影無踪！

眼看着白衣人飄盪的身子，鬼魅也似的拔空而起，落在了一截橫出的白松幹之上。

這當口兒，常氏夫婦像是趕舟的急浪，先後追到了眼前，二人猝然拔身而起，雙雙落在了白衣人對面。

雙方的距離，不足兩丈！

白衣人這一次沒有退身之意，只聽他冷冷的一笑，道：「地駝子這是何苦，三番兩次的差人前來送死，他自己爲什麼不來呢！」

馬似霜頭上亂髮，一陣聳動，根根倒豎！

她啞着聲音道：「你是誰？快說！」

白衣人打量着他道：「是了，不用說，你就是馬葫蘆的令妹『辣手毒腸』馬似霜了。」

馬似霜鼻管哼了一聲，道：「既知我的來歷，爲什麼還敢管這件閒事？」

白衣人莞爾一笑，說道：「老實對你說吧，昔年令兄馬千，在我手上僥倖不死，事後不知改過，反倒變本加厲的胡作非爲，此番我即爲要他性命而來！」

此言一出，常氏夫婦當時一驚！

他二人就對方口氣，再以對方的容貌互一印證，立時面色猝變。

常鐵風打了個冷戰，道：「你……你莫非是『逍遙君子』雪漱天麼？」

白衣人點點頭道：「數十年來知道我名姓的人固然不多，可見馬駝子對我尚未忘懷，以他作風，固是難免一死，尊夫婦助紂爲虐，欺凌弱女，亦是罪不可逭——」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冷笑說道：「我已改變了作風，從今而後，凡是犯在我手中的惡人，必不留情，你們夫婦罪狀昭然，不必例舉，爲惜彼此第一次見面之情，我不想出手，你二人在我面前自斷了吧！」

「辣手毒腸」馬似霜三角眼一睜，正待蠢動，她漢子常鐵風暗中一把拉住她，暗示不可！

常鐵風當然絕非甘心服人之人，只是盱衡眼前形勢，打量着面前這位生平大敵，他自問絕非對方敵手，當然不敢率爾輕舉！

只見他雙手抱拳，深深一揖道：「在下不知你老人家駐駕在此，否則天膽也不敢冒犯……舍親馬千，對你老人家當年恩澤一再提及……」

「辣手毒腸」馬似霜三角眼一睜，正待蠢動，把拉住她，暗示不可！

白衣人打量着他道：「是了，不用說，你就是馬葫蘆的令妹『辣手毒腸』馬似霜了。」

馬似霜鼻管哼了一聲，道：「既知我的來歷，爲什麼還敢管這件閒事？」

白衣人莞爾一笑，說道：「老實對你說吧，昔年令兄馬千，在我手上僥倖不死，事後不知改過，反倒變本加厲的胡作非爲，此番我即爲要他性命而來！」

此言一出，常氏夫婦當時一驚！

他二人就對方口氣，再以對方的容貌互一印證，立時面色猝變。

常鐵風打了個冷戰，道：「你……你莫非是『逍遙君子』雪漱天麼？」

白衣人點點頭道：「數十年來知道我名姓的人固然不多，可見馬駝子對我尚未忘懷，以他作風，固是難免一死，尊夫婦助紂爲虐，欺凌弱女，亦是罪不可逭——」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冷笑說道：「我已改變了作風，從今而後，凡是犯在我手中的惡人，必不留情，你們夫婦罪狀昭然，不必例舉，爲惜彼此第一次見面之情，我不想出手，你二人在我面前自斷了吧！」

「辣手毒腸」馬似霜三角眼一睜，正待蠢動，她漢子常鐵風暗中一把拉住她，暗示不可！

常鐵風當然絕非甘心服人之人，只是盱衡眼前形勢，打量着面前這位生平大敵，他自問絕非對方敵手，當然不敢率爾輕舉！

只見他雙手抱拳，深深一揖道：「在下不知你老人家駐駕在此，否則天膽也不敢冒犯……舍親馬千，對你老人家當年恩澤一再提及……」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雪先生道：「你夫婦即刻自了，要是等着我出手，只怕活罪難熬！」

「六眼神」常鐵風兩片手骨「克克」連聲的戰抖着！

能使得常鐵風如此畏懼，可眞不容易，實在是因爲他所面臨的敵人，太强大了，自信絕非對方敵手，即使是出手亦將難逃一死，有了這番認識，他自然是恐懼有加，怎敢再向雪先生出手？

當時，只見他聲音戰抖道：「雪先生，你我並無深仇大怨……何苦逼人至死……」

雪先生冷冷道：「你輩爲惡多端，饒你們不得的！」

常鐵風節節後退着，顫聲道：「雪先生……開恩……」

「逍遙君子」神目如電，在他身上一轉，早已窺知其心意，冷笑不語！

「辣手毒腸」馬似霜，平素積威成性，對於其夫的軟弱早已不耐，只是她却也知道這面對的這個敵人，大非尋常！

儘管如此，却也沒有納首送死的道理！

這時她獰笑一聲，道：「雪漱天，我夫婦好話已然說盡，請念在同屬武林中人，還是網開一面的好！」

雪先生頻頻冷笑道：「我知你夫婦不甘伏首送死，也罷，念在同屬武林中人，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機會！」

「六眼神」常鐵風精神一振，說道：「什麼機會？」

雪先生冷冷的道：「你夫婦可以聯合向我出手，在五招之內，如不能取你夫婦性命，你二人儘可自去，如何？」

「六眼神」常鐵風怔呆了一下，說道：「這個……這個……」

「辣手毒腸」馬似霜却沒有常鐵風那番顧慮，當下陽言一口答應道：「好！一言爲定！」

「六眼神」常鐵風，想阻止已是不及，當時嘆息一聲，道：「唉……也只好如此了！」

馬似霜怪聲笑道：「雪漱天，你是當代第一大俠，可不能話不算數！」

雪先生冷笑，道：「自然算數，只是當今天下，能够逃開我五招之人，尚不多見，你夫婦終必還是難逃一死！大可不必多此一舉！」

他們彼此說話之時，那常鐵風深深垂頭，一副形容沮喪，大難將臨的模樣，馬似霜却是充滿了信

心。

她用胳膊肘子，撞了她丈夫一下，說道：「你怎麼啦？怕什麼？他要不了我們的命！你放一百個心吧！」

說到這裏兩隻瘦手在胸衣內交插着一探手，兩隻手掌之上，已各自戴着一個銀光閃爍的手套，看起來像是極爲柔細的九合鋼絲所編製，十分柔軟，尤其是十指上部位，都留着長有兩寸，尖銳如鷹的鋼指甲！

馬似霜這一對奇形兵刃，名叫「鷹爪手」，極具攻殺突破之威，馬似霜最拿手的「神鷹七抓」，更是在江湖上罕有其敵，所以她滿懷自信！

「六眼神」常鐵風見其妻撒出了兵刃，對方並無反對的意思，一時心眼也跟着活了！

當下沉聲道：「既然如此，愚夫婦爲保殘生，只好開罪了！」

說完話兩隻手各往背後一探，交叉着取出了一截鋼槍，每截約有雞卵般粗細，精鋼所製，閃閃生光，把兩截槍桿對接着用力一按，但聽得「克叭！」一聲脆響，即爲一根約有三尺長短的鋼槍！

夫婦二人所用兵刃，皆非常見，當然能用此種特殊兵刃之人，武功必有獨到特殊之處。

「辣手毒腸」馬似霜因爲對方只言五招分生死，却並未說明不許用兵刃，是以抓住漏洞，首先展出兵刃，常鐵風亦跟着展出了鋼槍！

冷眼旁觀的雪先生，臉上依然是不怒不慍。

他冷哼了一聲，道：「你夫婦可都準備好了沒有？」

常鐵風雙手抱槍道：「請亮兵刃吧！」

雪先生莞爾一笑道：「我生平對敵，輕易不曾施用過兵刃，對你二人也不例外！」

「辣手毒腸」馬似霜道：「既然如此，咱們就速戰速決！」

常鐵風手握鋼槍，一根小指却暗中勾着鋼槍底部的一根鋼弦，只需一勾一拉，暗藏在槍身之內的一十二根「追魂奪命神針」即會同時射出！

夫婦二人既是慣於聯手對敵，自然甚多辣手招式，這時閒聽對方，居然欲以空手來對付自己二人的兵刃，眼前形勢，更是以一敵二，不過是五招之間，即使是不能够取勝對方，也萬無被對方所殺之理。

這麼一想，常氏夫婦的胆子可就大了。

常鐵風嘿嘿一笑道：「愚夫婦開罪了！」

他身子向下微微一矮，霍地騰身而起，喝道：「上！」

馬似霜更是不待招呼，幾乎和常鐵風同時騰起身來，兩個人，同時向着雪先生立足的樹幹之上撲到！

雪先生叱道：「好！」

他身子車輪般的打了個滾兒，却是用一隻腳尖勾掛在樹幹之上，借着旋身之勢——「颼！」一聲，已竄出數丈以外。

常氏夫婦各發怪嘯，想不到對方身子如此之快，尤其是馬似霜凌厲的雙爪之下，但聽得「克喳！」一聲爆响，一根碗口粗細的樹幹，竟吃她自中一折爲二，枝飛葉揚之中，這夫婦二人雙雙向着樹下墮落下去！

兩個人身子方自落地，面前人影一閃，雪先生已當面而立，常鐵風大吼一聲，道：「看槍！」

他拿中那桿鋼槍，向外一領，雪亮的槍尖，像是劃出了一道閃電也似的，直向着雪先生面門上掃同時間，他妻子馬似霜却由地面上魚躍龍門般的竄了起來，一雙鷹爪手，一上一下，一抓面門，一搗胸膛，夫婦二人，這一手好不厲害！

令人驚駭的是雪先生應敵的姿態，那眞是見所未見，但見他整個的上軀，像是臙花捲兒般的一連打了兩個捲兒，躲開了馬似霜的一雙鷹爪手，同時間輕舒右手，正好拿住了常鐵風猛打而下的一桿鋼槍！

常鐵風只覺得手頭上一緊，他用力一奪，沒有奪出來，頓時知道不妙，手上一輕，足下用力一蹬，倒反着身子向後面穿出去！

可是正面的雪先生却已容他不得，他肩頭微揚，滑溜得像條蛇也似的，已然再次的躲開了馬似霜第三次的鋼爪之下，同時像鬼魅也似的，已把身軀欺近到了常鐵風近前。

常鐵風身子已然穿出了一半。

雪先生冷叱道：「回來！」

左手空虛的向前一抓，五股破空如嘯的風力，像是漁夫撒出的一面大網子般的，一下子包住了常鐵風的身子，向後用力的一帶！

這麼一來，常鐵風的案子可大了！

他身子出得快，回來得更快，忽悠悠的出去，咕嚕嚕的回來，雪先生右手平掌向外一推，道：「着！」

只聽得「砰！」的一聲大响，常鐵風就像個皮球似的彈了出去，這一次足足飛出了兩丈開外，克喳！一聲撞折了一棵大樹。

鋒利的斷幹樹碴子，像是無數把尖銳的匕首，紛紛的刺進到常鐵風全身各處，一時之間狂竄，頓時死於非命！

雪先生一出手，晏手之間，已把「六眼神」常

鐵風斃之掌下，他妻子馬似霜見此情景，殺豬般的怪叫了一聲，全身猙然撲了過來。

在空中看起來，她攻來的身子猶似一隻大球似的，可是待到了雪先生頭上的一剎間，却見她四肢齊開——

這是馬似霜生平最得意，最難得施展的一招，化神鷹七抓中的「出雲爪」「排雲翅」「滾空急翻」三式爲一招，却是快得不同凡响！

雪先生冷笑着，雙手向外一分！

馬似霜在空中立刻感覺到兩股冷颼颼的勁銳力道，像是兩道無形的閃電，突然之間擊中到身上，整個身軀內力道盡失，一時之間重心頓失，由空直墮而下！

可是此招毒招最多，顯然不止於此！

就在她身軀落地的一瞬間，她發出一聲凌厲的怪嘯，兩隻手同時向外一掙，一雙鋼爪脫手而出，空中劃出了兩道銀光，直奔向雪先生面門，胸腑之間，猛射而來！

雪先生身軀翩若驚鴻般的拔空而起，馬似霜的一雙鋼爪擦身而過，只聽得「篤！篤！」兩聲，雙雙貫注入樹幹之內！

「辣手毒腸」馬似霜救命的一手再次落空，已知道性命不保，可是她那裏甘心就此送死！身子一陣疾滾，直向林外滾出！

雪先生右手猝出，施展的是武林絕技——「金劈掌」！

但聽得「哧！」的一聲，一股尖銳的劈空之聲，破空直下！

「辣手毒腸」馬似霜慘叫一聲，一隻左腿齊膝而折，可是她慘號着，自把身子翻了出去！

雪先生想不到此婦如此滑溜，碍於方才信諾，自己如不能在五招之內，取對方性命，就得即時罷手！

此刻，他已是出了四招，最後這一招，要是再不能奏功取勝，也只有放任對方逃得活命！

雪先生自不願她逃得活命，蓋因爲此婦在江湖上罪績昭彰，殺人無數，其惡跡較之乃兄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念及此，雪先生殺機頓起。

他劍眉倏揚，朗聲道：「馬似霜，妳限數已到，納命來吧！」

話聲一落，身子如春風襲人般的已翩然來到了馬似霜身前！

馬似霜大吼一聲，雙手隨地揚起，作困獸狀的，把一雙瘦手揚起，向着雪先生隔空抓了過來！

「追遙君子」雪滿天身子向下一矮，却把一雙白皙的手霍地向外一擊！

掌力像是一座山樣的沉重！

馬似霜掌力一接觸，已如同一柄萬斤大錘當胸擊了一下，登時仰面倒地，七孔噴血而亡——

也就是在此一剎之間，樹幹子上一人啞着嗓子道：「姓雪的，你好毒的手，打！」

「呼——」一股勁力，直向着雪先生的當胸擊來！

雪先生手掌一招，兩股掌力在空中甫一交接，頃刻化爲無形——

雪先生身子轉側之間，已飄出丈許以外。

樹幹子嘩啦的一聲大响，冒起了一條人影，那人拔起了有丈許高下，遂又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是一個五尺不到身材的駝背老者，前胸處斜掛着一個紅紅的葫蘆，三角眼，掃帚眉，正是「地駝」馬千。

「追遙君子」雪先生早已知道必定是他來了，因爲普天之下，能够接得住自己掌力的人，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地駝」馬千乍見自己胞妹妹夫，雙雙喪生在對方手裏，固是熱血怒漲，憤恨無極，可是此老行事極有分寸，對於像雪先生如此的大敵人，他何敢絲毫衝動！

二人對面而立，「地駝」馬千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兩隻手環抱當胸，道：「雪朋友別來無恙，失敬！失敬！」

雪滿天點點頭道：「馬千，你來的正好……雪某正等着要與你了却一件事！」

「地駝」馬千目光在地面上二死者身上轉了一眼，面色像是塗上了一層白灰般的慘白！

只聽他冷冷的道：「江湖上俱在傳說雪朋友你身中地火，已然無救，是老夫心存不信，以雪朋友，你那一身通天徹地的本事，何能輕遭不幸……想不到此一猜測，竟然，不幸而言中……當眞是失敬了！」

「追遙君子」雪滿天微微一笑道：「你這『不幸而言中』說得實在太妙了。雪某顧以不死之身，今後誓殲武林中之一干敗類，撥雲霧而見天日，也使得我這一身武功，不與腐木同朽！」

「地駝」馬千嘿嘿怪笑着，滿嘴牙齒交錯發聲，他冷冷的道：「雪朋友所指一切武林敗類，究係所謂？請明白指示！」

雪滿天道：「馬老兄，你又何必裝糊塗，當眞要雪某報出這些朋友的大名，却是有傷風雅！」

馬千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雪朋友必是連老夫也算計在其中了，可是？」

（下期續完）

一月完中篇武俠小說

石　怡・文
培　新・圖

銅符翠璧 (一)

情天鑄恨　血濺深閨

這是一隻翡翠鐲，由九朵梅花形的翡翠葉連接而成，碧綠光潔，沒有斑點瑕疵。

片刻以前，這隻翡翠鐲還是喜禮，代表多少崇高的友誼。

從現在起，這隻翡翠鐲已經成了預謀殺人的鐵證。

×　×　×

昨天，五月初五，俗爲端午節。

魯山潛龍堡堡主于廣六旬大慶，也是于廣的獨生子于新完婚大典，恰又遇上這麼一個節日，裏裏外外，懸燈結綵，上上下下，無不洋溢着興奮的喜氣。

新娘是九疑玉女彭玲，武林第一美人，端莊秀麗，淡雅脫俗，九疑居士彭遠，也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舐犢情深，自是不在話下，還不遠千里，親自送女于歸。

于彭兩家的結合，可說是門當戶對。

于廣號稱無敵劍，威鎮中州，彭遠息隱林泉，不問江湖是非，更是一位德望俱隆的好好先生，也正因爲這種緣故，遠自三山五嶽來到的賀客，不下兩三千，也都是黑白兩道挺得起名號的人物。

午前拜壽，午初舉行婚禮，午正入席，酒席筵間，新郎新娘挨桌敬酒道勞，金針龍梭于新英氣勃勃，九疑玉女彭玲貌美如仙，更博得滿堂讚譽和羨慕。

暗中却樂壞了于廣和彭遠。

一席酒，雙重喜慶，直吃到未末申初，賓客們方乘興賦歸，皆大歡喜。

×　×　×

天剛濛濛亮，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子，帶着滿臉喜氣，來到新房，輕輕敲了幾下門，悄聲喚道：

「該起床了。」

新房裏出奇的靜，聽不到點滴呼吸聲。

等了一會，老媽子沒有得到預期的答覆，情不自禁的神秘一笑，又敲了幾下門。

這次力量用的比較大，呼喚也改了方式，道：

「少奶奶，起床啦，梳洗梳洗，還得給老爺子去請安。」

按照老規矩，子媳對尊長，都得晨昏定省，于廣的老伴已經亡故，是以老媽子只提老爺子。

怪了，彭玲睡得也很死。

老媽子姓陳，于家的老傭人，叫了兩次，都沒叫醒人，心裏很不高興，不禁懣怨道：「頭一夜怎能這麼貪……」

她有點倚老賣老，警覺失言，倏即住口，輕聲嘆了一口氣，爲以後的日子担心。

太陽昇出地平綫，她着了急，不敢再耽誤。

「砰！砰！砰！」地重重的敲了三下門。

這三下渾似三聲旱天焦雷，門窗都被震得晃動，睡得再沉實的人，也會被震醒。

那知新房裏，仍舊靜得沒有一點聲息。

「少堡主平常……不對勁。」陳媽意識到不妙，微一猶豫，用指甲蘸着口水，在窗紙上點破一道小縫，眇着目往裏一看！

「我的媽！」驚呼聲中，雙腿一軟，暈倒在廊簷下！

×　×　×

起床以後，于廣在內花廳，正陪着五位至交好友，品茗閒話，眉飛色舞，談得似乎很開心。

「砰」的一聲，廳門被人撞開，陳媽手脚不俐落，被門閂一絆，摔進廳裏，摔了個滿臉開花。

于廣臉色一沉，怒聲沉喝道：「什麼事這樣慌張？」

這一交摔得不輕，陳媽一邊掙扎着往起爬，一邊顫抖着說道：「老爺子，大事不好了，少奶奶被人害死了！」

廳裏六個老人，全都驚呆了。

于廣的臉全都變了顏色，喝問道：「新兒是死人？怎麼不管？」

陳媽道：「少堡主還在床上，只露出兩隻脚，帳子揹着看不清楚，大概……大概……」

于廣喝道：「滾妳的蛋，不准聲張！」

轉向其他五人說道：「暫時失陪，姻兄，請隨我來。」

彭遠也在座，出了這樣大的挪逆事，不能不教他親自查驗，是以相請。

× × ×

到達新房，于廣掌上實力，震斷門栓，推開房門，屋子裏的情況，盡入眼底。

新房三間，兩明一暗，明間佈置得華麗絕倫，絲毫沒有移動破損跡象，一望而知，大禍發生在裏間，綉簾深垂，看不見。

于前彭後，老弟兄倆跨步走進，挑開綉簾，怒火頓時高騰三千丈！

小夫妻倆全是被暗器射殺的，只是部位不同，時間也有差異。

于新先死，暗器自左耳上方射入後腦，當場立斃，屍身仰翻床裏。

彭玲似有所覺，惜警覺已遲，想救于新，已經來不及了。

于新甫中暗器，彭玲怒極心昏，推開于屍，顧不得穿衣服，便翻落床下取劍，準備誅兇復仇，奈何寶劍掛在床頭帳柱上，彭玲身手再快，也比不上兇手發射暗器快，因此寶劍還沒完全撤出劍鞘，又遭了毒手，暗器自命門穴射入，屍身倚靠帳柱上，早已冰冷僵直，鮮血自命門穴流下，也已凝固，估計約在子時前後。

于新號稱金劍龍梭，也是暗器能手，料必是洞房之夜，正當千金一刻，眞個銷魂之際，耳目失聰，才被兇手所乘。

彭玲的造詣，和于新在伯仲之間，她之所以能發覺，是因爲面向上，新婚的第一夜，總有些羞人答答的閉着眼，等到驚覺看見了，暗器已臨近，再想挽救，已爲時間所不許。

血濺深閨，情天鑄恨，明明是一對天生佳耦，如今却成了併命鴛鴦。

最難堪的是彭遠，他老妻早故，只有此女相依爲命，這次爲了遣嫁，還不遠千里從湘南跑到豫中來，萬不料僅僅一夜，便人天永隔，再見無期，送嫁何異送終！

最悲憤，最惱怒的是于廣，潛龍堡是他的家，無敵劍威懾江湖，宵小聞名喪胆，現在，就在他的家裏，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殺死他的兒子和兒媳，殺死他的兒首扶正，用棉被蓋好起，放在床上，又把于新的屍首扶正，用棉被蓋好絕了他的後，這個人，就先丟不起，這個恨，更無法塡！

彭遠老淚縱橫，還不得不親手把女兒的屍首托的。

于廣咬牙切齒的說道：「賊子去必不遠，現在追還來得及！」

彭遠道：「兩三千號人，各奔東西，追誰？」

于廣被問得一怔，兇手還不知道是誰，怎麼個追法？

他本不想再動兒子的屍首，現在爲了追查正兇，不得不動，狠着心，從于新的頭殼裏，挖出那顆致命的暗器，用棉被擦去渺血腦漿，他不禁又怔住了。

暗器赫然是一顆銅製的骷髏頭，大如指甲蓋，中空，七竅相通，發射時，破風必生嘯響，勁力愈足，嘯響也必愈大。

于廣恨道：「這兩個小畜牲都該死！」

彭遠也沒有看見這種暗器，但也瞭然于廣恨的是什麼，嘆道：「這不是普通江湖道！」

于廣訝異的問：「是誰，你知道？」

彭遠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從這件事上分析，約畧窺出此人，是我們平生罕見厲害的角色，他混在這兩三千人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從容行兇而去，這份胆量，這份機智，就不是我們比得了的，殺死兩個孩子，絕了我們的宗嗣，活生生的要把我們兩個孤老頭子折磨死，心腸之狠，手段之毒，也高人一等，以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也必料到萬一事敗，如何突圍，武功也絕錯不了，這個仇，不報也罷！」

于廣怒盈眉宇，道：「你忍得下，我忍不下，縱然死在他的手下，我也要把這個人找出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生了三頭六臂！」

彭遠道：「找他不難。」

于廣道：「你是說此人還在賓館？」

彭遠道：「早走了，但賓館可能留有眼綫，用不着打草驚蛇。」

于廣道：「那怎辦？」

彭遠道：「查禮簿，驗禮品，定有蛛絲馬跡可循，但最好的辦法，還是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才是上上之策。」

于廣道：「先別談這麼多，查禮簿去。」

× × ×

內花廳大大小小的禮盒，堆滿了半屋子。

四個經手人，各據一角，正在核對禮簿，清理自己經收的東西，聚精會神地，裝得滿像那麼一回事。

于廣大步走進，看到那種假慇懃的樣子，不由氣往上衝，怒喝道：「昨天都幹什麼去了，誰教你們來的？」

四個經手人惶恐起立，齊聲道：「總管說堡主要查賬，吩咐屬下們來的。」

于廣道：「把禮簿留下，都給我滾，順便教總管立刻來。」

四個經手人留下禮簿，匆忙退走。

留在廳裏的四個老朋友，這才探詢眞象。

于廣取出銅骷髏，悲憤的說道：「都死在這種暗器算計之下，四位有誰知道出處？」有意的却把銅骷髏放在韓玄和李弼之間的茶几上，然後走向一旁，親自查閱禮簿。

彭遠神情慘淡，默默回座，暗中却冷眼觀察四個老友的反應，在目前情況下，除開于廣，任何人都有嫌疑，縱是老友，也不能疏忽。

韓玄號稱神算子，並非善卜，而是他成名的兵器是一把鐵算盤，對敵之際，每一顆鐵算珠能當暗器發射，near發，連發或齊發，五十步內，百發百中，神算子的成名，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他拿起銅骷髏，先掂了一掂重量，隨即說道：「這比普通所用功的鐵彈子，鐵蒺藜一類的暗器都重，構造也不一樣，發射人的腕力和指力，一定都很强，手法也必不同，李兄可看出什麼妙用來？」

他是暗器名家，論點却無新奇之處，不知是否心裏不高興，抑是眞沒看出什麼來？

李弼道：「我對暗器一竅不通，你這不是問道於盲！」他連銅骷髏接都沒接。

「兩位的看法怎麼樣？」韓玄只好把骷髏交給另外兩個老人。

適時，總管于亮推門走了進來，道：「老哥有什麼吩咐，請指點。」

彭遠道：「不怪大弟發怒，你也的確不够細心，現在長話短說，第一件，查帳不是查收錢多少，禮物貴重不貴重，而是查姓名陌生，來歷可疑的人，第二件，堡裏有沒有新進的人，是誰介紹來的，平日言行如何，可靠不可靠？這兩件事昨天你如果顧慮到，就不致於出大岔子了，亡羊補牢，現在也許還不算太晚。」

于亮道：「老哥懷疑有內奸？」

彭遠道：「江湖險惡，人心難防，細心一點總沒錯，在大弟回來以前，務必弄清楚。」

于亮恭聲道：「多謝指點。」起身一揖，便待離去。

彭遠道：「仇人身手極高，千萬不能形之於色，自取其禍，我們到賓館打一轉，很快就會回來，如有發現，趕快來通知我們，再作打算。」相繼離座，徐步出廳而去。

× ×

魯山北倚嵩山，尙望伏牛，西界外方山，峯巒重疊，古木濃翳，潛龍堡便建築在這麼一個地方，環山帶水，形勢荒僻而險惡，只因這是于廣生長之處，童年歲月，大半消磨在這裏，名成利就以後，便把基業建立於此處，除了護守祖宗廬墓，以示不忘本，此外再看不出有何可取。

夜初換班，陳媽日出方始發覺報警，勘察綫索，又就誤了這麼久，連前帶後，到現在已是辰末巳初光景，就算兇嫌殺死換班的人才走，也整整的過去一個時辰了。

在花廳裏，于廣恨滿心頭，恨不得把兇嫌捉到

，亂刀分屍，但當出來以後，被冷風一吹，他清醒過來了。

在這麼複雜的地形裏，山形起伏，樹木蔭蔽，看都看不遠，別說兇嫌已走，就算還藏在近處，又到那裏去捉人？

無可遏止的憤怒，催動着他瘋狂的往前奔，盲無目的往前奔！

攀上一座小山頭，發現了兩個手下的屍體，是被人用重手法擊斷肋骨傷及內臟，因而致死的。

最觸目驚心的是，兩具屍體的兩隻右手，都伸向右前方。

是指示兇嫌的去向？

抑是兇嫌故意安排的誘敵之計？

韓玄和李弼，緊隨身側，不須推敲，三個老江湖的看法都一致，認定是兇嫌誘敵。

于廣當機立斷，道：「兩位請回，小弟傍晚不歸，即着于亮遣散部衆，各覓生計，不准再談復仇的事。」

語氣淒凉而豪壯。

韓玄很不高興，道：「這是什麼話，你把我們看成什麼人了，要去就一道去，不然，就一起回轉，調足人手再去。」

于廣道：「患難見人心，我就交你們這兩個死朋友，不再連累第三人。」

用掌劍平一塊突起山石，以指代筆，給于亮留下兩句話，大意和剛才說的相同，然後又把屍首右手收攏，認準方向，頓足飛縱而去，再不多說一個字。

堅決，壯烈，不再連累別人，更顯示出豪濶胸襟。

× × ×

賓館在潛龍堡外，是臨時的建築，當中一座大敞棚，四週是宿舍，就地取材，僅能遮蔽風雨。

一百四十二個沒走的賓客，意識到堡裏出了事，却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三五成羣，交頭接耳，也議論不出眉目來。

彭遠會同周武江斌兩個老朋友，到了賓館，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旁敲側擊，冷靜觀察與分析，看不出可疑處，這才宣佈眞象，叮囑衆人，最好等于堡主回來後再走，免得爲各自的門戶，招致嫌疑。

女賓有限，住在堡內，都和于彭兩家關係很近，彼此深知，涉嫌的成份更小，暑一寒暄，便回轉花廳。

在花廳，于亮不但查出了人，更查出來鐵一般的物証。

人名「胡眞」，鐵証就是那隻翡翠鐲，原因是，除了原有的那九朵翡翠花，另外還多一顆銅製的骷髏頭。

于廣走時匆忙，銅骷髏還在周武手裏，和江斌畧看一眼，便交給了彭遠，現在拿出來一比對，一模一樣，毫厘不差，唯一不同處，兇器上有血漬，翠鐲上的乾淨。

環顧一眼，彭遠問道：「這件禮物，是誰經收的？」

于亮道：「陳欽。」

「陳欽？」彭遠詫問道：「我記得喊你回來的那個人，好像也叫陳欽對不對？」

于亮道：「就是他。」

「他在那裏追上你的？」

于亮道：「十里開外。有什麼不對？」

彭遠道：「現在還沒回來對不對？」賬房經手人原本是四個，現在花廳僅三人。

于亮道：「他跟隨大隊緝兇去了。」

沉聲一嘆，彭遠再不言語。

周武和江斌早已聽出蹊蹺。

于亮却還沒有悟通，道：「他是從小在堡裏長大的，不應該出毛病呀！」

彭遠道：「十里山路，你趕回來，費了多少時間？」

于亮道：「大約刻許工夫。這和陳欽有什麼關係？」

彭遠沉哼一聲，道：「關係大啦，從他出廳，到你回來，也就這麼大點工夫，難道他能千里戶庭，飛行絕跡？」

于亮濃眉一皺，道：「大白天怎會看錯？」像是自問，又像問彭遠。

一聲輕喟，彭遠道：「如非另有遇合，只怕命已不保，大弟全都看走了眼，何況你，連我們也都栽到了家，用不着自疚。」

「我去問陳媽，」話出口，覺得意思不完整，于亮立又補充道：「他是陳媽的兒子。」

彭遠立即阻止，道：「不可妄動，如再教她哭天搶地，鬧得雞犬不寧，就更笑話了，胡眞到底是何模樣，有誰知道？」目光一掃另外三個管賬人，意在徵詢他們的意見。

管賬人之一張範道：「這人特別突出，如非臉色晒得黑了一點，簡直就是個美男子，假如化裝成女人，絕不比令嫒遜色多少。」

彭遠眼睛一亮，緊釘着追問道：「像不像女扮男裝？」

張範連連搖頭，道：「晚輩坐在陳欽旁邊，看得很清楚，當時的確有這種想法，但仔細留意，才

知道錯了，胡眞沒扎耳朵眼。」

彭遠道：「這也不能就算錯，有些女人終身不扎耳朵眼，身材怎麼樣？」

張範道：「和陳欽差不多。一件藍衫，十分瀟洒。」

沉思剎那，彭遠道：「我們所說的話，不得傳揚出去，從此刻起，你們要注意每一個人的行動，二弟更要特別當心，提防再有第二個陳欽出現，一切等大弟回來，再從長計議。」

一個可怕的陰影，突然浮上心頭，于亮不由機伶一戰！

荒寺設伏　死人換位

魯山深處，有一座靈官廟，殿倒墻頹，荒廢已久。

無敵劍于廣偕同韓玄李弼，循着死屍手指方向，到達附近，藉林木掩身，在廟外窺望多時，不見任何動靜。

仰望晴空，日正當頭，于廣心情暴躁如焚，驀一竄掠，已欺近廟牆。

韓玄李弼一左一右緊隨而出，各覓斷垣隱蔽，向廟裏探看。

大殿殿頂已塌，門窗全毀，僅餘四壁，也已殘缺，高矮錯落不齊。

就在靈官寶座的位置上，經人工填平，上面停着一具死屍，頭裏脚外，無法看清面貌，但衣履猶新，料是新死不久。

于廣雖然看不清死者是誰，但那身衣服，却非常熟悉，正是堡裏的人，爲了慶祝雙喜臨門，新近做成的。

又是一名手下人無辜送了命！

于廣再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一聲虎吼，越進廟牆，直往大殿走去，奔掠中，寶劍也已然撒出鞘外。

「提防暗算！」吆喝中，韓玄李弼也已緊隨奔進。

于廣起步在前，首先進殿。

一步之差，韓玄李弼也已跨進殿門。

就在這個時候，倏忽一聲暴響！

大殿的後山牆無故倒塌了！

是預謀，是有人用陰掌震塌的，也不是倒，而是向前撲擊。

三個人這時全部都面向裏，陰掌無聲，變生意外，武功再高，也是難以抗禦。

磚飛土揚中，但見三條如電人影，一個上拔，兩人退縱。

然而廟牆已經鬆腐，磚更不是一塊，而是幾百塊，或許還多，任他們經多見廣，心理上也早有準備，像這種有心算計無心的勾當，又怎能完全躲得開！

于廣首當其衝，距牆又近，牆一動，他已看出不是自然倒塌，而是有人作怪。

原因是，自然倒塌是往下倒，而當前的情況，是大殿的後山牆，整片往前移。

審度情況，身後有人，倒退不便，如用掌排拒，稍有疏漏，不死也得重傷，故當機立斷，一個旱地拔葱，向上騰縱而起。

儘管意念如電一閃，立即採取行動，也僅避開胸腹要害，驀覺迎面骨和雙脚一陣劇痛，如遭錘擊，挨了七八下重的。

眞氣一洩，上騰的身形，便已墮落下來，低頭一看，亡魂皆冒！

大殿後山牆，整片炸開了，帶着呼呼勁風，四向輻射出去，愈往前，輻射面積愈大，每一塊磚，都成了致命的魔符，此時跌下，腦袋勢必開花。

千鈞一髮間，驀提手中劍，覷準幾塊粘連未散的大結塊，劍尖一點，藉力提氣，才險險的挽回老命！

磚雨輻射過後，他才跌落下來，脚和腿又是一陣劇痛，再也站立不起來。

這時，大殿的後山牆已倒，他跌在磚堆的上面，本能的往外看了一眼。

他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穿着新近製成的禮服，幾晃消逝林木深處。

他有如萬劍穿心那樣的悲傷和憤怒！

算計他的，竟然是自己堡裏的人，就在面前從容走掉，腿脚重傷不能追，這教他如何甘心？

韓玄和李弼扭身往外縱，他們剛進殿，于廣又擋在面前，故山牆倒塌的眞實狀況，他們沒看清，但依常情衡量，不可能波及太遠，是以縱出兩步，即止步側頭查看。

展現在眼中的情況，迥出想像以外，山牆的磚已擴散成面，輻射而來。

韓玄是暗器名家，聽風辨位的功夫，高人一等，從風聲中，已聽出異樣，故暑一瞥望，立即起步再退。

他的機警和反應，不能說不快，殊不知恰正落入別人的算計之中。

算計他們的人，別的都沒有想到，單單就想到了縱逃，存心打擊的，也是縱逃的人。

三間正面的後山牆，無法以眞力全部控制，有效控制的只是當中的一間，而且事前還做了手脚，

上層已先震鬆，臨事施爲，上幾層飛射的也愈快愈遠。

韓玄怎知這人心計，二次起步後，從風聲中已知弄巧成拙，再想變計，已經辦不到，除了用鐵算盤遮護後腦，整個後背無異賣給了別人。

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他怎能不挨打！

幸而他跑得快，仗着聽風辨位功夫，儘量閃避要害，除了右邊的背骨被打斷了兩根，別的地方都不重。

李弼的遭遇，和韓玄一樣，但他用的判官雙筆，擅長點穴，根本也沒想再逃。

亂磚射到，雙筆展動，或點，或撥，或擊，或挑，他看得準，手法快，從幾次撥挑中，體驗出上層的磚力量大，愈往下勁力愈小，於是塌下身形，矮身應付，亂磚的面積雖大，却僅有稀薄的一陣，應付過去，便天下太平。

三個人裏邊，只有他應付得宜，臂腿等處畧有擦傷，無碍行動。

亂磚陣雨般的飛射過之後，韓玄傷得最重，已經暈了過去，于廣的右脚姆指也斷了一節。正在包紮。

李弼道：「鼠輩無膽，不敢現身明鬥，我先把你們揹回去，再想辦法對付他。」

于廣道：「我自己能走，麻煩你替我弄兩截樹枝來，粗點的，好做枴。劍你拿去，留點神，賊子就在廟後的樹林裏，還沒離開。」

李弼驚問道：「你看到了，是誰？」

于廣道：「我只看到背影，很熟，還沒想出是誰。你快去快來。」

李弼留下雙筆，持劍自去。

于廣單脚拄地，着手清除死者身上的浮磚和積土。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居然不慢。

李弼道：「留神跌倒，別走得太快。」仍用亂磚，把陳欽的遺體蓋好，揹起韓玄，才匆忙的追了上去。

× × ×

疑雲魅影，縈繞在每一個人的週圍。

洋洋喜氣，已被淹沒得一乾二淨。

才隔兩天，潛龍堡整個變了樣。

一對靈柩，裝殮新婚夫婦，停放在外花廳。

十幾個死難的部衆，棺木陪列兩旁。陳欽也在其內。

沒走的嘉賓，也變成當然的弔客。惋惜，悲憤，全由衷的願意助拳絹兇，不計任何後果。情緒異常激昂。

于廣拄着雙枴，含着感動的眼淚，婉言謝絕，並着于亮設宴款待，然後代自己送客，表示得也極堅決。

才只兩天，他和彭遠彷彿憑空增加二十歲，淒涼老邁，着實堪憐！

在這種情形下，客人們沒有等着吃這一頓飯的道理，奠祭過後，就紛紛的走了。

第二步，于廣緊接着遣散部衆，除了留下追隨多年，曾經共過生死的八名高手，陳媽與兩個老廚師，其餘的按人頭計算，每人贈給盤纏二百兩，並且限令日落之前離開，否者便按仇人對待，立殺不赦。

第三步，所有棺柩，即時入土，葬在堡後，由于亮率同八名高手，親自動手。

三件事處理得乾乾脆脆，所有不信任的人，所有碍手碍脚的東西，一律摒諸門外。

于廣自然不會就此甘心，但斷指妨碍了他的行動，他恨這根斷指，回到房中，一劍削掉，重新上藥包紮，然後倒頭就睡。

從這幾件事，顯示出他的決心，也流露出他的狠！

× × ×

剛過晌午，南台樓上來了一個年輕的客人，穿一件寶藍綢衫，舉止甚是不俗，遺憾的就是黑了一點，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健壯有力。

伙計剛替他安置好座位，就從隣桌移過來一個客人，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笑着問道：「兄台可是姓胡？」

黑臉青年道：「兄弟胡正，請恕眼拙，閣下是誰，怎麼知道拙姓？」

「小弟程鵬，眞對不起，認錯人了，我有一個朋友，和兄台像貌相仿，也姓胡。」移過來的客人答。

胡正笑道：「這倒巧得很，一塊坐好了，隨便配四個菜，燙兩壺酒。」最後兩句是吩咐伙計的。

程鵬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擾，我的失誤，罰我請客。」

胡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見就是有緣，程兄何必見外。」

兩個人都很年輕，也都十分熱情，惺惺相惜，愈談愈投脾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閒談中，程鵬有意無意的問出胡正，是從魯山來，要往南陽去，便說自己也要去南陽，正好結伴，免得路上寂寞。

胡正信以爲眞，就慨然的答應了。

× × ×

入夜，佔地數十畝大的潛龍莊，疏疏落落，只有幾處燈火，上上下下，連賓帶主，只有十八個人

床上停放的，赫然是兩天前的新娘，九疑玉女彭玲。

三重院落一去一來，加上于亮報信的幾句話，這才多大工夫，陳媽的屍首居然被人掉了包！

于廣氣得一頓雙枴，地面方磚被震碎好幾塊。

彭遠重見女兒屍身，只覺得天旋地轉，幾乎栽倒。

于亮拔步便往右間衝去。

江斌即時把他攔住，嘆道：「我看過了，右間是少堡主，陳媽屍首又不知被弄到那裏去了！」

于亮道：「我到墳地去的時候，還曾留意看過，墳墓原樣沒動啊！」

江斌道：「賊子不止一個人，手脚這份快，的確教人防不勝防！」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于廣連連冷笑，陰森恐怖，有如鬼哭！

× × ×

三間書房，一明兩暗，几淨窗明，彷彿還有人打掃過，除開移來的兩具屍體，快得出奇駭人，搜遍每一個角落，再也沒有搜到一件可疑的東西。

仇人究有幾個，到底是誰，除了那隻綴有銅骷髏的翠鐲，再無點滴綫索可尋！

威鎮江湖的潛龍堡，却已被騷擾得翻天覆地，人人自危。

于廣道：「各位心力已盡，能够交到這樣的朋友，我死已無憾，明天請全回去吧。」

彭遠道：「這是什麼話，仇人至今不敢露面，足見並非毫無所懼，用不着灰心，回去再商量。」

于廣道：「兒女已死，姻親兩絕，連你算上，明天都得走。」這已近似逐客令。

彭遠道：「明天的事，明天再說，現在先回去吧。」

將近內花廳，彭遠突然悄聲說道：「大弟別停，李兄隨我回去。」提氣轉身，忽又折返跨院。

李弼會意，緊隨而行。

彭遠省悟得快，行動更快，返抵跨院，竟又遲了一步，于新和彭玲的兩具屍身，竟先一步雙告失踪！

× ×

于氏弟兄和周武、江斌，進了內花廳，剛剛落座，彭遠和李弼就回來了。

「怎麼樣？」幾個人同聲問。

彭遠道：「景然不出我所料，兩具屍體全不見了。」

「仇人僞裝的？」于廣問。

彭遠道：「還不敢十分斷定，帶齊鐵鋤，立刻開棺驗屍！」

大家全認爲這個辦法很好，留下四個人保護韓玄，其餘的人全去了。

×

白天起的墳，土質還很鬆。

除開于廣，九個人分兩班，鋤落如雨，塵土揚天，一座大墳頭，刹那被鏟平。只消再這麼忙上一兩陣，謎底就可揭曉。

就在這個時候，倏忽傳來急驟的馬蹄聲！

衆人不覺一怔！

蹄聲疾如擂鼓，細辨聲源，起自正南，似正往潛龍堡奔來。

于廣心裏一動，道：「二弟去看看，如是自己人，領到這兒來，機警點。」

于亮放下鐵鋤，疾縱而去。

挖墳的工作，更加快速了。

蹄聲也已由遠而近。

衆人的心裏，忐忑而緊張，既怕來的是強敵，又恐起出棺木，看不到屍首。瞻前顧後疑鬼疑神。

幕地，一聲慘號，劃空而起！

衆人心弦，幾乎崩斷！

× × ×

月已半圓，清輝滿地。

一條小路，穿越伏牛山，向東南延伸。

兩個年輕人，乘夜趕路邊走邊談，狀極親密。

行經一處峽道，兩旁的山峯不高，充其量不過百十來丈，但却長滿了松柏一類的矮樹，陰森森的，展望極是不便。

也許是太年輕，也許是胆子大，對於這種險惡的地形，好像全沒有在意，仍舊談笑從容，走了進去。

那知走沒多遠，突聽一聲厲喝：「站住！」

緊隨喝聲，那從兩旁密林中，閃出來十多個人，把進退道路全都卡住了。手裏寒光閃閃，揭着不同形式的兵器。

兩個青年之一也把佩劍撒出鞘來。

另外一個藍衫飄飄，手裏寸鐵皆無，神情却極鎮靜，道：「程兄，犯不着跟他們一般見識，大不了把身上的東西給他們，」他把這些人，當成了强盜。

「姓胡的，你少裝羊，是漢子跟我們去趟潛龍堡！」程姓青年突然變了臉。

原來這個年輕人，正是胡正與程鵬。

胡正極是驚愕，道：「程兄說什麼，小弟一點也不懂。」

程鵬道：「殺死潛龍少堡主和他新婚夫人的兇手，像貌穿着與姓名，全跟你一樣，還能抵賴得了

麼。」

胡正又是一怔，道：「是程兄親眼目睹？」

程鵬冷冷道：「我沒有看見，是從堡裏傳出來的消息。」

胡正道：「既然有人看見了，爲什麼還把兇手放走。」

程鵬似已不耐煩，道：「我沒工夫跟你窮辯，你如問心無愧，就跟我們走一趟。」

胡正道：「對不起，小弟也沒工夫。」

程鵬道：「你既逼我動武，亮兵器！」

胡正道：「程兄實在無理取鬧，失陪了！」

勢在意先，身形一晃，即向左側松林撲去。

「截住他！」

「截住他！」

封前斷後的人都在高聲喊叫，難道松林裏邊還有人？

峽道不寬，但亂石犬牙交錯，距離松林邊緣，却有一二十丈。

胡正藍衫飄飄，輕登巧縱，幾個起落已距林緣不遠。

突然，一縷「嗚」聲嘯響，倏從林內打出一宗暗器。

胡正反應極速，嘯聲乍發，他的身形已凌空拔起，斜着便向林梢上落去。

一步之差，程鵬緊隨追在後邊，不料暗器擦着胡正鞋底打空，倉惶閃避不及，正好打中左肩，一聲痛號，摔在亂石堆裏，傷上加傷，人已痛得暈了過去。

封前斷後的兩撥人，有的上樹追胡正，有的還來救程鵬。

忽聽一人驚呼道：「銅骷髏！」

程鵬的左肩胛骨已被打碎，中的竟然也是銅骷髏，由於勁裝堅牢，銅骷髏還嵌在外邊，沒有深沒入肉，是以一眼即可看清。不由驚得呼叫起來。

胡正輕功極俊，踏枝飛行，瞬息去遠。

追的人本就技遜一籌，愈追愈落後，聽到驚呼聲，覺得追錯了人，索性退了回來。

兩撥人聚到一起，兩邊的埋伏怎都沒露面？

另一個叫賈奇的說道：「八成不妙，尤其是在這左邊，銅骷髏到底是誰發射的。難道這裏邊有奸細？」

侯瑞道：「這件事應該弄清楚，不怕死的跟我去幾個。」

誰不怕死，但在人前，又都不願意承認怕死，於是，全都嚷着去。全都變成了英雄。

侯瑞激將計得售，帶着六個人，進了左邊的松林，每個人的身上，可都冒着冷汗。

還算幸運，松林裏埋伏了八個人，倒被人點暈了七個，單單少了一個名叫辛獨的，樹幹上以指代筆，還刻着八個驚人的大字：「再管閒事，立殺不赦。」

深入搜查，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也沒有找到辛獨。

再查右邊松林，埋伏的人，一個不少。但也沒有一個醒着的，跟左邊的一樣。全都暈倒地上。

救醒兩邊的埋伏，商談大半夜，也談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模模糊糊暫時認定：

一，胡正似乎與潛龍堡的血案無關，但也不能說全無嫌疑。反而比胡正重，對付的僅是二，辛獨的嫌疑，不願意多所株連，好像還不是極惡窮兇，潛龍堡，不願意多所株連，好像還不是極惡窮兇，

心黑手辣的一類人物。

三，圍捕胡正是程鵬的主意，還因此重傷殘廢，然而辛獨却又是他的師弟，似乎純粹是個人恩怨，和師門沒關係。

三點結論，疑似之間，誰也不敢肯切下斷語。

侯瑞嘆道：「潛龍堡怎麼結下的這筆深仇大怨？誰是誰非？也全不知道，于堡主既不願意我們過問，仇家也已提出警告，老朽再跑一趟魯山，諸位最好就到此爲止，恕我先走一步了。」

他果然走上回頭路，霎眼去遠。

于家的仇人，不管是不是辛獨，武功實已高至化境，眼前的事件就是一個例，縱然想管也管不了，惆悵移時，衆人也跟着散了。

重傷的程鵬，自有同門師兄弟護送，傷殘一條左臂，足供昧於是非，僅憑友情而盲目衝動省戒。但這份發自內心的熱情，仍算是值得稱道的。

× ×

一聲悽厲慘號，劃空傳來，月色朦朧，份外覺得驚心動魄。

彭遠丟下鐵鋤，飛縱而去，但却留下清晰話聲，說道：「保護大弟，加緊挖墳，提防調虎離山的鬼計！」

于廣一頓雙枴，恨恨的說道：「這隻腳害死了我，別教彭老弟單身涉險！」

其餘的人本來也已起步，聽到彭遠留話，又都收住了脚步。

周武這時在最前邊，扭頭說道：「我跟去看看，諸位都不宜再動。」

話落身行，緊蹟彭遠而去。

留下的人，繼續挖墳，鋤翻土揚，動作愈發的快了。

李弼江斌護持在于廣左右，三對眼睛，翹望夜空，眼神中流露着駭疑的光芒。

潛龍堡屹立在月光下，巍峨壯麗，遮斷了他們的視綫，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是揣測不出來的。

驚疑，駭懼，憂心如焚！

在焦灼的期盼中，彭遠周武和于亮飛躍回來了，于亮脇下還挾着一具屍體。

于廣環眼怒張，喝問道：「死的是誰？」

于亮道：「楊義，也是喪生在銅骷髏暗算之下，必是路上瀉着了什麼事，趕回來送信的。」

這道理顯而易見，誰都想得到，問題在：「究竟遇上了什麼事？」奈何人已死，消息因而中斷！

于廣恨得牙癢癢的，却是氣無可洩！

適時，坑底傳上「咚」的一聲，隨即聽到一人說道：「已經挖到棺材了，哥兒們，慢着點！」

于亮一旋身，跑到坑邊，剛一探頭，正好揚上來一鏊土，如果不是閃得快，幾乎弄他一臉，但他並沒在意，緊張的問道：「鄧超，怎麼樣？」

鄧超也是八高手之一，是這批四個人的領班，隨聲答道：「還得幾鏊土，總管讓開點。」

「輕着點，別傷着遺體。」于亮祇好又退了下來。

于廣和彭遠深怕兒女遺體被盜，緊張得呼吸都感到嚴重的窒息。

李弼周武等人也是大家不敢出聲。

片刻之後，坑底連聲傳上來「嘎！嘎！嘎！」

撬起棺木上鐵釘的聲音。

坑上靜寂如死，誰都沒勇氣發問。

終於還是鄧超在坑下報道：「總管，少堡主和少奶奶的遺體都在。」

于廣就距坑口不遠，聽得眞晰，鬆了一口氣，欣慰的說道：「蓋好棺蓋，你們上來。」

「且慢！」彭遠緊接着說道：「仔細弄清楚，看是眞的還是假的，還是親自下去看一眼，才能放心。」

話聲中，彭遠已經跳了下去，沒有多久，就已上來，一手一個還挾着兩具屍體。

于廣驚駭之極，道：「被人換走啦？」

彭遠恨聲道：「恐怕裝殮時就是假的。」

于廣脫口說道：「怎麼會，陳媽……」

想到陳媽就是仇人僞裝的，定是在洗屍更衣時，做了手脚，故立即住口。

×　×

這一夜，于廣愈想愈氣，也愈想愈恨！

他恨仇人不殺他，却絕了他的後，還不肯罷手，還要這樣折磨他，閙得他寢不安枕，食不知味！

更恨自己浪得虛名，偏在這個時候傷了脚，空自着急，想動都辦不到！

闖蕩江湖，難免樹敵結怨，名高見嫉，更屬尋常。

他不否認殺過很多人，但其中有沒有殺錯的，或是誤傷的？

挖空心思，他也是想不起來。

直到心力交瘁，方才倦極思睡。

矇矓間，忽覺一陣陰風襲體，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睜眼看時，燈頭倏忽一滅一亮，變成了綠慘慘的鬼火！

屋子裏的光綫，也變得陰沉慘淡。

昏暗光綫中，于新七竅溢血，穿着裝殮時的壽衣，直挺挺的站在他面前不遠，向他哭訴道：「參爺，你做過什麼虧心事，害得孩兒慘遭毒手，連累玲妹也無辜的陪上一條命，孩兒死得是多麼不明不白啊，嗚嗚嗚！」

辛酸、悽慘，每一句話，就像一把刀挖着于廣的心。

于廣想坐起來，竟是動彈不得！

想說話，却發不出聲！

雙目怒突，奈何，人影恍惚，看也看不十分眞切！

是人？是鬼？

是眞？是夢？

于廣急得要死，怕得要命！

「你要給我報仇！」燈光一滅一亮，恢復了原狀，于新已不見影踪！

一陣急怒攻心，于廣也暈了過去。

×　×　×

棲霞莊座落在桐柏山，倚山傍水，景物十分秀麗。

傍晚時分，一個四旬壯漢，行色匆匆，到來敲門。

開門的是個老蒼頭，看到壯漢，含笑說道：「原來是浦爺，夫人在上房，請直接進去吧。」

「多謝。」壯漢一抱拳，大步走了進去。

開門，關門，驚動了主人，一個半百老婦人，已經出現在正廳門口，雙目閃灼詫異光芒，望着院門口。

壯漢走進院門，看見老夫人，搶上幾步，一躬到地，道：「浦六參見夫人！」

老夫人側身閃避，開言說道：「不敢當，總管請進。」

進入正廳，分賓主落座，浦六道：「家主問候夫人。江莊主有一封平安家報，請夫人過目。」

探懷取出一束信件，檢出其中一封，呈遞江夫

人。

江夫人閨名韓秀，江斌之妻，韓玄的胞妹，接過信件，隨手放在桌上，沒有立刻拆閱，道：「午間賈奇來過，匆匆忙忙，說得不够清楚，怎麼着，潛龍堡當眞解散了？」

浦六道：「那是掩人耳目，減少無謂傷亡，遣散的是一些不相干的人，親信弟兄都分頭有事。」

「我說呢，這就對了，辦得好，家兄傷勢嚴重不？」

潛龍堡有兩個總管，于亮是內總管，掌管部勤及一切日常瑣碎事務，浦六負責行動，專門對外。是以他的話，才眞實可信。

浦六道：「韓老傷了兩根脊骨，是被磚砸傷的，僅微微震裂，休養個把月就會好，不算太重，兩個嫌疑很大的人物，一度出現伏牛山，似乎都往南邊來了，夫人不可不防。」

韓秀道：「賈奇說過了，我已經有了準備，還有什麼他不知道的？」

「信裏有，夫人看過之後，最好燒掉。」浦六答。

韓秀這才拆閱信件，三張信紙寫的好像很多，惟恐遺漏，看了兩遍，當着浦六的面，馬上燒掉了，然後說道：「這兒如同潛龍堡，我也沒有把你當作外人，你自己斟酌，如果誤不了事，明天早晨再走。」

浦六道：「怕來不及，夫人賞頓晚飯，月亮上來我就得走。」

「這現成，」韓秀叫來丫鬟，立刻吩咐開飯。

×　×　×

吃飽歇足，浦六踏着月色，乘夜上路。

他號稱千里追風，氣力長，跑得快，縱躍之間，起落如飛。

深夜荒山，靜得可聞落葉。

浦六總覺得身後，彷彿有人跟踪。

跑了一陣，浦六停步回顧，隱身窺看，或明，或暗，用盡一切止步回顧的方法，就是沒有發現點滴徵兆。

但當他重新起步，耳朶裏總是聽到兩個人的脚步聲。

偷看地面，斜照的月光，也僅顯示出他自己的人影。

「難道是鬼附身？」想到鬼，浦六不禁寒毛直豎！

他重重的啐了一聲，罵道：「管他奶奶的是人是鬼，浦老子和你比快！」

他對輕功很自負，放開脚步，飛縱而去，再不疑神疑鬼。

天地間難道眞有鬼？

誰見過？

是人，浦六的眼睛不濟，耳朶可眞靈。

的確有人跟踪，而這個人，不折不扣正是被程鵬懷疑過的胡正。

這就怪了，胡正爲什麼要釘浦六的梢？

三百多里地，大半是山區，浦六也眞不含糊，天亮不久，居然被他趕到了信陽。

胡正遠遠的望着浦六進了縣城，微微一笑，便在關廂落了店。

他笑的是什麼？

難道不怕浦六開溜？

×　×　×

耶廟是魯山縣屬的一個大鎭，在縣城迤北約莫五六十里。

凌晨時分，四個窮哈哈的，抬着一乘小轎，從鎭南走了進來，四個人的前後襟都被汗水浸透了。

試想在這場事件中，浦六實處於關鍵地位，相形之下，也就見出胡正的份量來了。

他釘梢的方法，也與衆不同。

別人釘梢是以眼爲主，視綫必須與敵人的背影保持接觸，但地形有時開闊，有時隱蔽，因而兩者之間的距離，不能過遠，時間一久，很難不被人發覺。

胡正釘梢是以耳爲主，完全以銳敏的聽覺，察聽浦六的動靜，浦六走，他跟着，浦六停，他也不動。

彼此之間的距離，儘量拉長，超過一般人釘梢的距離兩倍到三倍。

自然，這種釘梢法，是有條件的，是須要在靜夜和行人稀少的環境下。

釘梢人的機智，輕功，以及視聽能力，都得凌駕被釘梢人之上才成。

當前環境與胡正的造詣，恰正符合這個條件。

浦六沒有料到這一點，注意力僅及一般人釘梢距離以外的跡象和徵兆，是以發現不了胡正，而胡正却能掌握他的行動。

但以問答問，語氣中，可也沒有明確的否認，如此看來，向潛龍堡尋仇的人，應不止一兩個，胡正顯然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並且，還是相當重要的一份子。

因爲自慘案發生，在墓雄面前，潛龍堡完全是處於被凌虐的地位，裝得極是值得同情與可憐，殊不知，暗中已展開行動，而這負責行動的人就是浦六。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從縣城趕了一夜的夜路來的，轎桿吱吱響，不用說，轎子裏一定還是個大塊頭。

進鎮不遠，小轎就拐進右邊的巷子裏去了。一個賣菜的，稍後挑着菜担子，也進了那條巷子。剛好看到那乘小轎，抬進一戶人家，大門緊跟着就關上了。

「眞倒霉，爲什麼要關門？」賣菜的似乎因爲失掉一個主顧，感到惋惜，搖搖頭又退出了巷口。

住在村鎮裏的人，不一定都窮，可是這一戶人家，顯然並非富有，祇有三間正房，兩間東廂房。別看人窮，架子可不小，小轎抬到書房門口，方才落地放穩。

咦！轎簾一挑，走出來兩個人，赫然是于新和彭玲，身上還穿着裝殮時的壽衣！

難道小倆口又活了。

彭玲一下轎，就由陳媽陪着進了屋子。

于新却從懷裏，掏出一叠莊票，和一錠銀子，對轎伕說：「你們回去後，難免有麻煩，記住我教給你們的話，大胆的說，諒潛龍堡也不會把你們怎麼樣，這是四百兩，每人一百兩，現在好好的存着，過一年半載，等事情消停以後，作個小本營生，料可足够維持一家温飽，最好馬上分開，另外這錠銀子是轎子費，回城換了再分。」

當面看着轎伕把莊票分好，親自開門把他們送走，叮囑不可再來，這才關門，回轉上房。

屋子裏這時一共四個人，于新，彭玲，陳媽和陳欽，都是死過的，顯然都是冒牌貨，是于廣仇人所僞裝的，但化裝術的精巧，雖在白天，也很難分辨得出眞假來。

陳欽正在寫信。

彭玲道：「看樣子，于廣似乎還沒有想出我們的身份。會不會寃枉了他？」

于新道：「大哥已查證多年，參娘確是害在他手，除開周武，另外幾個老鬼都有份，都不能教他們好死！」

「何不一刀兩斷。」彭玲說。

陳欽一摔筆，怒沖沖的說道：「那能這麼便宜，妳可知道當年參娘死得有多慘，尤其是娘，是被那幾個老畜牲，一刀一刀剮了的，非要教他們加倍奉還不可！」

彭玲道：「那麼現在該怎辦？」

陳媽道：「索性挑明了幹，也把他們一刀一刀的剮死！」

于新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彭玲道：「我就討厭你們儘在肚子裏做，事先總不教人家知道，什麼時候才是時候？」她年紀最輕，性子也比較急躁。

于新道：「一個人做過虧心事，一輩子都不會忘。現在證物送到他們面前，全都看不出來，顯而易見，另有主謀人，他們是被利用的劊子手，非把主謀人先找出來，不能對他們下手，頂多祇能在于廣身上出氣，還不能要他的命，否則，打草驚蛇，就找不到我們所要找的人了。」

彭玲道：「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大哥追踪浦六不會有危險吧？」

于新接口道：「不用替他担心，他有的是幫手，我們得提防大對頭，隨時會出現，人力不能再分散。」

雙手一攤，彭玲又道：「一天到晚，就這個鬼樣兒？」

陳欽已經把信寫好，道：「現在就可以恢復眞面目了。」

彭玲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難道小倆口又活了。

彭玲一下轎，就由陳媽陪着進了屋子。

于新却從懷裏，掏出一叠莊票，和一錠銀子，對轎伕說：「你們回去後，難免有麻煩，記住我教給你們的話，大胆的說，諒潛龍堡也不會把你們怎麼樣，這是四百兩，每人一百兩，現在好好的存着，過一年半載，等事情消停以後，作個小本營生，料可足够維持一家温飽，最好馬上分開，另外這錠銀子是轎子費，回城換了再分。」

當面看着轎伕把莊票分好，親自開門把他們送走，叮囑不可再來，這才關門，回轉上房。

屋子裏這時一共四個人，于新，彭玲，陳媽和陳欽，都是死過的，顯然都是冒牌貨，是于廣仇人所僞裝的，但化裝術的精巧，雖在白天，也很難分辨得出眞假來。

陳欽正在寫信。

怎麼不舒服啊！」

于亮道：「還是多加保重才好，大前天侯瑞來過了，說在伏牛山截住了胡正……」

「後來怎麼樣？」于廣急着問。

就侯瑞的報告，于亮形容了一遍，然後嘆道：「程鵬因此殘廢一臂，楊義且因送信喪了命，偏偏辛獨又擅發銅骷髏，他們都是同門師兄弟，無從斷定究竟與雲夢楊家有沒有關聯？」

于廣道：「仇人機詐百出，又擅長易容，不可多疑，他們幾位在幹什麼？」

于亮道：「吃過午飯，正在歇晌，要不要把他們請起來？」

「不要驚動他們，還有什麼事？」于廣問。

于亮道：「耶廟伏樁密報，那兩個丫頭的家裏，果然有鬼。」

于廣道：「去過人沒有？」

于亮道：「彭老夢見女兒訴寃，這兩天精神非常不好，大哥又暈迷不醒，全不敢離開，已吩咐伏樁嚴密監視，有事隨時快報。」

「浦六有無消息？」于廣問。

于亮道：「棲霞莊信已送到，而且來了人，江爺已教來人，把韓老接走了。」

于廣濃眉一挑，道：「辦得好，準備馬匹，隨時備用，先教厨房給我弄點吃的來。」

于亮領命匆匆離去。

× × ×

申末光景，八騎人馬衝出潛龍堡，抄小路直奔耶廟鎮。

于廣脚傷初癒，精神抖擻，當先開道，凉風吹拂，幾天來鬱積在胸中的惡氣，一掃而光。

同行的有李弼、周武、江斌，及以裘榮爲首的留堡高手。

經過一番研議，認定這是仇人故露形踪，誘他們上鈎，以便予以致命打擊。

于廣遂決定將計就計，予以反打擊，最低限度，也要把仇人的底細摸清楚。

仲夏天氣，太陽落山較晚，馬跑得又快，五六十里，薄暮時分已抵鎮南臨時舵口，自有伏樁上前迎接。

臨時舵安設在一家農戶家，距離耶廟，不足十里，又問了一下詳細的情形，候到定更時，方才步行前往。

臨時舵的頭目康明，也就是那個僞裝的菜販子，得到了這麼一個出頭露臉的機會，那能不竭力的巴結。

他親自帶路，指明門戶，得到于廣一句誇獎，方才高高興興的退開。

于廣吃過不少苦頭，深知仇家厲害，又慮以逸待勞，安排下什麼陰損的玩藝，那敢冒然進去。

八個人分作四面，悄悄的翻上附近民房，伏在房脊上，向院裏窺探。

院子裏靜得很，只有上房有燈，也捻得很小，窗紙上，僅顯出極暗極暗的黃光，也看不見一個人影。

睡了？抑是出去了？

不得而知。

天還不到二更，鎮上稀稀落落還不斷的有行人好等，耐心的等……等……等……

八個人只好等到二更，鎮上打過三更，除了更伏，再無人。

于廣認爲時機已到，正要打出手勢。

上房裏的燈光，突然熄滅了。

于廣以爲仇人要展開行動了，便又立即停頓了下來。

仇人只消一露頭，就是一場生死血搏。

八個人的心絃，都繃得緊緊的。

那知覘望很久，並未如所預期，屋子裏並無任何動靜。

于廣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猛一長身，躍落院心，沉聲大喝道：「于某專誠拜訪，朋友，出來吧！」

潛龍堡的四名高手，緊隨飛落，李弼、周武、江斌，仍然留在房上。

一個人守住一面，這是預定的安排，提防仇人竄逃。

屋子裏沒人答話，更沒有人出來。

裘榮一掠上前，照準房門，就是一脚。

暴響聲中，房門大開。

裘榮用力過猛，房門根本沒關，故這一脚，等於踹空，如非下盤穩，還幾乎摔一跌。

于廣惟恐裘榮有失，緊隨跟進，始知是空屋一座，仇人早已鴻飛冥冥。

裘榮晃燃火摺子，發覺燈油已乾，是自動熄滅的。

燈旁放着一封信，與三套壽衣。

于廣一把搶過來信，立即拆閱，寫的是：

「原物璧還，人在甕官廟，留神惡狗！」

就這麼三句話，簡單的無以復加，却把于廣肚皮都幾乎氣爆。

裘榮道：「家裏人少，堡主和三位前輩，請先回去，屬下帶着弟兄去甕官廟。」

于廣道：「活人要緊，全趕回去。」急怒之下，方寸不亂，到底不愧是領袖一方人物。（未完）

荒八鎮（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明末宦官劉瑾當權，妄殺忠良，殲除異己，設立東、西二廠，各設總管，招攬亡命，肆虐民閒。退休中書令梁步倫，因愛子梁天傑投身江湖，創設血旗社，立志誅宦官，匡社稷，致遭劉瑾之忌，命西廠總管谷大用將梁步倫擒下，逼令向其子招降，梁不允，被迫撞柱而死。那年梁天傑往掃墓，馬駿偷襲，危急閒被門奇君、香君兄妹所拯。數日後在三河口，見雷鐵夫與西廠鷹犬交手，另引之回血旗社。途遇楊夢雲忠告，梁遂生疑。回社後歡宴雷鐵夫，雷感慨悲嘆虛過三十多年——

爭死匡社稷　血門振忠魂

門奇君道：「雷兄太自謙，憑方才在艷陽樓那幾句教訓烏格的話，足够格稱爲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子。」

雷鐵夫連連搖頭，道：「噯！那算什麼？大話人人會說，得實幹才行。等那一天我姓雷的提着奸賊的腦袋來見，你再誇我一聲英雄漢子吧！」

梁天傑舉杯，道：「眞是快人快語，來！小弟奉敬一杯。」

雷鐵夫乾了酒，壓低了聲音，道：「聽說京裏頭有個專門對付沒鬍子的奸賊的『血旗社』，你們可曾聽說過？」

梁天傑向門氏兄妹打了個眼色，點點頭，道：「聽說過，雷兄何有此問？」

雷鐵夫咬着牙道：「我在江湖上雖然有不少人怕我，却也有不少人罵我。我決心要幹一樁驚天動地，教江湖上人人看得起我的大事。二位可知道如何才能加入『血旗社』？」

梁天傑不禁有些猶豫，如果懷疑對方，而失去這樣一個有用的人實在太可惜，若是相信他，又怕應了楊夢雲的警語。

沉吟了一陣，道：「雷兄往日嘯遨江湖，自由自在，無人管束，也無人敢管，一旦加入『血旗社』，就得事事聽從規矩，雷兄怎受得了那約束？」

雷鐵夫道：「老弟你不知道，我早就該有個人管管啦！」

梁天傑暗暗向門香君打了個眼色。

門香君會意，連忙接口道：「雷壯士眞有意加

血旗

兩期完俠義中篇

文·羽朱
圖·新培

入『血旗社』一展身手？」

雷鐵夫瞪大了眼珠子，道：「姑娘，妳當我姓雷的說瞎話？我若無忠心，管教雷打火燒……」

門香君截口道：「雷壯士不必罰重誓，只要眞有誠心，我倒願意爲你引見。」

雷鐵夫連連點頭，道：「行！行！行！……」

一面說一面在袖袋裏摸出一支亮閃閃的金釵，拋到門香君的面前，接道：「我不會說假話！這根金釵是搶來的，若不嫌棄，就算是送給姑娘的一份謝禮。我已吃飽喝足，咱們這就走。」

門香君搖搖手，道：「雷壯士別急。你想必聽說過，加入『血旗社』的人，都有一面旗，是用他們自己的鮮血寫的，你先寫一面血旗，我就爲你引見『血旗社』的大當家。」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塊三角形的白布鋪展在雷鐵夫的面前，原來她早就有了準備。

雷鐵夫道：「寫什麼字呢？」

門香君說道：「寫上『誅宦官，匡社稷』六個字。」

雷鐵夫道：「可別笑話，我寫的字歪歪斜斜，像一條條的蚯蚓，簡直就見不得人。」

門香君道：「沒關係！那只是表明你心意。」

雷鐵夫毫不猶豫地咬破了中指，在白布上寫下了六個血字。

寫完後，揮揮手，道：「姑娘！這就帶我去見大當家的吧！」

門香君抬手向梁天傑一指，道：「大當家的就是梁公子。」

雷鐵夫嚷道：「老弟！你幹嗎給我兜那樣大的圈子啊！大當家！要不要給你磕頭參拜？」

梁天傑道：「雷兄！『血旗社』可沒有這些規矩，不過，往後你可要聽我的話。」

雷鐵夫道：「那是當然。」

梁天傑道：「吃完了，你立刻進京。」

雷鐵夫用力地一點頭，道：「行！」

梁天傑道：「進京後立刻去找烏格，求他爲你向西廠統領谷大用引見。」

雷鐵夫從座上跳了起來，嚷着道：「這是怎麼回事？我要殺太監，你反而教我去京裏給太監當走狗……」

梁天傑道：「雷兄聽我說完，你進西廠當鷹犬是假，爲『血旗社』探聽消息是眞。」

雷鐵夫道：「哦！我明白了。一方面打探消息，一方面等待機會，老弟！我一定用鐵算盤砸碎谷大用的頭。」

梁天傑沉聲道：「雷兄！我不許可你輕舉妄動，『血旗社』的第一目標是奸賊劉瑾，解決了劉瑾，才輪到馬永成和谷大用，你不要亂來。」

雷鐵夫點點頭道：「我聽你的吩咐就是。」

梁天傑道：「咱們在京裏埋伏得有人，我會教人與你聯繫，若有重要消息就教那人火速告我。」

雷鐵夫道：「放心！我人粗，心眼兒細，絕不誤事就是。」

於是梁天傑吩咐重整杯盤，四個人直吃到日落西山，才將雷鐵夫送出了莊院。

待他去遠，門奇君道：「天傑！我看雷鐵夫不是個奸詐之徒，只怕咱們多心了。」

梁天傑道：「只要再過兩三天，就可知道他的心意是眞是假了。」

門香君不解地問道：「怎麼呢？」

梁天傑道：「如果雷鐵夫是奸賊派來的探子，知道咱們在這兒隱居，還不派大隊官兵來圍剿？」

門奇君神情一凜，道：「那麼，我們就該避一避。」

梁天傑點點頭，道：「的確需要避一避，門大哥！這樁事交給你辦。香君！我想派妳一件危險的差事。」

門香君笑道：「請吩咐吧！」

梁天傑低聲道：「我要妳到京裏去一趟。」

× × ×

「飛燕居」可說是京畿的頭一等棧房，窗明几淨，鋪陳豪華。只是房錢稍爲貴了點，東、西兩廂的上房一宿三兩銀子。十個倒有九個聽說這個價錢後伸出來舌頭縮不回去。

房錢雖貴，卻有好處。絕不會有東、西兩廠的番子深更半夜將客人從甜睡中叫起來盤查。當然啦！上「飛燕居」投宿的不是達官顯貴，就是殷商巨賈，那會有閒雜人等？

時正晌午，天頂沒一絲雲，更沒有一絲風，大熱天的太陽毫不容情，簡直把人要烤出油來。

穿得雪白乾淨的店家托着茶盤進了廂房，將茶盤交給專門侍候廂房上等客人的體面小廝，吩咐道：「冰鎮酸梅湯西廂天字號上房那位相公的。」

大熱天那來的冰，那店家敢情在吹牛，其實不然，酸梅湯在密封的瓦罐裏，用繩索套牢，沉下井水鎮着，待客人需要時，才從井水裏提出來，入口冰凉，暑氣全消，就像喝的是冬月的雪水。

天字號上房住着一個面目俊秀，擧止斯文的相公，出手非常大，店家，小廝無不爭相巴結，他們私底下紛紛猜測，那相公準定是名門之後。

其實他們可錯啦！那位相公甚至不是一個眞男人，原來是易釵而弁的門香君。

門香君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荷花池，喝着涼

沁心肺的酸梅湯，一言不發，似有無限心事。

驀然，門上响起了彈指之聲。

門香君揚聲問道：「那一位？」

門外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闞公子！老朽是奉安錢莊的管事，公子的銀票已經兌現，特爲公子送來了。」

這正是預訂的暗語門香君立刻打開了那房門。

進來一個年約六十餘歲的老者，鬚髮盡白，皺紋縱橫，但他雙眼卻炯炯有神以致顯得神采奕奕。

門香君探頭將空無一人的長廊打量了一眼，關上房門，疾聲問道：「有消息沒有？」

老者道：「消息來了，今晨奸賊劉瑾親自接見了雷鐵夫，並且答應他，只要將梁天傑公子拿獲，『血旗社』澈底瓦解就轉請聖上給他一官半職。」

門香君道：「我要的是西廠內部的消息。」

老者連連點頭，道：「有！有！據咱們在西廠臥底的人言道，對於雷鐵夫的上門投效，副統領烏格顯得有些意外，而且還對他有些懷疑，不像是預先有什麼連絡。」

門香君道：「那就行了，梁公子還等着回報，待會兒我就結賬離店。以後，由你負責派人和雷鐵夫連絡。梁公子再三交代，每次都派不同的人，和他接過頭的人，立刻就要離開京裏。雷鐵夫在西廠臥底，功用很大，絕不可露出破綻。」

老者道：「老朽會謹愼從事。」

門香君道：「你去吧！」

老者辭了出來，然而，只不過眨眼工夫，門上又響起了彈指之聲。門香君原以爲是老者去而復回，以致問也沒有問一聲，就打開了房門。

孰料敲門的人不是老者，而是左手劍客楊夢雲。兩手空空，並沒有帶劍。

門香君不知他的來意，於是故作不識地問道：「你要找誰？」

楊夢雲一步跨進門檻，冷冷道：「姑娘記性眞差，在下楊夢雲，和姑娘在三河縣北門外，見過一面。」

門香君不得不佩服對方的眼力，但她嘴上卻輕描淡寫地道：「你的眼睛眞尖！」

「練劍的人眼睛都很利！」楊夢雲順手帶上房門。喃喃道：「聽說鐵算盤雷鐵夫進了西廠。」

「唔！」她漫應了一聲。

「據我猜想，這可能是梁天傑的一着伏棋，兵不厭詐，這一着棋下得很妙。問題是……」

門香君截口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問題出在雷鐵夫身上，他可能先一步被西廠收買了，對不對？」

楊夢雲道：「我不敢肯定，但是不能不防。」

門香君道：「你的意思是說，一向作壞事的人，就不可能再作好事，換句話說，好人永遠就不會變壞。」

楊夢雲淡淡一笑，道：「聽姑娘弦外之音，似乎對我有成見。」

門香君道：「不敢！久已風聞左手劍客的大名，我只是覺得，君子該有寬宏之量，不該有猜忌之心。」

楊夢雲道：「並非我心存猜忌，只因那日在艷陽樓，眼見雷鐵夫出手留有餘地，才懷疑他是在作戲，這幾天，我又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因此懷疑更深了。」

「哦？」

「谷大用是個工於心計的人，絕非草包。」

「我想聽聽你發現了一些什麼的蛛絲馬跡。」

「我是三月初來京的，這兩個月來，我眼見不少，耳聞也不少，請姑娘無論如何要相信我的話，也請將我的話轉告給梁天傑。」

門香君婉言道：「並非是我不相信你，只是覺得……」

楊夢雲揚揚手，止住她的話，道：「方才來的那位老先生姓徐名大龍，是奉安錢莊的管事，對不對？」

門香君驚道：「你知道？」

「我知道倒無所謂，只怕西廠統領谷大用也知道。」

「那個太監知道什麼？」

「知道徐老先生是『血旗社』的人！」

「既然知道，爲什麼不逮他？」

「徐老先生爲人很和氣，跟東，西兩廠的番子們也都很熟，尤其是那些小嘍囉，如是手頭不便，向徐老先生借個三二兩銀子，他從來都沒有討回票。有時他也作東請那些小嘍囉喝上一杯。照說他是那些番子信得過的人，其實不然，谷大用派有專人踩他的盤子。」

「千眞萬確！」門香君大大地吃了一驚。

「姑娘應該信任我這雙眼睛。」

「那麼，他方才來見我……？」

楊夢雲截口道：「姑娘請放心！打從三天前雷鐵夫進了西廠之後，再不見人在徐老先生身後釘梢了，而且這幾天京裏日夜例行的盤查也鬆懈了，這不是有些怪麼？」

門香君沉吟了一陣，想不出個所以然，於是問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楊夢雲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這叫放長綫，釣大魚。谷大用是故作鬆懈，暗中卻在佈網，要

將『血旗社』的人一網打盡。」

門香君道：「多謝提醒，我一定將這番話轉告給梁公子。」

楊夢雲拱拱手，道：「在下別過。」開門走了出去。

門香君自知不便多作停留，立刻收拾行囊，打算即日離京。等她打開房門時，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廊下站滿了勁裝疾服，身佩兵刄的壯漢，滿面橫肉的馬駿當門而立。

門香君轉頭一看，窗外的荷花池也站滿了人。看她絕難逃出這重重包圍。

但她却沉住了氣，冷冷道：「你們要找誰？」

馬駿冷冷問道：「相公貴姓？」

「闞。門字中間一個耳。」

「闞相公打那兒來？」

「大名府。」

「到這裏來是……？」

「遊歷一番。」

「哦！」馬駿撩起衣襟，將腰間號牌亮了一亮，「很對不住，有人點火，說了闞相公的壞話，咱們統領谷公公想和闞相公當面談談。」

門香君暗自思忖，聽對方的口氣，似乎並未完全瞭解自己的身份，不然那會這樣客氣？若是硬闖，她連房門都未必能夠跨出，不如神色不露，到了谷大用的面前再作道理。情況不對，還可以先下手爲強，死不足惜，得撈回一點代價。

主意拿定，心情更沉着。門香君神定氣閒地道：「好！我跟你們去一趟，不作虧心事，不怕鬼打門。」

馬駿聳肩笑道：「闞相公說得不錯。」

× × ×

門香君見到谷大用時，她的心情更穩定了。因爲大廳裏沒有一個扈從，就他們二人面面相對，若能安然脫險，那是最好不過。否則，搶先動手，能夠一擧殺死谷大用的機會也大增。

谷大用坐在太師椅上，將她打量了一陣，緩緩問道：「你姓闞？」

「是的。門字裏加個耳。」

「你也不嫌麻煩，爲什麼不去掉耳字，乾脆姓門？」

弦外之音昭然若揭，門香君已知凶多吉少，縮在袖筒外的左手暗暗扣上了四支袖箭，語氣平靜地道：「姓氏是祖上傳下來的，更改不了。」

「你知道這是何處？」

「西廠。」

「不錯，是西廠，也叫閻羅殿。」

「閻羅殿？」

谷大用點點頭，道：「這裏的確是閻羅殿，進來之後別想活着出去。」

「哦？」門香君左臂微抬，就要打出袖箭。

谷大用又道：「不過對你特別，你仍然可以活着走出西廠。」

門香君深深一拜，道：「多謝公公。」

「不必謝，只要你聽話。」

「敬請吩咐。」

「修書一封，教梁天傑前來救你。」

「那個梁天傑？」

「就是清明在南苑由你救走的那個梁天傑，你救過他一命，他應該來救你一命……」

谷大用話聲未落，門香君左手袖箭業已飛快打出，一取咽喉，一指下腹，另兩支則射向雙脇。

谷大用冷笑一聲，右手微揚，那四支袖箭已一齊夾在他的指縫之間冷冷道：「還有什麼花招？」

門香君也不答話，飛身前撲，右手中的七首已如閃電般刺向谷大用的咽喉。

谷大用坐在太師椅上的身體紋風不動，左臂一抬，只聽叭地一响，就將門香君的右腕扣住了。

門香君是女兒之身，自忖一旦被擒，除難免一死外，恐怕還要遭受污辱，打算嚼舌自盡。

殊不知谷大用出手非常之快，連連點了她身上幾處大穴，現在她想自盡也都來不及了。

谷大用將她推在地上，沉聲道：「妳是個女孩兒，我不難爲妳，妳再想想，限在今晚子時以前答覆，不然，我就教妳嘗嘗閻羅殿的滋味。來人啦！將這個賤人帶下去。」

一聲吆喝，部屬蜂湧而入，雷鐵夫也在內。當門香君望向他時，他目光中掠過一絲驚色。

× × ×

嗆啷一响，鐵門的開啓聲，將坐在牆角裏打盹的門香君驚醒過來。

她有些昏昏噩噩，由於肢體麻痺太久，間而使她的神智不清。但是，有一個意念在她心底生了根，那就是寧死不屈。

皮靴聲敲在監房外通道的青石板上，像是敲起喪鐘，門香君吁了一口長氣，重又閉上了眼睛。

突然，鐵柵處响起一聲沉叱，「臭丫頭！別裝死啦！」

門香君不得不睜開眼睛，她看見一張冷漠的面孔，鐵柵的暗影投在那張面孔上，顯得格外猙獰，來人是馬駿，後面跟着兩名獄卒。

馬駿冷聲道：「臭丫頭，如今已是亥正，谷公公命我來傳話，問妳想通了沒有？若是答允修書，

妳就點點腦袋。」

門香君強硬地搖搖頭，由於麻穴被點，她在搖頭時引起頸處一陣劇烈的疼痛，使她流下一頭冷汗。

「好！再等一個時辰，看看是妳硬還是馬大爺硬。老實告訴妳，谷公公將妳這臭丫頭片子交給馬大爺了。在南苑墓地馬大爺吃了妳一袖箭。待會兒馬大爺也要給妳一『箭』，讓妳快快活活地作個風流女鬼。」

門香君又羞又怒，眞想痛罵對方一番。無奈舌頭不聽使喚，只得強忍羞憤，閉上了眼睛。

只聽馬駿又道：「伙計們！你們別淌口水，待會兒馬大爺快活過了，也讓你們嘗嘗甜頭！」

走了，脚步聲逐漸遠去，鐵門關上，又是嗆啷一响。

週遭出奇地靜，門香君的心情也平靜下來。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死又算得了什麼？以一個女人的立場來說，她能爲梁天傑而死她感到非常驕傲。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外面的大鐵門又再打開。門香君暗道：「莫非已到了子時，時光過得眞快呀！」

很快地，來人出現在鐵柵處那人竟是雷鐵夫。只聽雷鐵夫道：「快些打開牢門，谷公公要提這個臭丫頭去過堂。」

門香君恨得暗生悶氣：「好小子！連你也叫我臭丫頭！你難道忘了你罰下的重誓？」

那兩個獄卒很聽話地拿出鑰匙打開牢房鐵門。牢門甫開，雷鐵夫突然左右開拳，雙手閃電點出，那兩名獄卒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雙雙倒地不起。

門香君一念未已，雷鐵夫已一縱進入牢房，彈指在她身上的重要穴道處一陣點戮，門香君頓時恢復了活力。

雷鐵夫疾聲道：「姑娘！妳能不能走？」

門香君點點頭，道：「能！你……」

雷鐵夫截口道：「情況緊急，來不及細說詳情。妳走出大鐵門後，見彎就向右拐，從西牆越出。一路上的崗哨都已被我放倒，西牆上也繫好了一根繩子。快！快！」

「雷壯士！我逃走後，會不會連累你！」

「別管我的事！」雷鐵夫推着她走出牢房，突然又拉住她。疾聲道：「告訴梁天傑，京裏有幾處暗樁，都被番子摸透了，快撤！另派幾個到京裏來接替，別忘了教他們盡快前來跟我連絡。」

「我記住了，還有別的事麼？」

「對了，教梁公子小心一個姓楊的。」

門香君心頭一動，忙道：「可是左手劍客楊夢雲？」

雷鐵夫道：「不大清楚。我只知道有一個姓楊的經常和谷太監密談。凡事當心點，絕不會錯。」

「我記住了！」門香君飛快地向外奔去。

雷鐵夫站在牢房門口，默然不動。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他才叫道：「人都走遠了，還躺在地下裝什麼死狗？」

兩個獄卒不約而同地翻身而起，齊聲問道：「那丫頭片子已經走遠了麼？」

雷鐵夫冷哼道：「只怕已經出了城啦！」

× × ×

門香君涉險復又脫險，使得門奇君和梁天傑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一變，還爲梁天傑帶來了一喜一憂。

喜的是雷鐵夫忠誠無虞，憂的是他母親和妹妹的安全。如果雷鐵夫得來的消息正確，他所說的楊姓奸人又是左手劍客楊夢雲的話，那麼，他母親和妹妹所遭遇的情況簡直就不堪設想了。

爲此，梁天傑皺眉難舒，憂心忡忡。

門香君看在眼裏，難過在心頭，沉吟了一陣，道：「天傑！我想親自到應天府去一趟。」

梁天傑道：「幹什麼？」

門香君道：「去找找令堂和令妹的下落。」

梁天傑斷然搖頭，道：「不必，並非我不懂孝道，只因爲國恨爲大，家仇是小，『血旗社』正在用人之際，妳怎麼可以南下遠行？」

門香君欽佩在心，默然無語，良久，她才又道：「爲了待在京裏的那夥人的安全，我逃出西廠監牢之後，曾到奉安錢莊去通知了徐老先生，要他連夜將潛伏在京畿裏的人撤除。爲了和雷鐵夫保持密切聯繫，我們還得另派一夥人去。」

「這事由我來辦。」門奇君接口道：「京裏認得我的人比較少！」

「不！」門香君道：「還是我去。」

梁天傑道：「你們兄妹二人不必爭，我要親自到京畿去一趟。果眞楊夢雲是谷太監的走狗，他就必定在京裏活動，我要好生問問他。」

門香君疾聲道：「不行啊！你親自去無異羊入虎口，太危險了。」

梁天傑沉聲道：「姑娘的好意我心領，不過這句話却說錯了。大丈夫生有何懼，死又有何懼？『血旗社』潛伏在京裏的人那一個不冒險？誰人不是爹娘父母所生？」

受到一頓搶白，門香君感到大受委屈，若不是她哥哥連施眼色，兩行淚珠早已落下來了。

門奇君道：「天傑！你要親自去京，我不反對

，不過你要聽我一句勸。」

梁天傑說道：「門大哥的指教，我一定記在心頭。」

門奇君道：「左手劍客楊夢雲在江南一帶頗有名聲，素無惡跡，而且，學劍的人如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他的心間中必須要有一股浩然正氣。縱然雷鐵夫所得消息不假，那姓楊的奸人，未必就是左手劍客楊夢雲，你要是遇上他，千萬不可輕露聲色。」

梁天傑道：「我會記住！」

門奇君似乎也看出來他妹妹和梁天傑的感情已非比尋常，故意說道：「天傑！我到後面去為你收拾行李，讓香君跟你談談最近京裏的情況吧！」

梁天傑顯然也明白他的用心，待他離去後，坐在門香君的身邊，柔聲道：「香君！妳是不是很生氣？」

門香君低着頭，道：「沒有。」

「香君！我不是不明白妳的心意，更不是不接受妳的好意，只是……」

門香君抬起頭來，凝注他，截口道：「天傑！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了解妳。」

「你絕不了解，我誠心誠意地願意分担你的憂患，你的危險，你的……」

「不要說下去了，」梁天傑揮手止住她的話。「我完全明白，但願有一天，奸賊盡除，天下太平。那時我倆躲到一個沒有人跡的深山裏去，朝對晨曦，暮對斜陽。唉！我誠心誠意期待那麼一天。」

「哦！天傑！」她不顧羞慚，忘記了身在堂屋，終於情不自禁地撲進了梁天傑的懷抱。

他們行將分別，然而他們的心却絹繫在一起。

× × ×

天橋！

京裏的天橋，猶如開封府大相國寺前面的廣場。大白天是市集，華燈一上，就成了百藝雜陳的場所。看相，測字的，變把戲，賣藥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大熱天的夜晚，這兒就更加熱鬧。

在天橋的西邊，有一家永安當舖。大白天，門口一根竹竿上高挑着一幅藍布大旗，中間寫着一個紅紅的「當」字，入夜則點上了油紙燈籠，那個大紅色的「當」，打老遠就瞧見了。

約莫酉、戌相交光景，永安當舖來了一個客人，老朝奉伸伸頸子，沒好聲地問道：「當當？」

那客人也冷冷地道：「不當當！誰上當舖？」

話聲中，一個小黃布捲兒遞上了高高的櫃枱。那兒捲來很小，八成是玉石珠寶之類。

誰知道小黃布捲裏包着的竟是一截細小的竹管。這還不稀罕，稀罕的是那老朝奉一些兒也不覺驚奇，將竹管重新保好，又問道：「當多少？」

「五両銀子！」

「行！麻煩少待一會兒，我寫當票。」

過了一會兒，一錠小官寶和一張白宣紙遞了出來。可又發生了稀罕事，那張白紙並不是什麼當票，上面寫了幾個與押當毫無關係的字：

「奔正西，落來旺店，子正會。」

× × ×

「來旺客棧」是幢老房子，外表上看來顯得很簡陋，其實裏面設備還不錯，店家照拂也挺親切，梁天傑按照那位當舖老朝奉沈子安的指示進了這家客棧，要了一間透風的上房。透風是假，窗子多的房間進出都方便，萬一來了蕃子，也多一條退路。

草草用過飯食，淨了身，他就上了床，差不多到子時光景，剛好一覺醒來。

子正，沈子安來了。他走的不是窗戶，是規規矩矩從大門進來的。其實，這位老先生根本就不會武功。「血旗社」也不限定非得武功高强的人才能加入，只要他們有一片忠義之心。

梁天傑從床上翻身躍起，低聲道：「沈老！你公然而來，不要緊麼？」

沈子安道：「店東是我表姪，自己人，而且我又不會弄棒使槍，他不會起疑的。」

梁天傑從身上掏出一個摺子遞給沈子安，道：「沈老！這個摺子上登錄了三十七名志士的姓名和住址行業，他們有的已來到京裏，有的在三，兩天之內就到。因為您在京裏根生土長，作事又穩妥煩您和他們聯繫一下，若有事故，也好有個照應。」

沈子安將摺子貼身藏好，然後說道：「梁公子！東、西二廠懸賞一萬両銀子拿你的活口，五千両銀子買你的首級。你此番進京，無異往虎穴裏鑽，龍潭裏闖，險得很啊！」

梁天傑沉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沈子安道：「老朽活了一大把年紀，死了也不算短命，有什麼事何不交給老朽來辦。」

「我正有幾件事要拜托沈老。」

「梁公子儘管吩咐。」

「有一個姓雷名叫鐵夫，外號人稱『鐵算盤』的壯士，本是口外一名江洋巨盜，最近幡然悔悟，加入了『血旗社』，我命他打入西廠臥底，已然成功，目下很得谷太監的信任，你要不時和他接頭聯繫。」

「老朽記下了。」

「還有一件事，有個名叫楊夢雲的劍客，目下在京裏盤桓，我想見他一面，最好在兩三天之內查

到他的行踪，因為我不便在此久留。」

沈子安胸有成竹地道：「這點不難。他是外地來的，必定住在棧房客店，托我那表姪一查，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梁天傑想了想，又道：「對了！將那摺子上的名單再手抄一份，當你見着雷鐵夫時，交給他。」

沈子安有些訝異地問道：「為什麼要如此？」

梁天傑道：「雷鐵夫潛伏在西廠內的目的，就是俟機刺殺宦官，萬一面臨良機，感到人手不足時，那批志士也可供他調派。」

沈子安連連搖頭，道：「老朽認為如此作不太妥當。萬一那姓雷的……」

梁天傑截口道：「雷鐵夫絕對可靠。」

「何以見得？」

「第一，他知道我常住之址，但是蕃子沒有聚衆去拿我，足證他沒有告密；第二，前幾天，咱們有一位姑娘落入蕃子之手，他冒死將她放出來。」

「那就更不能將這份名單給他了。」

「為什麼？」

「那位姑娘從西廠監牢內逃出來，谷太監必然猜疑內中有人助她。雷鐵夫新進西廠，懷疑也就最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名單落入谷太監之手，咱們可就平白無辜地損失了三十幾個志士了。」

梁天傑沉吟了一陣，道：「沈老思慮可謂週詳，名單不必交他，不過沈老要告訴他一聲，『血旗社』在京裏的勢力並不單薄，教他放手去幹，他隨時都可以得到全力支援。」

沈子安點點頭，道：「老朽記下了。」

「對了！」梁天傑突然凝聲道：「你和雷鐵夫聯繫之際，千萬要小心一點，萬一……」

沈子安截口道：「放心！即使老朽落入了蕃子手中，那三十幾名志士也穩保無虞，老朽不會在那羣鷹犬面前招供半個字。」

梁天傑深深一拜，道：「我信得過沈老。」

沈子安道：「夜已深沉，梁公子安歇吧！一有消息，老朽立刻就來通知。」

待沈子安離去後，梁天傑再也睡不着了。他想起了國恨家仇，想到了許許多多死難的志士，也想到了門香君的刻骨柔情……

× × ×

翌日，梁天傑在來旺客棧悶了一整天，沈子安並沒有送消息來。入夜以後，他再也待不住，就信步走出了客棧，往天橋行去。

天橋眞够熱鬧，看看東，瞧瞧西，梁天傑竟能將滿懷憂憤暫時擱在一邊，追尋那片刻的人生樂趣。

但是，在熙攘的人羣中，却有一雙眼睛在注視他，那是一雙非常銳利的眼睛。

當梁天傑來到一個詩謎的攤位前，佇立凝視，聚精會神地在思索謎題時，那雙眼睛也跟到了他的身邊。

設詩謎的是一個鬚髮盡白的老者，長髯飄飄，道貌岸然，看上去似乎有一肚子學問，但是那道謎題出得却教人搖頭。

那道謎題是：但使龍城×將在。下面分別寫着「飛」、「勇」、「蕃」、「大」等四個字供猜謎的人押注。

這句詩應該是稍為讀過幾天書的人都能猜得出來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除了那個「飛」字之外，其它三個字，用任何一個字都不合理。但是，梁天傑却明明知道謎底絕不是「飛」字，否則，這位白髮老者也別指望設詩謎來混飯吃了。

梁天傑儘管如此想，却仍然拿出一塊銀子押在「飛」字上。他明知這塊銀子有輸無贏，但要聽聽那白髮老者的解釋。

白髮老者望望他，緩聲問道：「相公，不更改了？」

梁天傑搖搖頭，默不作聲。

那白髮老者緩緩地捲起袖子，將一隻覆着的小碗揭起，只見下面顯露出一個「蕃」字。

「相公輸了！」老者笑瞇瞇地將那塊銀子收了起來。

梁天傑大搖其頭地道：「不通！不通！」

老者道：「相公！這不是作詩，是猜謎。」

梁天傑說道：「就是猜謎，也要切合實際。」

老者道：「這個『蕃』字最切合實際不過，試問如今怎不是蕃將的天下？」

梁天傑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老者是在藉謎諷今。東，西二廠的武將鮮有中原人士，大部份俱是蕃子。當下拱了拱手，道：「高明！高明！」

他正要離開詩謎攤位，驀聽耳邊有個低細的聲音道：「這位老先生是壽星公公喝砒霜——活得不耐煩了。」

梁天傑一驚回頭，發現那人竟是自己要找的左手劍客楊夢雲。

他還來不及說話，楊夢雲已暗暗地拉了他一把，自顧自地向前走去，梁天傑只得跟了上去。

七彎八拐，來到一處僻靜小巷，楊夢雲才停步轉身，低聲道：「梁兄好大的胆子！」

梁天傑淡淡一笑，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楊夢雲道：「那位設詩謎的老者是西廠的探子，梁兄方才在那兒流連，眞是險之又險。」

梁天傑道：「楊兄怎知道那老人家是西廠的探子？」

楊夢雲道：「若非探子，他怎敢在那種場合放胆狂言？」

梁天傑笑道：「這世界上不怕死的人很多。」

楊夢雲道：「那老頭兒的確是探子。」

梁天傑道：「我看他不像。」

楊夢雲道：「也許他本心並不想作此傷天害理的事，但是情勢所迫，使他非作不可。」

梁天傑道：「此話怎講？」

楊夢雲道：「因爲他的兒子被禁在西廠的大牢裏。」

梁天傑銳利的目光在對方臉上掃了一圈，然後沉聲問：「楊兄如何知道？」

楊夢雲含糊其辭地道：「關於西廠的事，我知道得很多。」

「不錯！楊兄所知之事的確不少。」梁天傑的語氣中隱約透出了弦外之音。「你還知道奉安錢莊那位徐老先生是『血旗社』的人，還知道……。」

楊夢雲訝然截口道：「聽梁兄之言，莫非對我有了成見？」

「不敢。只是你的言行頗多令人啓疑之處。」

「倒要請教。」

「楊兄一離開『飛燕居』，門姑娘旋即被捕，這是怎麼回事？」

「那位徐老先生早在西廠蓄子的監視之下，因爲徐老先生去會門姑娘，所以才發現了她。捕她，又放她，這不過是一個套子。」

「什麼套子！」

「爲了使你信任雷鐵夫。」

「楊兄口口聲聲指稱雷鐵夫加入『血旗社』是假，投靠谷太監是眞，不知是何用心？」

楊夢雲吸了一口長氣，緩緩地搖着頭，道：「梁兄沒有走過江湖，不知人心之陰惡，你說這種話，我不責怪你。」

梁天傑道：「爲了表示你的誠意，請將家母及舍妹棲身之處見告。」

楊夢雲冷冷地搖頭，道：「歉難遵辦。」

「爲什麼？」

「老實告訴你，這是令堂的意思，她怕你爲了盡孝而忽畧了國恨家仇。」

梁天傑楞了一楞，說道：「如此，我怎能信賴你？」

楊夢雲道：「那塊玉珮就是最好的明證。」

「那塊玉珮掛在家母的頸子上，若非出於她的自願，你照樣可以得到。」

「若非出於她的自願，我雖然可以得到那塊玉珮，但我不可能知道同樣的玉珮還有一塊在你身邊，更不可能知道兩塊玉珮併在一起，可以連結『五世其昌』四個字，梁兄是聰明人，想想這個道理就該明白了。」說到這裏，楊夢雲拱了拱手，掉頭離去。

梁天傑低頭沉吟，當他想到楊夢雲的舉證頗有道理時，僻靜的小巷已不見楊夢雲的踪影了。

× ×

梁天傑經過天橋時，發現那個設詩謎的白髮老者業已收攤離去。此刻夜市正旺，遊人如鯽，應該還沒有到收攤的時候。這白髮老者遽然離去，不無令人啓疑之處，因此他對楊夢雲也就增加了一分悵疚。

回到來旺店，進入上房，發覺沈子安已在鵠候。當即掩上房門，疾聲問道：「沈老！你到了多久了？」

「半個時辰。」

「可有消息？」

「有個天大的消息。」

「哦？」

待梁天傑在他身旁坐定，沈子安在緩緩說道：「天將擦黑的光景，我在『先農壇』和雷鐵夫會了面，他告訴我一件天大的機密事。」

梁天傑急不及待地問道：「什麼機密事？」

「六月初三，劉瑾要赴西山避暑……」

「哦？」梁天傑驚喜參半地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聽我慢慢地告訴你。」待梁天傑坐定之後，沈子安才又接道：「劉太監是個胖子，最是怕熱，所以向聖上告了一個月假，打算到西山去躲過三伏。已經決定六月初三離宮。」

「今天是……」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還有頭尾十天。」

梁天傑雙掌一擊，道：「來得及。」

沈子安冷冷道：「你打算途中伏擊？」

梁天傑點點頭道：「當然。劉瑾自從受了幾次驚嚇後，業已龜縮不出，好不容易等到這個機會，怎可輕易放過？」

「只怕不易得手！」

「怎樣講？」

「據雷鐵夫打聽到的消息，爲了保護劉瑾的安全，東、西兩廠的蓄子幾幾乎全部出動，『血旗社』雖然肯拚，論實力却單薄多了。」

梁天傑沉吟了一陣，道：「詳細情況，雷鐵夫有沒有告訴你？」

沈子安道：「據他所知，爲免招搖，劉瑾決定六月初三卯正打從禁苑西便門出宮，繞過鼓樓，悄悄地出城前往西山。護衞人員也都暗藏兵器，化裝成各行各業，在沿途暗中保護。」

「既然是密行，就不會眩喝行人迴避，咱們就有機會下手了。」

「話是說得不錯！」沈子安穩練地道：「由於護衞人員化明爲暗，咱們難以提防，這不是很危險的麼？」

梁天傑沉聲道：「沈老！我決心要幹！」

「你……」

「沈老！你聽我說，只要能幹掉奸賊劉瑾，不知要拯救多少善良的人民百姓，縱使『血旗社』的志士全部罹難，也是值得的。」

「問題是……？」

「雷鐵夫的話可信不可信？」

「想到楊夢雲的警告，梁天傑心頭猛地一震，凝聲反問道：「沈老！依你看呢？」

「雷鐵夫甫進西廠不久，即能獲得如此重要消息，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對他作了幾個小小試探，但他的反應却又使我深信不疑。」

「你作了什麼試探？」

「首先，我說要將『血旗社』潛伏在京的名單交給他，他若是被谷大用收買了，這可以說是一個大好立功機會，而他却連聲拒絕，他怕萬一不愼洩漏，『血旗社』就要元氣大損。」

「唔！」梁天傑漫應着靜待下文。

「接着，我又說你要和他見面，他說萬萬不可。萬一你一落網，『血旗社』勢必瓦解冰消，他還教你火速離開京裏。」

「最後我又問他，咱們是否可以於六月初三在途中伏擊。」

「他怎麼說？」

「他說不可。」

「可曾說出理由？」

沈子安點點頭，道：「有的。他說：與其在劉瑾出宮之日伏擊，不如等到劉瑾回宮時伏擊。因爲去時必定防範森嚴，回來時可能會稍爲鬆懈。而且他有一個月的時間去觀察護衞情況，咱們動起手來也順當得多。」

梁天傑喃喃說道：「如此說來，雷鐵夫應該可信。」

「是啊。」

「沈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雷鐵夫雖是江洋巨盜，却也是個漢子，他罰了重誓，寫了血誓。咱們不該懷疑他，否則就要坐失良機。」

沈子安愼重地道：「茲事體大，梁公子要多思多想，千萬不可冒失。」

梁天傑道：「這件事我已決定了。明晨我就離京趕回三河，籌劃伏擊的細節。在這十天當中，你盡量找機會和雷鐵夫聯繫，如有重大情況，立即派快馬來報。」

沈子安說道：「老朽自會全神貫注，請公子放心。」

× ×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三。丑時。

天空一遍沉黑，但是這家豆腐店裏却是燈光明亮，人影幢幢，顯得非常忙碌。

一板一板的豆腐都已上了壓，一叠一叠的堆得老高，如果誰想數一數，到底有多少板豆腐，包管他一個時辰也數不完。

在鍋房的後進，有一間小屋，裏面一燈如豆，一張長長的條案旁邊坐了四個人，他們是沈子安，梁天傑，以及門氏兄妹。

只聽沈子安道：「昨晚我和雷鐵夫見了最後一面，據他說，此行一共有三輛雙轡套車，三輛車子的式樣完全相同，劉瑾已經決定坐第二輛車，也就是中間那輛。車中一共坐三個人，馬永成和谷大用兩個太監似乎要用他們的身體作屏風，將劉瑾夾在中間。駕車的蓄子是個用飛刀的好手。」

門香君問道：「前後那二輛車莫非是空的？」

沈子安搖搖頭，道：「不！那二輛車子各藏四名高手，最前面那輛車裏是西廠副統領烏格帶頭，雷鐵夫也在那輛車裏，他說，一旦動手時，他先發制人，用鐵算盤砸碎烏格的頭。」

門香君道：「後面那輛車坐的是什麼人？」

沈子安道：「後面那輛車中坐的是東廠四個蓄子，雷鐵夫特別交代，內中有個用鬼頭刀的蓄子，武功十分高强。」

門奇君道：「再沒有別的護衞了嗎？」

沈子安道：「多哩！其中有一半裝扮成販夫走卒，有的在車前開道，有的隨車護衞。另一半則遊街散在重要據點，總共怕有百人以上。」

一直沒有開口的梁天傑，這時說道：「各位且聽聽我的計劃。據初步報告，東、西二廠今夜進進出出的人很多，顯得十分忙碌，這證明劉瑾卯正出宮的消息不假。但是，這是不是對方的誘餌，尚不得而知。」

沈子安道：「梁公子！如何才能斷定這不是誘餌？」

梁天傑道：「要看這三輛大車是否從禁苑西便門出來。如果是馬，谷兩個太監想設餌誘咱們自投羅網，絕不敢驚動宮內。倘若這三輛大車不是從禁苑出發，咱們的伏擊計劃就取銷。」

門香君道：「如果是從禁苑出發呢？」

梁天傑道：「那麼，劉瑾就一定在車隊之中。我已經派人守在禁苑西便門附近，一見大車從宮內駛出，立刻放回信鴿。」

門奇君道：「然後呢？」

梁天傑道：「一接到信鴿，咱們就開始準備。當那三輛大車經過鼓樓時，另外有人放出信鴿通知，咱們一聽到信鴿自天空呼嘯而過，立刻就展開行動。」

沈子安說道：「可惜老朽手無縛鷄之力，不然……」

梁天傑截口道：「沈老說那裏話，如能令奸賊劉瑾能够授首，你應該高居首功。」

門奇香說道：「天傑！刺殺劉瑾的差事交給我去。」

梁天傑搖搖頭，道：「不！你還有更重要的差事。當咱們聽到哨鴿呼嘯而過時，你立刻帶領十五個志士，各挑豆腐一担，沿着街邊向西門行走。等到那三輛大車來到時，你們立刻橫街而過。駕車的人見有行人過街，一定會放鬆韁轡，就在這個時候，你們全部亮出兵刃，先一步將頭輛車的兩匹馬兒殺掉。」

門奇君有些不解地道：「殺馬？」

梁天傑點點頭，道：「是的，殺馬。頭一輛車擱在街心，第二輛車就逃不掉。」

門香君道：「天傑！我的差事呢？」

梁天傑道：「香君！妳無論如何要聽我話。」

門香君點點頭，道：「當然，你是主帥，我那有不聽命令之理？」

梁天傑道：「妳扮成行人，等妳哥哥一動手，立刻暗發袖箭，先殺第三輛車那兩匹馬，若有機會，再殺中間那輛車的兩匹馬。」

門香君道：「然後呢？」

梁天傑道：「火速離開現場。」

門香君道：「然後呢？」

梁天傑道：「那可不行！我參加『血旗社』是爲了誅宦官，怎麼教我去殺馬呢？」

門香君霍地站起來，道：「香君！縱使今天能讓奸賊授首，只怕全身而退的機會也不多，妳難道不願活着爲我和妳哥哥放聲一哭？」

梁天傑嘆了一口氣，道：「香君！要死，我們死在一起，我不願哭哭啼啼地一個人在世上傷心。」

門香君語氣堅決地道：「不行！要死，我們死在一起，我不願哭哭啼啼地一個人在世上傷心。」

梁天傑道：「香君！妳方才說過，我是主帥，我要妳活着，無非是爲了一點私情。倘我遇難，妳非聽我的命令不可。」

門香君道：「天傑！不能用這種話來壓我。」

梁天傑沉嘆了一聲，道：「香君！不怕妳笑，教楊夢雲去見家母，告訴她老人家，我已經爲遇害的先父盡孝了。」

門奇君道：「香君！聽天傑的話。」

梁天傑道：「天傑！我問你，誰担當刺殺劉瑾的重任？」

梁天傑道：「自然是我。」

門香君道：「應該由我去。」

梁天傑道：「爲什麼？」

梁天傑道：「如果奸賊劉瑾根本不在這三輛車上，你還可以從容逸去。奸賊一日未除，你就要活一天。」

梁天傑道：「我相信這個消息非常正確。」

門奇君道：「萬一呢？」

梁天傑道：「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一切都別說了。」

門奇君道：「好吧！我去看看豆腐作得怎麼樣了。」

他帶走了那個來報信的漢子，臨走時暗暗向沈子安打了一個眼色，後者也相繼告退。

面對淚痕滿面的門香君，梁天傑不知道說什麼好。良久，才囁嚅着說道：「香君，我了解妳的心意……」

門香君截口道：「天傑！我也了解你的心意。你不想讓我死。但是我要問你，是國恨家仇爲重，還是兒女之情爲重？」

梁天傑笑道：「妳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

門香君道：「不是你難以回答，而是你避不作答。你明明知道我在你身邊，可以增加不少殺賊的力量，但是你却門不過私情，你希望我活着。我也不希望死，但我要無憂無慮，很愉快地活着。教我含着悲慟而活，倒不如死了來得乾脆。」

「香君……」

「天傑！」她毫不羞怯地撲進他的懷裏，將面頰貼上他那堅實的胸膛，語氣堅定地說道：「我們也許都將不久於人世，所以我現在要將心裏的話說出來。若論門戶，我是不配，若論心地堅貞，我自信能够作你們梁家的人，即使死了也是你們梁門的鬼。天傑，讓我伴着你，共生，共死……」

梁天傑幾乎要落下幾滴英雄淚，但是他忍住了。伸手撫摸着她的秀髮，語氣激動地道：「香君！妳不知道我有多麼感激妳，若是承平時代，我們該有多快樂。而我們却相遇在苦難……」

門香君截口道：「天傑！你說錯了。若是承平時代，我只能爲你生兒育女，爲你燒茶煮飯。你又如何能見到我的堅貞？又怎能見我願意爲你作多大的犧牲？正因爲我們相愛於亂世，才使我有機會表現勇氣，天傑！讓我爲你死。」

這些話聽在梁天傑耳中，他感到無比的激動。他緊緊地摟抱着，恨不得將兩個軀體合而爲一。有這樣一個紅粉知己陪伴赴難，死有何憾？

他幾乎要軟弱在柔情蜜意中，突然，他堅强起來，將門香君的嬌軀輕輕推開，沉聲道：「香君！妳不能死。我今天如果遇難，只是爲先父盡了孝道，但是對家母仍有虧負。那需要妳去代我補償。香君！我求求妳，無論如何要好好地活着。」

門香君接二連三地搖着頭，她似乎還在堅持她的想法。就在這個時候，門奇君如旋風般捲了進來，他手裏拿着一隻灰色的鴿子。

「信鴿來了，信鴿來了！」他連聲大叫。

梁天傑接過信鴿，取下鴿子脚上縛着的一根細竹管，從裏面倒出一個紙捲，展開一看，那紙捲上畫着一個圓圈圈。

那正是預先訂妥的暗號，意思是——三輛大車是從禁苑駕出來的。

梁天傑喜孜孜地道：「大車是從禁苑內駛出來的，看來奸賊劉瑾前往西山避暑的消息假不了。」

門奇君道：「好！我就去準備豆腐挑子。」

門大哥！請受我一拜。」

梁天傑雙膝落地，拜了下去。

門奇君連忙伸出雙臂托住他，疾聲道：「天傑幹什麼？」

「你兄妹二人待我恩重如山……」

門香君拉起了梁天傑，道：「快別這樣說了。天傑！你快去吧！別誤了大事。」

門奇君不再說什麼閒話，匆促地離開了這間小屋。

門香君托起他的下頦，道：「天傑！讓我仔細地看看你……」

一顆淚珠，從梁天傑的眼眶中落下。有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啊！

門香君再度投進他的懷裏，就在這時，天空中響起了尖銳的鴿聲哨呼。

梁天傑猛地將她推開，脫去長衫，拉下頭巾。却將那面寫着「誅宦官，匡社稷」的血旗當作頭巾纏在頭上。

門香君已看出他已打算亡命一搏，心頭如撕裂般疼痛，但她却在面上强裝笑容，道：「天傑！奸賊劉瑾看到你這種氣概，也要嚇破胆子了。」

× × ×

天已大亮。

街上行人已不算少，因此，門奇君所率領的十幾副豆腐挑子並不顯得十分引人注目。

梁天傑戴着一頂竹笠，身上披着大衫，也帶了十幾個人，遠遠地跟在豆腐担子後面。

門香君也戴竹笠，走在他的身邊，低聲道：「天傑！我一直都很相信雷鐵夫，現在，我突然對他起了疑心。」

梁天傑低着頭道：「爲什麼對他起了疑心？」

門香君道：「一旦進入東，西二廠的人，就別想活着出來，我却活着出來了，而且連刑罰都不曾受，這不是太幸運了麼？」

梁天傑道：「也許妳是個有福的人。」

門香君道：「也許眞如楊夢雲對你所說，我的被捕，只不過是一個套子。」

「管他是不是套子，對於雷鐵夫，我也留了一手。」

「哦？」

「我教沈老告訴他，咱們將在西直門外動手。倘若他是走狗，那麼重兵一定埋伏在城外。咱們亡命豁上，就算他們有防備奸賊劉瑾也別想跑掉。」

「問題是……」她似乎想說假如劉瑾不在車上

又怎麼辦？

但是她的話却敎遠處的蹄聲和車輪聲打斷。

遠遠來了三輛雙轅大車，車簾低垂，車行不速。兩旁有好幾十個人跟着大車在跑，好像是看熱鬧的。但他們也許正是僞裝改扮的護衞。

梁天傑抓緊了門香君的手，疾聲道：「香君！珍重，千萬答應我，好好地活着……」

他這裏一語未了，三輛大車已到近前。

走在前面的門奇君揚臂一揮，十幾副豆腐担子立刻橫過了長街。

最前面那輛大車上駕車的漢子不得不猛勒轡轡，兩匹馬兒一陣長嘶，四隻前蹄一齊豎了起來。

門奇君把握機會，拋掉豆腐担子，亮出雙刀，閃電般砍進那兩匹馬兒的頸項。

前車一停，後面那二輛大車也跟着勒馬停蹄，門香君一躍上前，雙手打出八枚袖箭，那四匹拖車的馬兒一陣狂嘶，紛紛倒地不起。

梁天傑甩掉竹笠，長衫，拔劍在手，狂吼道：「宦官劉瑾納命……」

吼聲未落，人已躍到第二輛車後，對準正中，隔着車板，一劍刺了進去。

根據他的想法，劉瑾身側有馬永成和谷大用衞護，車側攻擊，不易得手，於是劍從車後刺進。

長劍一穿而過，梁天傑心頭不禁一驚，他感覺得出，透過車廂板的長劍沒有刺中任何東西。

心往下一沉，連忙奮力抽回長劍。却想不到回手一帶，那塊車廂板竟然向下翻落。緊接着，車廂內射出一陣密如驟雨的弩矢。

梁天傑手中的長劍還有一半插在車廂中，既不能揮劍掃落那些迎面而來的弩矢，又不能飛身閃躲，只得來了一招懶驢打滾，橫躺在地上。口裏揚聲喊道：「有埋伏，你們快走……」

一語未了，第三輛大車的車簾突然撩起，又是一陣弩矢向梁天傑射來。

幸而門奇君手舞雙刀趕到使梁天傑未曾受傷。衆志士們一見大車內射出弩矢，已知車中藏有埋伏，紛紛亮出兵刃，躍上大車，打算先斬除車內的弓弩手。

梁天傑見狀大驚，揚聲道：「快走！快走！千萬不可戀戰。」

門香君一躍來到他的身邊，疾聲道：「天傑！你只會喊別人，你也快走啊！」

門奇君一面舞動着雙刀，「一面喊道：「天傑！快走！由我斷後。」

突然，城門外和鼓樓方面同時亮起了奔雷般的蹄聲。須臾，只見一列馬隊由城外奔來，約有二十餘騎，前面二騎是烏格和馬駿。他倆高聲喊道：「不要走了亂黨！」

另一隊騎士從鼓樓方向奔來，領先一騎，赫然是雷鐵夫。

梁天傑一見到他，不禁目眦欲裂，高聲罵道：「姓雷的，我敬重你是個江湖漢子，想不到你比禽獸不如，竟然背信忘義……」

雷鐵夫在馬上哈哈大笑，道：「梁天傑！並非我姓雷的甘心要當鷹爪子。我的師兄馬駿在清明節拿你不着，如今是留着腦袋待罪圖功，我能不救他麼？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江湖歷練太淺，認栽了吧！」

門香君怒火上昇，雙腕連揚，八支袖箭分上，中，下三路向雷鐵夫射去。

雷鐵夫嘩啦啦一搖手中鐵算盤，八支袖箭全部被掃落塵埃，拍馬向前，揚聲道：「喂！烏副統領！這妞兒可不能傷她，留着給老雷受用。」

那邊的烏格桀桀笑道：「行！只要雷兄奮力拿下那姓梁的小子，那妞兒今夜包管送到你房上。」

雷鐵夫道：「看我老雷的！」

雙腿猛力將馬一夾，向梁天傑衝了過來。

門香君疾聲道：「天傑！快躲！」

梁天傑那裏肯躲，長劍倏揮，刺向雷鐵夫的坐騎。他必須先將對方弄下馬來，否則平地上的人去鬥騎在馬上的人準定吃虧。

雷鐵夫一向在口外稱雄道霸，騎術非常高明，馬韁一帶，竟然使得梁天傑一劍削空，身形一擰，鐵算盤向梁天傑迎頭擊下。

但他却沒有想到梁天傑身後還有個賣命的門香君，她飛身躍起，一揚手中七首，硬生生將一隻馬前腿削了下來。

馬兒一顛，雷鐵夫落下了鞍，他那一擊，也偏到旁邊去了。

梁天傑乘虛蹈隙，一劍跟進，只聽滋地一响，雷鐵夫的衣衫迸裂，左肋處出現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流出。

雷鐵夫冷哼一聲，鐵算盤全力打出，梁天傑揮劍相迎，二人堪稱旗鼓相當。

門香君和一批志士和雷鐵夫率領的那一批蒼子交上了手，馬上，馬下，作慘烈的搏殺。

門香君冷眼旁觀，那邊的烏格和馬駿還在以逸待勞，縱使梁天傑勝了雷鐵夫，也已元氣大傷，若想再勝烏格和馬駿似乎難比登天。

她心念一轉，就縱身過去，揚聲道：「烏格！你不是要生擒本姑娘麼？有種你就下馬來和姑娘鬥個三百回合。」

烏格怪笑道：「烏大爺不但要下馬，還要和妳上床！」

翻身下了馬，右掌直立如刀，緩緩地向門香君走了過去。

馬駿道：「烏格！小心那妞兒的袖箭。」

這時，門香君已暗暗將那把七首藏了起來。捲起了兩隻袖管，揚揚粉掌，道：「本姑娘也用肉掌對你，絕不用袖箭。」

烏格嘿嘿道笑：「我可捨不得一掌劈了妳！」

話聲中，五指箕張，猶如鐵鈎般，抓向門香君的左肩。

門香君不但沒有退避，反而身子一旋，以背對着烏格，縮進了他的懷裏。

烏格桀桀怪笑，右掌在半空中凝注，左臂一環，將門香君抱了個結結實實。

就在這一瞬間，烏格突然覺得，腹處一凉，原來門香君的七首已經刺進了他的軀體。

門香君手中七首刺到底之後，復又向橫一帶，冷笑道：「鷹爪子！你是死到臨頭還不知……」

烏格陰森森道：「丫頭，我死你也活不成。」

他的左臂越收越緊，使得門香君快要喘不過氣來，她嘶聲力竭地叫道：「哥哥！哥哥……」

門奇君立刻回身來救，一刀向烏格的左臂砍去，唯恐利刀傷到他的妹妹，連砍了好幾刀才將烏格那隻左臂砍斷。他只顧到援他的妹妹，却料不到馬駿業已拍馬向前，一劍貫穿了他的頸項。

「哥哥——」門香君發出一聲厲呼。

那邊，梁天傑已經將雷鐵夫逼到一家藥舖子的門口。大清早，藥舖子的門板尚未卸下，眼看對方就無路可逃了。就在這個時候傳來門香君的慘呼。

梁天傑難免心神一分。

就在這一瞬間，雷鐵夫已經改守爲攻，手中鐵算盤一連攻出三招。反而將梁天傑逼退了好幾步。

只聽卡地一响，接着蹬蹬連聲，在晨曦中出現了數點閃閃金光。原來是雷鐵夫打出了鐵算盤中的暗器。

偏偏在這個時候，梁天傑偏過頭去探看門香君的究竟，三支細小的鋼針已經扎進了他的雙肩。

雷鐵夫哈哈笑道：「姓梁的！掉劍投降吧！你已中了我的厥藥鋼針，再也不能使力啦！」

梁天傑猛揮長劍，果然發覺有些力不從心，他暗道不妙，手中長劍已然落在地上。

門香君本來決心要殺馬駿爲她哥哥報仇，一見梁天傑這邊中了厥藥鋼針，連忙牽住了落荒之馬，趕了過去，疾聲道：「天傑！快逃。」

梁天傑搖搖頭，道：「不！妳快走！」

雷鐵夫哈哈大笑道：「你們倆誰也別走。劉公公要你姓梁的，我要那小妞……」

他的話突然頓住，嘴吧張得大大的，胸膛上露出一截明晃晃的劍尖，原來有個人躲在藥舖子裏從門縫中伸出長劍來刺進了他的背心窩。

那人是誰？這是梁天傑和門香君都想得到的答案。

雷鐵夫的屍首倒下，藥舖子的門板開啓，只見一個左手執劍的人衝了出來。他是楊夢雲。

楊夢雲疾聲道：「姑娘快些抱梁天傑上馬，由我斷後。」

門香君粉臂一舒，挾着梁天傑登上了馬鞍。

馬駿見他們要逃，連忙打馬過來，冷不防左手劍客楊夢雲在他背後一劍，結束了他的性命。

馬駿的屍首剛從馬背上倒下，楊夢雲已一躍而上。三人兩騎，飛也似地向城門口馳去。

雖然前有攔路，後有追兵，怎奈楊夢雲前衝後衝，一把長劍舞得風雨不透。三人終於逃出城來。

這一仗，「血旗社」固然元氣大傷，西廠也是精英盡折。太監劉瑾眞的被嚇破了胆，臥床三個月不起。最重要的是——血旗震動了八荒，義士紛紛揭竿而起。朝中御史也逐漸敢在聖上面前指陳劉瑾的罪狀了。

劉瑾雖然屢次逃過了「血旗社」的刺殺，却逃不過「天道人心」，御史張永冒死陳列他的罪狀，爲武宗帝所納，處劉瑾凌遲之罪。

他雖然已死，家屬還不能收屍，必須要暴屍三日。

就在這天夜裏，刑場上來了一男一女，他們將一面白色的三角旗子插進了劉瑾的口中。

接着這一男一女又出現在南苑墳地，哭倒在故中書令梁步倫的墓前。

當他們痛哭不已之際，另一個頎長的身影來到他們身邊，沉靜地道：「如今巨奸已除，梁老太爺九泉之靈當已能安，還望二位節哀。」

男的站了起來，女的却又到旁邊一座新墓前哭泣不已，新墳之前立一新碑，上書「亡兄門奇君之墓」幾個大字。其實裏面祇是埋葬了門奇君的衣冠，屍首早已無處尋覓了。

「楊兄！」梁天傑向楊夢雲深深一揖，道：「小弟還能活在世上，都是楊兄之賜，眞不知道要如何感激你的大恩。」

楊夢雲道：「快不要如此說了。你去勸勸門姑娘，咱們還要連夜趕路呢！」

「去那裏？」

「去應天府，令堂等着見她的愛兒啊！」

月在中天，光華四射，梁天傑仰首凝注，彷彿在蔚藍的天空中看到了一張慈母的臉。（續完）

千古英雄人物

一波未平一波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華雲翔偕七劍堡四堡主史天華，往長安飛虎鏢局，尋得總鏢頭大刀王松，史原與舊識，故坦把來意說明，大刀王松乃僞作徵聘鏢師，招聘雲、史二人爲鏢師，另有一女子凌蘭心見鏢局佈局告招聘，報名與試，及格受聘，史、雲二人對凌存疑，向王松忠告，但王松爲美色所迷，不予置信。那日，王松要率史、雲、凌等同護鏢往蜀南江津，雖經華雲翔以江津離鬼門關不遠，勸王放棄，王堅持，雲、史等只好同行，途經西坪口，王松下令安歇，凌蘭心輸值接替史天華看守——

史天華笑道：「沒有，還有一刻時，才輪到妳呢！」

凌蘭心道：「我怕睡過頭，所以一直未敢放心的睡覺——有沒有甚麼情況？」

史天華道：「沒有，一切平靜無事。」

凌蘭心道：「那麼，你回房睡覺去吧！」

史天華道：「妳一個姑娘家，實在不宜值夜，還是讓我代替妳看守吧。」

凌蘭心笑道：「不，我既然是個鏢師，就須做一切應該做的事！」

史天華一指正在附近走動的一名趟子手道：「妳若覺無聊，不妨找他們聊聊天，有人談話，時間容易過。」

凌蘭心道：「我知道。」

史天華揮揮手，卽回房而來。

他的房間就在大刀王松左邊，與華雲翔的房間有數步之隔。

這時已是三更天，客棧裏十分安靜，除了鏢局派在客棧裏巡視的人的脚步聲外，沒有別的聲音。

但史天華伸手推開自己的房門時，却嚇了一大跳。

原來，他房中坐着一個人——華雲翔——當然是改變面貌化名王飛的華雲翔！

他含笑坐在床邊上！

史天華嚇了一跳之後，便以一種迷惑的笑容問道：「老弟還沒睡？」

「啊！」

史天華慘叫一聲，抱腹蹲了下去。

睡在隔房的大刀王松聽到慘叫，立刻驚醒，顧不得穿衣，抓起九環大刀疾衝出房，轉入史天華的房中一看，祇見史天華已倒在血泊中，而房中已無華雲翔的踪影。

大刀王松震駭欲絕，一步跳到史天華身邊，翻轉他的身軀，急叫道：「史兄！史兄！」

史天華面色慘白，顫聲道：「華……雲翔！他……他……」

那把匕首還插在他的腹部，而鮮血却如泉湧，看來是無法救治的了。

大刀王松急問道：「是華雲翔殺了你？」

史天華雙目暴睜，掙扎的迸出一個「是！」字，頭便往後一仰，氣絕死了！

這時，百步神槍謝輝，快刀葉天河，地靈神鄧通及華雲翔，凌蘭心均已聞聲趕到，他們看見史天華被人殺害，個個大驚失色，紛紛驚問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大刀王松不愧是個名鏢頭，立刻沉聲道：「快去看住紅貨！」

凌蘭心是正在輪值之人，聞言惶然一哦，轉身奔了出去。

大刀王松道：「謝鏢師，你們三人也去！」

百步神槍謝輝，快刀葉天河，地靈神鄧通三人齊聲應是，亦卽轉身奔出。

華雲翔在看清楚史天華被殺害的情形時，腦門猶如中了一記焦雷，險些暈倒。

他趨至史天華身邊蹲下，不勝驚愕的道：「這……這是誰下的毒手？」

大刀王松站立起來，抬刀橫於胸前，沉着一張威儀逼人的臉道：「你不知道？」

華雲翔神色激動地道：「是的，在下聽到慘叫聲才趕過來，總鏢頭可曾見到兇手？」

大刀王松臉上升起一抹冷笑，一字字道：「沒有，不過史四堡主已說出殺害他的兇手的姓名！」

華雲翔急問道：「是誰？」

大刀王松舉刀戟指他道：「你——華雲翔！」

華雲翔心頭大震，駭然道：「甚麼？他說是我殺的？」

大刀王松道：「不錯！」

華雲翔一聽就知又是那個冒充自己的假華雲翔幹的好事，不由得咬牙切齒道：「又是他！原來又是他！那個狗娘養的東西！」

大刀王松冷笑道：「你在罵自己？」

華雲翔道：「不，我是罵那個冒充我的小子，他曾冒充我殺害了成大堡主和石二堡主，如今又冒充我殺害了史四堡主，存心制我於死地！」

他愈說愈憤怒，接着一頓足道：「我去找找看，說不定他還未逃遠！」

說着，舉步欲出。

大刀王松橫跨一步，攔住去路，冷笑道：「不，你不能走！」

華雲翔面色一變道：「總鏢頭，難道你認爲這位史四堡主是我殺的？」

大刀王松道：「不錯！」

華雲翔道：「錯了！總鏢頭你想想看，我那有殺害他的理由？我要求他陪伴着我，就是要證明我不是殺害他們成大堡主和石二堡主的兇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那有殺害他自找罪證之理？」

大刀王松冷冷一笑道：「無論如何，王某得相信史四堡主的話！」

華雲翔嗒然道：「好吧，總鏢頭的處置並無不當，可恨的是那個陰謀嫁禍於我的狗雜種……」

大刀王松道：「從現在開始，王某不能讓你行動自由，你必須接受囚禁！」

華雲翔苦笑道：「爲了不連累總鏢頭，在下情願接受囚禁，但這樣一來，總鏢頭恐怕……」

大刀王松道：「你不必爲王某担憂，王某自己會應付一切！」

華雲翔道：「如果殺人魔在你面前出現，你有把握擊敗他麼？」

大刀王松道：「你管，你是不是殺害他的，王某自信力足自保。」

華雲翔嘆了口氣道：「以家父及涂、丘、歸三位大俠的能耐，他們也應該能够自保，但他們却終於被殺害了！」

大刀王松道：「那是因爲他們未獲通知，沒有準備之故。」

他語聲一頓，繼道：「現在請將你的判官筆放下如何？」

華雲翔點點頭，撒下揷在背上的判官筆，扔到他跟前，說道：「總鏢頭若要綑綁在下，請動手便了。」

大刀王松退到房門前道：「謝鏢師，請過來一下！」

百步神槍謝輝應聲而至，他雖在外面看守鏢車

華雲翔點點頭。

史天華見他光點頭而不開口，知他有要緊事要和自己說，當卽走過去，在他身旁坐下，低聲問道：「有甚麼事？」

華雲翔不答，舉左手指指天窗。

史天華抬頭向天窗上望。

華雲翔右手疾出一把匕首，乘史天華抬頭上望之際，一刀刺入史天華的腹部！

，但對大刀王松和華雲翔的談話已聽得清清楚楚，故未多言，躬身道：「總鏢頭有何指示？」

大刀王松順口道：「有沒有發現甚麼情況？」

百步神槍謝輝答道：「沒有，屬下等已查遍全客棧，並未發現可疑人物。」

大刀王松道：「好，你去取條牛筋繩子來。」

百步神槍應是而去。

不一會，已取到一條牛筋繩子。

大刀王松道：「把他綑綁起來！」

百步神槍應是而上，動手將華雲翔綑綁起來。

華雲翔沒有反抗，他是通達事理之人，認爲換了自己是大刀王松，也會這麼做。

大刀王松見百步神槍已將華雲翔綑綁好，便道：「帶他回房去，從現在起，你負責日夜看住他，直到七劍堡的人前來提走他爲止。」

「是！」

百步神槍應聲之後，便將華雲翔推出房外去。

大刀王松接着召來兩名趟子手，一個吩咐他負責處理史天華的喪事，囑其買棺盛殮，停靈客棧中，等待七劍堡的人前來迎回去，諸事吩咐停當，他才走去查看鏢車，並把華雲翔和史天華化名充當鏢師原因告訴衆人……

次日，鏢車按時起程。

華雲翔被安置於一輛馬車中，由百步神槍負責看守，他已得大刀王松的指示，除了嚴密防備華雲翔不讓其脫逃之外，對華雲翔的態度很客氣，不以敵人看待。

凌蘭心對這件事十分吃驚，不停的向大刀王松問這問那，她似乎較爲同情華雲翔，說道：「我想華雲翔一定是被陷害的，如果他眞殺害了史四堡主，豈肯俯首就擒。總鏢頭你說是不是呢？」

大刀王松點點頭道：「不錯，對這件事我也有點懷疑，不過我不能不把他留下來，否則無法向七劍堡的人交代，妳知道七劍堡勢力雄大，我王松是得罪不起的。」

凌蘭心道：「七劍堡人不知將如何處置他？」

大刀王松搖頭道：「誰知道呢？」

凌蘭心道：「他們何時會來提人？」

大刀王松道：「大約在十天之後，那時咱們的鏢車已進入蜀中地界。」

凌蘭心道：「我聽說七劍堡共有七位堡主，現在死了三位，他們的實力恐怕要大受影響了。」

大刀王松道：「正是，他們七劍堡本有領袖武林之勢，現在恐怕不行了，由這一點推測，兇手殺人的動機，可能就在於打擊七劍堡，使七劍堡一蹶不振。」

凌蘭心道：「你說會不會是殺人魔幹的？」

大刀王松搖頭道：「不知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殺人魔既能殺死涂、丘、歸、華四位武林高人，又何必要這些手段來殺害七劍堡的人？」

凌蘭心道：「正是，這樣看來，殺害成、石、史三位堡主的兇手絕不是殺人魔的同黨。」

大刀王松也下馬察看，又在屍體上搜摸一番，見搜不出任何東西，乃走上山麓林中，在老榕樹下四周尋找一遍，發現幾個不屬於陳七的足印，心知陳七是被人殺害的，當下走回道上道：「把屍體帶上車，到了城裏再買棺盛殮！」

快刀葉天河問道：「帶上哪一輛車子？」

大刀王松道：「囚禁華雲翔那一輛！」

兩名趟子手便在快刀葉天河的指揮下，將陳七的屍體帶上華雲翔的馬車。

大刀王松一句話都不說，揮手喝道：「繼續前進！」

於是，鏢車繼續向前推進。

大家默默而行，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因爲大家都知道總鏢頭的脾氣，他不表示什麼時，誰也不敢對陳七之死加以討論。

大刀王松看着鏢車一一通過，才把坐騎交給一名趟子手牽着，他自己跳上囚禁華雲翔的馬車，鑽入車廂之中。

在車廂中的百步神槍謝輝和華雲翔正在察看陳七的屍體，他們見大刀王松進來，立時退在一旁，謝輝開口道：「總鏢頭，屬下認爲陳七沒有自殺之理。」

大刀王松在座位上坐下，雙眉緊鎖，沉默良久，才開腔道：「他不是自殺的！」

謝輝道：「那麼，是誰殺了他？」

大刀王松道：「我在樹下發現了幾個脚印，從脚印上看，兇手是個身材高大的人……」

謝輝道：「陳七並無仇家，這一點屬下是知道，他品行很好，沒有不良嗜好，而且人很忠厚。」

大刀王松道：「殺他之人，目的是在阻止他去七劍堡報訊！」

他目光一抬，嚴肅的注視着華雲翔，問道：「你可知道誰會阻止他去七劍堡報訊？」

華雲翔搖頭道：「在下不知。」

大刀王松道：「會是你所說的那個冒充你的兇手麼？」

華雲翔道：「應該不是。」

大刀王松道：「不錯，眞有人冒充你殺害了史四堡主，他的目的是在陷害你，要你死在七劍堡的手裏，所以他應無阻撓陳七前往七劍堡報訊之理。」

華雲翔想起了「死神」（神州一劍涂嘯天）曾進入七劍堡救走自己之事，不由心頭一動，脫口道：「哼，難道又是他？」

大刀王松立刻追問道：「誰？」

華雲翔不願說出自己想到的「涂嘯天」的姓名，只說道：「死神。」

大刀王松道：「死神？」

華雲翔道：「是的，殺人魔手下有幾個『死神』，其中之一曾於上次在下被囚禁於七劍堡時，入堡救出在下。」

大刀王松道：「你不知道他是誰？」

華雲翔道：「不知道。」

大刀王松道：「他爲何要救你？」

華雲翔道：「他在攏絡在下，希望在下勿追究殺人魔殺人之事。」

大刀王松道：「這不是理由！」

華雲翔道：「當然不是，他可能有別的理由不要在下死於七劍堡之手，所以才出手搶救。」

大刀王松道：「殺人魔殺了令尊，他如怕你報仇，自可斬草除根，何必攏絡你？」

華雲翔道：「是啊！」

大刀王松冷笑道：「我覺得你好像在隱蔽什麼，是不是那個『死神』是你的親戚朋友？」

華雲翔苦笑道：「如果他是在下的親友，他們就不會下手殺害家父了。」

大刀王松寒臉沉默有頃，又道：「那麼，你認爲『死神』是殺害陳七的兇手，他的目的是在阻撓華雲翔點頭道：「可能。」

大刀王松道：「爲什麼？」

華雲翔道：「也許是不願見在下受寃而死？」

大刀王松道：「若然如此，他們何必派人冒充你來殺害史四堡主？」

華雲翔道：「不對，冒充在下之人，與殺人魔及『死神』不是同黨！」

大刀王松道：「你怎知道？」

華雲翔道：「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大刀王松冷哼一聲道：「爲了要救你，竟然殺害了我一個趟子手，這不是太不把我王松放在眼裏麼？」

華雲翔道：「他們本來就是『羣毫無人性之人，他們連跛脚仙老前輩都殺了，又何在乎一個趟子手。」

話聲一頓，又道：「其實總鏢頭說他要救我，這是不確的，他只是不要我死而已，如果眞要救我，早就動手搶救了。」

大刀王松沉吟道：「我不能不把這件事通知七劍堡，否則將來七劍堡會向我要人！」

華雲翔道：「總鏢頭打算再派人去！」

大刀王松點頭道：「是的！」

華雲翔道：「最好不要。」

大刀王松冷笑道：「我已說過，此事非讓七劍堡的人前來處理不可！」

華雲翔道：「我覺得你是不是那個『死神』是你的親戚朋友？」

華雲翔苦笑道：「如果他是在下的親友，他們既要阻撓您的人去報訊，您再派出的人也將遭到同樣悲慘的命運。」

大刀王松好像也失去了主意，問道：「依你說，我該怎麼辦？」

華雲翔道：「在下不要求總鏢頭釋放，但總鏢頭若要把在下交給七劍堡發落，最好親自把在下送去。」

大刀王松道：「我現在豈能離開鏢車？」

他喝令衆人勿大聲叫嚷之後，才向大刀王松稟道：「總鏢頭請看，那不是您昨夜派往七劍堡報訊的趟子手陳七麼？」

他舉手指向山麓「株老榕樹。

那株老榕樹上，此刻吊着一個死人！

死者雙目暴瞪，舌頭外伸，死狀至爲恐怖，但大家一看就認出他正是趟子手陳七。

大刀王松一見之下，面色大變，失聲道：「咦，他爲何自殺了？」

「名趟子手大叫道：「他一定不是自殺的！他這個人我最了解，他沒有自殺的理由！」

快刀葉天河喝道：「住口！」

那趟子手很尷尬的低下頭去。

快刀葉天河接着再對大刀王松道：「總鏢頭，這件事……」

大刀王松滿面嚴肅地說道：「放他下來察一察看！」

快刀葉天河應了一聲，立即飄身下馬，跑上山麓那株老榕樹下，揮刀斬斷繩子，將陳七的屍體移至道上，解開束在頸上的繩子，仔細的察看屍體全身，抬頭說道：「身上無傷，是縊死的不錯！」

大刀王松道：「我現在豈能離開鏢車？」

華雲翔道：「總鏢頭可在交貨之後，再親自押送在下去呀！」

大刀王松點點頭道：「這也是一個辦法……」

華雲翔嘆道：「在下現在倒眞想再見見他！」

大刀王松道：「死神？」

華雲翔道：「正是，他既在此出現，必已知道冒充在下殺害成，石，史三位堡主的兇手是誰。」

大刀王松道：「你認爲他肯告訴你？」

華雲翔道：「也許肯的。」

大刀王松又沉默了一會，露出一個不自然的冷笑道：「死神既在此處出現，那麼殺人魔可能當眞要我王松這條老命了！」

華雲翔道：「所以總鏢頭務必小心提防，可惜在下已不能幫助您了。」

大刀王松道：「你說殺人魔殺害涂，丘，歸和令尊四人，是在鬼門關上下手的？」

華雲翔道：「不錯。」

大刀王松忽然微微一笑道：「那麼，他若要動手，一定會在我到達江津的時候，現在距離江津尚遠呢！」

說畢，鑽了出去。

× × ×

鏢車順利前進着。

這一天，在一處名叫東川的鎭上停歇下來。料理過陳七的喪事，又過了一個平靜無事的夜晚，次日早上，鏢車復繼續起程。

上路不久，忽有一名趟子手鑽入華雲翔被囚禁的車廂中！

百步神槍謝輝對於這個擅自上車的趟子手並無一絲責備之色，只是微微一笑。

這名趟子手上車之後，向謝輝笑笑道：「謝鏢師，總鏢頭要小的來接替您呢！」

謝輝道：「好，小心看守，我下去了。」

說畢，下車而去。

這名趟子手便在謝輝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望着華雲翔笑道：「華少俠需要什麼，請吩咐一聲就是了。」

華雲翔道：「謝謝，在下現在不需要什麼。」

這名趟子手道：「我叫畢虎，在飛虎鏢局已經幹了五六年了。」

華雲翔道：「鏢車出發時，我好像是沒見到過你。」

畢虎笑道：「是麼？他說「是麼」這兩個字時，聲音突然改變了！

華雲翔一呆，仔細端詳他一番，登時恍然大悟道：「原來是您——總鏢頭！」

原來，這個名叫「畢虎」的趟子手，竟是大刀王松易容的！

大刀王松笑道：「小聲一些，現在知道我是王松的人還不多呢！」

華雲翔笑笑道：「外面有「位『總鏢頭』？」

大刀王松點道：「有的！」

華雲翔說道：「這是昨夜在東川鎭客棧上的傑作？」

大刀王松道：「正是！」

華雲翔道：「很好，總鏢頭這一着移花接木之計着實高明……」

大刀王松面露得色的笑道：「誇獎了，王某能想到這一着，還是得自你易容充當鏢師啓示呢。」

華雲翔微笑道：「但總鏢頭有沒有想到這樣將危害到您那位替身者的性命？」

大刀王松道：「不會，王某將盡力保護他的安全，而且退一萬步說，他若不幸被殺人魔擄去，也不至於一定會被殺害。」

華雲翔道：「怎麼說？」

大刀王松道：「因爲他不是王某，一旦殺人魔發現他不是王某時，可能會放他回來。」

華雲翔笑笑道：「但願如此。」

正說着，地靈神鄧通忽然靠上馬車窗口，向車廂裏的大刀王松低聲說道：「老總，前面有一人擋道！」

大刀王松神色一變，急問道：「是什麼人？」

地靈神鄧通道：「不知道，是個農家裝束的老人，看樣子不是武林人物——哦，他正在把一樣東西交給我們『總鏢頭』！」

大刀王松道：「快去看看是什麼東西！」

地靈神鄧通點點頭，立即縱馬趕上車隊前，向假大刀王松問道：「總鏢頭，那老頭給了你什麼東西？」

假大刀王松立由懷中取出一封信，說道：「是一封信，剛才那老頭說有人託他帶這封信給華雲翔，我正想送去給他，如今就由你拿去給他好了。」

地靈神鄧通接過信，又問道：「總鏢頭可曾問那老頭，託他帶信之人是誰？」

假大刀王松道：「有的，他說不知對方是誰，只稱是個年約五旬身材高大的黑衣人。」

地靈神鄧通聽了便勒住坐騎，等六輛鏢車走過，即靠上囚禁華雲翔的馬車，把信遞入窗口，交給大刀王松，說道：「剛才那人是個老農夫，有人託他帶這封信給華雲翔。」

大刀王松接過信，他問道：「託他送信之人是誰？」

地靈神道：「對方未報姓名，據那老農夫說，

他年約五旬，身材高大，穿黑衣。」

華雲翔道：「是他不錯！」

大刀王松道：「死神？」

華雲翔點頭道：「正是！」

大刀王松看看手裏的信，道：「我可以拆開來看麼？」

華雲翔道：「可以。」

大刀王松於是拆開信封，抽出裏面的信箋，注目默讀起來。

信上是這樣寫着：

「華雲翔：本神已捕獲冒充你殺害成鳳儀，石志雲，史天華的兇徒，只要你答應不追究令尊遇害之事，本神願立刻把兇徒交給你，以洗刷你的罪嫌，如你願意，可叫大刀王松搖動飛虎鏢旗爲號。」

大刀王松看過之後，未作任何表示，隨將信箋遞到華雲翔面前，道：「你看吧！」

華雲翔看過了信，心中很興奮，也很感傷，說道：「總鏢頭從他這封信上看，即可知道在下是無辜受害的吧？」

大刀王松道：「不錯，但兇徒未解到之前，王某仍不能恢復你的自由。」

華雲翔嘆道：「他的條件太苛了，在下不能接受！」

大刀王松道：「但這是洗清你的罪嫌的好機會，你不考慮？」

華雲翔斷然道：「不，父仇不報豈爲人子，他要在下放棄追究家父被害事，這萬萬不能答應！」

大刀王松道：「依我看，你大可答應他，先把那兇徒騙過來，至於放不放棄追究令尊被害之事，以後再說。」

華雲翔搖說頭道：「不，在下不做背言失信之事！」

大刀王松點點頭道：「你太固執了，對那種殘暴之輩，何必重視信諾？」

華雲翔搖搖頭。

大刀王松道：「剛才王某說過了，雖然從這封信上可證明你無辜，但在兇徒未解到之前，王某仍不能釋放你，仍須將你交給七劍堡去處理。」

華雲翔點頭道：「在下明白。」

大刀王松道：「你可曾想到落入七劍堡手裏的後果？」

華雲翔道：「在下寧願死，亦決不放棄爲父報仇！」

大刀王松淡淡一笑道：「好吧，人各有志，王某亦不想勉強你，不過你若死在七劍堡手裏，可不要怪王某不顧情義才好。」

大刀王松把信摺好，放入信封，再摺好塞入他懷中，笑道：「這封信你收好，也許七劍堡的人看了這封信後，會釋放你也說不定。」

華雲翔道：「謝謝。」

大刀王松聳聳肩，快快地道：「王某眞希望你接受他的條件，這樣當他帶着兇徒現身時，王某也好爲趟子手陳七報仇。」

華雲翔一笑道：「他不會現身和咱們相見的，在下若接受他提出的條件，他一定是把兇徒放在前面道上，其本人則絕不肯現身。」

大刀王松一哦道：「他武功如何？」

華雲翔道：「高。」

大刀王松道：「高到何種地步？」

華雲翔道：「不清楚，不過從他能在大白天混入七劍堡而不被發現，以及一出手便制服六堡主程哲彥的情形看，總鏢頭應可測出他身手有多高。」

大刀王松道：「當今武林，能一出手即制服七劍堡七堡主之一的人，好像沒有吧？」

華雲翔道：「雖然他是出其不意而得手的，但在下相信他的身手遠在程六堡主之上。」

大刀王松道：「身手高於七劍堡七位堡主的人却不少，譬如令尊及涂，丘，歸四位，身手即高於他們七位堡主。」

華雲翔道：「總鏢頭自覺與七堡主比若何？」

大刀王松道：「沒比劃過，不太清楚，不過王某自信不至於敗就是了。」

華雲翔微笑道：「總鏢頭身手超絕，在下亦有所聞，不過我勸總鏢頭最好不要急着想會會那死神，因爲凡是見到死神之人，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大刀王松冷笑道：「王某可有信邪，只要他敢在王某面前出現，王某非向他領教領教不可！」

× × ×

鏢車一路南下。

沿途未生任何事故。

由於華雲翔不願接受死神所提出的條件，因此死神也不肯交出兇徒，此後一路上，再無死神的消息了。

第五天午後，鏢車在預定時間抵達紫貴縣城，投入城中最大的一家悅來客棧。

華雲翔仍以「待罪」之身被囚禁於一間客房中，易容爲趟子手畢虎的大刀王松，仍同房在看守。

鏢車在客棧裏安頓下來之後，假大刀王松以察視華雲翔的姿態，入房向大刀王松報告。

大刀王松問道：「已檢查過其他宿客的身份沒有？」

假大刀王松答道：「有，並無有可疑人物。」

大刀王松道：「仍要小心。」

假大刀王松道：「是的。」

大刀王松接着問道：「凌姑娘住哪間客房？」

假大刀王松道：「後面第三間上房。」

大刀王松道：「她曾要求鏢車抵達此地時，容許她返家探視其母，我去問問，她還是回不回。」說着，站了起來。

華雲翔道：「總鏢頭。」

大刀王松掉頭問道：「嗯？」

華雲翔道：「您打算讓她回去？」

大刀王松頷首道：「是的，她家距此不遠，而且在城中不會有劫鏢的事情發生，讓她回家一趟並無不可。」

華雲翔道：「總鏢頭陪她去麼？」

大刀王松道：「不。」

華雲翔道：「在下有個想法，不知總鏢頭願不願……」

大刀王松注目問道：「何事？」

華雲翔道：「派個人跟踪她，看她是不是眞回家探視其母，以及其母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刀王松笑道：「奇怪，老弟怎麼一直對凌姑娘不能釋然？」

華雲翔道：「在下是替總鏢頭安全來着想。」

大刀王松道：「謝謝，王某自信看人不會有差錯，凌姑娘絕無問題。」

語畢，開門走出去。

他先去看看鏢車停放之處，然後才到凌蘭心的房外，舉手敲門。

凌蘭心應聲道：「誰呀？」

大刀王松答道：「是小的畢虎。」

凌蘭心自然已知畢虎是誰，當即開門問道：「有什麼事麼？」

大刀王松拱拱手，笑道：「小的奉總鏢頭之命，來問問凌姑娘有什麼需要小的代勞的？」

凌蘭心笑道：「好，你進來，我有件事情要你做。」

大刀王松於是舉步入房，順手把房門掩上，然後一把拉住凌蘭心的玉腕，出其不意的將她拉近身前，在她雪白的香腮上親了一下。

凌蘭心登時滿臉緋紅，忙的推開他，白他一眼，含嗔輕聲道：「你又不正經了！」

大刀王松輕笑道：「過些日子，咱們便可有情人終成眷屬，現在讓我親一親何妨？」

凌蘭心佯嗔道：「你再放肆，我便告你調戲良家婦女，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大刀王松張開雙臂攔住去路，笑笑說道：「啊呀！這還是我未來的嬌妻的口氣麼！」

凌蘭心笑了笑，道：「說正經的，你到底讓不讓我回家探望我娘？」

大刀王松笑道：「妳答應我一件事，我便讓妳回去，否則休想！」

凌蘭心問道：「什麼事？」

大刀王松探手入懷，掏出一紙銀票，塞入她手裏道：「把這個拿給令堂！」

凌蘭心一看銀票上寫着五千兩白銀，不禁一呆道：「什麼意思？」

大刀王松笑道：「令堂有病在身，一定需要用錢，不是麼？」

凌蘭心道：「不，我不能接受，我的月餉只有二十兩銀子，你現在給我五千兩，叫我幹一輩子的鏢師也還不了。」

大刀王松道：「誰要妳還？這不過是我對令堂的一點敬意而已，只要妳明白我的心意就行了，嘻嘻……」

凌蘭心抿唇一笑道：「你以爲用金錢就可打動一個女人之心麼？」

大刀王松忙道：「不，我是喜歡妳才給妳錢，妳不要誤會。」

凌蘭心道：「我看你是口是心非，你只想玩我罷了。」

大刀王松正色道：「別胡說！」

凌蘭心一笑，收下銀票，道：「我已準備好，你什麼時候讓我走？」

大刀王松道：「現在就可走了。」

凌蘭心走去床上提起一個包袱，說道：「好，我要走了。」

大刀王松張開雙臂攔住去路，笑笑說道：「且慢！」

凌蘭心一怔道：「怎麼了？」

大刀王松道：「妳什麼時候趕回來？」

凌蘭心道：「午夜正一定趕回，若超過午夜未回，即表示有了意外。」

大刀王松道：「妳可否將妳家的詳細住址告訴我？」

凌蘭心道：「可以，由西城門出去，順路走到巴山東麓，那裏有一個李家村，過李家村再行一里許，便可見到我家。」

大刀王松道：「好，妳若不回來，我可要去找妳。」

凌蘭心笑道：「隨你！」

大刀王松上前一步，涎臉笑道：「讓我再親一親，我就讓妳走！」

凌蘭心退開道：「不要！」

大刀王松一撲而上，摟住她腰身，嘴如雨下，又在她雪頰上親了幾下，右手又以「飄忽」的手法在她酥胸上摸了摸。凌蘭心又羞又氣，玉掌猛揮，拍的一聲，在他臉上摑了一記清脆的耳光。

大刀王松被打得一呆，愕然道：「妳……妳怎麼打我？」

凌蘭心似乎又怕他生氣，忙的換上笑靨道：「你不正經，我自然要打你了！」

大刀王松見她發笑，滿腔不悅登時化爲烏有，强笑道：「嘿，妳這丫頭可眞野，居然敢動手打我，我活了這把年紀，還沒人敢對我這樣不客氣！」

凌蘭心俏皮一笑道：「別人不敢，我就敢！」

大刀王松曖昧一笑道：「好，妳給我記住，總有一天，我要妳求饒！」

凌蘭心笑道：「我這一回去，若是不回來，看你能把我怎樣？」

大刀王松道：「妳不回來我就找上妳家去。」

凌蘭心道：「不跟你胡扯了，我要向『總鏢頭』辭行去啦！」她拉開房門，逕自去了。

大刀王松沒有跟出，他呆呆的站着，想着剛才親她的情形，以及挨她一記耳光的滋味，深感餘味無窮，爲之沉醉不已。

他佇立良久，才步出房外，轉回華雲翔的房間，只見假大刀王松仍在房中陪伴着華雲翔，他把房門掩上，低聲問道：「她走了？」

假大刀王松答道：「是的，她來向小的辭行後，就走了。」

大刀王松道：「好，你回你房間去吧，小心莫被人看出你是冒牌貨。」

假大刀王松點點頭，起身開門而去。

大刀王松走去關好房門，隨在床上躺下，輕笑一聲道：「華雲翔，我告訴你一件事。」

華雲翔道：「請說。」

大刀王松道：「我快要納妾了！」

華雲翔道：「對象是凌姑娘？」

大刀王松道：「正是。」

華雲翔道：「她願意？」

大刀王松道：「不錯。」

華雲翔道：「這該恭喜您了。」

大刀王松得意的笑道：「謝謝，此次要不是你們來找王某，王某也不會公開徵聘鏢師，要不是公開徵聘鏢師，王某也不會跟她相識，所以王某應該向你致謝，假如可能的話，王某希望你能前來喝杯喜酒。」

華雲翔說道：「在下恐怕沒有了這個口福。」

大刀王松道：「這也說不定，交了鏢貨之後，王某決定親自送你去七劍堡，屆時王某願盡力爲你開脫。」

華雲翔道：「謝謝，就怕……」

「怕什麼？」

「總鏢頭認爲已很了解她了麼？」

「是的。」

「不怕總鏢頭見怪，在下仍認爲總鏢頭應該小心一些，不要爲了女人毀掉一生英名。」

「不，王某御女有術，任何女人碰到王某，都會服服貼貼的。」

「在下是說，她可能是有所爲而來的。」

「絕對不是，她若是殺人魔派來的人，便會以色引誘王某，但她並未引誘王某，她是個十分規矩的姑娘。」

「她沒有拒絕你，便是一種引誘。」

「哈哈，你太多心了。」

「她家住在巴山何處？」

「你問這幹麼？」

「在下總覺總鏢頭應該派個人尾隨她去看。」

「不必。」

「她何時回來？」

「午夜。」

「萬一不回來呢？」

「不會。」

「在下是說萬一。」

「那麼，王某……」

「去找她？」

「唔……」

「總鏢頭若要去找她，在下希望同行。」

「這個麼……」

「總鏢頭不信任在下？」

「唔……」

「請注意，在下此次易容應徵鏢師，目的就在逮捕殺人魔，總鏢頭應該給在下的每一次機會！」

「但你現在是……」

「總鏢頭還認爲在下是殺害史四堡主之人？」

「王某不敢說你是殺害史四堡主的兇徒，但王某早就明白說過了，在兇徒未捕獲之前，王某不能釋放你。」

「在下並無要求總鏢頭釋放之意。」

「可是……」

「總鏢頭怕在下逃走？」

「唔……」

「總鏢頭想左了，在下若想逃走，那天在西坪老客棧就已逃了，不會等到今天！」

「這件事我們不必談下去了，反正王某並未打算去找凌姑娘，王某相信她會回來的！」（未完）

弓弦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爲杜秋娘暗算所擒，被押赴潛龍幫，途至長青谷，潛龍幫衆自杜秋娘以下均爲谷主殺人王夏岱所擒，卜靖不屑夏岱的卑鄙無行，衝口怒罵，反激起夏岱的好强心，爲他拍開穴道並予解藥，未幾卜靖甦醒過來，發現不見杜秋娘等，身邊只有小晴一人，乃相偕同闖長青谷大堂，要找夏岱一門，再進入大堂，驀見二三十人佇候堂中，其中一巨無霸，手持斗大銅錘，要殺卜靖，向卜靖攻擊，招沉勢猛，卜靖沉着應付，一晃數十招，巨無霸的凌厲攻勢，已逐漸緩慢下來——

少俠獲絕藝　谷主締良緣

所謂一鼓作氣，再鼓則衰。

卜靖心知時機已至，口中一聲清嘯，掌中刀已展開了反擊。

刀芒一閃，紅光陡現，同時噹的一聲巨响，巨無霸的右手銅錘已跌落樓板之上。

一招能使巨無霸攔腰劈去。

殺人王夏岱的門下，無一不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巨無霸雖右腕受傷，却更激起了他的兇性。

卜靖這攔腰一刀，足可使他開腸破肚，任憑何等功力之人，也不會以血肉之軀與鋼刀相抗的。

但巨無霸似乎橫了心，縱然落得當場慘死，也要砸破卜靖的腦袋。

因而他不閃不避，口中一聲虎吼，斗大的銅錘逕向卜靖的頭頂猛砸。

卜靖估不到此人竟是如此的兇狠。急挫腕收刀，縱身倒竄，以避免彼此同歸於盡。

他逃過了當頭一錘，却未能避過兵刃相撞，噹地一聲大震，長刀已被銅錘砸得飛了出去，他的手臂也感到一陣酥麻。

巨無霸一招得手，銅錘再度橫掃過來，威勢之强，仍有石破天驚之勢。

這一下卜靖可慘了，長刀在手，他還敵不過巨無霸的雙錘，現在赤手空拳，更陷凶險之境了。

小晴見狀大急，一聲嬌叱，揮刀撲向巨無霸的身後，她是爲卜靖處境担憂，意欲助他一臂之力，

新派武俠長篇

文·圖　高培新

無弓弦

但她撲出未及三步，便被一名持刈大漢攔住去路。

現在卜靖及小晴均處於極端不利的境地，不要說鬥殺人王了，目前這一關他們就難有闖過之能。

唯一安心的，是殺人王的部屬並不依多爲勝，否則他們早已落敗被擒了。

其實卜靖一身所學，較巨無霸還要高上幾分，現在的窘境，只是兵刃不順手，一時間落在下風而已。

巨無霸趕盡殺絕，銅錘招招不離卜靖的要害。他們像走馬燈似的，已在廳上追逐了兩個來回。

忽然，卜靖一腳飛起，立即响起一股斷骨之聲。這一腳不僅踢斷了巨無霸的左腕，那沉重的銅錘也同時飛了出去。

一腳奏功，身形再轉，連續拍出兩掌，將纏鬥小晴的大漢逼退數步。

這幾下動作，宛如電光石火，而招式之奇，威力之大使這般殺人王的屬下全都一呆。

卜靖不再理會他們，急伸手抓着小晴的玉腕，道：「咱們走吧。」

廳後一條長長的走廊，兩旁鱗次櫛比，是一些門窗緊閉，靜悄悄毫無人聲的房屋。

走廊盡頭，聳立着一塊朱紅木牌，上書「擅入者死」四個斗大的草字。

他身後足音雜沓，原已湧來不少追逐之人，當他走近木牌之時，那雜沓的足音忽地戛然而止。

他回頭一瞥，發現追逐之人全都面現遲疑之色，巨無霸更是咬牙切齒，目射兇光，但對那塊「擅入者死」的木牌，却有着十分深沉的畏懼，仇人就在眼前，他們却不敢再行接進。

由追逐者遲疑不前的神色猜想，這木牌之後如非禁地，必是一個極端凶險的所在。

如果屬於後者，巨無霸等可能會現出幸災樂禍之色，現在他們表現的是驚怒，是遲疑，依人性的觀點推測，八成是屬於前者。

禁地也不能說決無凶險，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此情形之下，生死禍福，只好置之度外了。

於是，他回顧小晴道：「木牌之後，禍福難測，姑娘跟隨在下的身後，行動要小心一些。」

小晴道：「小婢知道了。」

卜靖道聲「好」，晃身一躍，逕向木牌之後奔去。

前進十餘丈，現出一條岔路，左面是一道巨大的虎門，兇睛突出，利齒森森，形象獰惡無比。

右側也有一道門戶，但門上却繪着一個人頭，蓬髮飛舞，鮮血四濺，令人一目之下，就有一股陰森恐怖的感覺。

如此獰惡陰森的處境，可以說江湖少見，小晴究竟是一個女孩子，她身不由主的向卜靖緊緊靠了過來。

「少俠！咱們……怎麼辦？」

「我想，姓夏的必在右側門內，咱們到右邊瞧瞧。」

「這個……」

「怎麼？妳害怕了？」

「不……我只是覺得你太過肯定了。」

「妳忘了他是殺人王麼？那鮮血淋漓的人頭，不正是他的標誌？」

「嗯，也許是的。」

「不是也不要緊，咱們還可以再去左邊。」

「聽口吻，這長青谷好像是你的家裏似的。」

由於卜靖神態沉穩，語氣堅定，使小晴有一種安全的感覺，胆量一壯，說話也輕鬆起來。

他們趨向繪着人頭的木門之前，卜靖伸手一推，木門立即呀然而開，一陣喘息呻吟之聲，同時傳進他們的耳鼓。

室內有人是不必懷疑的，但他們爲什麼呻吟喘息，這對入世未深的少年男女，有莫大的迷惑。

殺人王夏岱固爲一世之雄，四至美人杜秋娘也不是什麼好相與，說不定她藉機向殺人王暗下毒手，因而弄得兩敗俱傷。

這是卜靖與小晴相同的想法，他們互相瞧了一眼，便向那呻吟之處併肩急馳。

聲浪發自一扇關閉着的房門之內，那男女交織而成，有如垂死掙扎的音响，聽來令人有點毛髮悚然。

卜靖心急救人，一脚將房門踢開，身形一晃，便與小晴一起衝了進去。

他們才衝進房門，一幅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象，使他們大吃一驚。尤以小晴如觸蛇蠍，慌忙擰身倒竄而出。

原來房中一張牙床之上，正有一對寸絲不掛的男女，在上演妖精打架的精彩秘戲，那喘息呻吟之聲，正是他們得意忘形所發。

卜靖俊臉一陣發燒，扭頭便待退出，就在此時，他發覺了一樁駭異之事。

他進來時匆匆一瞥，已瞧出那女人正是四至美人杜秋娘，那伏在上面的男子，自然是殺人王夏岱了。

殺人王要考驗杜秋娘的床功，卜靖發現他們，並沒有什麼出奇，令人駭然的是杜秋娘竟趁夏岱向卜靖愕然瞧看之時，突地駢指如戟，一下點在夏岱的命門穴上。

這當眞是黃蜂尾上針，最毒婦人心，誰能想到

杜秋娘會對與她抵死纏綿之人遽下毒手！

無論殺人王夏岱的功力多高，在如此情形之下，他焉有防身之力！

陰謀得逞，杜秋娘推開殺人王夏岱，挺身躍了下來，她隨手披上一件衣衫，向正要避出房外的卜靖叱喝道：「站住！」

卜靖不敢再瞧她一眼，又是背對着她冷冷道：「什麼事？」

杜秋娘道：「你過來。」

卜靖道：「不必。」

杜秋娘道：「你這人怎的這麼死心眼，姊姊還會吃了你不成？」

卜靖不屑的撇撇嘴道：「妳待怎樣？」

杜秋娘長長一嘆道：「姊姊身落人手，不順從他又有何法？兄弟，你應該原諒姊姊才是。」

卜靖冷冷道：「妳的事與我無關，不必多作解釋。」

杜秋娘道：「不要這麼說，兄弟！你救了姊姊，姊姊會感激你的。」

卜靖哂然一笑道：「不要自作多情了，卜某只是來取弓鞘而已。」

杜秋娘面色一變，迅又換上一副迷人的笑容道：「就算這樣吧，姊姊總是受了你相救的恩惠，弓鞘在這兒，來，拿去吧。」

也許杜秋娘當眞感恩圖報，願意將無弦弓鞘歸還於他，但他遲疑着，適才那罕見的驚人陣仗，使他面紅耳赤，心頭猶有餘悸。

不過無弦弓鞘是他生父的遺物，也是一件人人欲得的武林異寶，他總不能爲了不敢瞧看一個女人而就此放棄。

於是，他身形一轉，目光一抬，昂然向杜秋娘走去。

他走出不過三步，忽然身形一窒，目光不由自主的又垂了下來。

原來杜秋娘雖是披着一件衣衫，但對她那迷人的嬌軀，幾乎絲毫未加掩蓋。

修長的玉腿，怒突的雙峯，連鴻溝圓臍，也一覽無遺。

這個女人，實在够美的，膚如凝脂，艷光照人，卜靖這一眼瞧出，竟有點熱血澎湃，心猿意馬起來。

杜秋娘瞧到他那應尷的神色，眉梢眼角之間，更顯出一股蕩意，她扭着蛇腰，笑嘻嘻的走上前來，道：「兄弟，打從百弼莊起，姊姊對你就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咳，這也許就是緣法吧，來，抱着我，秋娘是你的了……」

先嗅到一股香風，再纏來兩條粉臂，跟着丁香乍吐，連櫻唇也送了過來。

一個血氣方剛的大孩子，怎能掙脫這美色的誘惑！他迷糊了，微帶顫抖的雙手，也向她柳腰裹抱過去。

杜秋娘發着動人心弦的鼻音，以巍顫顫的雙峯緊緊壓迫他的胸膛，道：「兄弟……抱着我……到床上去……」

卜靖抱着她，目光掃向床榻，當他瞧到殺人王那橫陳床邊直挺挺的軀體，如同當頭棒喝一般，忽然清醒過來。

拍的一聲，他將杜秋娘摔到牙床之上，同時運指如飛，連點她兩處穴道。

杜秋娘估不到在如此緊要關頭，竟然發生奇變，不由大吃一驚道：「你怎麼啦？兄弟。」

卜靖面色一寒道：「不怎樣，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罷了。」

杜秋娘道：「不要演戲了，杜秋娘，殺人王夏岱就是榜樣，何況卜某還曾身受其害！」

杜秋娘知道她的誘惑已然澈底失敗，遂揚聲呼叫道：「小晴，快來呀……」

小晴不敢進入房中，也沒有離開房門太遠，房中一切，她全都聽得十分明白。

她知道杜秋娘已被卜靖所制，這時感到進退失據。

杜秋娘是她的主人，她實在難以袖手旁觀，可是她又不願與卜靖反臉成仇，只好裝聾作啞，當作沒有聽到杜秋娘的呼喚。

卜靖哼了一聲，再點上杜秋娘的啞穴，道：「妳叫破喉嚨也沒有用，還是乖乖的躺一會兒吧。」

當他取過無弦弓鞘扣於腰際之時，突然發現殺人王夏岱的胸部還在起伏。命門穴點他不死，此人一身功力眞個驚人。

就此除去這個惡人，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他沒有乘人之危的意圖，並連續點出幾指，震開了殺人王受傷的穴道。

一聲低弱的輕吁，殺人王醒了過來，他艱難的撐起身形，目光向四週瞧了一陣，然後停在卜靖的臉上，道：「是你救了我？」

卜靖冷冷道：「不錯。」

殺人王夏岱不解的一哼道：「爲什麼？你不知

道我是四惡之首？」

卜靖道：「我知道。」

殺人王道：「我如果恢復了功力，也就是你死亡之期了，你如想除去夏某，現在動手，也還來得及……」

卜靖淡淡道：「在下不願乘人之危，何況未必殺得了我。」

殺人王雙目大張，冷冷的瞅着卜靖，半晌，嘿嘿一笑道：「好，有骨氣，不過，閣下似乎愚蠢了一點！」

卜靖道：「怎麼說？」

殺人王道：「你以爲夏某是浪得虛名？」

卜靖道：「不……卜某相信，閣下具有絕頂功力。」

殺人王道：「那是你自視太高了！」

卜靖道：「閣下也似乎太過自負！」

殺人王道：「夏某走遍江湖，還沒有瞧到像你如此執迷不悟之人，好啦，我要調息了，你可以到對面練功室歇息一會，記住，拉動虎頭左上第二齒虎門自開，去吧。」

他不再睬理卜靖，逕自垂眉闔目，運功調息起來。

卜靖呆了一陣，暗忖：「殺人王這一運功療傷，可能要一兩個時辰，守着一雙赤條條的男女實在不便，倒不如去練功室暑作歇息。」

退出房外，小晴急忙奔了過來，道：「少俠，副堂主怎樣了？」

卜靖道：「我已經點了她的穴道，使她安靜一下。」

小晴道：「你去放她出來吧，少俠！小婢求求你。」

卜靖道：「不行，我如果解開她的穴道，她又會生事找碴的，在下雖是不怕，但是谷主正在運功療傷，一點也驚擾不得。」

小晴愕然道：「你怎麼啦？少俠，殺人玉積惡如山，他既然受了傷，你爲什麼不替武林除去這個惡人？」

卜靖道：「我願意爲武林除害，但大丈夫做事應該光明磊落，如果乘人於危，豈不貽羞江湖！」

小晴道：「只怕殺人玉不會像少俠這麼胸懷坦蕩，他一旦運功醒來，副堂主她……唉……」

卜靖道：「我想不會的，妳如果不放心，咱們到練功室稍作歇息即回到此間就是。」

小晴幽幽嘆道：「少俠說的是，但在小婢的立場，却不能不相救於她。」

卜靖道：「既然如此，我只好依從姑娘了。」

他返回房中，拍開杜秋娘的穴道，再向她足部的公孫穴點上兩指，道：「着上衣衫跟我出去。」

公孫穴是帶穴之一，卜靖落指用力恰到好處，杜秋娘只感到腰痠骨軟，無法運用眞力，對行動並無大碍。

她着好衣衫，跟隨卜靖走出房外，以毒怨的眼神向他一瞥道：「你好狠，杜秋娘只要還有三寸氣在，誓必報復今日之辱。」

卜靖微微一笑道：「妳弄錯對象了吧？副堂主這等齷齪之事，在下可不願代人受過！」

卜靖並非舌尖嘴利之人，但這兩句話却說得十分之重，杜秋娘的臉色像潑上豬血一般，那雙水汪汪的秀目，却射出深沉無比毒恨之意。

卜靖並沒有回頭瞧看杜秋娘，逕自領着這雙主婢，拉開虎頭雙扉。

這間練功室極爲簡陋，除了四壁嵌着幾顆明珠，似乎別無長物。

惟一引人矚目的，是牆角一張水晶桌上，放着一本薄薄的書籍，幾個朱紅篆字特別搶眼，令人瞧了一眼，就再不肯離開。

那篆字是：「殺人只須一刀，一刀就可殺人，殺！」

原來這是一本「血刀秘笈」，勿怪卜靖等三人一目之下，就如此的神色緊張了。

「血刀秘笈」是一種驚神泣鬼，歹毒無比的邪派武功，它只有一招刀法，但數百年來，能够當眞獲得那一招刀法神髓的，相傳只有薩棄兒與血影子兩人。

這兩名邪派高手，都像曇花一現，出道江湖，最多不會超過兩年時間。

但他們却爲武林帶來兩次沉痛的浩刼，各大門派，幾乎因此一蹶不振。

消弭兩次橫禍的，都是無弦弓的主人。

時至今日，似沒有人知道無弦弓的主人是何等長像，甚至是男是女也茫然不知。

因爲他像風一般的飄逸，像神龍般令人難以捉摸，他似乎專爲血刀而出道的，血禍消弭，他也倏然而逝。

因此，血刀及無弦弓的威名並傳江湖，數百年來，武林各派及所有習武之人依然嚮往那兩項絕代武功。

現在這轟動江湖的血刀秘笈，竟出現於殺人王的練功室中，卜靖等三人焉能不心弦狂震！

他們呆了一呆，杜秋娘忽然一聲嬌呼，奮身向水晶桌撲去。

她的公孫穴道被制，身手已與常人無異，但那一撲之勢，仍然快速無比，似乎血刀秘笈激起了她生命潛力似的。

自然，她無論怎樣快法，也不能快過卜靖，如果卜靖存心搶奪，那血刀秘笈必定是他囊中之物。

但他沒有搶奪，也決無佔有那邪道武功之心，只見他却身形一晃，抓着杜秋娘的衣領將她提了回來。

杜秋娘一聲嬌叱，纖纖玉足猛向他下陰踢去，別看她無法使用眞力，這一脚還是歹毒已極。

卜靖一身功力何等驚人，她這一脚自然難以如願。

不過，她並不因一脚不中而就此罷手，玉腕一轉，雙指倏飛，以毒龍搶珠的招式，直取卜靖的雙目。

同時雙腿也沒有閒着，一記記要命的毒招，一古腦搬了出來。

她這麼一陣潑婦式的纏鬧，倒弄得卜靖手忙脚亂，因爲他不便再施辣手，去對付一個失去武功之人。

然而這位名滿武林的四至美人，決不因此罷休，她呼號叫嚷着，塗着丹脂的修長指甲，像編貝似的雪白玉齒，也一起派上了用場。

被她抓上一把，固然不會好受，如是咬上一口，也可能少去一塊肥肉。

最後，卜靖實在無法忍受了，運掌一揮，將杜秋娘震得滾了出去。

然後，他咳了一聲，說道：「請聽我說，杜秋娘……」

四至美人杜秋娘尖聲嘶叫着道：「我不要聽，你跟我滾……」

語音一頓，回頭向呆立一旁的小晴叱喝道：「小晴……」

小晴道：「小婢在。」

「妳想反叛本幫麼？」

「小婢不敢。」

「那妳爲什麼袖手旁觀？」

「這個……」

「叛幫變節，五馬分屍，在妳領受幫規處置之前，本副堂主還要叫妳歷盡人間的活罪，妳信是不信？」

小晴嬌軀一顫，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小婢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背叛本幫，何況副堂主對小婢恩重如山，縱然叫小婢上刀山，下油鍋，小婢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杜秋娘哼了一聲道：「很好，姓卜的是本幫的生死仇敵，他身上的無弦弓鞘，也是本幫勢在必得之物，妳現在去擒住姓卜的，死活不論？」

小晴應了一聲「遵命」，緩緩的由地上站了起來。

這位秉性溫柔的姑娘，此時面色一片穆肅，她將拾來的厚背長刀向懷中一抱，道：「少俠！上命差遣，小婢身不由己，請賜招。」

卜靖淡淡道：「在下阻止杜堂主去取血刀秘笈，是出於一片善意，咳，如若那秘笈是血刀眞本，豈能這般容易讓咱們獲得，依在下猜想……」

杜秋娘不容卜靖多加解釋，向卜靖大喝一聲道：「妳還等些什麼？給我殺……」

小晴無可奈何，只得一刀揮出，卜靖右腕一翻，逕行猛抓小晴持刀的手腕。

小晴玉臂一沉，刀鋒忽電的手法，削向卜靖的五指。

卜靖心頭一懍，急挫腕飄身，逃過那招斷指之危，刀鋒由指尖掠過，當眞間不容髮。

小晴揮刀再進，一招指天劃地，刀光籠罩卜靖的全身，威力之強，大出卜靖的意外。

他連使幾次身法，終於脫出刀光之外，可是他額頭已見了汗水，對這位明媚溫柔的姑娘，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兩度陷於危境，使卜靖提高了警覺，雖然如此，他仍然不願施展殺手，而使小晴受到創傷，只是盡力閃避，不使對方傷到自己而已。

他這等打法，自然是不利的，好在他的功力較小晴高得很多，雖是赤手空拳，還不致無法應付。

看情形，他們三五百招之內，只怕難以分出勝負，那麼一旁觀戰的杜秋娘，就可以對那血刀秘笈趁機下手了。

她悄悄站了起來，嘴角上牽起一絲陰森森的笑意，以十分緩慢的動作，向水晶石桌一步步走去。

此時她心花怒放，呼吸顯得十分急促，兩條修長潔白的玉腿，忍不住在發着戰抖。

不管怎樣，她必須跨前五尺，這五尺距離太重要了，是刀山劍林，死亡的陷阱，她也要下一次賭注。

她輕輕提着左脚，想向前跨上一步，誰知道一提竟未能提它起來。

也許這是太過緊張的原因，以致腿部的神經不聽使喚，於是，她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讓心情平靜一點，然後使出幾分力道，再提她的右足。

「啊……」

右足同樣不聽使喚，她忍不住驚呼出聲，同時目光一垂，向她的腿上瞧去。

這一瞧她傻了，艷若嬌花的粉頰，立刻變得毫無人色。

原來她那美麗的纖纖雙足，不知如何竟陷入地

面之下，匆匆一瞥，就好像根本沒有雙足，是以脚踝立在地面一般。

現在她信了，卜靖適才出手阻止，果然是出於善意。

於是，她叫了起來：

「小晴！不要打了，快來救我。」

小晴聞聲一驚，托的跳了開來，她奔到杜秋娘被困之處，却不知道如何援救於她。

整個房間的地面全是堅硬的黃土，在珠光照射下，閃着悅目的光輝。

而且她站立之處沒有半點空隙，堅硬的黃土與她的足踝胳合得像由土中生長出來似的。

小晴找不出雙脚何以會陷入地下的理由，杜秋娘嬌軀忽然又顫抖起來，接着她痛苦的呻吟一聲，竟軟軟的坐了下去。

小晴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攙扶，却被卜靖一把拖開，道：「動不得，她全身已染上劇毒，姑娘不可接觸她的身體！」

小晴向杜秋娘一瞥，她那嬌艷欲滴的粉頰，果然已經罩上一層黑氣，卜靖說的不錯，她確已身中劇毒。

「個一生作惡之人，臨到死神召喚之時，常常會良心發現，杜秋娘雖然算不得大奸大惡，但心機用得太多，此時也有一點懺悔之意。

她幽幽嘆息一聲道：「不要管我了，小晴，妳快跟他走吧。」

小晴急呼道：「不，副堂主如有不測，小婢願追隨妳於黃泉之下。」

杜秋娘雙目一闔道：「有妳這句話我就够安慰的了，但妳千萬不可做出這種愚蠢之事！」

語音一頓，雙目陡睜，向卜靖投下抱歉的一瞥道：「兄弟！姊姊對不起你……」

卜靖淡淡道：「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妳還提它作甚！」

杜秋娘道：「謝謝你！兄弟！姊姊還有兩件事相託於你。」

卜靖道：「什麼事？」

杜秋娘道：「小晴心地良善，潛龍幫的環境對她不太適宜，姊姊想將她付託於你……」

卜靖一怔道：「這個……」

杜秋娘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兄弟！你要讓姊姊九泉不安？」

卜靖道：「好吧！姊姊還有什麼吩咐？」

杜秋娘說道：「姊姊爲了血刀秘笈，而落得這般慘狀，如若不能瞧它一下，豈不是抱恨終天！兄弟！姊姊求你將那本絕代奇書，取來讓姊姊瞧看一下。」

卜靖搖搖頭道：「小弟縱然願意，只怕也無能爲力。」

杜秋娘道：「你是怕誤中機關麼？不要緊，此處距離水晶石桌不過幾尺遠近，以兄弟的內力，必然可以憑空攝取。」

卜靖道：「是的，小弟確有隔空攝取之能，但不做非份之事，是小弟作人處世的信條，方命之處，請姊姊不要責怪。」

杜秋娘道：「你太固執了，兄弟。咱們練武之人，追求的是上乘武功，面對絕世奇書，放棄了豈不可惜！想想看，兄弟，睥睨江湖，唯我獨尊，這是何等風光之事，姊姊只是瞧它一眼罷了，你難道怕我這個將死之人與你爭奪不成？」

卜靖道：「對不起，姊姊，小弟不想稱尊江湖，也不能違反做人處世的信條……」

「好，少俠，夏岱當眞服了你了。」

一股微風，送來一個全身赤紅之人，正是長青谷主殺人王夏岱，他語音暑頓，向杜秋娘瞥了一眼，說道：「請少俠稍待，夏某救了杜姑娘咱們再作長談。」

他向壁間一粒紅色寶石遙遙一點，杜秋娘的一雙纖足立即昇上地面，然後他掏出三粒異香撲鼻的靈丹，餵入杜秋娘的櫻唇之內，再拍開她被制的穴道，讓她就地運功調息。

杜秋娘嬌軀上的黑氣在逐漸減退，她的生命總算拾了回來，殺人王夏岱吁出一口長氣，轉身向卜靖抱拳一揖，說道：「少俠風光霽月，堪稱人間龍鳳，夏岱行年五十，今日才知道仁人君子，是這般可愛。」

卜靖微微一笑道：「在下不過行心之所安罷了，谷主如此謬讚，在下實在担當不起。」

夏岱面色一整道：「夏某橫行江湖數十年，除了殺人，讚佩別人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咱們不談這些了，少俠，你救了我的性命，就得答允我幾項要求。」

卜靖道：「只要是義所當爲，谷主但請吩咐就是。」

夏岱道：「少俠對夏岱的觀感如何？」

卜靖估不到殺人王夏岱忽然有此一問，一時之間，倒有點難於回答。

夏岱哈哈一笑道：「橫行江湖，殺人越貨，夏某確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邪魔，不過……」

面色一肅，接道：「放下屠刀，當眞會立地成佛麼？」

卜靖慨然道：「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無故殺人，自然難爲天理所容，谷主如能痛改前非，雖不

定成仙成佛，但爲善之人，自有一種快樂心境。」

夏岱一嘆道：「同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自今以後，江湖上將不再有殺人王這一字號了。」

一頓接道：「少俠，你願意交結夏某這個朋友麼？」

卜靖微微一怔，暗忖：「殺人王夏岱問我對他的觀感原來是想與我交這個朋友，論此人在江湖上的聲譽，實在應該敬而遠之，不過，一個痛改前非，存心向善的人，他最大的希望是同情與鼓勵，何況夏岱生性豪放，頗具男兒的本色，只要循循善誘，不難成爲一個有用之人。」

因此，他躬身一揖，道：「小弟參見大哥。」

夏岱一把抓着卜靖的手腕道：「兄弟！來，哥哥給你一點見面禮。」

他拖着卜靖奔到水晶石桌之前，將那本血刀秘笈取下道：「武功不分正邪，只在應用是否適當，你說是麼？兄弟。」

卜靖道：「大哥說的是。」

夏岱道：「血刀秘笈雖然只有一招，哥哥我窮數十年的研鑽，因爲限於天賦，始終無法盡得它的神髓，兄弟胸襟超人，智慧如海，這招曠古絕今的刀法，只有你才能使它光芒萬丈，爲血刀再放異彩，愚兄這項薄禮，說什麼也不能推辭。」

卜靖愕然道：「不，大哥！小弟不能接受。」

夏岱道：「爲什麼？是瞧不起這邪門武功？」

卜靖道：「大哥言重了，小弟也不是什麼名門正派。」

夏岱道：「那爲甚麼不能接受呢？」

卜靖道：「小弟不能背師別投，希望大哥多多諒解。」

夏岱道：「這本武林奇書，並不是愚兄師門之物，不要顧慮了，兄弟，咱們習得絕世武功，可以爲武林同道多盡一點心力。」

卜靖思忖良久，終於接受了殺人王夏岱的美意，原因是江湖動亂方殷，而他要走的道路已佈滿了荆棘，學習絕世武功，對未來多少總有點幫助。

他接受了血刀秘笈，夏岱又咳了一聲道：「兄弟，愚兄還要請你助我一臂之力。」

卜靖道：「自己兄弟，大哥何必客氣。」

夏岱向趺坐運功的杜秋娘瞥了一眼道：「愚兄造了不少殺孽，但對女色却不喜愛，誰知古井與波，現在竟有點難以自持了。」

卜靖哈哈一笑道：「大哥要小弟作紅娘？好的，你準備喜酒就是。」

夏岱道：「謝謝你兄弟，我先去準備一下。」

這位殺人王實在天眞得很，杜秋娘未必答允嫁他，他已經自說自話了。

只是頓飯時間，杜秋娘才運功醒來，她立起身形，第一眼就向水晶石桌瞧去。

瞧不到血刀秘笈，她面色微變，然後收回目光，瞧着卜靖道：「兄弟，那血刀秘笈是殺人王取走了麼？」

卜靖冷冷道：「妳爲什麼不問是誰救了妳？哼，如若妳中毒身死，妳還要關心那血刀秘笈麼？」

杜秋娘面色微紅，輕輕咳了一聲道：「兄弟不要誤會，我只是……」

卜靖道：「只是問問罷了，是麼？」

語音暑頓，長長一嘆道：「古往今來，江湖上出過不少功力絕乘之人，但武林稱尊，被萬衆景仰的高手，無一不是在武功之外，還具備一種超人的武德。」

杜秋娘道：「兄弟說的是，不過殺人王罪惡滔天，咱們取去他的血刀秘笈並不爲過。」

卜靖道：「人非聖賢，熟能無過，姊姊平生所爲，不見得就毫無瑕疵，何況夏谷主立心向善，已不是往日的殺人王了。」

杜秋娘愕然道：「此話當眞？」

卜靖道：「自然是眞的了，小弟何必欺騙姊姊呢。」

接着就將與夏岱訂交之事，毫無保留的全盤托出。

最後，他神色一肅道：「夏谷主藝壓武林，名滿天下，是當代不可多得的絕頂高人，而且容貌英俊，瀟洒脫俗，應該是女人心目中的人選，可惜他一向自視過高，所以虛擲數十年寶貴的歲月，現在他屬意姊姊，鄭重託小弟與姊姊撮合……」

杜秋娘螓首一垂，默默半晌道：「兄弟！你認爲他當眞可以付托終身？」

卜靖道：「小弟確有這等想法。」

杜秋娘道：「兄弟既然如此說，姊姊聽你的就是。」

其實夏岱人品武功，都是出類拔萃的，而且她與夏岱也有過合體之緣，卜靖的撮合，只是順理成章而已。

他們剛剛談妥，夏岱已興匆匆奔來，道：「兄弟，秋娘，廳上已擺好酒席了，請。」

他在請卜靖及杜秋娘入席，目光流轉，却在向卜靖詢問所託之事，卜靖微微一笑道：「小弟替大哥作紅娘，這頓酒應該好好的喝上幾杯。」

夏岱知道杜秋娘已經答允，高興得幾乎闔不攏嘴來，在酒筵之上，他當衆宣佈喜訊，長青谷中，也就掀起了一片熾熱的浪潮。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在和梁挹芬成親後，立即趕往仙霞嶺，冀能挽救江湖羣雄的殺刼，抵步後，閃電金刀單亮春恃强阻止他進入幽墅搜查，拾三郎亮出取自卓重山的七星玉令，單亮春立即俯首謝罪，前倨後恭的報告出七星宮金令一號卓重山，刻下正率領一批屬下，隱居在山下的秘密地方，拾三郎命他即速與卓重山聯絡，命他率衆來此，單亮春遵命正欲轉身出去，突爲武當璇璣雙劍之一的寒眞道長所阻，單亮春不甘示弱，立即撤出金刀，快如電射地朝寒眞道長的胸前劃去——

智計深如海　功力懾羣雄

單亮春果然不愧號稱爲「閃電金刀」，他金刀斜揹於肩後，從撤刀到劃向寒眞道長的胸前，其間直如電光石火的一刹，出刀之快，眞是快逾閃電。

站立在一邊的一衆江湖豪雄，包括「千毒書生」司徒眞等人在內，十個倒有九個都未能看清楚單亮春是怎樣撤刀怎樣出刀的？

只是，單亮春撤刀出刀勢雖快逾閃電，但因他出刀之時未先出聲招呼，形同突襲，在方式上未免令人有不够光明磊落，不够一個高手的風度之感！

寒眞道長不意單亮春會於答話之間突然出刀，「見金光暴閃耀眼，心中方自陡地一驚，森冷的刀氣已襲到他胸前尺許之處。

他雖是武當當代一流高手，功力所學兩皆不俗，但是在這等倉促無防的情勢之下，心底也不禁頓然冒起一股寒氣！

眼看這位武當當代高手即將傷在單亮春這奇快絕倫的刀勢之下，間不容髮的剎那瞬間，拾三郎身形突然「閃，右掌疾探，已一把抓住了金刀刀背。

單亮春神情不禁倏地一怔！愕異地問道：「上座爲何攔阻屬下？」

拾三郎右掌鬆開金刀刀背，神情冷漠地朝他微「擺手，望着寒眞道長冷聲問道：「道長現在已經知道那『金佛武學秘笈』的確藏處了麼？」

寒眞道長淡淡地道：「貧道已經知道了。」

拾三郎道：「道長想掘取麼？」

寒眞道長雙目一眨道：「想掘取便怎樣？」

拾三郎道：「道長如想掘取便請不要節外生枝

新派武俠長篇

文·冰若曹
圖·新培董

拾三郎絕情

，讓單亮春出去。」

寒眞道長道：「貧道如是不讓他出去呢？」

拾三郎冷冷地道：「道長應該明白，適才那一刀，如果不是我及時出手攔阻得快，道長只怕已經濺血受傷當場了！」

寒眞道長道：「多謝少施主，貧道心中十分感激！」

拾三郎道：「用不着謝，也用不着感激，你要掘取『金佛武學秘笈』只管動手掘取，但請讓單亮春出去！」

寒眞道長搖頭道：「貧道無法從命。」

拾三郎雙眉一挑道：「這麼說，道長是不想掘取『秘笈』了？」

「不！」寒眞道長道：「貧道正是爲了要掘取『秘笈』才不讓他出去。」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道長知道他出去做什麼嗎？」

寒眞道長說道：「通知隱身嶺後的一些貴屬上來。」

拾三郎道：「道長可是害怕他們上來之後，道長便無法取得『秘笈』麼？」

寒眞道長道：「貧道雖然並不見得害怕，但却認爲少幾個奪取的人總比多幾個好些。」

拾三郎倏然一聲冷笑道：「我有句很不中聽的話，不知道長信也不信？」

寒眞道長道：「什麼不中聽的話？」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如果我要出手阻止道長掘取『秘笈』，道長就永遠也別想掘取！」

寒眞道長雙眉微微一軒，道：「可是就憑少施主你一個人？」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這當然是指我個人而言，就憑我一個人，你們『璇璣雙劍』聯手，也難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寒眞道長軒眉揚聲哈哈一笑道：「少施主，你好狂的口氣！」

拾三郎神色冷凝地道：「我這口氣也許是狂了些，不過，適才我阻止單亮春那一刀的情形，道長已經看見了，道長自問能嗎？」

寒眞道長心頭不由微微一窒，他雖然自知不能，但却不能輸這個口。

因此，他暗暗吸了口氣，神情淡漠地一笑道：「那情形可有點不同。」

拾三郎道：「怎樣不同？」

寒眞道長道：「你我立場互易，貧道就不見得絕對不能。」

拾三郎冷聲「聲笑道：「道長既然這麼想，不信，那麼我就和道長打個賭如何？」

寒眞道長道：「打什麼賭？」

拾三郎道：「道長可以出劍攻我，一招之內我若不能令道長撤手丟劍，立即自縛雙手任憑道長處置，反之，則請道長讓單亮春出去。」

寒眞道長微一沉吟，問道：「隱身嶺後的貴屬都是些什麼人？」

拾三郎道：「他們上來之後你就明白了。」

寒眞道長心念電轉了轉，雙目凝注地道：「你說話算數不？」

拾三郎兩道濃眉倏地一揚，道：「我生平說一無二，從沒有個不算數的！」

寒眞道長一點頭道：「如此甚好，貧道就領教你一招絕學，看看你是如何令貧道撤手丟劍法！」

拾三郎冷冷地道：「道長請亮劍出招吧！」

那單亮春雖然由拾三郎適才出掌抓住他的刀背的那「手功力上，已知這位身懷「七星玉令」的令主，一身所學功力，高不可測，但是寒眞道長乃當代武林一流高手，並非泛泛之輩，他心中却有點不大相信拾三郎眞能在一招之內，令寒眞道長撤手丟劍！

因此，拾三郎話音一落，他立即後退了兩大步，手持金刀凝目以觀。

於此同時，寒眞道長已抬手緩緩地撒出了肩後的青鋼長劍，氣勢沉凝地說道：「少施主請小心，貧道要出招了。」

到底是出身名門正派之士，招未發，先打招呼，這等風度自不是一般江湖道可比。

拾三郎神色語調平靜地道：「道長只管出手就是。」

寒眞道長口中驀然一聲清叱，振腕抖劃，寒光暴閃，身隨劍走，龍形一式，一劍直奔拾三郎胸前刺到！

他這一劍直刺，看似一招十分普通的「毒蛇吐信」，並無什麼奇突驚人之處，其實却暗藏着出人意外的玄妙變化。

拾三郎乃五十年前一代劍聖「寒木神劍」劍主的傳人，劍術造詣冠蓋當代，他一見寒眞道長這出手一劍，不由立時目閃異采地朗聲一笑道：「道長這一劍雖然極爲高明，平凡中寓奇奧，可惜你遇上了我！」

話聲中身形微側，脚下不退反進，右掌倏伸即縮之間，頓聞「噹！」的一聲，寒眞道長手中的長劍已脫手跌落地上。

這情形，只看得一旁凝目而觀的單亮春和一衆江湖豪雄，心頭全都不禁愕然地傻了眼。

那麼多人全都注視着這一招之搏，二十多雙眼

睛都未能看清拾三郎用的是什麼招式手法，是怎麼出手的。

其實這何止是旁觀的單亮春和一衆江湖豪雄等人，即連寒眞道長本人，除了覺得右腕脈門微微一麻，五指不由自主地一鬆以外，他自己也沒有看清，因此，他也傻住了，楞着眼，望着拾三郎只在發怔！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一笑，道：「道長現在可以讓單亮春出去了。」

寒眞道長沒有開口說話，俯身拾起長劍，旁跨兩步讓開了路。

單亮春見狀，立即收起金刀朝拾三郎躬了躬身，挺胸邁步往門外走了出去。

拾三郎望着單亮春的背影出門去後，突然輕咳了一聲，雙目凝注着寒眞道長問道：「道長定要掘取秘笈麼？」

寒眞道長點頭一哼道：「不惜一切！」

拾三郎道：「這麼說，道長之意，是勢在必得了！」

「不錯。」寒眞道長道：「這也是本派掌門人的令諭！」

拾三郎淡笑了笑，道：「如此，道長就請命諭貴派弟子立刻動手掘取吧。」

寒眞道長目光倏然一凝，道：「你可是想等掘出之後檢現成的？」

拾三郎臉色陡地一寒，冷峻地說道：「道長休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保證我絕不出手奪取！」

「金佛武學秘笈」共分上下兩部十二種絕藝，得一即可稱絕武林，乃武林人夢寐欲得之物，拾三郎竟說「保證絕不出手奪取」，這話誰會相信？

寒眞道長臉露不信之色地說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軒，震聲說道：「我頂天立地，昂藏鬚眉，向來言出如山不移！」

寒眞道長目閃奇采地一點頭道：「好！」

語聲一落，倏然拾手朝站立在門外的兩名弟子做了個手勢，立有一人轉身而去。

剎那工夫，「天璣劍」寒如道長率領着二十多名弟子出現在「幽墅」門外，在寒眞道長的指示下，兩名帶着挖掘工具的弟子進入「幽墅」開始了掘取工作。

約莫一刻辰光，他們掘出了一隻小鐵箱，頓時二十多雙眼睛全都投視在小鐵箱上，現出一股貪婪之色，屋裏的空氣也立刻緊張起來。

適時，拾三郎突然朗聲發話說道：「各位，那『金佛武學秘笈』就在這隻小鐵箱中，誰想要誰都可以出手奪取，但却不准在這『幽墅』內動手，同時，我還要請各位自己先估量一下，最好別妄想！」

語聲一頓，目光威稜地掃視了一衆江湖豪雄一眼，轉向寒眞道長冷聲說道：「道長請帶着鐵箱和貴派弟子立刻動手掘取吧。」

寒眞道長目光倏然一凝，道：「你可是想等掘出之後檢現成的？」

拾三郎臉色陡地一寒，冷峻地說道：「道長休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保證我絕不出手奪取！」

「金佛武學秘笈」共分上下兩部十二種絕藝，得一即可稱絕武林，乃武林人夢寐欲得之物，拾三郎竟說「保證絕不出手奪取」，這話誰會相信？

寒眞道長道：「貧道如是不讓他出去呢？」

拾三郎冷冷地道：「道長應該明白，適才那一刀，如果不是我及時出手攔阻得快，道長只怕已經濺血受傷當場了！」

寒眞道長道：「多謝少施主，貧道心中十分感激！」

拾三郎道：「用不着謝，也用不着感激，你要掘取『金佛武學秘笈』只管動手掘取，但請讓單亮春出去！」

寒眞道長搖頭道：「貧道無法從命。」

拾三郎雙眉一挑道：「這麼說，道長是不想掘取『秘笈』了？」

「不！」寒眞道長道：「貧道正是爲了要掘取『秘笈』才不讓他出去。」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道長知道他出去做什麼嗎？」

寒眞道長說道：「通知隱身嶺後的一些貴屬上來。」

拾三郎道：「道長可是害怕他們上來之後，道長便無法取得『秘笈』麼？」

寒眞道長道：「貧道雖然並不見得害怕，但却認爲少幾個奪取的人總比多幾個好些。」

拾三郎倏然一聲冷笑道：「我有句很不中聽的話，不知道長信也不信？」

寒眞道長道：「什麼不中聽的話？」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如果我要出手阻止道長掘取『秘笈』，道長就永遠也別想掘取！」

寒眞道長雙眉微微一軒，道：「可是就憑少施主你一個人？」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這當然是指我個人而言

天立地，雖然不敢自譽是蓋世奇男，却也不願妄自菲薄，我如果冒充了你『七星宮』之人，就決沒有個不敢當，不敢承認的，至於單亮春他要誤把『馮京』當『馬凉』，誤以爲我是你『七星宮』人，那是他的問題，與我何關？」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不信，你可以當面問問單亮春，自始至終，我對他點過頭，說過一句我是『七星宮』之人沒有？」

卓重山一聽這話，雙目立射煞威的轉望向垂手默立在一旁三尺開外之單亮春冷聲問道：「單亮春，事實確是如此麼？」

當着「幽墅」內二十多位江湖豪雄，單亮春他雖然無法搖頭否認拾三郎所說的事實，但却另有道理的答道：「請令主明察，『七星玉令』足以代表一切！」

一提起「七星玉令」，卓重山立刻有點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雙目倏地一凝，道：「拾三郎，你向他出示過『七星玉令』了？」

此問實在有些兒多餘，拾三郎如果沒有出示「七星玉令」，單亮春怎知，怎會有此一說？

拾三郎淡然一點頭道：「不錯，要不他怎會將我誤當做是貴宮之人，又怎會聽我的話通知你閣下現身上來。」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這麼說，你是早知他是本宮屬下了？」

拾三郎搖頭道：「原先本不知道，只不過懷疑他可能是而已。」

卓重山眨眨眼睛道：「因此你就出示『七星玉令』，以試探他是不是？」

拾三郎淡淡地道：「同時還另有用意。」

卓重山道：「另有什麼用意？」

拾三郎道：「我原意是想他如是貴宮屬下，一見『玉令』定能知道我是什麼人。」

卓重山道：「那知他竟然有眼無珠，不知閣下就是拾三郎。」

拾三郎冷漠地一笑，道：「他有眼無珠，乃是閣下的大錯誤。」

卓重山神色微微一怔！注目問道：「怎麼是老夫的錯誤了？」

拾三郎道：「那夜岳陽城外之事，你如果立刻傳知貴宮所屬，單亮春他怎會不知，怎會有此錯誤，我又何能將錯就錯的要他讓你現身上來？」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卓重山不由有點語塞，隨卽，他嘿嘿乾笑了笑，說道：「如今老夫已經現身上來了，你又有何見教？」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我因爲未見閣下的踪影，不知閣下是中途發生了事故尙未趕到，還是隱身暗中安排什麼陰謀詭計，你旣然現身上來了，就好了。」

卓重山心念電轉了轉，話題倏地一改，道：「拾三郎，你可是認爲你將秘笈及藏寶地的消息公開遍傳江湖，老夫就無法取得秘笈了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有法無法取得秘笈，那是你閣下的事情，與我何關，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眼下爲此而來的武林豪雄，各派高手，該已够你應付的了！」

卓重山嘿嘿一笑，倏然凝目問道：「你不想奪取麼？」

拾三郎微一搖頭道：「我如想奪取，在岳陽城外我就不會告訴你，不會將消息公佈江湖了。」

卓重山道：「那麼你來此何爲？」

拾三郎道：「看熱鬧。」

卓重山目光忽然掃視了寒眞道長左手提着的小鐵箱一眼，問道：「那小鐵箱內便是秘笈麼？」

拾三郎道：「它正是剛才從東窗牆脚地下掘出來的，至於裏面是不是秘笈，那就要打開之後才知道了。」

卓重山望着寒眞道長突然把手一伸，道：「小老道，你是把它乖乖的交給老夫，還是要老夫連你的一隻右手一齊截下？」

「璇璣雙劍」寒眞寒如都是年近五旬之人，一句「小老道」喊得寒眞道長不禁有點啼笑皆非，雙眉倏地一軒，沉聲道：「施主你好狂的口氣！」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小老道，別說是對你，就是面對靈霄老道老夫也敢這麼說！」

這口氣雖然更狂，雖然聽得寒眞的臉色不禁微微一變！但是寒眞却暗吸了口氣，冷然一搖頭，沉聲說道：「你休要做夢，有本領儘管連貧道的一隻手取去好了！」

卓重山目射寒煞地嘿嘿一聲冷笑，脚下跨前一步，便待從拾三郎身旁閃過撲向寒眞道長。

拾三郎突然抬手一攔，道：「閣下且慢！」

卓重山自知功力所學兩皆差遜拾三郎一籌，對拾三郎心中頗存顧忌，聞言立卽刹住撲勢，目注拾三郎問道：「你有何話說？」

拾三郎道：「適才之前，我已當衆說過，誰想奪取秘笈皆可出手，只不准在『幽墅』內動手，請讓寒眞道長出去，你們再各憑所學奪取好了。」

卓重山微一沉吟，立卽飄身後退了五尺。

拾三郎身形一側，神情冷漠地望着寒眞道長說道：「道長請出去吧。」

寒眞道長原以爲拾三郎和單亮春是同夥之人，

因見他武當派人衆勢强，所以才要單亮春通知隱身嶺後的同夥上來。

及至卓重山現身之後，從雙方的對答口氣中，寒眞道長這才知道拾三郎不但不是對方的同夥，這「金佛武學秘笈」藏地的消息，並且還是拾三郎公開傳出江湖的。

然而，拾三郎爲何要把這消息公開江湖，引得天下武林人物趕來此地奪取？不言可知，此中必有問題，必有用意。

可是，此中有什麼問題？有什麼用意呢？……

此時此刻，寒眞道長他實在無法去深思多想，而事實上眼前的情勢也不容許他作深思多想！

因此，他深望了拾三郎一眼，邁步跨出了「幽墅」門外，寒如道長連忙緊跟上一步和他併肩而行，其餘一衆武當弟子則隨護在二人的身後左右。

驀地，卓重山嘿嘿一聲冷笑，抬手一揮，立見散立在四面的一衆江湖豪雄人叢中人影閃動，竟有二三十人騰身掠出，撲向一衆武當弟子。

同時，卓重山和「閃電金刀」單亮春二人也身形閃動，分向寒眞寒如兩人撲到！

金光電閃，單亮春金刀勢疾威猛凌厲無倫地直朝寒如道長當頭劈下！

寒如道長雙眉一軒，口中一聲淸叱，右手長劍疾抬，寒虹暴起，「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過處，二人已硬接了一招。

寒如道長身形一幌，後退了一步，單亮春下劈的金刀彈高三尺，脚下也後退了一步。

顯然，兩人功力伯仲，相差極微。

但單亮春却是脚下一退卽進，手中金刀順勢變招，斜削寒如道長的左肩，寒如道長疾地側身揮劍還攻。

剎時頓見金光閃閃，寒虹如電，這一刀一劍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的搏戰！

卓重山掠身飛撲寒眞道長，雙掌同出，左掌挾勁風，直拍寒眞胸窩，右掌則奇快逾電地，抓向小鐵箱。

顯然，他自負一身所學功力兩皆高過寒眞，沒有把寒眞放在眼裏，是以連兵刃也不屑使用，想憑一雙肉掌從寒眞手裏奪過鐵箱！

寒眞道長雖然不知卓重山的武學功力如何，也不知「七星宮」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但從卓重山掠身飛撲到的身手上，已知是個功力極高的高手。

是以他一見卓重山雙掌同出的飛身撲到，脚下立卽橫跨一步，避掌揮劍，斜截卓重山抓向小鐵箱的右臂！

他避掌出劍斜截敵臂，身手雖是十分快疾俐落，顯示了他功力所學的不俗，但是俗話有說，「技高一着，縛手縛脚」。

「璇璣雙劍」雖是武當派一流高手，但卓重山的一身所學功力，却是當代武林一流高手中的高手，比寒眞寒如高出甚多甚多。

如是雙劍聯手，在他手下或者還能轉戰個二三十招，如是一對一的單打獨戰，寒眞能够支持個十招八招就已經很不錯了。

何況他此刻左手提着隻小鐵箱，這於他右手施展劍招雖然並無太大的妨碍，但是却多少總有點兒不便，不如往常靈活之感。

加以卓重山心機深沉，老謀深算，他於掠身飛撲雙掌同出之時，心中早就算好了，寒眞如此避掌出劍，更是在他意料之中。

因此寒眞右手長劍甫才截出，他口中立卽嘿嘿一聲冷笑，右掌電縮倏伸，已奇快無倫地一把拏住了寒眞的右腕脈門。

寒眞一身功力雖頗不俗，但右腕脈門被拏，半邊身子立感酸軟欲掙無力。

寒如與「閃電金刀」單亮春激戰間，眼角不時旁掃，十分注意寒眞的情形，一見寒眞右腕脈門被敵拏住，心頭不禁倏地一驚，手中長劍疾揮，一招迫得單亮春身形一退，挺劍直朝卓重山刺去。

可是單亮春又怎會容許他解救寒眞，一聲大喝，金光電閃，一招「攔江截斗」，直朝他的右臂斬下！

這一刀勢若奔雷，威猛無倫，寒如如不趕快撤劍閃避自救，他的一條右臂便得立刻被金刀斬斷，濺血當場。

在這等情勢之下，他不得不先圖自救，於是疾地身形一側，右手長劍由直刺招變「風掃落葉」，劍虹飛閃，反掃單亮春左臂。

他這一劍招勢不僅奇快逾電，而且完全出於單亮春意料之外。

一聲大叫，血雨飛洒中，單亮春的一條左臂已和他的身子脫離了關係，齊肘斷落地上。

可是，也就在寒如這邊一劍得手，斬斷單亮春左臂的剎那同時，那邊寒眞左手提着的小鐵箱已到了卓重山的手裏。

寒如見狀，口中陡地一聲朗叱，揮劍直朝卓重山閃電般地撲去！

卓重山奪得小鐵箱，本想立刻提聚眞力凝貫右掌，乘機將寒眞的右腕骨揑碎廢去，但因寒如已經揮劍撲到，只好急忙鬆手放開寒眞，騰身拔起向嶺下掠去！

可是他身形剛剛騰起，人叢中倏地飛起兩條巨大的紅影，挾着威猛無匹的勁風當頭壓下！(未完)

心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曉峯隨一綫天往武當，揭開朱五絕假面具，獲玉虛眞人及李公旦支持，決將計就計，挽刼平魔，離開武當，一綫天有事自去，宋曉峯在趕回武昌，途見邋遢和尚，乃爲他治好瘋疾，並助予一臂，使邋遢和尚打通任督二脈，宋曉峯在邋遢和尚運功調息之際，留書自去。宋曉峯返抵武昌，當晚逕趨八達鏢局後園，驀見趙靈燕與那假冒他的人在喁喁談情，宋乃以傳音呼喚趙靈燕，同往城郊，兩人各把別後情況，詳細說出，正談間，驀見邋遢和尚與簡又文奔來，宋欲迴避，已不及——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董培新 圖

舌劍唇槍利 拳風掌勁强

到得近前，同時也看清了趙靈燕的面貌，接着哈哈一陣大笑道：「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你『紫彩玉簫』宋大俠又給我和尚碰上了。」

邋遢和尚與春山樵隱簡又文原是去找太白駝叟，詎料太白駝叟不在家中，兩人撲了個空，邋遢和尚墜不住心中那口氣，於是移轉目標，來找「紫彩玉簫」。

趙靈燕雖然不知「紫彩玉簫」與邋遢和尚之間的過節，但她爲人何等精巧，察言觀色，已知邋遢和尚對她來意不善，冷笑一聲，道：「碰上了又怎樣？」

邋遢和尚「哼！哼！」二聲，道：「少頃，我和尚少不得要向你『紫彩玉簫』討點公道。」

身形一轉，向宋曉峰合十一禮，道：「小僧多蒙少俠，復我靈智，又鼎力賜助，通我任督二脈，小僧不勝感荷之至。」

宋曉峰抱拳答禮，道：「在下對禪師是愧歉萬分，前者畧効微勞，不過是稍贖前衍而已。」

宋曉峰所答的話，簡直是風馬牛全不相關，邋遢和尚一怔之下，春山樵隱簡又文也已到了他們身前，輕「咦！」一聲，插嘴道：「少俠不是不認識『紫彩玉簫』麼？」他雖沒有見過「紫彩玉簫」，從邋遢和尚話中已知道站在宋曉峰身側的就是名滿江湖的「紫彩玉簫」。當然，一路上來，他也知道了「紫彩玉簫」的僞善行爲，所以，他正眼也沒瞧趙靈燕一下。

宋曉峰微微一笑，道：「相欺之處，尚請老前輩見諒。」

春山樵隱簡又文搖道皺眉一笑道：「少俠請恕老夫問一句不當的話……你怎樣會交上這樣一位『僞君子』朋友呢？」

宋曉峰哈哈一笑，指着趙靈燕道：「老前輩以爲他就是『紫彩玉簫』麼？」

春山樵隱簡又文一怔，道：「難道他不是？」

邋遢和尚原被宋曉峰開頭一句話，說得雲裏霧，糊裏糊塗，再聽宋曉峰這樣一說，可就會過意來了，張大着一雙眼睛，訝然接口道：「那你就是『紫彩玉簫』本人了？」

宋曉峰含笑點頭道：「不瞞老禪師說，在下正是當日對你老禪師冒犯的『紫彩玉簫』，有請老禪師海涵寬恕。」接着，一禮長揖到地。

宋曉峰這一亮開自己身份，眞把邋遢和尚與春山樵隱簡又文當場楞住了，春山樵隱簡又文發了一下楞，接着苦笑了一聲，倒也罷了。

邋遢和尚的心情可就激動得不得了，大喝一聲，道：「那你爲什麼要替我和尚解開穴道，又助我打通任督兩脈，難道不怕我和尚找你麼？」

宋曉峰鎭定的笑了一笑，說道：「我想老禪師乃是有道高僧，一定想得開，不會找晚輩算那舊帳了。」

邋遢和尚臉色一正道：「我和尚縱能放開私人恩怨，不與你算帳，但你僞善的面孔，莫說你祇助我和尚打通任督兩脈，你就是我和尚的生身父母，我和尚也要大義滅親，非給你抖露出來不可。」

宋曉峰淡淡一笑，道：「你老禪師就能這樣肯定，認爲晚輩是一個『僞君子』麼？」

邋遢和尚忽然口喧佛號，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當日之事，乃是我老和尚親目所見，親耳所聞，難道還錯得了麼？」

宋曉峰一笑道：「親目所見，親耳所聞，有時所見所聞，也未必就是眞情呢！」

邋遢和尚楞了一楞，突地仰天狂笑了起來，道：「親眼目睹之事，既然不一定是眞情，那你當時又爲什麼要滅我和尚的口呢？」

宋曉峰道：「就因當時老禪師所見不是眞情，晚輩恐禪師誤我大事，不得不對禪師有所不敬。」

邋遢和尚不禁又一楞，宋曉峰又道：「晚輩如若眞怕禪師損我淸譽，縱是事過境遷，晚輩也不會替你解開穴道了……晚輩這制穴手法，不是晚輩自吹，當今之世，能知其解法之人爲數不多，而也可說，都與晚輩有點關係，老禪師就是巧中遇上了他們，他們也不會貿然出手，晚輩可以說安全無憂之至……。」

一語未了，春山樵隱簡又文忽然截口道：「宋少俠這話倒說得是，我們都查出你是中了別人計算，也查出了你的病因，就是無法使你恢復理智。」

邋遢和尚瞠目結舌，木然而立，祇覺他這番話，說得不無理由，當下悻悻的道：「現在算你說得我老和尚一時拿不定主意，但我和尚並不是就此完全相信你的話我和尚總要弄個淸淸白白才算數。」

宋曉峰抱拳一禮，道：「晚輩還有一事，有請兩位老前輩成全。」

邋遢和尚道：「什麼事？」

宋曉峰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兩位老前輩如果查得有什麼事情，最好小心謹愼，以免招來無妄之災。」

邋遢和尚不屑是一位遊戲風塵的高僧，聞言之下，不以爲忤，點了一點頭，道：「這個我老和尚知道。」接着，身形平飄而去，與春山樵隱簡又文連臂而去。

趙靈燕點頭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忽然輕輕的嘆了一聲，說道：「這又是怎樣一回事，招惹上了他們？」

宋曉峰苦笑一聲，又把當日與邋遢和尚結怨的事，說了一遍，搖了搖頭道：「常言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要想一隻手掩盡天下人耳目，豈是可能的事，這是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趙靈燕點頭道：「事實確也如此，你看朱五絕，暗中眞心投向了山主，以爲人不知鬼不覺，結果還不是被我們查出來了……啊！現在，我們怎麼打算？」

宋曉峰道：「義父他老人家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你放心，你的這種生活，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趙靈燕忽然仰頭望着深邃的蒼穹，良久良久，輕嘆一聲道：「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現在變得對什麼事都很担心了，你可要小心啊……」

宋曉峰自與趙靈燕眞情交流之後，體會了人生的另一面，趙靈燕目前的心情，也正和他替趙靈燕担心的心情相同，伸手輕摟着她的柳腰，低聲道：「靈妹，我知道，不過你可相信，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他堅強的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坎深處，用希望代替柔情，鼓舞着趙靈燕。

趙靈燕回眸望着宋曉峰，展容一笑，道：「我要沒有這信心，祇怕煩都煩死了……出來時間不少了，我得回去了。」

宋曉峰道：「我送你一程。」

趙靈燕搖頭道：「不用了，萬一被人碰見了，又是麻煩。」

兩人依依而別，宋曉峰目送趙靈燕遠去之後，轉身疾起，準備去找藍鷹武中秀，看看有沒有義父一綫天的消息，誰知行不多遠，突見一座岡巒橫在前面，隱約有金刃劈風聲，隨風送了過來。

宋曉峰深吸一口長氣，飄！飄！飄！接連幾個急射，剎那之間，搶進了數百十丈距離。

縱目一望，祇見岡巒之上人影幢幢，圍了一圈，劍氣掌風，瀰空漫天，動手之人，却無法看見。

宋曉峰打量地勢，因見那山岡附近並無山林樹木，要想看得眞切，便無法隱蔽身形，於是足下連點，逕朝山岡上撲去。

他一躍七八十來丈，身形當撲到山岡之前，忽

見人影幌動，喝叱之聲大起，眨眼之間，飛出四個手執兵刃的男子，一字排開阻住了他的去路。

但聽其中一個粗重的口音大喝道：「來的是什麼人，火速退下，以免惹火焚身。」

宋曉峰停下身形，目光一掃之下，便不理那四個擋路之人，直往打門場中走去。

打門場中，四周站了七八個人，四個人激鬥正烈，那四個打門正烈之人，其中便有萬正剛與黃小珠二人。

另外二人，一個是五短身材，瘦骨嶙峋，身穿一件黑色長袍；一個則是一般打扮，年約四十左右的壯實漢子。

站在一旁觀鬥的那些人，其中便有黃輝虹，黃輝虹身旁靠着一位矇面女郎，宋曉峰心中一動，已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了。

那阻身漢子，見宋曉峰不聽喝止，不由厲喝道：「格老子，回去！」聲出刀出，一招「迎狼拒虎」，霍霍刀風，便向宋曉峰當頭罩下。

宋曉峰隨手一抓，五指一合，已將那把來刀握住。

那人一刀劈出，但覺手腕一震，刀身便紋風不動了，駭極之下，雙腿一坐馬步，暴喝一聲，竭盡全力，猛地將刀往懷中一奪。

宋曉峰一聲哈哈大笑，正要鬆手將那人震了出去，忽聽一聲喝聲道：「大俠，請手下留情。」

話聲中，祇見黃輝虹已從十餘丈外，雷奔電射而到。

宋曉峰微微一笑，輕輕鬆手放開了那人的刀。

黃輝虹一抱拳道：「大俠來得正好，請！」

那四個漢子，見黃輝虹出了面，齊一欠身，疾步退了開去。

這時打門場中，因宋曉峰的出現，也都停止了打鬥。

黃小珠搶身躍了過來，迎住宋曉峰道：「宋大哥，唐家大舉興兵，找場來了。」

接着，一聲朗朗大笑道：「來者可是宋曉峰宋大俠麼！幸會！幸會。」

一個瘦瘦長長的青鬚老者正向他舉目望來。

黃輝虹一面領着宋曉峰向前走去，一面道：「那位老前輩就是唐府掌門人……。」

話聲未了，宋曉峰舉步之間，已到了當代唐門掌門人唐台步面前，一抱拳道：「原來是唐大掌門人俠駕親臨，在下不勝榮幸之至。」

頭一轉，非常有禮的，又向矇面而立的唐二小姐一點頭道：「二小姐請了。」

唐二小姐出語如冰，冷冷的道：「這天下太狹了，咱們又見面了。」

宋曉峰知道她玉容被毀，心中怨恨，乃是人之常情，因此也不和她一般見識，冷語相加，祇微微笑了一笑，就轉頭向黃小珠道：「小珠，你們爲什麼又跑出來了？」

黃小珠道：「唐大掌門人懸賞訂約，小妹要不出來會他一會，豈不弱了先師的名頭。」

宋曉峰祇道他們是被四川唐家找上門去，逼出來的，如果是那樣，豈不把藍鷹武中秀他們又拉扯上了，當然，唐家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但是要給山主知道了藍鷹武中秀與一綫天的關係，那就多給那山主一份可乘之機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宋曉峰不是多心，實在是那山主太不簡單了，不可不防。

宋曉峰暗自吁了一口氣，點頭道：「這樣很好，可是你爲什麼不把話說明，就和他們動起手來了呢？」

黃小珠一揚螓首道：「他們來勢洶洶，我可不吃他們那一套。」

宋曉峰微微一笑，道：「讓我來替你處理好不好？」

黃小珠猶豫了一下，非常勉强的道：「不過請你別忘了我師父的心意。」

原來，黃小珠後來看完了她師父獨目老嫗那本記事册，才完全明白，她師父父女脫離唐家關係的原因。

要知四川唐門威震天下的毒藥暗器，毒藥固然厲害，但別家望塵莫及的却不是唐家的毒藥，而是唐家的暗器，唐家的暗器不但別出心裁，製作精巧，他們發放暗器的手法，尤其巧妙，精巧的暗器配合巧妙的手法，已是天下一絕，再加上見血封喉的毒藥，於是唐門得以與各大門派並列，稱雄於武林之中了。

眞要說到對毒藥的深刻研究，在武林之中，還算不到唐家，唐家祇是對某幾種毒藥的配製，特別出奇，但對於整個的毒藥的運用，祇能說是普通而已。

這一點，唐家自己很是明白，在現任掌門人祖父唐建中執掌門戶時，碰巧得到了一本精研用毒的秘笈，那時，唐建中正有兩個兒子，老大唐文龍性喜研究，長於思玅；老二唐文蛟生性外向，長於治事。

當時，唐建中量才施教，於是把那本用毒秘笈給了唐文龍，而把管理唐門的權責給了唐文蛟。

唐建中在世時，他們兩兄弟，都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可是唐建中一死之後，唐文蛟順理成章的當上了掌門人，同時也就起了貪心，想把那本用毒

秘笈收回，另外派人研究，以便控制。

事關於唐文龍，唐文龍心裏也不願意了，他性好研究，掌門人可以不當，要他交出用毒秘笈之事，可不能忍受，於是一怒之下，帶了那本用毒秘笈，離家出走了。

這是事實經過，其中當然更有些纏夾不清的恩恩怨怨，很爲唐文龍父女所不滿，立志非與唐家爭一日之長短不可，黃小珠現在是唐文龍一脉相傳的唯一傳人，當然這也就成了她的責任。

宋曉峰輕嘆了一聲，叫了一聲：「珠妹……」他原想說「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彼此原是一家人，又沒有眞的深仇大怨。」話到口邊，心中念頭一轉，暗忖道：「『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祇要存心仁善，看來倒不可太軟弱，被他們看輕，反而不好說話。」

此念一生，宋曉峰的話，隨之頓了一頓，再說時，意思也變了道：「你放心，我也忘不了令師對我的一番好意。」

宋曉峰轉過身來面對着唐門掌門人唐台步，黃小珠與萬正剛閃身站在宋曉峰一左一右。

這時，原是環列一圈的唐門中人，也人影幌動，雁行排列，歸到唐門掌門人身後，兩兩相對。

宋曉峰俊目一肅，掃視了唐門羣衆一眼，輕咳了一聲，說道：「貴掌門人有何賜教，在下洗耳恭聽。」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高傲的微微一揚頭，尊貴大方地含笑道：「老夫特從川中而來，有請宋大俠三位前往敝門作客，不知大俠可願賞臉命駕一行？」

宋曉峰神色平淡的一笑道：「多謝掌門寵邀，祇惜在下目前尚有不少要事待辦，方命之處，有請見諒！」

話聲方了，祇見剛才那與萬正剛動手的黑袍半百老人，嘿！嘿！一聲冷笑，道：「好不識抬舉，敝掌門人對你客氣，你倒自己臉上貼金，搭起架子來了。」

宋曉峰劍眉一挑，雙目神光陡射，光芒似劍，在他臉上一凝，冷聲道：「尊駕是什麼人，可知在下現在是和誰說話？」

門有門規，幫有幫律，掌門人親自說話了，餘者那有置喙的餘地，宋曉峰短短的兩句話，力逾千鈞，正反擊在對方要害上。

那老者正是唐門掌門人的三弟唐台明，他們是化家爲門，掌門人的兄弟，就插嘴說兩句話，向來沒有人在這方面指摘過，唐台明被宋曉峰雙目稜芒一照之下，心神已是一震，再被宋曉峰這一責問，不由一呆，被責問得答不上話來。

突然另一聲沉沉陰笑起自唐門掌門人身側道：「你眞什麼東西，敝掌門人不喝止，便是已准舍弟說話，你懂不懂！」

宋曉峰雙目凝光，向那說話的人臉上一落，只見那人也是一位老者，不過他的身形畧胖，在面型上仍看得出他與唐門掌門人隱有相似之處。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冷眼旁觀，已看出宋曉峰年紀青青，眞不是一個好吃的果子，哈哈一聲朗笑，接過話頭道：「老夫二位劣弟，如有冒犯大俠之處，請大俠海涵一二，四川之行，尚請大俠賞光命駕，老夫不勝榮幸心感之至。」

宋曉峰淡淡一笑道：「貴掌門人盛情可感，只是在下如果隨貴掌門人入川，在下留在此間之事如何辦理？」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見他語氣輕了下來，心中一喜，道：「大俠如信得過老夫，大俠有何貴事，老夫願効微勞，替少俠代辦。」

宋曉峰目光一掃唐門人衆，笑了一笑，道：「貴掌門人可知在下要辦的什麼事？貴掌門人一口承担下來，一定就辦得了麼？」

緩和的語氣之中，却有輕蔑之意，只聽得唐掌門人雙眉一皺，但他是掌門之尊，心中雖是極不快樂，表面上仍保持着一派掌門人的風度，故示大方，不與計較的哈哈一笑道：「敝門在各大門派之間，雖然是小門小戶，尚幸各大門派還看得起敝門，遇事總給敝門三分顏面，大俠有什麼事，何妨先說出來老夫聽聽？」

宋曉峰搖了搖頭道：「不說也罷，說了只怕貴掌門人難以爲詞。」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越聽越不是味，勉强保持表面上的平靜，笑了一笑，道：「那是老夫的事，大俠不必顧慮太多。」

宋曉峰點了一點頭道：「貴掌門人如堅持要在下說，在下那就直說了。」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冷冷說道：「老夫洗耳恭聽着。」

宋曉峰臉色一正，緩緩吐話道：「在下一要生擒活捉丐幫的公孫長老，二要武昌城內『紫彩玉簫』的頂上人頭！……不知貴掌門人可辦得到？」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閱言之下，不由傻了，「紫彩玉簫」俠名滿天下，功力通神，他們惹得起麼？還有那丐幫的公孫長老，公孫長老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丐幫弟子，人數之多，號稱天下第一，唐門却是招惹不起。

唐老三唐台明怒笑一聲，大喝道：「大哥，你聽他的鬼話，他是故意出難題唬人的。」

宋曉峰雙目一瞪，打量了唐台明一眼，只冷笑了一下不屑理的回目凝視着那唐門掌門人的回答。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慢慢穩住震惑不已的心弦，忽然哈哈一笑道：「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話聲一頓，笑聲也斂了，面色一冷道：「不過老夫請問大俠一句話，大俠除了你們現場三人之外，還有多少相助之人？」

宋曉峰揚頭挺胸道：「就祇區區三人！」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話聲一冷道：「暗算不難致死，可是大俠想過善後問題的難於處理麼？」

宋曉峰朗朗一笑道：「在下自己的事，自然深思熟慮過，如果貴掌門人有心代勞，你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在下那善後問題，貴掌門人用得上麼？」話中之意，自然要唐台步自己承當了。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自接掌門以後，便身受上代掌門人遺命，務必繼續追查唐文龍一脉的下落收回「毒問」，如今在黃小珠身上發現了線索，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不過他到底不愧是一門之長，老謀深算，目睹宋曉峰言談語氣之間，處處現出是個不可輕侮的人物，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深怕一擊不中，被他逃出手去，遺禍無窮，因此才向宋曉峰使用懷柔手段。

詎料，宋曉峰說出來的題目，難得叫人咋舌，

『的頂上人頭！……不知貴掌門人可辦得到？」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閱言之下，不由傻了，「紫彩玉簫」俠名滿天下，功力通神，他們惹得起麼？還有那丐幫的公孫長老，公孫長老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丐幫弟子，人數之多，號稱天下第一，唐門却是招惹不起。

唐老三唐台明怒笑一聲，大喝道：「大哥，你聽他的鬼話，他是故意出難題唬人的。」

宋曉掌雙目一瞪，打量了唐台明一眼，只冷笑了一下不屑理的回目凝視着那唐門掌門人的回答。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慢慢穩住震惑不已的心弦，忽然哈哈一笑道：「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話聲一頓，笑聲也斂了，面色一冷道：「不過老夫請問大俠一句話，大俠除了你們現場三人之外，還有多少相助之人？」

宋曉峯揚頭挺胸道：「就祇區區三人！」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話聲一冷道：「暗算不難致死，可是大俠想過善後問題的難於處理麼？」

宋曉峯朗朗一笑道：「在下自己的事，自然深思熟慮過，如果貴掌門人有心代勞，你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在下那善後問題，貴掌門人用得上麼？」話中之意，自然要唐台步自己承當了。

唐門掌門人唐台步自接掌門以後，便身受上代掌門人遺命，務必繼續追查唐文龍一脉的下落收回「毒問」，如今在黃小珠身上發現了線索，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不過他到底不愧是一門之長，老謀深算，目睹宋曉峯言談語氣之間，處處現出是個不可輕侮的人物，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深怕一擊不中，被他逃出手去，遺禍無窮，因此才向宋曉峯使用懷柔手段。

詎料，宋曉峯說出來的題目，難得叫人咋舌，

唐老二唐老三已是聽得怒目圓睜，就要發作起來，唐掌門人眞有一手，暗示二位捺住火氣之後，一笑點着頭道：「好，老夫接下你大俠的這副担子！」

宋曉峯眞沒想到唐台步竟然會答應下來，不由一怔，還來不及接話，只聽唐掌門人話鋒一轉，接着又道：「不過老夫另有一個條件，你宋大俠也必需答應我。」

宋曉峯一怔之後不由暗笑忖道：「原來他在玩花槍，哼，你可太小看我了。」他更不示弱，一點頭：「好，你有什麼條件，說出來吧！」

唐掌門人一指黃小珠道：「請大俠先告訴老夫這位姑娘的身世來歷。」

宋曉峯淡淡一笑，道：「有何不可……她姓黃，名叫黃小珠，她的師父唐慧珠，不知貴掌門人若不知道，我想她的師祖唐文龍，貴掌門人不會不知道吧！」

宋曉峯又乾脆又俐落，把唐掌門人心中想證實的，一口氣都說出來了，根本用不着他挖空心思刺探。

宋曉峯過份的坦率，招來唐掌門人一陣疑慮，雙眉深深的一皺道：「宋大俠此話可是當眞？」

宋曉峯道：「有物爲證。」

唐掌門人肅然道：「請賜示一觀。」

宋曉峯轉頭向黃小珠道：「珠妹，你把你那本『毒問』取出來給他們看一看吧！」

「毒問」兩字出口，唐氏不待黃小珠將「毒問」取出，已是心弦猛震，知道宋曉峯所言不假了，只見他們三人六隻眼睛瞪得銅鈴般大，連呼吸都停止了。

黃小珠伸手百寶囊中取出一本黑色皮面的本子，在眼前一晃，道：「你們看，這就是……。」

一語未了，只見唐老二與唐老三不聲不响，陡然地飛身而起，伸手向黃小珠手中「素問」抄去。

他們兩人突起發難身形快速無比，一閃而到。

宋曉峯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兩位這種行爲，不怕有失身份盛譽麼？」

喝聲中只見他拳袖向外一拂，唐老二唐老三但覺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一湧而到，兩人顧不得再搶黃小珠手中「素問」，保命要緊，同時大喝一聲，各自化抓爲掌，猛地相迎而上。

「嘶」地一聲輕响，四掌與宋曉峯的袖力一接，激風旋廻震盪，唐老二唐老三合兩人之力，竟敵不過宋曉峯一揮之勁，竟被震得雙臂發麻，內腑齊動，眼花耳鳴，兩條身子被彈出一丈之外。

宋曉峯一袖揮出，身形絲毫不動，就和未出手一樣，黃小珠竟也出奇的鎭靜，微微一笑道：「宋大哥，你也太小視小妹了，憑他們也搶得走小妹的『毒問』！」

宋曉峯向驚得回不過氣來的唐掌門人一抱拳道：「在下不是有意逞能，只因那本『毒問』之上附有劇毒，深恐有傷貴掌門人令弟，抱歉！抱歉！」

這時，唐老二與唐老三已滾身竄了回來，只聽得二張老臉又紅又白，做聲不得。

唐掌門人見他一袖之下，就把二位兄弟震出丈遠開外，震駭之色，再也掩飾不住，身軀顫動，訕訕的道：「舍弟無狀，多謝大俠出手相救。」

打了人，還賣乖，唐掌門人可給宋曉峯一掌震住了。

宋曉峯這時又大方的一笑，道：「貴掌門人不用客氣，我們還是談我們未完的話吧！」

唐掌門人定了一定神，輕嘆一聲，道：「請問宋大俠與這位黃姑娘是什麼關係？」

宋曉峯道：「手足之義，兄妹之稱。」

唐掌門人難於啓齒地猶豫了一陣道：「老夫有心認回這位師侄女，不知大俠可願玉成？」

硬的是毫無希望了，只有來軟的了，唐掌門人倒確是一片苦心。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黃小珠雙目一抬，搶先冷笑一聲，道：「本姑娘無意高攀，別枉費心機了吧！」

宋曉峯輕喝一聲，道：「珠妹……。」

黃小珠急叫一聲，道：「宋大哥，你要做好人，可別怪我不給你面子。」

宋曉峯只好搖頭一聲苦笑道：「貴掌門，這件事在下只能抱歉了。」

唐掌門人目光瞬也不瞬，凝視了黃小珠許久，方自嘆了一口氣，又沉思了一陣，用懇切的語氣道：「黃姑娘，你不願意承認老夫這師叔，但我們到底系出同源，唉……」下面的話，實在難於出口，只好長嘆一聲，不說了。

黃小珠沉聲接口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你想要我的『毒問』，是不是？」

唐掌門人被她一口道破心事，老臉再厚也不由得漲得緋紅，打了一個哈哈，聊以解嘲的默認了。

黃小珠冷哼一聲，又道：「老實告訴你，令尊雖然不仁，但家師却不會不義，你想得到這本毒問不難……」

唐掌門人一聽她已有允意，生怕她臨時變卦，抓住話意，馬上截口道：「那姑娘是答應把『毒問』還給我們了？」

黃小珠一挑秀眉，道：「還給你們？你別忘了這是太師祖分給我師祖的！」

唐掌門人心中說不出的怒惱，可是他察情度勢，不敢發作出來，無可奈何地忍氣吞聲道：「姑娘的意思是？」

黃小珠悻悻的道：「要給你們，也只能說是送給你們，是我師父送給你們……」

唐掌門人可想得開，在敵强我弱的情形之下，能得到「毒問」已是天大的幸運，那還敢咬文嚼字，管她是「還」抑「送」，嘴巴上吃點虧，算得什麼，當下又截口道：「老夫多謝姑娘了。」

黃小珠一搖手，說道：「且慢！本姑娘還有話說，……」

唐掌門人患得患失的接口道：「姑娘可是反悔了？」

黃小珠一笑道：「本姑娘說送給你們，就送給你們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會有後悔之理。」

唐掌門人暗暗吁了一口長氣，一抱拳道：「姑娘有什話說，老夫洗耳恭聽。」

黃小珠正色道：「書是一定送給你們了，但却有二種送書的方法，……」

微微一頓，不待唐掌門人接話，迅又繼續說道：「第一種方法，是馬上將書送給你們，第二種方法，是一年之後將書送給你們。」

唐掌門人一門之長，對事情的看法，當然有深度，略一皺眉之下，道：「請道其詳。」

黃小珠道：「剛才本姑娘已經說明，我這『毒問』之上附有劇毒，觸之立死，如貴掌門人自信不怕書上劇毒，馬上就可將『毒問』帶回去，這是第一種方法。」

唐掌門人神色凝重的便道：「第二種方法？」

黃小珠道：「第二種方法，一年之後，貴門大開中堂，正式迎受『毒問』，本姑娘親自送上，到時候，本姑娘替貴門解除書上劇毒，以後貴門就可以任意覽閱這『毒問』了。」

這兩種辦法，一種是困難，但可以現得；一種是容易，但期在一年之後，夜長夢多。

這兩種辦法，對當面的唐掌門人，都是一種放驗。

宋曉峯睛光連閃，暗暗點頭，忖道：「巾幗奇英，不亞靈燕第二，我倒是多替她担心了。」

唐掌門人也目泛奇光，連連注視了黃小珠好幾眼，內心之中，也對黃小珠有了改觀的看法，曉得她不是在胡鬧了，接着，神情一肅，道：「姑娘寓意深遠，老夫不德，願謹遵姑娘第二種領書之法，明年今日，在四川草廬，恭候姑娘大駕。」

唐掌門人這一決定，敬人敬己，黃小珠也大是高興，算是替師父出了一口氣，當下神態一變，綻開了嬌靨，欠身一福，道：「小珠屆時定將『毒問』送達尊府！」

宋曉峯哈哈發出一聲朗笑道：「現在可好了，大水冲倒了龍王廟，總是一家人，在下同爲雙方共申賀意。」接着向唐掌門人與黃小珠拱手爲賀。

唐掌門人暗暗吁了一口氣，深幸這場干戈，處理得宜化成了玉帛，直要鬧僵了，憑宋曉峯剛才那一手，別看自己這一方人多，可能馬上就要落個灰頭灰腦。

這件事情，說來雖然有失唐門威風，但再一仔細想來，也實在是自己先人有欠考慮的地方居多，如今對方答應將「毒問」送還，可見對方心存仁義了。

人與人的交往，本來就是這樣，你來我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彼此心中一有敬意，敵意就完全消弭了，唐掌門人更是做笑一聲，道：「這都是宋大俠有意成全，老夫爲來時的魯莽，深致歉意。」接着也抱拳爲禮。

笑聲中，宋曉峯忽然伸手向黃小珠道：「珠妹，你把『毒問』取出來。」

黃小珠微一猶豫，問了一聲：「爲什麼？」但手却伸入囊中，將「毒問」取出交到宋曉峯手中。

宋曉峯接過「毒問」，道：「珠妹，你留這『毒問』在身邊，本無用處，何不就此將毒問交給唐掌門人，明年今日，迎書之禮不變，到時候你再替唐掌門人解去書上劇毒，豈不兩全其美。」

唐掌門人口中是答應了明年領書，心中實在担心夜長夢多，宋曉峯竟似看穿了他心事，做得叫人說不出的感動，張大了眼睛，凝視着黃小珠，又緊張又欣喜的屏息以待。

黃小珠一笑，說道：「大哥說了話，小妹敢不遵命。」

宋曉峯叫唐掌門人取出一張隔油布，親自將「毒問」包好，才交給唐掌門人爰爲收好。

宋曉峯接着又向黃小珠道：「珠妹，現在小兄要向你宣布一件大事了。」

黃小珠驚訝地張大着一雙鳳目，惑然道：「什麼？我有什麼大喜喜事了。」

宋曉峯臉帶神秘的笑容道：「小兄要給你找一個家了……。」

一語未了，黃小珠「呸！」的一聲，掩起雙耳大叫道：「我不要聽！」她心裏不知想到那裏去。

宋曉峯笑容依舊，語氣却是變得認眞道：「珠妹，告訴我，你還有什麼親人沒有？」

黃小珠望着宋曉峯迷惑的道：「當然有，我還有「個哥哥，只是我不知他在那裏。」

宋曉峯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叫什麼？」

黃小珠緊皺着秀眉，沉思了半天道：「我只記得他的乳名，正式名字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鄉下人家的孩子，在未上學以前，有正式名字的就很少，可能記的只有阿貓阿狗等乳名，當時黃小珠年紀就小，能記得哥哥的乳名，已很是不錯了。

宋曉峯道：「你哥哥乳名叫什麼？」

黃小珠一笑，說道：「大哥說了話，小妹敢不遵命。」

宋曉峯叫唐掌門人取出一張隔油布，親自將「毒問」包好，才交給唐掌門人爰爲收好。

宋曉峯接着又向黃小珠道：「珠妹，現在小兄要向你宣布一件大事了。」

黃小珠驚訝地張大着一雙鳳目，惑然道：「什麼？我有什麼大喜喜事了。」

宋曉峯臉帶神秘的笑容道：「小兄要給你找一個家了……。」

一語未了，黃小珠「呸！」的一聲，掩起雙耳大叫道：「我不要聽！」她心裏不知想到那裏去。

宋曉峯笑容依舊，語氣却是變得認眞道：「珠妹，告訴我，你還有什麼親人沒有？」

黃小珠望着宋曉峯迷惑的道：「當然有，我還有「個哥哥，只是我不知他在那裏。」

宋曉峯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叫什麼？」

黃小珠緊皺着秀眉，沉思了半天道：「我只記得他的乳名，正式名字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鄉下人家的孩子，在未上學以前，有正式名字的就很少，可能記的只有阿貓阿狗等乳名，當時黃小珠年紀就小，能記得哥哥的乳名，已很是不錯了。

宋曉峯道：「你哥哥乳名叫什麼？」

黃小珠一笑，說道：「大哥說了話，小妹敢不遵命。」

宋曉峯叫唐掌門人取出一張隔油布，親自將「毒問」包好，才交給唐掌門人爰爲收好。

宋曉峯接着又向黃小珠道：「珠妹，現在小兄要向你宣布一件大事了。」

黃小珠驚訝地張大着一雙鳳目，惑然道：「什麼？我有什麼大喜喜事了。」

宋曉峯臉帶神秘的笑容道：「小兄要給你找一個家了……。」

一語未了，黃小珠「呸！」的一聲，掩起雙耳大叫道：「我不要聽！」她心裏不知想到那裏去。

宋曉峯笑容依舊，語氣却是變得認眞道：「珠妹，告訴我，你還有什麼親人沒有？」

黃小珠望着宋曉峯迷惑的道：「當然有，我還有「個哥哥，只是我不知他在那裏。」

宋曉峯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叫什麼？」

黃小珠緊皺着秀眉，沉思了半天道：「我只記

意。」接着也抱拳爲禮。

笑聲中，宋曉峯忽然伸手向黃小珠道：「珠妹，你把『毒問』取出來。」

黃小珠微一猶豫，問了一聲：「爲什麼？」但手却伸入囊中，將「毒問」取出交到宋曉峯手中。

宋曉峯接過「毒問」，道：「珠妹，你留這『毒問』在身邊，本無用處，何不就此將毒問交給唐掌門人，明年今日，迎書之禮不變，到時候你再替唐掌門人解去書上劇毒，豈不兩全其美。」

唐掌門人口中是答應了明年領書，心中實在担心夜長夢多，宋曉峯竟似看穿了他心事，做得叫人說不出的感動，張大了眼睛，凝視着黃小珠，又緊張又欣喜的屏息以待。

黃小珠一笑，說道：「大哥說了話，小妹敢不遵命。」

宋曉峯叫唐掌門人取出一張隔油布，親自將「毒問」包好，才交給唐掌門人爰爲收好。

宋曉峯接着又向黃小珠道：「珠妹，現在小兄要向你宣布一件大事了。」

黃小珠驚訝地張大着一雙鳳目，惑然道：「什麼？我有什麼大喜喜事了。」

宋曉峯臉帶神秘的笑容道：「小兄要給你找一個家了……。」

一語未了，黃小珠「呸！」的一聲，掩起雙耳大叫道：「我不要聽！」她心裏不知想到那裏去。

宋曉峯笑容依舊，語氣却是變得認眞道：「珠妹，告訴我，你還有什麼親人沒有？」

黃小珠望着宋曉峯迷惑的道：「當然有，我還有「個哥哥，只是我不知他在那裏。」

宋曉峯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叫什麼？」

黃小珠緊皺着秀眉，沉思了半天道：「我只記得他的乳名，正式名字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鄉下人家的孩子，在未上學以前，有正式名字的就很少，可能記的只有阿貓阿狗等乳名，當時黃小珠年紀就小，能記得哥哥的乳名，已很是不錯了。

宋曉峯道：「你哥哥乳名叫什麼？」

黃小珠一笑，說道：「大哥說了話，小妹敢不遵命。」

宋曉峯叫唐掌門人取出一張隔油布，親自將「毒問」包好，才交給唐掌門人爰爲收好。

宋曉峯接着又向黃小珠道：「珠妹，現在小兄要向你宣布一件大事了。」

黃小珠驚訝地張大着一雙鳳目，惑然道：「什麼？我有什麼大喜喜事了。」

宋曉峯臉帶神秘的笑容道：「小兄要給你找一個家了……。」

一語未了，黃小珠「呸！」的一聲，掩起雙耳大叫道：「我不要聽！」她心裏不知想到那裏去。

宋曉峯笑容依舊，語氣却是變得認眞道：「珠妹，告訴我，你還有什麼親人沒有？」

黃小珠望着宋曉峯迷惑的道：「當然有，我還有「個哥哥，只是我不知他在那裏。」

宋曉峯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叫什麼？」

黃小珠緊皺着秀眉，沉思了半天道：「我只記

唐二小姐才知黃小珠扯開她幪面巾大有用意，原來是一片好心，怒氣一消，又有點不好意思了，怔了一怔，向前抓着黃小珠的雙手，眞摯的道：「妹妹，原是我的不好，那能怪你呢！」

兩個人相視一笑，携着手走過一邊去。

唐掌門人一掌拍在宋曉峯肩頭上，道：「宋老弟，老夫也有件事要問問你，你到底和丐幫有什麼誤會，老夫替你們從中化解化解，好不好？」

宋曉峯要找丐幫的麻煩，並不是爲了眞要向丐幫出那一口空氣，眞正的用心，乃是整個對付山主的策畧之一，目的在製造事端，混亂那山主視聽，而找那公孫元，正是最好的藉口。

宋曉峯正欲答話之際，瞥眼間，只見遠遠出現數條人影，正朝他們所在之處，飛馳而來。

宋曉峯一頓口之下，來人已是現出身形，居然就是丐幫的人，當先一人，赫然竟是丐幫長老公孫元。

唐掌門人哈哈一聲大笑道：「來人可是丐幫公孫長老，老夫唐某人在此。」

公孫元幾個躍身，到了唐掌門人身前，掠目一望，向唐掌門人抱拳道：「老花子聽說掌門人在此有一約會，可是當眞？」

唐掌門人抱拳一笑，說道：「多承關注，我們是大……」

宋曉峯冷笑一聲，打斷唐掌門人的話，說道：「你們花子幫倒管得眞寬，可是想來替唐掌門人助拳？」

公孫元雙目一瞪，望着宋曉峯道：「尊駕可是江湖餘孽『血手教』的人？」

宋曉峯笑道：「在下宋曉峯，可不知什麼叫『血手教』，你公孫長老眞會造謠生事。」（未完）

黃小珠一挑秀眉，道：「還給你們？你別忘了這是太師祖分給我師祖的！」

唐掌門人心中說不出的怒惱，可是他察情度勢，不敢發作出來，無可奈何地忍氣吞聲道：「姑娘的意思是？」

黃小珠悻悻的道：「要給你們，也只能說是送給你們，是我師父送給你們……」

唐掌門人可想得開，在敵强我弱的情形之下，能得到「毒問」已是天大的幸運，那還敢咬文嚼字，管她是「還」抑「送」，嘴巴上吃點虧，算得什麼，當下又截口道：「老夫多謝姑娘了。」

黃小珠一搖手，說道：「且慢！本姑娘還有話說，……」

唐掌門人患得患失的接口道：「姑娘可是反悔了？」

黃小珠一笑道：「本姑娘說送給你們，就送給你們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會有後悔之理。」

唐掌門人暗暗吁了一口長氣，一抱拳道：「姑娘有什話說，老夫洗耳恭聽。」

黃小珠正色道：「書是一定送給你們了，但却有二種送書的方法，……」

微微一頓，不待唐掌門人接話，迅又繼續說道：「第一種方法，是馬上將書送給你們，第二種方法，是一年之後將書送給你們。」

唐掌門人一門之長，對事情的看法，當然有深度，略一皺眉之下，道：「請道其詳。」

黃小珠道：「剛才本姑娘已經說明，我這『毒問』之上附有劇毒，觸之立死，如貴掌門人自信不怕書上劇毒，馬上就可將『毒問』帶回去，這是第一種方法。」

唐掌門人神色凝重的便道：「第二種方法？」

黃小珠道：「第二種方法，一年之後，貴門大開中堂，正式迎受『毒問』，本姑娘親自送上，到時候，本姑娘替貴門解除書上劇毒，以後貴門就可以任意覽閱這『毒問』了。」

這兩種辦法，一種是困難，但可以現得；一種是容易，但期在一年之後，夜長夢多。

這兩種辦法，對當面的唐掌門人，都是一種放驗。

宋曉峯睛光連閃，暗暗點頭，忖道：「巾幗奇英，不亞靈燕第二，我倒是多替她担心了。」

唐掌門人也目泛奇光，連連注視了黃小珠好幾眼，內心之中，也對黃小珠有了改觀的看法，曉得她不是在胡鬧了，接着，神情一肅，道：「姑娘寓意深遠，老夫不德，願謹遵姑娘第二種領書之法，明年今日，在四川草廬，恭候姑娘大駕。」

唐掌門人這一決定，敬人敬己，黃小珠也大是高興，算是替師父出了一口氣，當下神態一變，綻開了嬌靨，欠身一福，道：「小珠屆時定將『毒問』送達尊府！」

宋曉峯哈哈發出一聲朗笑道：「現在可好了，大水冲倒了龍王廟，總是一家人，在下同爲雙方共申賀意。」接着向唐掌門人與黃小珠拱手爲賀。

唐掌門人暗暗吁了一口氣，深幸這場干戈，處理得宜化成了玉帛，直要鬧僵了，憑宋曉峯剛才那一手，別看自己這一方人多，可能馬上就要落個灰頭灰腦。

這件事情，說來雖然有失唐門威風，但再一仔細想來，也實在是自己先人有欠考慮的地方居多，如今對方答應將「毒問」送還，可見對方心存仁義了。

人與人的交往，本來就是這樣，你來我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彼此心中一有敬意，敵意就完全消弭了，唐掌門人更是做笑一聲，道：「這都是宋大俠有意成全，老夫爲來時的魯莽，深致歉意。」接着也抱拳爲禮。

七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龍在荒郊擊敗秦五倫，懾服汪廣峻，斥破彼等多年前騙刦震威鏢局百萬紅貨的事，逕回護國寺，途爲葉寨梅截停，向其查詢震威鏢局被刦之事，小龍據實以告，並偕之同返謁見快樂叟，快樂叟囑葉寨梅返回汪宅，如遇變可卽重來護國寺。葉返汪宅，見人去宅空，汪留條約彼往兜平一晤，葉怒火下忘了返回護國寺，逕自追踪下去，快樂叟師徒遂結束無遮棚說書攤檔，推荐落拓生父女主持。原日幫忙小龍沖水的小牛，爲地痞錢三所迫，落拓生之女往解圍，錢三向她輕薄——

雄辯古人寃　胸懷盖代才

「叭」！一聲重响傳出，錢三倒退了好幾步，幾乎摔倒，沒說完的話自然而然被的打嚥了回去。誰也沒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不論那個都從心裏高興，打的好，應該打，祇可惜這一巴掌打的太輕。

錢三被打退幾步，妮子趁這空兒拉着小牛跑出麵館，跑沒幾丈遠，橫裏出來了三個歪戴帽子斜楞眼的大漢，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錢三帶着那張一半腫如尿泡的臉，正追上來，沉聲對三名大漢道：「這小妞是無遮棚那窮酸的女兒，抓住她，等會兒交給三爺，小牛這兎鬼子不識好歹，三爺要馬上教訓教訓他！」

三名大漢呼應一聲，大步伸手去抓妮子，牛老闆趁這個時間，悄沒聲的繞向後面，一溜烟似的奔向無遮棚。

無遮棚中，落拓生正在講：「謠言止於智者，但舌頭底下能壓死人，所以三姑六婆之流固然該殺，就是吃飽了飯不幹人事，專在背後說人短長自以衞道聖賢而居的僞君子，更該個個斷子無女絕孫絕種挨上千刀萬刀……」

牛老闆跑的是上氣不接下氣，道：「別……別講這些大道理，你女兒和……和小牛兒，都被此地的地痞錢三和手下惡漢們圍起來了，你……」

茶客們人人聞言變色，紛紛起座，落拓生若無其事的笑了笑，喝口茶，對大家朗聲說道：「坐着坐着，諸位們請就座，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吵兩句就會沒有事的，咱們還是接說剛才沒有說完的

新派武俠長篇

孫玉鑫·文
新　培·圖

七毒

故事……」

牛老闆急了，道：「先生你才來此地，不知道這些東西們手段有多辣多毒，他們什麼也敢作，搶，奪，詐，訛，賴……」

落拓生依然從容含笑道：「可敢殺人？」

牛老闆嘆口氣道：「殺，姦，擄……眞是一言難盡，老鄉親們，沒有不知道的！」

落拓生面色微變，道：「喔，竟還敢殺人姦淫？我說牛老闆，快樂叟可不是這麼說的，他說別看全是剛能湊合着吃口飽飯的苦哈哈，但人情味濃，義氣重……」

牛老闆急的抓頭道：「哎呀我的爺，從前這兒剛開市，他們就鬧過，是快樂叟和小龍爺兒兩個，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把這撥子潑皮請了出去，安穩了不少日子，這不前兒個小龍師徒剛走，昨兒個一大早他們就回來了……」

落拓生神色有些難看了，道：「可知道這撥子潑皮誰帶頭？」

牛老闆道：「雙頭蛇范老二。」

「不對吧，他們總該有個老大才是。」

牛老闆道：「有有，范老二的渾家，人稱『母大虫』的就是老大，早就可當范老二的媽，又兇又狠又醜……」

「她姓什麼？」

「這……」牛老闆傻了，道：「這可還沒人知道。」

落拓生劍眉微微一皺，道：「可是瘦瘦的，不高，看上去並不兇，行事却狠辣的緊，口音有江北味道……」

牛老闆連連點頭，說道：「對對對，你……你認得？」

落拓生一笑，是冷笑，道：「熟人，很熟。」

牛老闆聞言似乎放了心，喘出一口粗氣，落拓生却突然又道：「你不怕嗎？牛老闆？」

牛老闆沒懂得這話的意思，愣然問道：「我怕什麼？」

落拓生道：「你口沒遮攔，說他們的壞話，要叫他們知道了……」

牛老闆全身猛地一抖，臉上立刻變了顏色，轉身就跑，落拓生急忙道：「別慌，我有個能叫你不再害怕的辦法！」

牛老闆聞聲止步，落拓生附耳低說幾句，牛老闆面現難色，搖搖頭，聲調也高了許多，道：「你儘管聽我的話去作，要是有了差錯，你那個小麵館歸我，我這柄純赤金的壺歸你，丈夫一言，鄉親茶客們爲証，你還不放心？」

牛老闆又想了想，猛一跺腳道：「反正我也受够了，好，就聽你的！」說着大步去了。

落拓生轉對衆茶客道：「那一位能行個方便，去給錢三和小女帶句話？」

茶客中不是沒有敢惹事的大膽朋友，一下子站起來了五六位，落拓生暗中點頭，不動聲的又道：「敢煩帶話的老客對小女說，叫她立刻和小牛回來，那位錢三也請他勞駕來一趟，就說他要有什麼損失，我全賠！」

有位公子打扮的少年，震聲道：「傳這種話在下不便去，若是要在下打個不平，教訓那錢三等人一場，在下願意走走！」

落拓生對這後生一笑道：「這可還沒人知道。」

這後生姓周字大方，是南城外「打磨廠」「三義鏢局」的三路鏢頭，不含乎的拳腳，也見過世面，聞言想了想，再看看時正含笑相對的落拓生，應了一聲出棚而去。

他去的還是眞叫巧，正趕上有人出來管不平，出頭的叫「二楞子」，二楞子是剛吃過飯這會兒閒溜步兒，趕上了這檔子事，橫身在妮子和小牛前面，冷冷地對錢三道：「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錢三一瞧是二楞子，皺了皺眉，平日他是不願招惹二楞子的，可是今天他沒辦法，是奉差鬧事，所以膽子大過平常，道：「二楞子，沒你什麼事，何必往身上攬呢？」

二楞子哼了一聲道：「小牛是個好孩子，小龍走的時候托過我照顧他，我不能不管，人家這位姑娘更沒有錯，錢三，敢鬧事就別專找軟的欺負，冲我二楞子來！」

錢三騎虎難下背，發了狠，道：「二楞子這是范二哥交待下來的事，誰全管不了！」

二楞子楞出了名，楞勁兒若是上來，天皇老子他都不在乎，錢三一說「范二哥」，說惱了二楞子，他頭一挺道：「就算這是范二哥交待的事，我也管定了，那個不服，儘管來找我二楞子了斷！」

錢三嘿嘿兩聲道：「原來你是從心眼裏不服范二哥，够種，不過我要先提你個醒兒，萬一范二哥辦不了，『過大奶奶』可就非伸手不行了，你放明白點！」

提起「過大奶奶」，范二的渾家，二楞子全身的汗毛都發抖，這個母大虫他眞惹不起，剛才把這隻雌老虎給忘了，如今……

錢三又一聲嘿嘿，接着說道：「光棍鬬該一點

就透，別像砂鍋非破了不漏，二楞子，你識時務現在走，咱們算是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要不……」

話正說到這裏，周大方一步趕到，接口說道：「南城外『打磨廠』『三義鏢局』的好朋友們，想討份人情，姓錢的，可能給周某個面子？」

錢三一聽，頭一炸，心發慌，三義鏢局來頭不小，過大奶奶可能不在乎，錢三却不敢得罪這座「大廟裏的神」，心裏怕，腿發軟，嘴皮子可也硬不起來了，尷尬道：「周爺你早。」

周大方根本不認識錢三，不用說，錢三也不會認得周大方，周大方剛才提過自己的姓氏，錢三這種人非眼尖手疾心頭快不行，於是像老友般稱呼起來。

周大方久居京華，見多了地痞混混的這副嘴臉，有心把臉一翻教訓錢三一頓，念及落拓生一再懇托。遂忍在心頭，氣是暫時忍住了，話可不再饒人，道：「姓錢的，這位姑娘是『無遮棚』的，你明白？」

錢三會錯了意，打從當年有了無遮棚，錢三等一干地痞莫名其妙的被當家老二召走，嚴諭不得再到「護國寺」惹事生非，心裏就存了疑問，久之，自然認爲無遮棚來頭奇特，現在周大方詢問，錢三立即答道：「我知道，不過周爺，無遮棚已換了主兒！」

周大方哼了一聲道：「聽說現在發生的這場事，你受了點兒委屈？」

錢三一聽就懂，笑道：「沒什麼，是小牛這小子冷不防給了我個嘴巴……」

小牛眼一瞪狠聲說道：「放屁，我什麼時候打你來？」

錢三呸了一聲道：「你打錢三爺憑你也配，是三爺自己沒留神……」

周大方接過話去，道：「好了，人家無遮棚的主人，要我帶句外場話給你，請你去喝盅茶，還有你這三位朋友，不論多委屈，損失有多大，人家全賠！」

一個「賠」字，錢三樂了，道：「有周爺一句話，自當滿天雲霧散，就聽周爺安排了。」

妮子星眸一閃，問道：「周鏢頭，這話是我參說的？」

周大方微笑道：「令尊還說，請姑娘聽他的吩咐。」

妮子本來一臉秋霜，聽完這句話竟噗哧一聲笑了，這一笑把周大方及四外看熱鬧的人全笑傻了，他們從來就沒見過有笑的如此美妙的姑娘，等他們個個恢復了神智，妮子和小牛早已走沒了影子。

周大方暗自道聲慚愧，招呼錢三等地痞，奔向無遮棚，看熱鬧的，也悄然相隨，想看一個水落石出。

無遮棚中，落拓生正講的熱鬧，小牛和妮子肩靠肩坐於爐火一角，落拓生祇對周大方一拱手，向空座上一讓，口裏繼續說着故事。

周大方見前面空出一張八仙桌來，已知落拓生用意，遂請錢三等四人入座，桌上香茗五壺，正好人人有份，誰也不必客氣，各飲各的，落拓生話鋒傳到，說的是：「是故在下謚爲，岳武穆雖係死於秦檜之手，但主謀一心要殺他的並非秦奸，而是當時的『皇帝大老倌』！」

話鋒一頓，衆茶客似乎被他這種論調說驚了心，低議者有，互望者有，落拓生一清嗓音又道：「秦賊人雖無格，但文章却甲於當時天下，他自謚『忠武』，諸位不信，請聽下文，當時戰況，有史爲証，本是一敗塗地，後因起用韓，岳等名將，重整旗鼓與金兵決一死戰，黃天蕩祇殺的金兵棄甲曳兵而逃，朱仙鎭拐子馬，兩淮志士率衆來歸，本期一鼓作勢直搗黃龍，一洗二聖被擄之恥，不料奸相秦檜一日以十二道金牌將岳家父子召回臨安，以『莫須有』三字，將一門忠烈的岳忠武王孥向於大牢，從此金兵又行猖獗，所到之處廬舍爲墟……」

落拓生話鋒突然中斷，目閃震人心魄的寒光，掃了衆茶客一眼，一聲長嘆後，話聲一變才接着說道：「諸位請注意聽，那十二道金牌不是假的，岳王將兵在外，大局以繫，牽一髮而動全身，秦檜有多大的狗膽，敢冒滅族之罪，一日連下十二道『假』金牌，所以在在可以証明，金牌出自『皇帝大老倌』的授意！」

天下事很好玩，有說東的，就有講西的，適時一位老儒樣兒的茶客，在座上開了口，道：「先生，那康王怎會自毀長城，以老朽看，先生的判論不甚中肯！」

落拓生拍掌笑道：「老丈問的好，在下願爲解答，其實剛才在下就曾點明過個中緣故，『皇帝大老倌』之所以黑下心來自毀長城，辣手變幹，完全因爲岳王有志『直搗黃龍一洗二聖被擄之恥』！彼時史載可考，二聖尚在，設若岳王壯志得成，二聖駕回臨安，金賊必已稱臣順降，刀兵自平，請問『秦檜之手，但主謀一心要殺他的並非秦奸，而是當時的『皇帝大老倌』該怎樣恭對二聖，總不能一封『太上皇』，一封『太太上皇』吧？但不如此又該如何？退位讓之？古人曾說『江山素無善讓之理』，做好的飯，恭讓別人來吃，『皇帝大老倌』又怎能捨得，於是乎他祇有一個辦法可想，就是使岳王壯志難成，使壯志難酬的路就一條，『殺岳王則事必寢』

！這就是岳王那非死不可的緣故！」

他聲調一變，又復一聲長嘆道：「其實這也要怪岳王自己不好，沒能猜透『皇帝大老倌』的『綏靖』本意，若是岳王在破金兵拐子馬後，陳兵邊境，上表請示，在下敢說，『皇帝大老倌』準會喜歡的閤不攏『金口玉牙』，傳道旨意，說上句『窮寇莫急追』，召之回京，賜『王』賞『爵』必定封岳王個『不以悅乎』，這有多好，可是岳王偏偏受了背後那『精忠報國』刺字的毒，一心想雪二聖之恥，結果高馬未盡，良弓已藏，敵國正興，謀臣戮亡……唉！吁！嗚乎！天之將欲其亡也，必生妖孽，欲使之興也，必降吉祥，是故人當看天意而盡人事，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段先朝興亡事，費我耗傷萬千言，諸位，咱們就說到這兒歇啦，順便我也了斷私人的事。」

故事完了，落拓生慢吞吞地舉起赤金壺，咕嚕咕嚕的喝着茶，眼睛閉上，養起精神來了。

錢三一雙三角賊眼，不停的瞄着那隻赤金壺，另外三名地痞，六隻狗珠子死在了妮子身上，痴呆着一動不動。

一干茶客皆紛紛議論，有幾位正談着剛才的故事，不過一大半却是在推測即將發生的事情。

錢三見落拓生始終閉着眼，不由暗暗着急，再看看周大方，竟也若無其事，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說道：「周爺，這位落拓生眞的有一套，講的不壞。」

周大方冷而乾的哼了一聲，說道：「你是聽的懂？」

錢三懂個屁，他除了懂金子比銀子好，大肉包子比小肉包子大之外，就還懂的惡心計狠毒意，其他的免談！

他故意提到落拓生講的好，旨在告訴周大方，應該晾下落拓生一談所謂「賠委屈」的事，周大方當然明白，不過周大方根本就不讚成「賠」的方法，今見落拓生閉目養神不理不睬，樂得也裝糊塗。

錢三無奈，好在他臉皮厚，對周大方一笑道：「故事我雖然不懂，但却知道是講完了，該輪到談談剛才那段誤會……」

周大方接口道：「說的好，既是誤會，自當一笑了之，還可有什麼好多談的？」

錢三有些惱了，他萬萬的想不到周大方會說出這種話來，不到必要，他又不願得罪周大方，忍又忍，笑嘻嘻地說道：「話是不錯，但總應該和主人一見吧？」

周大方不能再裝聾作啞了，才待起座，落拓生已霍地睜眼對周大方一笑道：「有煩周老弟仍回原處入座可好？」

周大方早有座位，聞言知意，頷首轉坐元時位上，落拓生連屁股都沒動，冷冷地問道：「那位叫錢三爺？」

錢三殘眉一挑道：「好說，是我。」

落拓生哦了一聲道：「牛家羊雜麵館的牛老闆說，你逼他問小牛要麵錢，牛老闆若是不肯，你就要毀了他的牛雜麵館，可有這回事？」

錢三一聽楞了，明明說好的是「賠」，怎麼如今一變成了「罰」，他臉一板，狠勁兒上來了，道：「有，怎麼樣？」

落拓生不理他，又道：「小牛是我無遮棚的幫手，講好的管飯，吃那家館子或是吃了多少，全由我結賬，小女去付錢你甚麼攔着路？」

錢三知道所謂「賠」的事砸啦，一挺胸道：「錢三爺不准別人替小牛給。」

「你憑什麼？」

「就憑我錢三爺這個人！」

「不含乎，後來你竟吩咐手下人要抓我的女兒，並且說什麼范二要人，這件事有沒有？」

「也有，你窮酸能怎麼樣？」

「姓錢的，你這又憑個什麼？」

「窮酸，三爺行事全憑高興！」

「錢三，這『護國寺』攤位棚戶中，可由不得你小子和手下的地痞們胡鬧，從今天起，不准你們這些東西再踏進棚戶區一步！」

錢三哈哈的狂笑起來，道：「三爺本想大事化小，順口氣可以就得了，不料窮酸你却如此不識好歹，說不得三爺祇好放手幹了！」話聲中，錢三一揮手，把八仙桌上的五隻小茶壺全掃到地上，摔了個粉碎。

落拓生毫不動氣，妮子和小牛視若無睹，周大方看不過眼，霍地站起，落拓生適時開口道：「摔的好，我不訛你，一隻壺紋銀一百両，賠！」

「賠」字用到此處，更惱了錢三，他揮手向三名地痞道：「給我打，天掉下來有三爺我頂！」

三個潑皮聞聲則動，脚抬處，已將八仙桌踢翻，然後大步奔向那個滿擺着茶壺茶葉桶的長條案，才待翻倒，突然有人尖聲喊叫道：「不好了，母大虫來！」

三個潑皮不由停手，錢三轉身看時，果見母大虫過大奶奶在前，雙頭蛇范二隨後，一陣風似的捲到跟前！

錢三似更有了仗恃，厲聲對三個潑皮道：「來呀，先剝了那個騷丫頭！」

潑皮們還沒來得及動手，驀地聽到范二一聲斷喝道：「住手，錢三，你是要作死？」

錢三一楞，面前人影一閃，「叭」的一聲暴响，錢三被打摔出去丈八遠，一張臉正配上妮子先前賞的一下，腫成了豬頭！

等他從地上爬起來看時，過大奶奶正哈着腰動也不動的站着，恭聽那落拓生的教訓，只聽到落拓生冷冷地說道：「過大奶奶，妳可別這個樣子，我生受不起。」

母大虫成了軟骨虫，道：「九老，我該死，我眞該死！」

落拓生道：「大先生在這裏呆了多年，妳竟認不出他來，眞是瞎了狗眼，大先生準是懶的理妳，要不他不會不告訴我妳在此地，妳該知道大先生的脾氣，他不聞不問，那等於什麼？」

母大虫眞着了急，哭澀的說道：「九老，姪女兒是眞的沒認出大先生來，要不姪女兒天胆也不敢不恭領諭命，如今只要九老吩咐一句……」

落拓生哈哈一笑，插口道：「這可就更不敢當了，妳過大奶奶連大先生都沒看在眼中，要說能聽我九老頭子的話，我九老頭子不敢相信。」

母大虫似知只這樣祈求無補於事，恭敬的說道：「姪女兒不敢矯情，自當京師時常作些違規的事，但却從來不敢犯戒，九老請明察。」

落拓生沉哼了一聲道：「大先生儘管故作不認得妳，但當妳眞正作出違犯重戒的事，他會輕宜放過妳嗎，這一點我不查自明！」

母大虫道：「九老指示的對，自去歲大先生令小龍弟……」

落拓生接口叱道：「小龍乃未來掌門之人，妳要自重！」

母大虫全身一抖道：「姪女兒知罪，自少掌門人將姪女擊成重傷，諭令不得再在此一地區行動後，姪女就沒敢再踏臨本區一步，有事實可證！」

落拓生冷笑一聲，手指呆若木雞的錢三道：「此人可是爾夫婦手下？」

母大虫怎敢不認，俯首低聲恭應道：「是的，不過……」

落拓生怒哼一聲道：「挑大先生的這座無遮棚，可是爾夫妻主使？」

母大虫嚇的臉全變了顏色，道：「姪女兒事先並不知道，否則……」

落拓生沉聲道：「小牛是未來掌門人的拜弟，老夫並已心許收爲弟子，妳這位手下的三爺，却一心要和小牛過不去，並想奪去老夫這把『赤金紫光壺』，老夫一向有成人之美的習慣，過大奶奶，老夫這把壺送給他了！」

錢三死星瞧命，却還財迷心竅，一聽說赤金壺送給他，竟在心中計算起它的分量來了，但那母大虫却嚇的手脚全軟成了泥，砰的一聲伏在地上，像死了親娘祖奶奶般哭喪着臉道：「九老成全了，姪女兒罪不至此！」

落拓生一拍書案，冷聲道：「過丫頭，妳先給我起來！」

母大虫乖乖地站了起來，落拓生沉思片刻又道：「妳自樹私黨，爲禍地方，衆老因十弟的關係，無不對妳寬容，妳既知自樹勢力，則應知善誘善導，無遮棚頂，放置着十老信物，外人不懂，難道妳看了也會認它不得？妳這名手下，有多大胆子和來頭，竟敢在棚內撒野，橫砸豎摔，過丫頭妳自己說上句話，老夫應該怎麼處理此事？」

母大虫答話極快，道：「按規當斷四肢！」

落拓生劍眉一挑，沉思多時後說道：「爾夫婦呢？」

母大虫顫抖着說道：「九老慈悲。」

落拓生長嘆一聲道：「丫頭，九伯父先洩露個消息給妳，妳自己酌量該怎麼辦，我那大弟也在京中，老弟兄們共有六位散居京華四城！」

母大虫頭上見了汗，期期艾艾地問道：「九……九伯父，我……我爹在……在那兒？四……四伯父他……他老人家……」

落拓生道：「妳不用多問，但是丫頭，別惹得四哥和妳爹找上妳，記住，大先生是眞的走了，他不在，誰也攔不住妳四伯和妳爹，當眞找上妳，除非妳長着八張皮！」

母大虫撲於就地，猛磕响頭道：「姪女謝九伯父成全。」

落拓生又一聲長嘆道：「令堂大人是我師妹，她臨去再三請我照拂妳，若非爲此，丫頭，妳還能平安活到今朝？聽着，錢三不是門戶中人，如何處置他妳自己去辦，妳至今並未除名，自明天起來此聽使，告訴范二，我兄弟不認他這個人，凡他已經知道的事，全要忘記，終此一生不許再踏臨『護國寺』攤棚區半步，否則那是自作自受，錢三砸摔碎的一切物件，由妳賠出，現在先把場地給我打掃乾淨，然後帶着這般東西滾！」

奇怪，母大虫非但不覺羞臊，反而聞言喜形於色，角落裏取過帚箕，小心的親手打掃乾淨了場地，然後向落拓生一跪，回身對范二厲聲道：「錢三和吳魁等人，交給你帶回去，快！」

錢三等人想跑都沒了勁，被范二帶出了攤棚區，過大奶奶軟骨虫，低着頭，隨後疾行遠去。

× × ×

風雨轉瞬過，雲散日復出，無遮棚中的落拓生，依然溫文的講述他的故事，此人似乎別有懷抱，

所述都是遭受屈辱的歷史小人物！

今天，外面的「書牌」上，用筆寫着的是——蔣幹。

不到開場，已座無虛席，周大方今天陪着三名道貌岸然的老者，老者們肅容而含威，目不斜視，不言不動。

落拓生登場了，「一陣轟雷掌聲，是由衷的欽服，欽服落拓生的談吐珠璣，滿腹經綸，和對今事往史的精確見解，但這對一位懷蓋世才而不遇時的奇士來說，却似錐刺骨脊般的諷嘲！

周大方所陪來的三位老者上首那人，這時悄聲道：「周鏢頭，就是此人？」

周大方低聲恭敬的答道：「是的總鏢頭。」

這位總鏢頭目光始終罩定落拓生，頭却斜向右方那名老者，道：「似是不見奇處！」

右方老者道：「大哥，你太急了，等下去再說吧。」

左邊老者却冷冷地說道：「大哥，還是按我的意思，去問母大虫多好！」

總鏢頭微哼一聲，壓低調門道：「老三話聲放低些，母大虫來了！」

來了，母大虫提着滿銅壺的滾開水來了，她冷着那張乾癟瘦臉，一面給周大方等人灌水，一面似是自言自語的說道：「母大虫已經死了，我姓過，找姓過的可以衝着我來，要找母大虫的話，就省省心吧！」

灌好水，拖着沉重的步子又移向旁桌，那裏還有數日前母大虫的威風。

這時，落拓生一清喉嚨，把「堂木」一拍，道：「古今史書眞話少，一朝天子一朝臣。」

咕嚕，喝了口濃茶，目光一掃大衆，才接着又道：「蔣幹一生爲人作嫁，庸庸不得其志，命運如斯，不必說它，但蔣幹此人却絕非史家筆下的可笑人物，此人少懷大志，胸羅安邦治國之大道，沒沒而終，今天不講客觀的原因，只說一說他獨往吳營順說周瑜的事情。」

咕嚕，又喝了一口水，周大方同桌的那位被呼作三弟的老者，微哼一聲悄悄說道：「聽他胡說，不如去聽曲兒！」

總鏢頭怒瞪了他一眼，低聲說道：「禁聲，坐穩了！」

落拓生時又接着講道：「世人皆知，蔣幹非但未能進言周瑜，窺知吳軍機密，反被周瑜利用，盜得僞柬，使曹孟德錯殺水軍大將，導致赤壁慘敗，因之皆把蔣幹看作『幫倒忙』的朋友，謔之而虐，對他用盡了侮蔑之能事，認爲他是個不學無術的凡夫，只是生就一張善吹的嘴巴，方使曹氏信而用之，這却大錯特錯，想那周郎，才華蓋世，目無餘子，先時連諸葛孔明都沒有看在眼中，放於心上，此人自是狂傲的可以，但他對蔣幹，却十分尊重，曾言蔣幹乃其同窗好友，以周郎爲人而論，設蔣幹庸俗愚魯不堪，何能結爲至友？況同窗十易寒暑，誼至深，情至切乎？因之老朽大胆說上一句，蔣幹之才能，決不居周郎之下也！」

他話鋒暫止，喝着香茗，然後，又侃侃而談，比之譽它道理分明，令人不得不服，皆爲蔣幹扼嘆了。

最後結論蔣幹失敗的原因有三，一是爲人過份忠厚，沒想到同窗並好友的周瑜，會對他施以小人奸計，其二，他不該去給疑心忒煞的曹操作事，致功未見而過先現，其三是他根本就沒得到過曹孟德的信任，曹操設能忍耐一時，再付蔣幹以重任全權，信之不疑，假以時日，相信蔣幹必有一番大作爲的。

衆茶客俱皆暗自頷首，天下懷才不遇明珠投暗者，比比皆是，人有塊壘，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落拓生語重心長，是有心人呀！

此時那位總鏢頭，悄悄問周大方道：「周鏢頭何時能代老朽引見主人？」

周大方臉一紅道：「總鏢頭，我還沒和主人商量過。」

說着周大方站起來步向落拓生的小書案前，和落拓生低低相談，三位老者人人在暗自注意，只見落拓生微笑頷首，隨即起座由周大方相陪緩步踱向三位老者桌旁，三位老者皆起身相迎，互拱而坐，此時那爲首老者開口道：「在下敝承業，在本地開設『三義鏢局』，這是我二弟吳寶山，三弟成天祥，祈先生指教。」

落拓生一笑道：「老朽落拓江湖，以微薄所知，混口飯吃，三位達官（對鏢頭之尊稱）光降，深感驚寵，請多賜正。」

敝承業心中已感不悅，落拓生看來年不過四十，自己兄弟皆望六之年，對方竟自稱老朽，令人難耐。

但他另有目的而來，自不會因這點滴小事而形現於色，因之也報以微笑道：「先生眞人不露相，在下兄弟浪得虛名，雖被武林朋友抬愛，却自知浮淺，故請……」

話沒說完，落拓生已接口道：「敝總鏢頭太過看重老朽了，老朽不敢相瞞，對武技畧有心得，但非如總鏢頭心中所想，必須聲明在先。」

成天祥性急而躁，人也較傲了些，開口道：「大方老弟爲敝局鏢頭，據他說幾天前先生三言兩語

，使母大虫拜服，愚兄弟……」

落拓生又中途接口說道：「成大鏢頭，實不應只聽過耳之言，不錯，這丫頭現在在老朽的身邊幫忙了，但却非盡如周鏢頭所說的，實因老朽乃其父執輩，……」

吳寶山突然插口說道：「在下有所請教，願獲答。」

落拓生道：「老朽知則言，請講。」

吳寶山道：「在下出道之初，即聽前輩們紛傳『武林十老』事，惜緣淺至今未能拜識，因之不無所疑……」

落拓生哦了一聲道：「以吳大鏢頭經見之廣，若說至今尚未見到什麼『武林十老』的話，只怕這『武林十老』是虛構的人物了。」

敝承業搖頭道：「這却不然，在下有幸昔日江淮道上見過其中的一位！」

落拓生又喔了一聲道：「那就是老朽孤陋寡聞了。」

周大方見不是路，出頭道：「先生可還記得小可？」

落拓生笑道：「是熟人，自然記得。」

周大方道：「數日前，先生在此教訓母大虫，曾有『十老』一語，當作何解釋？」

落拓生霍地哈哈大笑起來，成天祥雙眉一挑沉聲道：「何事使閣下這般好笑？」

落拓生對成天祥由「先生」之稱一變而爲「閣下」毫不在意，道：「馮京今誤作馬涼，老朽等十人，志同道合，日論天下文章，有朝興至，遂結爲盟友，如今都已老大，自抬自高自稱『十老』，那知稱者巧合，聽者心誤，思之怎能不笑。」

周大方仍未相信，說道：「這豈非錯的太巧合了？」

落拓生說道：「正是，太巧合了，不過周鏢頭該想想老朽十友當眞是什麼『武林十友』時，又怎會拋頭露面幹這行混飯吃呢？」

周大方閣言語塞，羞紅雙頰，垂頭不敢再與三大鏢頭面面相對，敝承業到底不愧老江湖，哈哈一笑，沒有接話，落拓生淡淡的又道：「以吳大鏢頭經見之廣，怨老朽不陪了。」

敝承業搖頭道：「事有湊巧，他下位來時，愚兄爲了禮讓將所坐之位相敬，先時因壺嘴有一茶梗，愚兄曾傾茶於地，此人入座，右足正踏於積水之上，互別時，地上水痕仍在，但他福履粉底却依然潔白如新，愚兄始知此人身懷上乘功力！」

成天祥嘆了一聲，霍地轉身而行，敝承業立即問道：「老二你要幹什麼？」

成天祥道道：「小弟要再回去和他談談！」

敝承業搖頭道：「別去丟人啦，他既然堅不承認，去有何益，等機會吧。」

成天祥道：「等機會？大哥，你忘了我們祇還有十天啦，過了時限……」

敝承業嘆息道：「我沒忘，回去再詳爲計議，也許會有辦法的。」

周大方暗自心慰，總算沒看錯人，他自己已下了決心，傍晚時，再去趟無遮棚，和落拓生好好談談。

當夜，周大方又去了無遮棚，棚中無人，失望而歸。

第二天，第三天，無遮棚一連休息了五天！

敝承業可急壞了，周大方日必往返數次，跑斷了腿。

落拓生父女，不像快樂叟師徒住在「護國寺」中，不知道他父女的落脚處，怎能找到。

最後敝承業在萬般無奈下，決定若第六天依然見不着落拓生時，就和周大方去東城找母大虫一談，天從人願，第六天一早，無遮棚解下四外遮披，敝承業在攤棚區安插眼綫，立即得報。（未完待續）

多了！」

成天祥一楞，道：「大哥可是已經看出來了什麼？」

敝承業道：「事有湊巧，他下位來時，愚兄爲了禮讓將所坐之位相敬，先時因壺嘴有一茶梗，愚兄曾傾茶於地，此人入座，右足正踏於積水之上，互別時，地上水痕仍在，但他福履粉底却依然潔白如新，愚兄始知此人身懷上乘功力！」

成天祥嘆了一聲，霍地轉身而行，敝承業立即問道：「老二你要幹什麼？」

成天祥道道：「小弟要再回去和他談談！」

敝承業搖頭道：「別去丟人啦，他既然堅不承認，去有何益，等機會吧。」

成天祥道：「等機會？大哥，你忘了我們祇還有十天啦，過了時限……」

敝承業嘆息道：「我沒忘，回去再詳爲計議，也許會有辦法的。」

周大方暗自心慰，總算沒看錯人，他自己已下了決心，傍晚時，再去趟無遮棚，和落拓生好好談談。

當夜，周大方又去了無遮棚，棚中無人，失望而歸。

第二天，第三天，無遮棚一連休息了五天！

敝承業可急壞了，周大方日必往返數次，跑斷了腿。

落拓生父女，不像快樂叟師徒住在「護國寺」中，不知道他父女的落脚處，怎能找到。

最後敝承業在萬般無奈下，決定若第六天依然見不着落拓生時，就和周大方去東城找母大虫一談，天從人願，第六天一早，無遮棚解下四外遮披，敝承業在攤棚區安插眼綫，立即得報。（未完待續）

周大方低聲恭敬的答道：「是的總鏢頭。」

這位總鏢頭目光始終罩定落拓生，頭却斜向右方那名老者，道：「似是不見奇處！」

右方老者道：「大哥，你太急了，等下去再說吧。」

左邊老者却冷冷地說道：「大哥，還是按我的意思，去問母大虫多好！」

總鏢頭微哼一聲，壓低調門道：「老三話聲放低些，母大虫來了！」

來了，母大虫提着滿銅壺的滾開水來了，她冷着那張乾癟瘦臉，一面給周大方等人灌水，一面似是自言自語的說道：「母大虫已經死了，我姓過，找姓過的可以衝着我來，要找母大虫的話，就省省心吧！」

灌好水，拖着沉重的步子又移向旁桌，那裏還有數日前母大虫的威風。

這時，落拓生一清喉嚨，把「堂木」一拍，道：「古今史書眞話少，一朝天子一朝臣。」

咕嚕，喝了口濃茶，目光一掃大衆，才接着又

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翔在玉筆神君金陽鐘的書房內發現罌粟花，更認定金陽鐘便是天火教主，那晚約同馬元祥，楊阿媛進入金家莊後園秘室，發現地道，高翔冒險潛進秘道，發現一中年美婦在一靜室中持卷唸經，高翔辨清那美婦與其藏在懷中的母親畫像相似，詢之果然，乃相偕走出秘道，甫出道口，驀見金陽鐘在出口處，高翔一見，怒火高燒，便欲動手，爲其母所阻，金陽鐘也顧把十八年來的隱秘說出，遂又同返地室，由其母叙述二十年前武林雙奇追遙眞人與百音居士二人傳授一雙兄妹武功的往事……

嚴詞張正義　乖戾妄傷人

「少女毅然道：『好！你既然答應只看一遍，明天我一定捨命去偷它出來，只求你千萬別再這樣凌割自己了。』

「可憐那少女口雖答應，心實無主，含淚回到觀中，想起手足情深，師門恩重，委實左右爲難，伏枕痛哭起來。

「正哭着，窗櫺一聲輕響，她那師兄飄然進屋，神色凝重，手中捧着一隻玉製的小方盒，盒面上，赫然四個篆體字：『補天大法』。

「少女驚得從床上跳了起來，失聲尖叫道：『師兄……』

「師兄笑了笑，道：『剛才妳去山下，我暗暗跟在後面，一切經過，都已看見，既然令兄自苦如此，必欲親睹補天大法一遍，咱們只得成全他這個心願了。』

「少女指着玉盒說道：『這……這東西……』

「師兄淒然笑道：『這是愚兄剛從師父書房偷取出來，遲早有此一舉，倒不如妳現在連夜給令兄送去，明日午刻以前，務必要帶回山來。』

「那少女又驚，又喜，又是感激，問道：『萬一給師父發覺了呢？』

「師兄道：『他老人家子時開始打坐，辰刻又要進入丹室，最快也須明日午後才能出來，這段時間，不愁被他老人家發覺。』

「少女千恩萬謝，喜冲冲捧着那册『補天大法』重又奔下五虎嶺。

「她師兄目送她遠離後觀，懷着一顆忐忑不安

新派武俠長篇

文・非　林
圖・新　培

羅

的心，一整夜未曾閤眼，只盼能掩遮再過半日，完璧歸趙，但，他却萬萬也想不到，逍遙眞人每次進入丹室，都是携帶着那本『補天大法』同出同進。

「第二天，辰時初過，眞人打坐完畢，首先，便發覺書橱中秘笈不見了。

「眞人震怒，嚴詞追查，紙包不住火，她那師兄只得據實稟告。

「逍遙眞人暴怒之情，不難想像，但他無暇責罰徒兒，匆匆帶了他，追下玄眞觀，師徒趕到地頭，竟然仍是晚了一步……」

那中年美婦訴說到這兒，長嘆一聲，語聲戛然而止，俛面低首，淚水紛落，業已無法自抑。

高翔聽得忘神，脫口問道：「怎麼會晚了一步呢？」

中年美婦搖搖頭，幽怨地道：『因爲他們偷取『補天大法』，本身便是一樁大錯，等到書册一入少年之手，巨錯已成，再難彌補了。」

高翔茫然道：「孩兒還是沒有聽懂妳意思。」

中年美婦忍住淚水，淒楚地道：「孩子，你一定要知道故事的結局，請你金伯父替娘說下去吧，娘說到這裏，已經……已經……」

她痛苦地揮揮手，表示自己實在不願再往下說，高翔等驚疑莫名，不期然都回頭望着玉筆神君金陽鐘。

金陽鐘慘淡地笑了笑，接着說道：「以後的故事，令人鼻酸……逍遙眞人師徒趕到，那斷腿少年兄妹都已經不知去向，茅屋也被燒成一堆灰燼。

「逍遙眞人當時只冷冷瞥了火塲一眼，神情一片冷肅，對徒兒說道：『禍由你起，從今天以後，你不再是玄眞觀門下，什麼時候找回那册補天大法，什麼時候，你再來見我，否則，師徒之名，從此絕斷。』

「話說完，不再理會徒兒哀求，一拂袖，轉身而去。

「這樣一去，武林中從此失去逍遙眞人踪跡。

「不久，玄眞觀一派，漸漸萎敗，門下星散，香火冷落，據傳說，逍遙眞人因忿成痴，在一次行功時走火入魔，已經棄世了。」

高翔追問道：「那被他逐出門牆的弟子，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金陽鐘微微一嘆，道：「起初，他矢志要尋找師妹下落，追回『補天大法』，但轉眼十年，踏遍天涯海角，師妹踪影，始終像一縷被風吹散的輕烟，無處可尋，無處可覓。

「他漸漸心灰，只說今生無望了此心願了，於是，成了家，仗着一身武學，也創出了一份不算小的名聲。

「這件事，到此應該算是告一段落了，誰知上天弄人，又過了五年，他竟然在一次絕對意外的地方，突然跟師妹不期而遇，再度相逢……」

「啊！」阿媛情不自禁歡呼出聲，叫道：「那眞是太好了，他們是怎樣相逢的呢？」

金陽鐘毫無表情，木然地道：「……有一天，他去參加一位朋友的續絃婚禮，喜筵之後，喧鬧洞房，却意外地發現那位朋友的新夫人，面貌竟和自己師妹十分相似……」

阿媛又是一聲驚「哦」，問道：「他怎麼樣了？有沒有問問她別後經過？」

金陽鐘喃喃說道：「闊別十餘年，那少女音容已畧有改變，當時客人衆多，燭影搖曳，他驚愕注視，心中顫抖，那裏看得眞切，再說，即使已看眞切，他也不敢冒然相認。

「於是，他抱着忐忑猜疑之心，一直在朋友府中守候了五天五夜，總要找一個機會，當面問問那位新娘子，始終未得其便，又多方設法向朋友打聽新娘子的姓氏來歷，得到的結果却並不相符。

「五天之後，毫無所獲，他只好忿自己眼花，快快告辭了。

「誰知就在他告辭離去的時候，一名丫嬛，却偷偷塞給他一件東西……」

高翔，阿媛和馬元祥幾乎同時一震，異口同聲問：「什麼東西？」

金陽鐘面泛凄楚之色，緩緩答道：「一枚漢玉製的玉錢。」

「那東西代表什麼意思呢？」

「玉錢本身，並無特殊意義，但，那枚玉錢，却是他十餘年前途經洛陽，從一間古董店買下來，親手送給師妹的『件玩物。」

金陽鐘仰面凝視屋頂，聲調漸漸變得激動，繼續又道：「……他一見玉錢，心絃震顫，這才敦確定那位朋友的續絃妻室，果然就是自己追尋多年的師妹，當時怔得一怔，那丫嬛已經輕聲說道：『今夜三更，離莊五里，荷花池邊……』

「話還未說完，見有一人走近，便倏忽住口。

「他未及細問，匆匆點點頭，告辭出府。

「當天夜半三更，他獨自佇候在約定的荷花池傍，一面等待，一面幻想着十餘年來，師妹究竟去了何處？她那斷腿胞兄還在不在人間？她爲什麼改名換姓，嫁給人家做了塡房？

「冥思之中，池水忽然哆地輕響，水花飛濺，他猛回頭，師妹已不知何時到了身後。

「兩人重逢於荒郊野外，他早準備有滿腔言語要述，但一時間却不知應從何說起，怔怔望着師妹

，發覺眉宇之間，頗有幾分隱約的愁容，他那師妹也怔怔看着他，眼眶中閃現着瑩瑩淚光。

「許久，他那師妹才吃力地迸出一句話，說道：『恭賀師兄了。』

「他一怔，脫口道：『愚兄有什麼可賀的？』

「師妹淺笑道：『十年不見，師兄已經名滿天一，難道還不值得道賀？』

「他恍然一笑，才道：『原來是這樣，那麼，師妹配得佳婿，夫君也是武林中名重望隆之人，更應該加倍道賀才對。』

「師妹笑容忽然一斂，正色道：『我與他素昧平生，並無絲毫情誼，勉强應允這樁婚事，乃是迫不得已，師兄忍心出言譏諷小妹？』

「他聽了這話，猛然一驚，忙問道：『眞是這樣麼？據愚兄所知，他並不是恃勢迫婚的人，其中難道……』

「師妹搖搖頭，痛苦地道：『我說的不是他，他只是一個無知的可憐虫罷了，至於那迫我的人，却恕我不能告訴你。』

「他越加詫異，追問道：『師妹，這些年妳在那兒？愚兄何處沒有找遍，自從那天妳帶走了補天大法，師父他老人家……』

「但他那師妹却似毫無興趣聽他述說往事，截口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我生活得很好，現在不是還好好站在這兒嗎？咱們是師兄妹，我私下約你來相見，只是想告訴你一句話，話說完了，我的心意也就了了，希望你能聽我的勸告。』

「他茫然問：『妳要勸告愚兄什麼？』

「她面色一寒，冷冷說道：『從此封劍退出武林！』

「他駭然一番，繼而恍然道：『哦！愚兄明白了，十餘年前，妳跟隨令兄潛走，匿居練功，想必令兄武功已成，起了稱霸武林之心，使妳下嫁愚兄好友，又叫妳利用師兄妹之情，迫我退出武林，咱們一去，天下就也再無能與他抗衡的人了，這話對不對？』

「她木然沒有表情，只冷冷道：『對與不對，由你去猜，我是以師兄妹情誼，才如此忠告，信不信只好由你自己了，但咱們兄妹關係，希望你不要對人透露，否則，會對你很不利的。』

「說完，竟轉身欲去。

「他當然不肯就此讓她離開，橫身攔住道：『師妹，把話說清楚了再走。』

「她突然掩面啜泣起來，揮手道：『已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去吧，從現在起，忘了我……。』

「兩人情不自禁，正相擁抱而泣，不料池邊突然有人冷哼一聲道：『好一個禽獸不如的東西。』

「那師妹聞聲推開了他，掉頭如飛而去，他定神欲尋那發話的人，池邊早已不見了人影，但是，他已從那人語氣聲音，猜出那人是誰了……」

高翔聽得忘情，同聲叫道：「是誰？」

金陽鐘幽幽道：「那人也是他多年好友，當時掌理丐幫門戶——」

高翔駭然一跳，道：「你是說的神丐符登？」

神丐符登！

這四個字，突然將室中衆人從虛幻的故事，重新提回現實之中，大家神情俱都一震，登時想起了故事中人，原來竟與室中諸人有關。

六道目光，一齊投注在玉筆神君金陽鐘臉上，目光中有焦急，有疑問，也有希冀。

金陽鐘沉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那人正是神丐符登。」

高翔跳了起來，叫道：「你說的那位師妹，就是我娘？那師兄就是你自己？」

金陽鐘又點點頭，道：「正是，那時候，你娘剛與你參參成親，彼此並無感情，她說那些話，都是被迫而出，你應該諒解她當時的處境。」

高翔泫然頷首，神情無限凄楚。

中年美婦緊緊擁住他，低聲喃喃道：「孩子，我對不起你參，更對不起天下人，武林之有今天，都怪我一念之差，假如當年我不給他『補天大法』，不被他挾持逃走，今天那有什麼天火教……。」

高翔張目問道：「天火教教主就是娘哥哥？」

中年美婦點點頭，道：「我娘家姓徐，名叫蘭君，天火教主名叫徐綸，咱們雖是同胞兄妹，他却把娘也害苦了。」

高翔又道：「娘！妳老人家爲什麼離開青城山莊？怎會躲在這地下秘室中？」

徐蘭君長嘆一聲，道：「我被他脅迫逃離玄眞觀，匿居十餘年，他仗着補天大法，逐漸恢復了武功，想起從前之事，不但不知警惕，反而怨毒叢生，經常撫弄斷腿，切齒喃喃，發誓要報復。

「後來，他偶然結識一個藏邊來的喇嘛，那喇嘛傳了他焙製罌粟毒花之法，並且送他一種奇怪的石塊，那石塊如浸在水中，會發出刺鼻的臭氣，引以火花，立即爆出强光，他得到這兩樣東西，欣喜如狂，便暗中創設了天火教。

「沒有多久，毒丸製成，我被他逼迫，以下嫁你參參爲手段，暗下毒藥，使你參染上毒癮，好迫他歸附天火教。

但是，自從結褵，你參待我情深義厚，呵護關切，體貼入微，靜夜自思，實在不忍下手，後來又有了身孕，越發令我遲疑不定，因爲那時據我所知

，天火教勢力已經十分龐大，武林稍有名望的，都被毒丸所控制，假使我不照他的吩咐下手，也許他一怒之下，引出殺機，以他的陰狠毒辣，欲害你爹爹，實在並非難事。

「我苦思多日，覺得與其翻臉被害，不如忍辱偷生，尚可保全你一條小性命，於是，便悄悄在你爹飲食中下藥。

「結果，你爹染上毒癮，却換來你平安出世。

「生下你才週歲，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跪在你爹面前，含淚將一切內情全部向他吐露，哀求他原諒和忍耐，只要孩子能平安，我願意冒死回雪山，偷取解藥，以贖罪愆。

「誰知你爹爹聽了却笑道：『蘭君，不必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中毒之初，我已經看出是妳下的毒，但是我愛妳的，不忍當面揭穿，我知道妳是被迫的，爲了救孩子，咱們受些屈辱又算得了什麼？』

「你爹這番話，越發令我愧悔羞慚，第二天，我便留書出走，偷偷回到了雪山。

「但是，想不到我含着滿腔羞辱回到古堡，才發覺自己的計劃，竟是痴心妄想，那喇嘛敎情只知煉毒之法，根本就不知道解藥如何調製。

「我失望之餘，便冒險偷取了一株罌粟，親自送到開封，求二師兄設法栽種毒花，利用毒花煉製解藥，十餘年來，我已經無臉再回青城。

「這些年你金伯父不動聲色，暗地親赴南荒，收買懂得毒花的花奴，私置溫室，研製解毒之藥，咱們只說花費幾年時間能製成解毒之藥，便可公開大舉對付天火教，你金伯父因此招致誤解，被正道人士猜疑，甚至你們，都疑心他就是天火教主，這眞是絕大的寃枉！」

高翔聽了這番所說，偷偷望了金陽鐘一眼，直覺愧怍難安，想了想，問道：「娘！妳老人家十八年來，都住在這地下秘室中嗎？」

徐蘭君搖頭道：「不！娘原本住在雪山古堡，只是私下與你金伯父互通訊息，可是，自從你爹爹九次往雪山取藥，受迫前往星宿海加害你桑柳兩位師伯，爲娘一時動了感情，被那畜牲看出了破綻，險些遭他毒手是你金伯父冒死將娘救來此地的。」

高翔「哦」了「聲，驚問道：「爹爹眞的答應去星宿海了嗎？」

徐蘭君黯然道：「他被迫無奈，藥丸僅够一月之需，假如不去，一月之後藥丸斷絕，只有死路一條，他不願加害兩位師兄，所以才情願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高翔脫口道：「但是——」

玉筆神君金陽鐘接口道：「孩子，你爹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其實，他大可不必以命相殉，這些年來，解毒之藥雖然還沒有成功，但咱們已有十餘株毒花，設法使他延續性命，總還是辦得到的事，可惜，待我得訊趕到青城，祇見靈幃，已經不見故人了……」

高翔將手亂搖，連聲道：「不！不！不！他老人家實在並沒有死……」

金陽鐘詫道：「怎麼說？」

高翔便將空棺假靈，以及神丐符登致書叮囑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徐蘭君和金陽鐘聽了，面面相覷，驚駭無已，道：「竟有這種事？他如果眞的尚在人世，這一年來，靠什麼藥物解除毒癮呢？」

高翔道：「詳細情形，孩兒也不清楚，但他老人家吩咐過，在解毒之藥沒有找到以前，不許孩兒再去見他，以防走漏風聲，惹來橫禍。」

金陽鐘點頭道：「此言固是理由，但天火教本身並無解毒之藥，老夫雖費盡心思，花費巨欵，迄今他只求得一種以毒養毒之法，是否有效，尚未敢確定。」

高翔忙問：「何謂以毒養毒之法？」

金陽鐘道：「老夫遠赴南荒，廣求療毒之方，尋到一種奇毒無比的金蠶蟲，據云：苗疆野人，也有種植罌粟毒花的，但却並非用來害人，而是調製一種藥粉，那藥粉如灑在蠻洞四週，蟲蛇遠避，奇效無比，其中只有這種金蠶蟲，不畏藥粉。老夫思忖：這東西既然不畏罌粟花毒，必然本身具有剋制毒性的功能，便採集了十餘隻，帶回莊來……」

阿媛聽到這裏，忍不住岔口道：「也許那金蠶蟲本身亦是毒物，所以不畏罌粟，這種毒蟲，怎麼可以解毒呢？」

金陽鐘笑道：「姑娘先聽老夫把話說完，就知其中道理了——老夫携回的金蠶蟲，並不是活蟲，乃是蟲屍，便分別將毒蟲蟲屍埋入罌粟花幹中，漸漸樹上凸起蓓蕾，結出一種叫不出名字的菓實，而且，罌粟從此未再開花，那菓實却越長越大，整整十年猶未成熟，但異香觸鼻，嗅之令人精神振奮，老夫每日派專人飼養，曾經用一粒菓實給一個被毒蛇嚙傷的人服用，才吃下了一小片，毒傷竟霍然而癒，其解毒奇效顯然甚過武林中一般療毒聖藥。」

高翔驚問道：「伯父栽植毒花的地方，就在臥房小樓上麼？」

金陽鐘點頭道：「正是。」

高翔長噓道：「幸虧伯父說明，否則，我們還以爲伯父暗植毒花，是意圖煉製毒丸呢。」

於是，從懷中取出那支「七星金七」，肅容問道：「姪兒還有一事不明，這柄金七，是家父傳家之物，不知怎會到了金家莊中？」

金陽鐘一見那熠熠發光的「七星金七」，神色猛可一動，反問說道：「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高翔道：「不瞞金伯父說，這支金七，乃是殺害桑柳二位師伯的兇器，侄兒親手從嘎峯取得，初不知是高家之物，意欲由此劍追查殺害兩位師伯的兇手……」

金陽鐘突然嘿嘿笑道：「好一個一石二鳥的奸計，蘭師妹，妳把那東西也拿出來，索性讓他全都明白了吧！」

徐蘭君垂首道：「但是，那——」

金陽鐘道：「事無不可對人言，翔兒既已疑心，若不使他明白眞象，豈不正予徐綸那畜牲挑撥運用的機會，不要怕，去拿出來吧！」

徐蘭君默然起身，不片刻，從臥房裏取來一個小包，層層解開，裏面，竟然是一片嶄新的衣袍袍角。

那袍角質地甚是華貴，顯然是從一件衣服上割下來的。

高翔等反覆審視，都不知道它代表着什麼的意義？

金陽鐘拈起了那片衣角，眼含淚光，凄然苦笑道：「知道這是誰的衣上割下的嗎？」

高翔搖搖頭。

金陽鐘長嘆一聲，道：「你自然料想不到，這片衣角，乃是你父親從一件新袍上割下來，專誠派人送到金家莊來的……」

高翔駭訝道：「他老人家割下袍角，其意是表示？」

金陽鐘苦笑道：「他的意思，自然是『割袍斷義，永絕交往』！」

高翔等俱都一驚，問道：「爲什麼？」

金陽鐘道：「爲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誤會——」

高翔道：「剛才老夫不是提到過，當你爹續絃再婚之時，老夫在喜筵之上，發現新娘竟是失踪多年的師妹，心裏既驚又疑，後來得丫環送訊，才在離莊五里荷花池上，再見到你母親，正哭訴前情，却被神丐符登撞見……」

高翔哦了一聲，沉吟片刻，又道：「伯父請恕姪兒冒昧，七星金七既是家父原璧歸還之物，理應仍在金家莊中，爲什麼又出現在嘎峯之上呢？」

「這個——」

金陽鐘深自一怔，接着笑道：「這只好怪老夫疏忽，竟被那狡賊將金七盜去，遂了嫁禍東吳的詭計……」

高翔對這點解釋，頗表不滿，冷聲又道：「金伯父雖然富可敵國，但這支七星金七，也不是泛泛之物，何況又是經家父退還，相信伯父決不致隨意置放，金家莊中步步椿卡，戒備嚴密，若說其他物件都未損，單單被人盜去這支金七，只怕無人敢信吧？」

徐蘭君見他語氣頗不友善，忙接口道：「翔兒，不許這般對金伯父說話，這件事千眞萬確，爲娘可以爲他作證，決無半句虛假。」

高翔笑道：「孩兒怎敢疑心金伯父會亂以假語虛言，實在因爲七星金七關係着兩位師伯的血仇，孩兒不能不追問明白。」

金陽鐘感嘆道：「這自然不能怪翔兒追查，金七之事，老夫委實不明何時失落？想來莊中也許已經潛有天火教奸細了。」

衆人聽這話，都不禁悚然而驚。

阿媛暗中推了推高翔，運起「腹語術」，輕聲說道：「翔哥哥，你再問問他，爲什麼要誣陷我爺爺？我爺爺的眼睛，分明是被斷魂燈灼瞎，他怎麼硬指是被青城三老用牛毛飛針打傷的呢？」

高翔遲疑了一下，也用「腹語術」答道：「他那時不願我和妳同行，設詞挑撥，也是常情，如今老爺子已經過世了，問也無益了。」

阿媛又道：「咱們第一次來金家莊時，曾發現之物，不知怎會到了金家莊中？」

金陽鐘一見那熠熠發光的「七星金七」，神色猛可一動，反問說道：「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高翔道：「不瞞金伯父說，這支金七，乃是殺害桑柳二位師伯的兇器，侄兒親手從嘎峯取得，初不知是高家之物，意欲由此劍追查殺害兩位師伯的兇手……」

金陽鐘突然嘿嘿笑道：「好一個一石二鳥的奸計，蘭師妹，妳把那東西也拿出來，索性讓他全都明白了吧！」

徐蘭君垂首道：「但是，那——」

金陽鐘道：「事無不可對人言，翔兒既已疑心，若不使他明白眞象，豈不正予徐綸那畜牲挑撥運用的機會，不要怕，去拿出來吧！」

徐蘭君默然起身，不片刻，從臥房裏取來一個小包，層層解開，裏面，竟然是一片嶄新的衣袍袍角。

那袍角質地甚是華貴，顯然是從一件衣服上割下來的。

高翔等反覆審視，都不知道它代表着什麼的意義？

金陽鐘拈起了那片衣角，眼含淚光，凄然苦笑道：「知道這是誰的衣上割下的嗎？」

高翔搖搖頭。

金陽鐘長嘆一聲，道：「你自然料想不到，這片衣角，乃是你父親從一件新袍上割下來，專誠派人送到金家莊來的……」

高翔駭訝道：「他老人家割下袍角，其意是表示？」

金陽鐘苦笑道：「他的意思，自然是『割袍斷義，永絕交往』！」

那會在嶺峯盜墓的陳姓矮子，被史雄飛暗中害死，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叫他解釋解釋！還有前天夜裏那天魔教教主的事，也可以當面問問他！」

高翔忽然神色一動，腦中飛忖道：他說莊中可能有天火教徒潛伏，難道那盜取「七星金七」的，竟會是史雄飛不成？

這念頭在他腦海中僅是那麼輕輕一閃，但却給了他一絲靈光，心念邊轉，暗暗打了個主意。

於是，不動聲色地道：「伯父在武林中聲譽隆重，遠勝家父，又跟天火教主有同門之實，他自然也要處心積慮陷害伯父，不知這許多年來，他採用了些什麼手段？」

金陽鐘嘆道：「明害暗算，無所不用其極，十餘年已不勝枚舉，就拿最近一次來說，莊中一名錦衣武士，被人以巨金收買，曾經意圖對老夫父女暗下毒丸，幸而被雄飛識破，否則，伯父也要步你爹爹後塵了。」

高翔聽罷，始而驚，繼而訝，最後，才恍然頓悟，站起身來……

高翔起身爲禮，肅容說道：「拜聆金伯父一夕訓誨，往事已明，猜疑盡去，姪兒心懸家父安危，急欲奉母返回青城，以毒攻毒之法，不知還有多久才能成功？」

金陽鐘沉吟道：「栽植的毒花，果實尚須三數日才能成熟，熟後能不能奏效，仍在未定之數，賢姪孝思雖可嘉，但依伯父愚見，此時却不宜和你母親返回青城……」

高翔道：「金伯父是在担心姪兒無力護衞母親麼？」

金陽鐘道：「話不是這麼說，天火教迄今仍匿暗處，誰爲教匪？難以辨明，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高翔道：「好在還有數日時間等待果實成熟，母親願不願即返青城，可以從長計議，現在伯父可願領姪兒去看看種植毒果的花房？」

金陽鐘欣然道：「好，咱們此刻就去！」

大夥兒全都站起身來，高翔取出一粒「金露丸」，讓金陽鐘服下，轉首道：「馬大哥和媛妹妹，不必同去了，今夜之事，須要暫時隱密，不使鳳儀世妹知道，馬大哥委屈守護外間靈堂入口，媛妹妹可以留在此地陪伴母親，飲食等物，由我親自送來吧。」

金陽鐘點頭讚道：「賢姪這般安排，最是妥善，如今，石室隱秘已經半公開了，安全實須加强才對。」

阿媛暗向高翔遞個眼色，悄然以「腹語術」叮嚀道：「伯母安全，你可以放心，但金陽鐘尚有些地方未說實話，你可得自己多仔細。」

高翔笑了笑，也運「腹語神功」答道：「知道了，妳和馬大哥務必留神，假如我猜測不錯，金家莊中一二日內必有變故，你們要緊守地道入口，待我應援，千萬不能涉險輕出，萬一久等我不到，務必請護送家母出險，投往丐帮。」

叮囑完畢，拜別了徐蘭君，隨着金陽鐘退出地道。

跨出靈堂小屋，天色早已大亮。

金陽鐘親自叮囑手下錦衣武士，不准洩露小屋秘密，並且，留下八名武士，輪班在園中巡邏戒備，以防不測。

高翔趁此空隙，凝目打量石室位置，原來竟建在池邊假山之中，暗暗點頭，牢記在心裏。

回到前廳，金鳳儀早已下樓正等候高翔同進早餐，當她一見金陽鐘竟跟高翔同行，驚喜地叫道：「爹，你老人家剛回來？」

金陽鐘含笑點頭，支吾了幾句，匆匆用了些飲食，逕自退入房中更衣梳洗，高翔也推說夜裏沒有睡好，擺脫了金鳳儀，緊跟着進了書房。

金陽鐘親手掩閉房門，低聲說道：「看守花房的老駱，來自南荒，他是個怪人，賢姪要多躭待一些。」

高翔微笑頷首，金陽鐘領先登上扶梯，推開樓門，剛探頭，忽然驚「咦」一聲，臉色陡變。

高翔立在樓下，望不見樓上情形，忙問道：「金伯父，怎麼了？」

金陽鐘招招手，身形一長，掠上閣樓，高翔毫不怠慢，緊跟着擰身而上，掃目一望，見這閣樓長約丈許，樓頂嵌着透明琉璃瓦，三面都是長窗，前排列着長長一列花槽，靠牆的一邊，有一張木製矮榻。

這時，閣樓上空無一人，那看守花房的老駱已經不知去向，但花槽中十餘株罌粟，却仍然欣欣向榮，散發着濃重的異香。

高翔見花樹無恙，暗地鬆了一口氣，細看那些毒樹，每一株樹幹上，都結着一粒拳頭般大的果實，果實綠如碧玉，隱泛青色，的確尚未成熟。

金陽鐘霜眉緊皺，喃喃道：「奇怪！老駱自從入莊，從未擅離花房一步，十餘年來食宿都在樓上，他又是個殘廢人，會到那兒去了呢？」

高翔道：「伯父何不傳昨夜值勤武士進來問一問。」

金陽鐘猛一頓足，道：「是啊！老夫眞正是急昏頭了。」說完，匆匆而去。

高翔傾聽他確已開門外出喚人，連忙取出「七

星金七」，心禱道：「上蒼保佑，如果這果實眞能解毒，天下武林同脫苦海，否則，就讓我高翔承受一切惡果吧！」

祝禱畢，心一橫，捲起褲脚，用七首在腿上劃了一刀。

那柄七星金七是用劇毒淬過的，鋒刃過處，鮮血泛湧。

他不敢閉穴止血，只低頭注視傷口，只見血色由紅變紫，轉瞬竟成烏黑，胸中忽然一陣惡心，登時腦昏目眩，毒性已循傷口侵入內腑。

高翔咬着牙，從一株罌粟毒樹上，摘下一粒尚未成熟的果實，放入口中，嚼碎咽下，手一軟，七星金七墮落在樓板上……

剎時間，天旋地轉，整棟小樓，變成了風浪中的一葉孤舟……

高翔瞑目承受着，大約過了半盞熱茶光景，突然感覺有一股奇熱無比的熱流，猛可從胸腹之間擴散開來，洪水般迅速向四肢百骸泛濫。

熱流經過，痛楚全消，暈眩盡失……

他目光一亮，翻身從樓板坐起，低頭一看，不禁一呆，原來那三寸多長的傷口，竟然在頃刻之際，自動止血，結疤，連疼痛也消失殆盡。

這奇蹟似的效力，使高翔高興得要跳起來，拾回短劍，愛不忍釋撫摸着那些碧綠欲滴的奇果，喃喃自語道：「尚未成熟的果實，已有如此奇效，金伯父十餘年苦心，總未白費，只此一樁，足抵得過誣謗谷老爺子的罪愆了……」

正說着，忽然一陣脚步聲，玉筆神君金陽鐘急急奔進房內，探首樓口，沉聲道：「你暫在樓上，不可下來，老夫稍去即返。」

高翔訝問道：「有什麼故事嗎？」

金陽鐘未及回答，順手掩閉樓門，便匆匆出房而去。

高翔詫訝忖道：「那看守花房的老駱，突然不辭而行，其中難道有什麼緣故？」

這個疑團，很快便被打開，當他臨樓倚窗遠眺，遙見錦衣武士正帶領着一行客人，橫過廣場，走向前廳時，心裏頓時恍然領悟。

那些客人，共約二十一名，衣分三色，人分三種，由一僧，一道，一俗三個中年人率領。

竟是山左廖家神刀，滇境降龍寺和仙霞嶺青雲觀三派。

三派同訪金家莊，其目的，不用說正是爲了高翔而來。

高翔立在三面長窗的小樓上，可以看見三派掌門人。

但廣場上却不易發現他，三位掌門人個個神色沉肅，步履沉沉，一望而知來意不善。

他不禁有些氣憤，暗忖道：「我在岳陽，已經忍辱退避，你們又追踪到金家莊來，未免太欺人了吧？」

一念及此，怒火頓生，就在這時候，三派掌門人已率領弟子，進入前廳。

高翔不便魯莽，索性盤膝坐在樓上，運起「瑜伽鎖喉大法」摒息靜氣，傾神而聽。

前廳距離書房，不過隔了兩層牆壁，高翔居高臨下，又以瑜伽神功爲補，將廳上談話，聽得清清楚楚——

祇聽三派掌門人入廳，跟金陽鐘畧事寒暄，天刀廖成恩便開門見山，朗聲說：「我等久慕莊主高義，咫尺天涯，向少問候，今日結件而來，乃是要向莊主討一個情面。」

金陽鐘明知故問，道：「廖當家何須客氣，有話請明言，金某人洗耳恭聽。」

天刀廖成恩清了一下喉嚨，朗笑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關於九天雲龍逆子高翔，在天火教總壇屠殺敝派等被囚同門這一件事，莊主想必已有耳聞？」

金陽鐘爽然道：「不錯，此事已喧騰江湖，誰人不知！」

天刀廖成恩聲音一沉，道：「高某人如此殘酷兇狠，已引起武林同道公憤，在下等聽說他逃離岳陽，現正潛匿在金家莊中，此事關係在下等門譽仇恨，在下等要尋他了斷，莊主望重武林，久受萬方景仰，爲免莊主被那姓高的小輩矇蔽，在下等是以不敢冒昧，前來……」

金陽鐘不等他說完，朗聲笑道：「敢問廖當家，是誰告訴諸位，說那高翔現在金家莊中？」

廖成恩一怔，道：「這個……」

降龍寺住持飛龍活佛口喧一聲佛號，接口道：「阿彌陀佛，金莊主之意，敢情那高翔並不在莊中麼？」

金陽鐘笑道：「老夫並未說他不在莊中，只是想知道那爲諸位通報音訊，挑撥諸位到敝莊索人的陰謀者，到底是誰？」

青雲觀主赤精子大聲道：「貧道等在江湖中雖無赫赫之名，難免也有三朋四友，莊主但問是否願意成全，何必追詢送訊之人？」

金陽鐘笑容一歛，凝聲說道：「道長這話，未免理虧，試想那高翔尋往天火教，目的非爲貴派，其理甚明，及至陷身重圍之中，受困亂劍之下，被迫仗劍突圍，於情更無虧損，當時，他既不知那些如瘋似狂的敵人，竟是被囚同道，而貴派同門理智

喪失，掄刀揮劍，集數十人合攻一人，其行徑又與天火教匪何異？

「諸位號稱名門正派，袍澤被囚，無力解困，是爲不義，挾勢聚衆，追殺弱冠少年，是爲不仁，受人挑唆，不查是非，不問曲直，是爲不智。

「我輩武林中人但求義之所在，不問親疏淵源，寧死不屈，寧折不彎，諸位同門受困天火教多年，久被蠱惑，以致爲虎作倀，金某人體念他們身不由心，力無可逮，不便苛責愚魯，但金某人要請問一句，設若那日進入天火教總壇，而是諸位，諸位也會格於同門之誼，甘心引頸受戮嗎？

「再說，高翔前往雪山，爲時不過月餘，天火總壇，一向不爲世人所知，這消息竟會不脛而走，很快地傳入諸位耳中，甚至連屍體也趕運抵達，其中有人蓄意挑撥，乃是顯而易見之事，諸位掌理一派門戶，竟如此輕易中人圈套，與不明之師，爲悖理之事，甘願淪入不仁不義不智的陷阱，金某人雖然置身局外，也爲諸位深感不值。」

這番話，字字鏗然，昂藏威嚴，只說得三派掌門人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高翔立在樓上，聽得十分清晰，也不禁怦然動容，暗自感嘆。

金陽鐘頓一頓，緊接着又道：「金某人不敢自居高明，不錯，那高翔的確就在金家莊中，諸位如能在三思之下捐棄前嫌，共謀反抗天火教，爲屈死同門報復血仇，金某人無任歡迎，竭誠接待，諸位與高翔同爲金家莊貴賓，如果依然不諒，必欲玉石俱焚，金某人也願擲此虛名，寧與天下爲敵，也不能置正義不顧。」

三派掌門人聽罷，一個個面罩寒霜，垂首而不語。

大廳之上，剎時靜得宛如一池死水，金家莊十餘名錦衣武士和三派門人，人人摒息而待，看看三派掌門人作何表示。

過了約莫半炊之久，降龍寺飛龍活佛首先嘆了一口氣，道：「莊主義正詞嚴，所言雖係至理，但敝派等受此奇恥大辱，又豈能置同門血仇不顧，如果莊主願意成全，貧僧只請帶高翔回返滇境一行，面對本派數百弟子，述一述當時實情經過，只要他確是無心，貧僧保證不傷他一根毫髮。」

青雲觀主也接口說道：「此言正合貧道之意，無論如何，須請高翔親向天下同道解釋，否則難平公憤。」

金陽鐘冷冷笑道：「諸位如以同門血仇爲奇恥大辱，難道天火教囚禁各派高手達十餘年，這就不算是恥辱嗎？」

天刀廖成思朗聲道：「等到此事了結，我等自然還要要同往雪山，尋那天火教主一較生死。」

金陽鐘道：「既然如此，諸位何不先赴雪山，再來金家莊？」

天刀廖成思突然變色，厲聲道：「莊主之言，是譏諷我等欺善畏惡不成？」

金陽鐘緩緩道：「絕無此意，我是說，如果能等到蕩平天火教魔燄，那時金某人願廣發武林帖，邀集天下各門各派高人，再由高翔當面叙述經過，相信不難獲得諒解。」

天刀廖成思嘿嘿冷笑兩聲，道：「莊主望重武林，一言九鼎，既然必欲廻護姓高的，多言又有什麼益處，但在下不妨直陳一事，此時欲專程拜莊的，並不止我等區區數人……」

金陽鐘仰天笑道：「金某只求無愧於心，便是千軍萬馬，又有何懼——」

一言未竟，莊外，突然响起一聲淒厲絕倫的長嘯。

高翔揚目透窗遠望，只見莊門口正大踏步走進一個混身紅衣的奇醜老嫗，和一個面垂黑紗的中年婦人。

那老嫗年約六旬上下，身紅似火，一頭亂髮，手裏拄着一支極長的鳩頭枴杖，左目已眇，脚下一雙蔴鞋，沾滿泥土。

中年婦人身戴臃腫，懷中抱着一個嬰兒，遠望直如一隻大肉球，雖以黑紗覆面，但一頭枯黃頭髮，隨風拂動，顯得極爲驃悍。

兩人走進莊門，那老嫗獨眼一翻，厲聲喝道：「這兒就是金家莊嗎？」

一名莊丁急忙迎上前去，應道：「正是，你老有何貴幹？」

老嫗冷冷瞥了他一眼，叱道：「你去叫金陽鐘出來見我！」

那莊丁被她一聲叱喝，混身汗毛根根倒豎，忙退了一步，道：「莊主正有客人，你老人家請示名姓，小的替你通報……。」

誰知話聲未落，那老嫗突然揮袖一拂，喝道：「放屁！金陽鐘他好大的架子，還要我老人家報名而進嗎！」

袖角飛捲，相隔尚有半丈，那莊丁似被一股無形勁風直撞在胸膛上，登時踉蹌退了六七步，仰面栽倒，吐出一大口鮮血。

老嫗回顧身邊臃腫婦人一眼，道：「羣仙，妳仔細堵住大門，老娘去找他要人。」

臃腫婦人點點頭，輕聲問：「要不要把小雜種藏起來？」

老嫗厲聲道：「藏什麼？是他兒子，還怕他不

承認嗎？」

說着，持枴舉步，直向廣場行來。

這老婆子一現身，不問青紅皂白，先傷了一名莊丁，金家莊中一陣喧嘩，銅鑼亂响，無數莊丁各執兵刃，分從四面蜂湧而至。

老嫗見了，一陣桀桀怪笑，道：「狗芽子的，不要命的只管上來，殺幾個人，老娘不在乎。」

莊丁們橫刀攔路，那老嫗直如未見，身形過處，舉手投足，慘呼連聲，可憐那些莊丁，碰上的不是手斷，便是腿折，片刻之間，傷了十餘人，那老嫗却毫未停頓，從容舉步向前廳而來。

高翔在小樓上，見那老嫗面帶凶煞，氣勢威猛，竟是個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當下顧不得前廳還有三派高手追索自己，一聲大喝，推窗掠身而下。

他身甫落地，已將鐵箏取在手中，沉聲喝道：「老婆子，站住！」

那老嫗微微一怔，果然停住了脚步，桀桀怪笑道：「小雜種，你是金陽鐘的什麼人？」

高翔厲聲道：「金莊主是我伯父，妳這老婆子是誰？竟敢恃强闖莊，出手殺傷許多人？」

老嫗獨眼一轉，陰聲道：「老娘平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殺幾個人，你問我是誰，仔細嚇破了狗胆！」

高翔怒目道：「狂妄之徒，不叫妳嚐點厲害，妳只當天下無人了，看招！」

話落，人動，鐵箏疾掄，挾着一縷銳嘶，當頭砸了過去。

那老嫗桀桀怪笑道：「小雜種，眞是活得嫌膩了！」

左手鳩頭拐迎面一豎，「噹」地一聲暴响，鐵箏砸在拐上，火星四射。

老嫗一手持拐，立在那兒紋風未動，高翔却被箏上反彈之力，震得虎口一陣麻，拿樁不穩，踉蹌倒退三步。

他一楞之下，怒火更盛，沉聲又是一聲暴喝，掄箏又上……

「快住手！」

人剛動，忽聽一聲呼叫，高翔急忙沉身回頭，却見金陽鐘已經跨出前廳，身後十餘名錦衣武士，以及三派弟子，黑壓壓跟了一大羣……

玉箏神君金陽鐘喝住高翔，疾步迎了上來，十餘名錦衣武士，兩側一分，業已擎劍出鞘。

其餘三派門下，都因事不干己，僅只遠遠駐足旁觀，天刀廖成思一雙眼神則炯炯凝注着高翔。

他不識高翔面目，雖覺這少年手提鐵箏有些可疑，却礙於金陽鐘正有事故，只得暫時隱忍未發。

金陽鐘目光何等銳利，一觸之下，已知這老嫗來者不善，不是好纏的對手，舉掌先行束住手下錦衣武士，然後抱拳道：「金某跟大娘素無一面之識，不知究竟何時開罪，竟連傷我莊中十餘名無辜莊丁？」

那獨眼老嫗桀桀怪笑道：「你沒見過老娘，總該聽說老娘這隻睛眼和鳩頭拐杖，反穿皮襖，裝什麼羊？」

金陽鐘神色一動，注目打量了一會，駭然道：「難道是南荒獨眼鬼母駱大娘？」

獨眼老嫗尖聲大笑道：「好說！總算你姓金的還有點見識——」

獨眼鬼母駱天香！這名號一出，場中之人，臉色盡變。

高翔雖然從未見過鬼母，但却久聞這位南荒第一凶人之名，心念一動，連忙沉聲說道：「妳不是跟冷面閻羅谷老爺子有約，足跡永不踏入中原嗎？怎麼忽然破誓到中原來了呢？」

獨眼鬼母冷哼一聲，道：「老娘當年雖與谷老鬼有約，但那只限他活在世上的時候，如今老鬼已死，誓盟已廢，還有什麼能不能來。」

怪眼一翻，厲聲又道：「老娘無事不登三寶殿，聽得人言，我那不成材的兒子，多年來一直藏在你金家莊裏，你要是不想跟老娘作對，趁早叫那畜生出來母子夫妻團聚，要不然，休怪老娘手段毒辣，今天金家莊中，別想留下一個活口。」

金陽鐘驚「哦」一聲，道：「原來是爲了這件事，不錯，令郎曾在金家莊中住過十餘年，但那是出他自願，無人勉强他，金某人待他不薄……」

獨眼鬼母陰聲道：「正因你待他尚不算薄，方才僅傷你幾個莊丁，你要是薄待了他，老娘早放火燒了你這破莊子了。」

金陽鐘笑道：「這麼說，金某人先謝過大娘手下留情。」

鬼母沉聲道：「承不承情老娘不在乎，你既然承認這件事，快些叫他出來。」

金陽鐘面色一肅，緩緩道：「大娘欲見令郎，乃是理所應當，可惜的是，大娘來晚了一步……」

鬼母叱道：「怎麼說？」

金陽鐘鎮靜地道：「昨天夜裏，令郎業已不辭而別，離此他去了——」

一句話沒完，獨眼鬼母早已桀桀一陣怪笑，打斷了話頭：「天下竟有這種巧事，金陽鐘，你是瞎了狗眼，竟敢在老娘面前虛詞搪塞，拿老婆子當三歲娃兒哄弄不成？」

金陽鐘正色道：「金某句句實言，並無半點虛假……」

（未完待續）

紙刀

文·高庸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首領霍宇寰與鐵蓮姑等被困石將軍府廢園的地下密室中，荷花騙過了看守她的莊德祥，趕回同仁堂，驀見李七爺與迎春等從隱藏處現身出來，獲知霍宇寰等已被曹樂山計困地室，想往救又苦無脫身機會，遂把通往地室的道路繪一圖，揑在蠟團中，擬伺機傳予旋風十八騎的人，此時，林雪貞忽的闖來，聲稱要見曹樂山，荷花本擬將蠟丸交給她，但林雪貞並不聽她解說，強行闖入睡房，很輕易的制服了曹樂山，並以曹樂山的生死，威脅迎春爲她雇用馬車——

暗施苦肉計　巧引俏嬌娃

荷花明知曹樂山另有一個面貌酷似的「替身」，但她親眼看見那名「替身」已隨馬車離去，現在躺在床上的，八成就是曹樂山本人。

如果床上眞是曹樂山本人，雙方這一正式照面，必有一場血戰。林雪貞再想活着走出這間臥房門，只怕比登天更難了。

荷花憂心如焚，怎奈想不到攔阻林雪貞的方法，事實上，縱有方法，眼前也來不及攔阻了。

誰知事情的演變，却又一次大出意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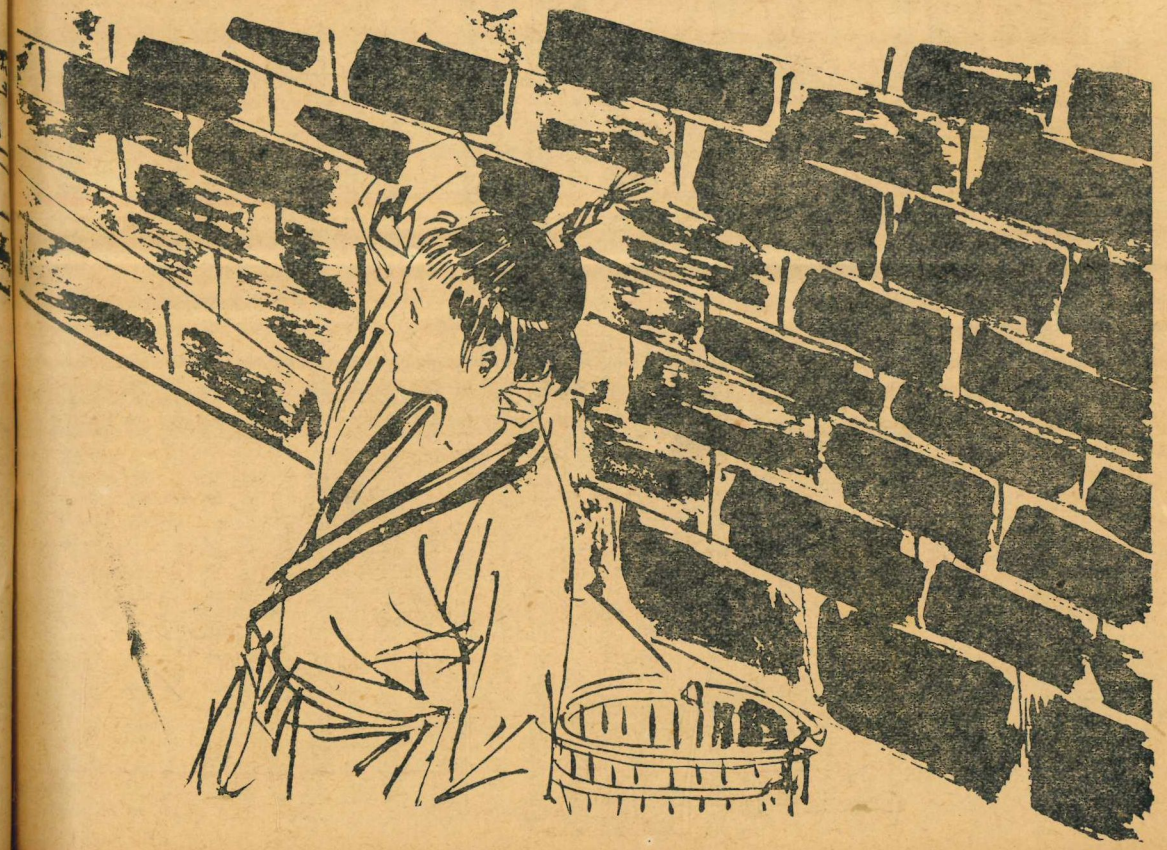
林雪貞飛快地衝到床前，刀鋒一沉，架在曹樂山脖子上，回頭喝道：「你們再敢追近一步，我就先把他的腦袋瓜兒切下來，不信就試試看。」

駝子李七和迎春連忙停步，不敢再迫近。

床上的曹樂山竟然也沒有絲毫反抗。

荷花也楞住了，暗忖：莫非床上會是個假人？

但她隨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揣測，因爲曹樂山正



新派武俠長篇

惶然望着林雪貞的刀鋒，眉鬚俱動，滿臉驚怖之色，分明是活人，一點也不假。

同時，迎春也情急地哀求道：「姑娘，求你高抬貴手，老夫子是有病的人，受不了驚嚇。」

林雪貞冷笑道：「受不了驚嚇，就乖乖地聽話，否則，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迎春忙道：「只要姑娘不傷老夫子，咱們情願聽姑娘的吩咐。」

林雪貞道：「那就好，你們先退到房門口去，不許靠近，我得先驗證驗證，看他是不是眞正的曹樂山？」

迎春和駝子李七不敢違拗，果如命退到門口。

林雪貞將刀鋒畧鬆了些，喝道：「姓曹的，把手伸出來，讓我看看你的手傷治好了沒有？」

曹樂山嘴唇蠕動，吶吶道：「我……我……」

林雪貞道：「你以爲逃出老鴉嶺，就能躲過刼數了嗎？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終於還是落在姑娘手中了。」

迎春接口道：「姑娘請相信我，老夫子久病不起，決不是你要找的人……」

林雪貞叱道：「你少岔嘴，是不是我自有方法驗證，不會寃枉他，也不會放過他。」

又對曹樂山喝道：「叫你把手伸出來，你聽見了沒有？」

曹樂山遲疑着道：「這位姑娘是誰？老朽與你無怨無仇，你何苦要如此逼迫一個風燭殘年的老病人……」

林雪貞怒道：「別嚕囌，快把手伸出來。」

曹樂山支吾道：「老朽病弱畏風，不便掀動被褥，請姑娘多原諒……」

林雪貞厲聲道：「你連火燒都不怕，還怕什麼風！」

突然抓住被角，用力一掀。

被褥揭開，迎春等三人都不由驚呼出聲。

只見曹樂山兩隻手上，全纏着厚厚的布條，分明受傷猶未痊癒。

林雪貞緩緩舉起鋼刀，冷哂道：「姓曹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迎春叫道：「林姑娘，你不能殺他——」

林雪貞道：「爲什麼？」

迎春道：「老爺子雙手受傷，掌骨盡碎，這一輩子已經無法再跟人動手，姑娘殺一個失去反抗能力的老人，豈不被人恥笑。」

林雪貞嗤道：「是嗎？就算他掌骨已碎，今後不能再仗以爲惡，可惜已往的血腥惡事却做得太多了，像這種罪該萬死的東西，一刀殺了，還算便宜他哩。」

說着，舉刀砍落。

曹樂山臉上竟毫無懼色，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林雪貞沉聲叱道：「你笑什麼？」

曹樂山冷笑道：「要殺就殺，何必多問。」

林雪貞道：「我偏要先問清楚再殺你，你若敢不老實回答，我就把你一刀一刀凌遲碎割，叫你多受些死罪。」

曹樂山道：「我只笑自己時運不濟，一着失算，遺恨終生。」

林雪貞道：「你這一生作惡多端，早已死有餘辜，難道你還捨不得死？」

曹樂山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只是有一樁心願未了，叫人死不瞑目。」

林雪貞道：「你還有什麼心願，不妨說出來聽聽？」

曹樂山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不說也罷。」

林雪貞道：「說說有什麼關係？只要不是違情悖理的事，或許姑娘我一時發了善心，等你死後，去替你作個了結也不一定哩。」

曹樂山搖搖頭，道：「我這心願，不是別人可以代替了結的。」

林雪貞好奇地道：「那究竟是什麼大事情？」

曹樂山苦笑了一聲，緩緩道：「雖然說不上是件大事，却是我多年來的希望，說句不怕見笑的話，我平生自負頗高，從未把天下武林名家放在眼中，只有一個人是例外，也可以說，在曹某眼中，那人才是唯一勁敵……」

林雪貞道：「是誰？」

曹樂山沒有直截回答，却繼續說道：「多年來，我就盼望有朝一日，能見見那人的廬山眞面目，跟他面對面較量一次勝負。如今我雙掌殘廢，較量勝負的心願，當然是永遠無法實現了，但若在臨死之前，竟不能一見他的面貌，却令人心有不甘，死難瞑目。」

林雪貞道：「那個人是你的仇家？還是你的朋友？」

曹樂山道：「敵友之別，本無定論。表面上，我和他是勢不兩立的仇敵，其實內心又何嘗不英雄惜英雄，自然也可算是朋友。」

林雪貞笑了笑，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了，那人一定就是霍宇寰霍大哥，對不對？」

曹樂山默然不語，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林雪貞又道：「原來你因爲嫉妒他的名氣比你大，武功比你高，所以一直假冒他的名號，企圖嫁禍陷害，你這種卑鄙無恥的行徑，還配自許爲英雄嗎？」

曹樂山突然大聲道：「如果曹某不是誤中詭計，廢了雙掌，霍宇寰未必便能勝我，終有一天，我會比他的名氣更大！」

林雪貞撇撇嘴角，道：「可惜你已經落在我手中，我只要一刀砍下來，你這位英雄就要變成狗熊了。」

曹樂山大笑道：「英雄難免刀下死，曹某正是求之不得。來！來！來！快些動手吧，只是，在你提着曹某首級去向霍宇寰報功的時候，別忘了替我轉告他一句話……」

林雪貞道：「什麼話？」

曹樂山道：「煩你告訴他：曹某雖敗，却不是敗在他姓霍的手中，他雖然僥倖獲勝，只不過仰仗婦人之力而已。哈！哈哈……」

林雪貞聽了這話，心裏一動，忽然收回綉鸞刀，駢指疾落，點閉了曹樂山的雙肩穴道。

曹樂山愕然道：「這是幹什麼？」

林雪貞道：「你想死，我倒不想殺你了。」

曹樂山道：「你準備將我怎麼樣？」

林雪貞道：「我要押着你回去見霍大哥，先讓你了結心願，然後當衆揭穿你冒名行兇的眞象，替霍大哥洗刷聲譽清白，同時，也讓大家知道，你是被我一個人，活捉過來的，從此我也可以揚名露臉，這是三全其美，何樂而不爲。」

曹樂山怔了半晌，不覺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我曹樂山一世英雄，如今竟落得被一個黃毛丫頭擺佈。」

林雪貞並不生氣，回頭對迎春喝道：「你去僱一輛馬車，要寬大些的，多備馬匹替換，咱們要連夜趕路。」

迎春望望曹樂山，遲疑着道：「請問姑娘……要帶咱們去什麼地方……」

林雪貞道：「你只管去僱車，不必多問。」

迎春應道：「是！」轉身欲行。

「慢着！」林雪貞忽又喚住道：「我要警告你，如果你想出去邀約幫手，攪什麼花樣，我會隨時砍下姓曹的腦袋！」

迎春垂手道：「婢子不敢。」

林雪貞道：「不敢就好！你別以爲我是嚇唬人，我可是說得出做得到，不信看看這張桌子！」

話落，刀光疾閃，小几一隻角，已被砍落在地上。

迎春嚇嘯地道：「姑娘好快的刀法。」

林雪貞揚眉笑道：「你知道便好，快些去！」

荷花突然說道：「林阿姨，我去替你僱車好不好？」

她一直冷眼旁觀，沒有開過口，心裏却十分明白，以林雪貞的武功，絕不可能如此輕易制住曹樂山，適才種種經過，未免太離奇了。

曹樂山的手傷，最多再有三數天卽可痊癒，卽使手部受傷，一身武功猶未失去，何況，床榻前就設有機關陷阱，要擒林雪貞，實在易如反掌，他爲什麼要僞作受制？爲什麼假稱掌骨已碎武功盡失？

這顯然是故意佈置的圈套，必然包藏着禍心，却苦於無法向林雪貞吐露示意，聽說要僱車，便連忙自動請求，想討這份差使。

外出僱車是藉口，只盼望脫身趕去將軍府後花園，及時將霍宇寰營救出來。

不料林雪貞却搖搖頭，道：「小孩子辦事不牢靠，還是迎春去吧！快去快回，咱們立卽要動身上路。」

迎春一面應話，一面向荷花狠狠瞪了一眼，沉聲道：「你給我老實一些，小孩子不懂事，少岔嘴，別惹林姑娘生氣。」

荷花一番苦心，未能如願，只好低頭不再言語了。

迎春去未多久，回來稟報道：「車輛已經僱妥，但車店掌櫃一定要問明路程遠近，才肯發車。」

林雪貞道：「你告訴他，就在山西境內，路上趕緊些，不用十天就到了。」

迎春道：「車店掌櫃還問，是走官道？還是要經過山區？」

林雪貞道：「由蘭州出發，自然是走官道，進入山西境內以後，可能要入山。」

迎春又道：「用雙套篷車，另外再備兩匹馬替換，不知够不够……」

林雪貞揮手道：「够了！够了！叫他們趕快發車過來，不要儘顧嚕囌打聽。」

接着，又叮囑道：「車駛到後面巷子裏等候，不准停放前門，更要交待車店的人，不能洩漏咱們的行踪去向，如果風聲傳出去，我只唯你是問。」

她自以爲這番處置，很够精明細心，荷花却替她暗暗着急——什麼車店？什麼掌櫃？不過是迎春和刀疤熊三在串演雙簧，哄着林雪貞團團而轉罷！

過了一會，迎春回報車輛已經到了，就停在後巷裏。

林雪貞叫迎春摻扶着曹樂山，自己提刀押解，一行五人，轉出後門。

巷子裏停放着一輛雙套篷車，另有兩匹備馬，車把式已經坐在轅頭位子上，果然不出所料，正是刀疤熊三。

車廂內有四個座位，擠一擠勉强可坐五個人。

林雪貞押着曹樂山首先上車，佔了後排兩個座位。

荷花趁機道：「裏面太擠了，我去跟車把式一起坐吧。」

迎春道：「你跟我坐一起，李七爺是男人，擠在車廂裏不方便，讓他跟車把式一起坐去。」

林雪貞却搖手道：「不行，李七的模樣特別，容易被人認出來，必須留在車廂裏，暫時讓荷花坐外面，等出城以後，再掉換座位。」

這一次，林雪貞總算是無意中幫了荷花大忙。

馬車駛出後巷，向西一轉，繞過同仁堂前街，直趨靜安門，途中正好要經過三福客棧。

荷花偷偷將蠟丸取出捏在手中，目光灼灼搜視着街邊行人，希望發現一張與旋風十八騎有關的熟面孔，好把消息送傳出去。

可是，街上行人往來如鯽，却沒有一個認識的，更別提與旋風十八騎有關係的了。

眼看前面就是三福客棧了，門前站着兩名待客的夥計，只是沒有秦仲在內。

荷花緊緊捏着蠟丸，手掌已滲出冷汗，心裏「噗通」亂跳，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如果看不見秦仲，是否也將蠟丸擲給那兩個不認識的陌生夥計？

他們跟旋風十八騎有沒有關係？拾到蠟丸，會不會發現裏面的機關圖？

即使發現，會不會想到去將軍府救人……

正在猶疑遲疑馬車已經走到了三福客棧門前。

荷花情急智生，突然叫道：「不對呀！快些停車！」

刀疤熊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連忙一緊馬韁，停了下來。

荷花道：「咱們走錯路啦！去山西應該走東關大街，怎麼走到西關來了……」

她故意嚷得很大聲，一則欲引起客棧中人的注意，希望秦仲能聞聲出來，二則想趁馬車停頓時，尋覓機會，將蠟丸脫手。

叫聲果然引起客棧中人注意，可是，大家只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她，並沒有人出面搭訕。

店前雖有許多人，却未見秦仲在內。

林雪貝却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她問道：「爲什麼停車不走了？」

荷花道：「林阿姨，咱們的方向錯啦！」

林雪貝揮手道：「沒有錯，繼續往前走！沒有我的吩咐，不准停車。」

馬車再度駛動，漸漸遠離了三福客棧，那粒藏圖蠟丸，竟始終沒有脫手的機會。

途中，刀疤熊三低聲責備道：「荷花，你最好安份一些，不許破壞了老爺子的計劃。」

荷花委屈地道：「我沒有不安份嘛，我只是担心，老爺子落在她的手中，必須設法救他老人家脫身……」

刀疤熊三低喝道：「你不懂，老爺子是故意用苦肉計，目的正是要姓林的丫頭帶咱們到秘谷。」

荷花道：「眞的麼？」

刀疤熊三道：「噓！小聲點兒，這是機密，你千萬要假作不知道，如果洩露了風聲，當心他剝你的皮！」

荷花故作鬆了一口氣，道：「你們怎麼不早些告訴你，害我一個人着急。」

她故作輕鬆是假，着急倒是眞着急，果然不出自己的預料，林雪貝中計了。

秘谷是旋風十八騎的根本重地，據說，霍宇寰淪爲盜匪，全爲了養活谷中數百名孤兒，那些孩子就是霍宇寰一生心血灌溉的苗圃，看得比自己的性命更重。

秘谷若有變故，霍宇寰投鼠忌器，怎敢再與曹樂山齡對？

荷花想越驚，表面上却裝着關切地問道：「聽說秘谷是旋風十八騎的巢穴，防備一定十分嚴密，現在老爺子被她制住，咱們的人已經離城分散，就算到了秘谷，又如何能夠得手呢？」

刀疤熊三輕笑道：「這些不用你担心，只要找到秘谷地點，咱們隨時可以將姓林的丫頭擒住，然後用她作人質，不怕旋風十八騎不就範。」

荷花又道：「萬一碰上霍宇寰，老爺子的手傷未癒，咱們幾個人只怕不是對手吧？」

刀疤熊三道：「霍宇寰和旋風十八騎中重要人物，都被困在將軍府後園水池底下了，老爺子的手傷，再有三數天就可痊癒，咱們在路上這幾天，老爺子正好休養手傷，等到抵達秘谷之後，老爺子的手傷也就痊癒了，縱然霍宇寰脫身趕來，也不必畏懼了。」

說着話，馬車已到靜安門下。

刀疤熊三又低聲叮囑道：「等一會出了城，你和李七爺掉換座位，千萬記住少開口，路上要儘量裝作恭敬的模樣，對那姓林的丫頭要多多討好，使她高興，一切都得照迎春的眼色行事，記住嗎？」

荷花點頭道：「記住了！」

就在這時候，忽然眼中一亮，遠遠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從城樓上走下來……

靜安門在涿州城西南方，並非通衢大道，是以城樓頗簡陋，平時被乞丐佔住，充作棲身之處，亦無人過問。

那人從城樓裏出來，身上衣着却不像乞丐，手中捧着一個木盆，沿女牆而下，看樣子，是準備出城去護城河裏取水用。

荷花一眼就認出他竟是「泥丸神童」董香兒。

見到董香兒，不由就聯想到羅永湘，據荷花所知，董香兒曾經替羅永湘入同仁堂盜藥，又替他去白龍廟送信，雖未跟霍宇寰見面，分明是旋風十八騎的朋友。

這眞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若能將蠟丸交給董香兒，豈不和交給羅永湘一樣麼？

馬車駛近城門，董香兒也正好從女牆走下來，荷花心裏暗喜，急忙又將蠟丸藏在掌心……

可是，偏偏就在這良機一瞬即逝的剎那，董香兒忽然發現脚上鞋帶鬆了，竟放下木盆，蹲在路邊繫起鞋帶來。

他低着頭，專心的繫着鞋帶，馬車由身邊經過，也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看。

荷花心急如焚，礙於刀疤熊三在側，又不敢出聲呼喚，眼看機會又將錯過，連忙重重咳嗽一聲。

誰知董香兒只顧低頭繫帶子居然沒有注意到。

荷花實在急了，只得「呸」地一口痰，向他吐去。

幸虧老天爺幫忙，那口痰，不偏不歪，恰好吐在董香兒的頸項子上。

董香兒伸手一摸，摸了一手又髒又滑的口痰，不禁勃然大怒，跳起來罵道：「他媽的——」

粗話才罵出一半，突然一怔住了口。

荷花連連拱手陪笑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實在對不起，對不起……」

馬車一掠而過，駛出了城門。

那粒蠟丸，却已經投進木盆中。

× × ×

董香兒目送馬車去遠，仍然站在路邊發呆，不住用手搔着頭皮，喃喃自語道：「奇怪，這丫頭不就是荷花嗎？難道她竟從白龍廟逃脫了？」

一面說着，一面從盆中取起那粒蠟丸，反覆細看，又湊在鼻子上聞了聞。

蠟皮是半透明的，裏面線絹也是白色，看來就像一隻湯糰，只缺少米粉氣味。

董香兒滿心狐疑，就把蠟丸揣進懷裏，繫好鞋帶，仍舊捧着木盆去護城河中取了一盆水，然後回到城樓上。

城樓內無桌無椅，只在壁角陰暗處，有一張簡陋的木榻，上面鋪着草蓆，却收拾得頗乾淨。

草蓆上，盤膝趺坐着一個人，儒生打扮，身上衣衫半卸半掩，露出左邊肩膀，手臂短了半截，肘部纏着布條，布上滲出殷紅的血漬。

敢情此人一條左臂業已齊肘而斷，傷勢猶未痊癒。

董香兒放下水盆，興奮地道：「羅三叔，你說奇怪不奇怪，剛才我在城下遇見一個人……」

楊上那人漫應道：「遇見了誰？」

董香兒道：「看模樣，好像是荷花。」

「荷花？」那人正低頭調息，似乎被這名字引起了興趣，緩緩抬起頭來，問道：「就是那做奸細的女娃兒麼？」

他這一抬頭，面貌展現，原來竟是霍宇寰尋不見的「百變書生」羅永湘。

董香兒道：「那丫頭坐在一輛馬車上，我本來沒有注意，可是，車子從我身邊經過時，她却故意吐了我一口痰，又偷偷丟下一藥丸，不知是什麼意思？」

羅永湘詫道：「車子還有誰？霍大哥是否也在車上？」

董香兒搖頭道：「沒有看見霍大俠，但那輛車後準備替換的馬匹，行色匆忙，好像要長途趕路的樣子。」

羅永湘皺了皺眉道：「把那藥丸給我看看。」

董香兒取出蠟丸，交給了羅永湘，一面說道：「我看過了，這東西沒有一點藥味，裏面不知道是什麼，羅三叔你可要當心些，說不定是毒藥……」

羅永湘沒有開口，只將蠟丸暑一審視，便揑碎了外層蠟皮，抖出絲絹。

兩人看了絹上的機關圖，却不禁怔住了。

原來荷花識字不多，圖上雖有各種機關樞鈕記號，却沒有註明詳細位置，只在絹角畫着一座石牌坊，上面寫了個「石」字。

董香兒不解，道：「這是畫的什麼地方？圖上這些記號，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羅永湘却神色凝重地道：「但荷花既用蠟皮封圖，如此愼重，其中必然含有很深的用意，由此推斷，這一定是一幅關係重大的秘圖。」

董香兒道：「她明明是曹樂山手下的奸細，爲什麼會把這東西給了咱們？」

羅永湘點點頭，道：「不錯，這一點更令人難以猜透。我想，她一定還有要緊的話，準備當面說明，可惜當時匆匆一瞥，無法跟你交談。」

頓了頓，忽然問道：「那馬車已經走了多久？還來得及追趕嗎？」

董香兒道：「走了雖然不太久，徒步只怕趕不上了，除非能有一匹馬……」

剛說到「馬」字，就聽見馬蹄聲音。

蹄聲由遠而近，兩騎健馬旋風似的捲到，筆直馳上了城頭。

馬背上跳下來兩人，一是「竹杖翁」董勳，另一個年輕漢子，却是莊德祥。

那莊德祥一見羅永湘，立刻跪倒，揉着眼睛道：「三當家，原來你躲在這兒，可憐大當家尋得你好苦……」

羅永湘鼻子一陣酸，眼淚也險些奪眶而出，連忙摻扶道：「別行大禮，快站起來好說話。」

莊德祥發現了他左臂已斷，大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誰下的毒手？」

羅永湘搖頭苦笑道：「說來話長。你先告訴我，大當家和兄弟們都好麼？」

（未完待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新培·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在百花谷中，與百花幫主坦誠相見，恢復本來面目及說出眞姓名，雙方歡叙間，黑龍會黃龍堂主郝飛鵬率領藍豪、柏奇寨二人到來，聲稱要百花幫主交出潛龍祝文華，不旋踵，雙方說僵動手，藍豪爲桃花一劍剖腹，柏奇寨亦爲梅花斬下一條左臂，郝飛鵬懾於玉蘭的奇異招術，更因同伴傷亡，乃急逃而去，柏奇寨雖欲隨逃，但爲梅花等所截，乃自戕而亡，黑龍會的惡魔已逃，百花幫主又請凌君毅盡力研尋破毒之藥，並命玉蘭引凌往休息，玉蘭向凌暗示幫主對凌垂青——

追查飛龍劍　悄探仙春館

凌君毅心頭想着「飛龍三劍」之謎，忍不住試探問道：「在下想請教姑娘一件事。」

玉蘭偏臉問道：「你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貴幫以百花爲名，獨創一套劍法，使展開來，劍花朵朵，有如百花盛放，不知劍法名稱，可是也以百花爲名麼？」

玉蘭美目流盼，似有驚奇之色，說道：「凌公子眞是極頂聰明之人，看了幾手劍招，連劍法的名稱也想出來了。」

凌君毅笑道：「姑娘誇獎，那是在下曾聽家師述說過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路數，但貴幫幾位姑娘使的劍法，自成家數，而且使的劍花朵朵，有如花朵一般，和貴幫名稱極相脗合，自是貴幫獨創劍法無疑了。」

玉蘭點點頭道：「看來公子也是一位劍術大家了。」

凌君毅道：「姑娘把在下看得太高了，在下只是練過幾手劍罷了，怎敢當得大家二字？郝飛鵬精通劍術，功力深厚，已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但他還敗在姑娘劍下，唯有姑娘才當得這劍術大家四字。」

天底下，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當面奉承的。尤其是女人，只要你奉承得法，幾句花言巧語，往往會使最聰明的女子，都聽得心花怒放，昏頭轉向。

玉蘭是女人，當然也喜歡奉承。

何況這當面稱讚她的是凌君毅，女人眼中風流英俊的美少年！

玉蘭秋水般的妙目，閃出異樣的光采，回頭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美齒，說道：「你眞會說話。」

凌君毅微微一笑，又道：「但貴幫梅花、桃花二位姑娘，劍傷柏、藍兩人的那一劍，似乎另有奇招，不像是『百花劍法』中的路數？」

玉蘭輕嗯一聲，讚道：「公子眞是神目如電，那一招確然不在『百花劍法』之中。」

凌君毅追問道：「只不知這是什麼劍法？矢矯如神龍出雲，使人莫測虛實。」

他故意把「神龍出雲」四字，嵌在語句之中，原是存心試探她的口氣。

玉蘭倏地回過頭來，目光注視着凌君毅，問道：「凌公子識得這招劍法麼？」

凌君毅瀟洒的搖搖頭道：「在下若是識得這招劍法，還用再問姑娘麼？」

玉蘭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不愧是劍術的大

行家，這招劍法，給你完全說對了。」

凌君毅故作茫然不解，問道：「在下說對了什麼？」

玉蘭幽幽的道：「它就叫『神龍出雲』。」

這下證實了，她們的這招劍法，也叫「神龍出雲」！

凌君毅心頭暗暗震動，啞然笑道：「在下只是看到姑娘們出手，矢矯有如神龍出雲，不想這招劍法，眞叫『神龍出雲』，這套劍法，想來也是貴幫獨創的了？」

玉蘭似有所覺，嬌聲道：「那是敝幫鎭幫劍法，你問這些做什麼？」

凌君毅道：「在下練劍十年，從未見過這等奇奧劍招，心之所好，自然想知道的詳細些了。」

玉蘭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抿抿嘴道：「好一個心之所好，你想知道這套劍法，是不是？若在別人來說，這是夢想，但你凌公子如有此意，却也不難……」

話未說完，忽然住口。

凌君毅自然想知道這三招劍法的來歷，閑言問道：「在下如何不難？」

玉蘭神秘一笑，說道：「只要凌公子入贅敝幫，成爲敝幫駙馬，護衞幫主有責，和幫主一樣，就有資格練鎭幫三劍了。」

凌君毅被她說的玉臉一紅，心頭暗暗忖道：「鎭幫三劍！她們果然也只有三招劍法。聽她口氣，和幫主一樣，才能練『鎭幫三劍』，這就是說只有幫主，才有資格練三招劍法。玉蘭是總管，只會兩招，梅花，桃花等人，那是只會一招『神龍出雲』了。」

他心念閃電轉動，紅着臉道：「姑娘又和在下說笑了。」

玉蘭道：「誰和你說笑？賤妾說的是眞話，老實說，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可多着呢，但據賤妾看，只有你凌公子，才能配得上幫主。」

說話之時，已經行到中院，跨進院落。

辛夷立即趨了上來，躬身說道：「小婢叩見總管。」

玉蘭一擺手道：「凌公子是本幫貴賓，妳先該叩見凌公子才對。」

辛夷俏目一抬，看到總管身後是一個唇紅齒白的俊美少年，不禁呆得一呆，粉臉驟紅，躬下身道：「小婢辛夷見過凌公子。」

凌君毅含笑點頭，乾咳一聲，道：「辛夷姑娘可是認不出來了麼？」

他這句話，聲音略帶蒼老，正是潛龍祝文華的口音！

辛夷聽得一怔，忽然兩眼一亮，啊道：「你就是祝莊主？」

玉蘭陪同凌君毅跨入客堂，伸出皓腕，朝左首廂房，抬了抬，說道：「這是替公子準備的一間書房了。」

辛夷不等待吩咐，迅快的打開了那兩扇朱漆木門。

玉蘭說了聲：「請。」

凌君毅也不客氣，舉步走了進去。

這間書房，相當寬敞，中間有一道鏤花圓洞門，把一間長形的房間，隔成前後兩間。

前間南首是一排紗窗，面對庭院，窗下放一張書桌，左右兩邊各有一口書櫥，每一格中，都放滿了書籍，玉軸牙籤，收拾整齊，兩旁，還有四張椅子。

後半間，北首靠壁處，放着一口疊櫥，一望而知，這是特別爲了研究「毒汁」而新置的。

上面有數十個小抽屜，每一個抽屜上，都用紅紙標明了藥材名稱。

櫥左，還有一道小門，敦惰，後面還有一個房間。

玉蘭一指藥櫥，朝凌君毅道：「這裏面就是公子在絕塵山莊化解『毒汁』取用過的七十一種藥材，除此之外，公子還需要什麼藥物，只須吩咐辛夷，立可辦到。」

隨着話聲，舉步朝小門中走去，接着道：「後面是泡製室，公子要如何泡製，只管吩咐辛夷去做，你要自己動手也行。」

凌君毅隨着她跨進門去，這間房畧呈方形，凡是泡製藥材的器具，果然一應俱全。

玉蘭隨着他看了一遍，又道：「這裏缺少什麼，或是公子需要什麼，也吩咐辛夷好了。」

凌君毅連連點頭道：「姑娘準備週到，大概差不多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只是還要準備些水。」

他原是隨口說說。

玉蘭微微一笑，舉步行去，隨手打開一道小門，外面已是後院走廊。

只見走廊上放了三口水缸，上面還蓋着木製缸蓋。

玉蘭伸手一指，含笑道：「這是三口水缸，一缸是無根水，一缸是泉水，一缸是江水，賤妾已經吩咐過，要他們每日更換一次。」

凌君毅不覺笑道：「姑娘眞是能幹，設想週到得很。」

玉蘭依然闔上木門，嫣然笑道：「公子爲敝幫研求『毒汁』解藥，這是賤妾份內之事。」

兩人退出泡製室，回到書房。玉蘭俯身打開叠櫥櫥門，雙手捧出一個青瓷葫蘆，鄭重的道：「這是敝幫從黑龍會取來的『毒汁』，得來不易，希望公子能替敝幫研求出解藥來，敝幫幸甚。」

凌君毅忙道：「姑娘仍請放在櫥中，在下用的時候，自己會取的，在下既然答應了幫主，自當全力以赴。」

玉蘭放好葫蘆，站起身，舉手理理披肩長髮，回眸一笑道：「但願公子早日完成。」

辛夷端着兩盅香茗，放到几上，說道：「凌公子，總管請用茶。」

玉蘭道：「不用了，我還有事去。」

說完，朝凌君毅福了福道：「凌公子恕賤妾失陪了。」

凌君毅道：「姑娘請留步，在下還有一事，須得向姑娘請教。」

玉蘭止待行去，聞言不由脚下一停，問道：「請教不敢，公子有什麼事？」

凌君毅道：「在下住在這裏，只不知可否出去走走？」

玉蘭眨動一雙清澈的眼睛，望着凌君毅，似乎微有躊躇，接着嫣然一笑道：「凌公子是敝幫貴賓，照說公子要出去走走，自無不可，只是公子初來，路徑不熟，敝幫又都是女兒之身，這花家莊院只有這中院一座院落，劃爲公子下榻之處，換句話說，也只有公子是唯一的男人，若是無人帶路，只怕有些未便。」

這話也是事實，百花幫顧名思義，自然都是女孩子，一個陌生男人，若是沒有人陪同，確有不便之處！

但這麼一來，豈非被軟禁在這座院落中了？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既有未便，那就算了，在下也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玉蘭沉吟了下，道：「這樣吧，凡容賤妾去跟幫主商量商量，咱們後園，頗有花木之勝，公子若是治事之暇，不妨到後園去散散步，只是此事賤妾可作不了主，須得幫主點了頭才行。」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那就不用了。」

玉蘭道：「不，這是賤妾當時沒有想到，也可以說是賤妾疏忽之處，公子既然提出來了，賤妾自該向幫主稟明才是，何況公子是敝幫貴賓，總不能讓你一個人悶在屋子裏，好啦，賤妾走啦。」

說完，翩然往外行去。

凌君毅目送玉蘭走後，背負雙手，劉覽了一下書橱中的古籍，左首橱中，放的都是經史子集，右首橱中，却全是醫經藥典，想來，是給自己參考之用。

他來回踱了幾步，就在臨窗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辛夷一直垂手而立，這時看他坐下，從几上捧着茶碗，送到凌君毅前面，輕聲說道：「凌公子請用茶。」

凌君毅口中啊了一聲道：「在下忘了姑娘仍留在這裏。」

辛夷粉臉微紅，低頭說道：「公子沒有吩咐，小婢不敢出去。」

凌君毅微笑道：「總管吩咐過小婢，公子也許要一個人思考，不准小婢驚動，但小婢要隨時聽候公子吩咐，公子要小婢做什麼，小婢就得立時去做。」

凌君毅道：「這時沒有什麼要妳做的，有事我再叫妳了。」

辛夷道：「小婢就在外面，公子只要叫一聲，我就會聽到。」

說完，果然退了出去。

凌君毅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一手托着茶碗，仰望承塵，只覺心頭思潮起伏，一時間，竟然沒了主張，不知自己下一步應該如何？

他原先任由玉蕊從絕塵山莊偷天換日，掉包出來，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找尋失踪的母親。

絕塵山莊刼持唐天縱，溫一峯等人，那是爲了要他們尋求「毒汁」的解藥，並沒有刼持母親的理由。

絕塵山莊既沒有刼持母親，恰好玉蕊又以偷天換日的手法，要把自己從絕塵山莊掉包出來。

這使他除了絕塵山莊之外，又發現了一個神秘組織。

絕塵山莊找不到母親的下落，自然要到另一個神秘組織中來看看，這是凌君毅將計就計，任由玉蕊她們擺佈的理由。

但他到了百花幫，見了百花幫主的面，他感覺到自己的想法，又落了空。

百花幫雖然是個神秘組織，自己對她們還一無所知；但他相信母親的失踪，和百花幫也似無多大關係。

而且百花幫主還一口答應替自己查尋母親下落，她說話時，流露出來的關切和誠懇的神情，就不像有假。

自己是找母親來的，母親既然也不是百花幫所刼持，照說自己應該可以走了。

但如今他除了找尋母親之外，又發現了兩件事，不容他一走了之。

當然，第一件事，是「毒汁」了。

他本來只知道絕塵山莊急於要解「毒汁」之毒，如今才知道絕塵山莊乃是黑龍會的一個分支機構，而「毒汁」也是黑龍會的東西。

敢情黑龍會擁有「毒汁」，而沒有解藥。

聽郝飛鵬的口氣，百花幫和黑龍會並無過節，何以百花幫也急着要找「毒汁」的解藥？

「毒汁」究竟是什麼？

黑龍會和百花幫搶着要尋求「毒汁」解藥，有何企圖？

第二，則是關於「飛龍三劍」。母親明明告訴自己，「飛龍三劍」是自己家傳的絕藝。

既是家傳，自然是獨家的劍法，何以百花幫也有這三招劍法？而且還作爲她們的鎮幫劍法？

到底是百花幫從自己家中偷學去的？還是這三招劍法，原是從百花幫傳出來的？

從三招「飛龍劍法」，使他聯想到母親。

莫非母親和百花幫有關？

再從母親想到父親，自己年已弱冠，不但從小沒看到過父親，而且母親也從未和自己說過有關父親的事。

劍法而稱家傳，自然是由父親傳下來的，那麼父親和百花幫有關？

他思潮愈來愈覺紊亂，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茶。

茶，已經涼了！

這口茶，使他紊亂的腦筋，漸漸清靜下來。

「師父說過，遇事要冷靜！」

於是他又想到：關於第一件事——「毒汁」，百花幫主應該知道，她好像不肯多說。

關於第二件事——「飛龍三劍」，既成爲百花幫的鎮幫劍法，百花幫也一定知道它的來歷。

化繁爲簡，自己想知道，也需要知道的兩件事，關鍵就在百花幫主一人身上。

天色漸漸昏黑下來！

辛夷眼看凌君毅一個人默默的坐在昏暗的書房裏，她曾聽總管交待過，凌公子在思考之時，不可驚動，因此她只悄悄在小客廳上掌上了燈。

廚房裏的老媽子，已經送來酒菜，辛夷在小客廳上，擺好了杯筷，看看菜快涼了，她只好悄悄走近門口，探首望望凌君毅，輕聲叫道：「凌公子，可以用晚餐了。」

凌君毅哦了一聲，站起身來，失笑道：「天黑的好快。」

辛夷含笑道：「小婢本來不敢驚動你的，只是怕酒菜涼了。」

凌君毅頷首笑道：「多謝姑娘。」

辛夷偷偷的瞧了他一眼，紅着臉道：「凌公子不用和小婢客氣。」

說完，替凌君毅拉開椅子，等他坐下，才雙手執壺，在他面前杯中，斟滿了酒。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在下不喝酒。」

辛夷目光一抬，含笑問道：「公子是不會喝酒麼？」

凌君毅笑道：「喝是會喝，只是在下對杯中物，並無興趣。」

辛夷道：「公子眞是少年老成。」

凌君毅道：「這是各人的興趣不同。」

辛夷道：「那麼小婢給公子裝飯。」

隨手裝了一碗飯，端到凌君毅面前。

凌君毅望着她微微一笑道：「姑娘眞是善伺人意。」

辛夷情竇初開，給他看的粉臉驟紅，渾身熱烘烘的好像快要燃燒，低下頭，不敢則聲。

凌君毅看的暗暗好笑，自顧自吃喝起來。

飯後，辛夷收過盤碗，又替凌君毅沏了一壺新茶，送到房中。

凌君毅含笑道：「姑娘也好去休息了。」

辛夷顯然因凌君毅從半百老頭，一變而爲人品如玉的英俊少年，小姑娘家，難免有些怯生生的怕羞！

今晚她可不敢再說替凌君毅寬衣解帶了，聞言就朝凌君毅躬身一禮，翩然退了出去。

初更時分，凌君毅房中，早已熄了燈火。

但他並未眞的上床就寢，床上只是用棉被捲成了人形。

凌君毅悄悄推開後窗，穿窗而出，輕輕掩上窗門，一道人影，登時騰空而起，快得如同一縷輕烟，朝後進飛掠而去。

這是他在晚餐之前，早已盤算好的，「毒汁」和「飛龍三劍」的秘密，百花幫主應該全都知道，她好像不肯多說，自己除了暗中查訪，別無他途可循，因此他才決定晚上行動。

覷探人家的隱私，雖是江湖上的大忌，但他藝高胆大，認爲只要自己小心一些，還不至於被百花幫的人發現。

這座花家莊院，是百花幫的根本重地。

白天經黑龍會郝飛鵬三人一鬧，晚上顯然已經加强了戒備，每一進院落的陰暗之處，都或明或暗佈置了人，甚至每一幢樓宇的每一個窗口，都有人在暗中監視。

這些，當然全是女孩子。

百花幫似乎還有不少「護花使者」，就像陸建瀛那些人，他們似乎不住在花家莊院之中。

如果說花家莊院在都陽湖上，那麼這些「護花使者」可能在湖上院外巡邏了。

凌君毅自天來過，輕車熟路，一路上施展「天龍御風身法」，快得淡影一閃而過，就是從這些花女面前掠過，也只是一陣拂面輕風，只當自己眼花而已！

「仙春館」，簷牙高啄，碧紗掩映，小樓上隱隱透出燈光。

凌君毅不加思索，身形凌空飛掠，一下落到樓前一棵大樹之上，藉着樹陰掩蔽，凝目瞧去。

樓上一排五楹，畫棟雕樑，裝飾華麗，四面走廊，圍以朱欄，廊前湘簾高捲，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只有左廂第一間房中，燈光甚是明亮。

凌君毅存身之處，和樓宇少說也有六七丈距離，遠遠望去，只要看這間房中的陳設，該是百花幫主的起居室了。

這時南首窗戶，還敞開着，燈光就是從窗中透出來的，只是隔着一道鵝黃的輕紗，有如罩着一層輕霧。

百花幫主和玉蘭兩人，對面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好像正在談論着什麼，只是距離較遠，又隔了一道窗紗，聲音一點也聽不到。

百花幫主換了一身梅紅衣裙，長長的秀髮，也用一條梅紅絲帶束着，舉止端娴，身材優美，但臉上還是戴着那張面具。

其實她這張面具的容貌，也很美，只是看去年紀比較大了幾歲，不及她本來面貌的嫵美。

玉蘭依然穿着一身白衣，使人覺得她純潔如玉，秀美絕俗。

隔着一道鵝黃輕紗，遠望美人，眞有霧中看花之感；但凌君毅可不是偷看美人來的。

他要偵查「毒汁」的秘密，和「飛龍三劍」的來歷，自然需要聽一聽百花幫主和玉蘭談話的內容了。

他藝高胆大，目光迅速一掃，身形已經離樹飛起，飄樓上撲去。身法之快，當眞疾若流星，一下就撲上簷角，再一點足，已經悄無聲息的落到東首走廊之上。

這裏正好是轉角上，燈光照射不到，自然較爲幽暗。

凌君毅身子輕輕一旋，掠近東首窗下，便已看到兩扇花格子窗，並未關上，只是垂着紫絨窗帘。

這是樓上的一排五間中，最東首的一間，也是百花幫主和玉蘭兩人談話的起居間的隔壁的一個房間。

凌君毅早已察看清楚，左手輕輕一按，人已隨着躍起，穿窗而入，飛落屋中。

就在他一手掀開窗帘，閃身而入之際，鼻中已經聞到一縷淡淡的甜香！

這淡淡的甜香，他一聞就分辨出是百花幫主身上的香氣。

中午，百花幫主和他喝酒的時候，就曾聞到過這種香味，後來在花廳走廊上，和百花幫主坐的較近，輕風徐來，從百花幫主身上吹過來的淡淡幽香，更是薰人欲醉！

凌君毅驟然聞到香氣，心頭不覺驀地一驚，一時，只當自己行藏已露，百花幫主就隱身躲在暗處，急忙刷的橫移數尺，目光迅快掃動，不覺暗暗失笑。

他目能夜視，這一掃已然看清房中情形，那有百花幫主的影子。

她那嬌柔的聲音，不是正在外面一間和玉蘭說話？

這一間房，相當寬敞，三面有窗，窗上掛着兩道窗帘，外面一道是紫絨的，裏面一道是茜紗，薄得像輕雲一般！

連樓板都光滑得纖塵不染，光可鑑人！

陳設更是華麗，象牙雕床，流蘇錦帳，菱花奩鏡，七寶粧台，舉凡室中椅几，琴案，莫不雕刻精細，十分精雅。四面粉壁間，還張掛着幾幅書畫，奩鏡旁，也放着幾本古籍。

珠光寶氣的綺羅堆裏，最難得的是雅而不俗！

這些，只不過是目光一瞥間的事。

凌君毅看的心頭暗暗一動，忖道：「這裏是百花幫主的香閨！」

這錯不了，除了百花幫主，誰配住這般高貴華麗的香閨？

何況這間房中，散佈着一層淡淡的甜香，這種香味，也只有百花幫主身上才有！

凌君毅這一打量，早已身形閃動，貼着西首牆壁，緩緩朝房門移去。

這裏本是一個月洞門，左右兩邊，各用玉鈎鈎起紫絨簾幕，外面還垂着一道珠箔。

起居室的燈光，透過珠箔，外面的人，自然看不到房內動靜，但從暗處往外瞧，却可看的一清二楚。

紫絨簾幕後面，也正好可以躲一個人。

凌君毅悄悄閃到簾幕後面，藏好身子，只聽百花幫主徐徐說道：「我看他說的不像假話。」

凌君毅心中一動，暗道：「看來她們正在談論

我了。」

玉蘭道：「帮主之意，咱們眞要通令各地姐妹，替他找尋失踪的母親麼？」

百花帮主輕嗯一聲，說道：「他假扮祝文華，混入絕塵山莊，和任由玉蕊她們弄到這裏來，就是爲了找尋母親，他答應我們研求『毒針』解藥，對我們何等重要，我們替他找尋母親，那也是應該的了。」

凌君毅聽的心頭暗暗感激，但也有些臉紅！從百花帮主的口氣聽來，對自己十分器重，也期望甚殷，但自己那裏眞的會研製什麼解藥？

只聽玉蘭說道：「帮主相信他眞能研出『毒汁』的解藥來麼？」

百花帮主笑道：「這個我們不應該懷疑的，玉蕊已經報告的很詳細了，他在絕塵山莊，不是已經化解了『毒汁』麼？」

玉蘭道：「帮主說的極是，只是屬下總覺得他太年輕了些，試想像四川唐門老莊主唐天縱，人家煉製毒藥，已經有三百多年，還找不出解藥來，凌公子我看他不過二十來歲……」

百花帮主沒待她說下去，淡淡一笑道：「這可不能這樣說，他把一盂『毒汁』化成清水，總是事實。」

玉蘭道：「據屬下推想，那『毒汁』之毒，只怕不是他化解的。」

百花帮主驚奇的啊了一聲，道：「毒汁不是他化解的？三妹是說……」

玉蘭道：「屬下認爲，他身邊可能有專解奇毒的藥丸，武林中人，身邊多少都帶着解毒，療傷的藥物，他這種解毒藥丸，正好是剋制『毒汁』之藥物。」

她不愧是百花帮主的總管，見解也是高人一等的。

百花帮主點點頭道：「這話不錯，我看他眼神明朗，精氣內斂，根本不像身中散功之毒，他身邊備有解毒靈藥，區區散功毒藥自然早就解去了。」

說到這裏，忽然笑道：「這就對了，玉蕊她們不是在江上被黑龍會的人截住了麼？據說正當危急之時，突如其來的出現了一個蒙面人，才把田中壁等人趕跑，今天我看到他的時候，就想到那蒙面人可能是他……」

她話聲嬌柔，說來還帶着點喜悅。

就在此時，突聽門外响起兩個使女的聲音，齊聲說道：「婢子叩見副帮主。」

凌君毅聽說來的百花帮主副帮主，立即伸手輕輕把簾幕撥開了些，湊着頭，朝外望去。

百花帮主螓首微抬，輕啓朱唇，說道：「來的是二妹麼？」

只見門帘掀處，俏生生走進一個肩披天藍披風的黃衣勁裝女郎，朝百花帮主躬了躬身道：「小妹見過大姐。」

她隨着話聲，伸手解下披風，同時也從臉上摘下了蒙面黃紗。

這下，凌君毅看清楚了！

她年紀和百花帮主差不多，瓜子臉，生得柳眉高挑，鳳目如星，纖細的腰肢上，束着一條闊帶，斜插一柄綠鯊皮的短劍，黑色小蠻靴，看去英氣勃勃，是一個相當精明幹練的女子。

她居然沒戴人皮面具！

百花帮主道：「二妹請坐。」

玉蘭侍立一旁，朝黃衣女郎行了一禮，道：「屬下見過副帮主。」

黃衣女郎點頭笑道：「三妹也在這裏，自己姐妹，還來這些俗套幹麼？」

她雖是帶着一臉盈盈笑容，但看來毫無半點眞實感情。

玉蘭道：「咱們既然在江湖上創立門戶，名份所在，禮不可廢。」

黃衣女郎格的一笑，道：「三妹才智過人，太上才要妳担任總管的職務，那也只是職務上的分別罷了，三妹倒一本正經起來。」

說着，已在百花帮主的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凌君毅暗暗忖道：「太上，這兩個字的稱呼，好不古怪？」

突然，他靈機一動，又暗暗哦了一聲：「玉蘭總管的職務，不是帮主派的，而是太上要她担任的，莫非是太上帮主，不錯，這些貌美如花的年輕少女，不但個個武功高强，而且還組織了一個帮，她們自然有人調教出來的了，這人，自然是她們太上帮主無疑。」

玉蘭等黃衣女郎坐下，才跟着落座，恭敬的說道：「就是太上委派了屬下這個職務，屬下豈敢怠忽？」

百花帮主道：「二妹貪夜趕來，不知太上有什麼指示？」

黃衣女郎道：「太上聽說黑龍會的人，找到咱們這裏，前來滋事，十分震怒，咱們這裏是百花帮總壇所在，教人家闖進來，已是太疏忽了，竟然還讓人家從容逃走……」

玉蘭俛首道：「這是屬下無能。」

百花帮主道：「太上責備的極是，只是來人武功高强，三個人能留下兩個，已經不容易了。」

黃衣女郎舉手理理鬢髮，側臉望着百花帮主，道：「咱們這裏，四面環水，湖上也有咱們巡邏的人，賊人應該插翅難飛，難道咱們發現賊踪之後，沒有派人在江邊搜索麼？」

百花帮主道：「我發現有人潛入，就傳令下去，要他們分作四路搜索，只是黑龍會黃龍堂主郝飛鵬，在船上還留了兩個硬點子，據說一個是田中壁，一個是侯鐵手，身手極高，陸，李兩個使者，反爲所制。」

黃衣女郎道：「太上要小妹貪夜趕來，就是要查辦此事，陸，李二使者，不能克盡其職，有放走敵人之嫌，咱們百花帮，是任人來去，這還成什麼百花帮？」

百花帮主輕輕歎息一聲，道：「武功一道，差不多得一着，陸，李二人，武功不如人家，才會被人所制，這也不能全怪他們。」

黃衣女郎格的笑道：「大姐平日就是寬大爲懷，妳焉知那姓郝的堂主，不是他們放走的？」

百花帮主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陸，李二人，平日忠心耿耿，怎會放走敵人？」

黃衣女郎盈盈一笑道：「就算他們平日忠心耿耿，但任由姓郝的逃走，總是事實，若不殺一儆百，以後誰也只要說一句來人武功高强，就可以把敵人放走了，咱們爲了整飭帮紀，這兩人就該殺。」

她說到這「殺」字，嬌軀上忽然升起一片寒霜般的殺氣。

百花帮主淡淡一笑道：「二妹好像執法如山，動不動就是殺，就算陸，李兩人有虧職守，但也罪不該死。」

黃衣女郎道：「這叫做殺一儆百，小妹已經把他們處決了。」

百花帮主吃驚道：「二妹殺了他們？」

黃衣女郎格的笑道：「這是太上的意思，這些人就不能用了。」

百花帮主顯然有些不以爲然，勉强點頭道：「太上聖明，這樣做自然是對的了。」

黃衣女郎盈盈一笑道：「太上說的，大姐是太平盛世的帮主，處亂世，要用重典，所以好人歸妳大姊來做，由小妹來做惡人。」

說到這裏，忽然抬頭問道：「對了，那假扮潛護花使者，平時飽食終日，安逸慣了，若不給他們一個警惕，知所凜戒，這些人就不能用了。」

百花帮主顯然有些不以爲然，勉强點頭道：「太上聖明，這樣做自然是對的了。」

黃衣女郎盈盈一笑道：「太上說的，大姐是太平盛世的帮主，處亂世，要用重典，所以好人歸妳大姊來做，由小妹來做惡人。」

說到這裏，忽然抬頭問道：「對了，那假扮潛龍祝文華的人已經到了咱們這裏，太上最關心的就是『毒汁』解藥，尤其目前黑龍會已經有人前來滋事，解藥更是刻不容緩，他到底有沒有把握？」

凌君毅聽她提到自己，尤其這句「太上最關心的就是『毒汁』解藥」，心頭不覺一動，自然特別注意起來。

只聽百花帮主徐徐說道：「這件事，已經遵照太上指示，全部準備妥當了，此人原名凌君毅，據玉蕊的報告，他在絕塵山莊之中，已把一盂『毒汁』，化成了清水，今天我也和他談過，要他儘快研製出解藥來，二妹覆上太上，請她老人家放心。」

她沒有把凌君毅的事全說出來，敢情是不敢對「太上」直說。

黃衣女郎嬌笑道：「太上命小妹轉告大姐，限他三天之內，必須完成任務。」

百花帮主機伶一震，道：「什麼？限他三天完成？」

黃衣女郎格的笑道：「怎樣？三天還不够麼？他在絕塵山莊已經把『毒汁』化成清水，再照方配藥，一天也足够了。」

百花帮主道：「三天時間，恐怕不成，據凌君毅說，他在絕塵山莊化去『毒汁』，原是無心發現的，要尋求出解藥來，只怕還得費一番工夫，從頭做起，這件事，原也急不出來的，二妹回去，是否可以請太上，寬限些時日？」

玉蘭接口道：「帮主說的是，凌君毅一口應承，盡他所能，替我們研求解藥，他在絕塵山莊已經有了初步成就，只要太上能够寬限幾日，定可圓滿完成。」

黃衣女郎格格嬌笑道：「瞧妳們，大姐，三妹，好像把限他三天時間，是我出的主意，妳們倒替他說起情來，大姐又不是不知道，太上言出法隨，她老人家說出來的話，就是律令，誰敢違拗？大姐還是要三妹去轉告姓凌的，希望他儘快完成，莫要超過三天限期才好。」

她雖在格格嬌笑，但口氣却十分冷峻，看她神態，實在叫人難以相信，她是在笑着說話。

百花帮主望望玉蘭，點頭說道：「三妹明天去告訴他，看看是否能在三天之內完成？」

玉蘭道：「屬下遵命。」

黃衣女郎忽然展齒一笑，一雙鳳目望着百花帮主，問道：「小妹聽說這姓凌的年紀很輕，而且還是個美男子，是不是？可惜時間不早了，不然小妹眞想見見他呢！」

百花帮主幸虧戴着面具，不然，她一張粉臉，定會飛起兩朵紅雲；但，她戴着面具，還是有些羞人答答的模樣，一時說不出話來。

黃衣女郎格格一笑，站起身來道：「大姐，時間不早了，我已經把話傳到，該向太上覆命去了。」說完，舉手覆上面紗，然後把披風扣到肩上，躬身一禮道：「大姐，三妹，我走啦。」

一陣風般朝門外走去。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偽裝浪蝶戲花蕊　奇謀驅虎鬥狼羣

●要提文上

上回書至葛品揚僞冒師傅天龍老人手筆，修書向冷面仙子致意，加上局勢激變，和葛品揚的應對得體，促使偏激冷傲的冷心韻已暗消仇心。那日，葛品揚隨弄月老人白吟風和醫聖毒王師徒求返抵洛陽，葛品揚易容爲一老人，藉引領四名自域外來的少女遊古跡，正擬乘機詢來歷，驀見黃青兩鳳及龍女，黃鳳更擲下一方手帕，寫着天龍老人已到，葛品揚遂藉詞打發走域外四女，與白吟風匆匆趕到丐幫洛陽分舵，留守頭目呈出一函，內說已扣分舵主等，白吟風一見具名，恍悟果然是她，葛品揚忙問到底是誰？

「弄月老人」隨手遞過柬帖，仰面閉目道：「大難方興，奇禍未已……如果她是爲尋仇報怨而來，而又與城外番僧狼狽爲奸的話，則中原武林勢無噍類矣！吁……」

葛品揚看過柬帖，怒聲道：「好狂妄的口氣，簡直生殺予奪，自說自話！到底是何路數？……」

「弄月老人」一字一句道：「說來話長，非同小可，多少與令師和……有關……唉……現在不是說閒話的時候，處理事情要緊。」

目光移注那「二結」頭目臉上，問道：「此帖如何得來？」

「二結」頭目恭答道：「是由兩個——畫着天青色『一』字眉的女娃兒送來，敝舵弟子剛把柬帖傳進，她們就走了！看她們的裝束，顯然是來自域外番邦，却不知何故要和敝舵作對？因爲送帖的兩女臨走時曾說，如敝舵不服，可以傳訊敝幫總舵，請敝幫幫主親自出面索人。如敝幫主願意這麼做，則可寬延處置敝舵的日期……」

葛品揚怒哼一聲道：「如此手段？以人質要挾，畢竟是化外之人……」

「弄月老人」一嘆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擒人作質，無非是要激丐幫幫主出面。」

「二結」頭目點頭道：「即使敝舵以最急『火羽』報知敝幫主，也難——救急，反使敝舵徒招懦弱之譏！敝舵弟兄已準備拚死一戰，寧爲玉碎，不作瓦全，與敝舵共存亡……」

丐幫弟子齊聲怒吼，表示同具死志。

「弄月老人」蹙眉道：「請恕老朽直言，此乃匹夫之勇，不是上策，事急從權，不妨暫施緩兵之計，一面由你們飛報貴幫主，老朽再與葛少俠利用時間會齊『天龍堡』藍堡主，『龍門棋士』古道友等人，謀定而後動，才不致有誤！」

葛少俠拔刀相助，足感高誼，謹代敝幫幫主致謝，唯敝幫幫規之嚴，想白老也必深知，小的們勢非破釜沉舟，和對方放手一拚不可……」

「弄月老人」見勸阻無效，只得沉聲道：「『對方』是何來歷你們知道嗎？」

「二結」頭目瞠目一怔——

葛品揚忙自接口問道：「對方到底是誰？你老好像早已成竹在胸？……」

「弄月老人」吁了一口氣，向四面掃了一眼，再度沉聲道：「大家可知『斷腸花』和『九子魔母』其人？」

葛品揚駭然出聲：「啊——」

「弄月老人」揮手道：「知道就够了！快找你師父去！」

倏地，外面又飛報洪來道：「總舵三堂聯袂駕到！」

聲音顯得那麼興奮有力，又透着驚喜的微抖。

寥寥六個字，却使得整個「洛陽分舵」自那個「二結」頭目以下所有三四代弟子神情劇震。

那「二結」頭目掠身搶出迎接。

其他弟子則一致神色肅穆地垂手低頭。

葛品揚深知丐幫內部情形——

所謂「三堂」，即「巡堂」，「法堂」，「監堂」，也即外堂，刑堂，內堂。

「三堂」現在主持人，就是有名的丐幫「三怪」——「哭丐」，「笑丐」，「無常丐」。

他更知道，目前丐幫自「四海神乞」樂十方以下，高手如雲，實力，聲威，猶在當代「五派」之上。

年前五鳳幫尋冷氏兄弟至「丐幫總舵」岳陽「藥王廟」尋事，自己曾以一支「五鳳令」，解過「四海神乞」樂十方及「三怪丐」之圍。

現在，該幫「三堂」一齊同到洛陽，可見事情之嚴重性，八方風雨，雲集中州，只怕「四海神乞」樂十方也已經來了。

老遠只聽外面「哭丐」鼻音唔唔地道：「好喪氣呀，你們已快完了啦，這樣膿包，眞是一幫威風，全被你們洛陽分舵佔盡了哇！」

這種唉聲嘆氣的聲音，丐幫中人好像特別懼怕？在場丐幫弟子更都變了顏色，沮喪已極。

葛品揚當然聽得出「哭丐」出口無好話，這種明褒暗貶，挖苦透頂的口氣，等于說，好呀，丐幫的威風，全都被你們洛陽丟盡了！

「哭丐」主持「三堂」中的「刑堂」，丐幫執法極嚴，能够號令天下，全靠賞罰分明，使人口服心服，「哭丐」加上這種玷辱幫譽的「大罪名」，難怪洛陽分舵的衆弟子，毛骨悚然，心胆俱裂的了！

又傳來「笑丐」的哈哈怪笑：「我說如何？我未卜先知，老早就打過招呼，小金，小錢，手下都太稀鬆，言過其實，最多只能主持支舵，現在可證明我鐵口談相，言無不中了吧……不過，玉不琢，不成器，讓他們多吃點苦頭，也是好事。」

話聲越來越近，終於現身，那個「二結」頭目垂着手，低頭跟在「哭丐」身後，不敢仰視，好像

一個待決的囚犯。

葛品揚有點不服氣，叫道：「三位，這只能怪你們三個平日疏懶怠忽，强敵入侵，你們三個是幹什麼的？讓屬下吃癟在別人手裏，自己也應當反省反省吧？」

他單刀直入，故意先給「三怪」一個下馬威，也給「三怪」加上一頂帽子，也只有他——「天龍第三徒」葛品揚，才敢對「三怪」如此。

「三怪」也已看到他，同時也看到了負手微笑的「弄月老人」。

他們對「弄月老人」一點也不敢怠慢，忙上前行禮，行禮畢「笑丐」大笑道：「小葛，你好呀，罵人罵得人家不能還敬，未免有失厚道，碍着白老在此，記下你這一記『悶心拳』的賬——」

轉向那「二結」頭目，眼瞪慈牙道：「還沒死人，你們怎麼都一副死相？快擺酒出來，請……請……白老——」

「哭丐」一仰臉，搖頭三嘆，掃了兩邊衆弟子一眼，喃喃說道：「都是酒囊飯袋，如何得了！如何得了！」

猛聽一聲怪笑傳來：「當眞不得了呀……」

丐帮衆人以爲來者是敵，齊都橫眉矣視，蓄勢欲起。

葛品揚却耳熟能詳，話聲一入耳，便聽出是「龍門棋士」古今同的口音。

此老既到，又增實力，且可得悉師父行踪，不禁大喜，連忙知會衆人道：「是龍門古老來了！」

同時，擺擺手笑笑，低聲道說：「請借棋杆一用，……」

「弄月老人」和丐帮「三怪」剛失笑起身，大步迎出——

「龍門棋士」已大搖大擺，大模大樣地走了進來，一面還在大剌剌地指着，跟隨身旁的丐帮弟子連叫：「豈有此理，老夫到了，看你們，就像新喪考妣，眞叫人洩氣！咳咳……」

丐帮「三怪」並肩趨前，「笑丐」仰面打着哈哈道：「原來是古老，雅人雅事也，晚輩荒廢棋業已久，來得正好，先『指教』幾手殺着再說。」

接着大聲吆喝道：「大好月色，如此良夜，擺好棋杆，擺出酒來。」

「哭丐」尙心寒嘆了一口氣道：「古老，可別罵我們太膿包啊，請。」

「無常丐」父手道：「眞教古老見笑了，請，請！」

「龍門棋士」冷冷一揮手道：「到底是請老夫指教幾手絕着？還是請……」

「笑丐」忙含笑接口道：「當然都請——先請指教一——」

「龍門棋士」突然蹙眉搖頭道：「可以——只是老夫一向不喜歡與『臭棋』糟塌時間，你有——幾品啦？……」

「弄月老人」大笑上前，道：「老朽有資格觀戰否？」

龍門棋士剛一瞪眼，口中道了句：「你老兒也在？……」

葛品揚突於側門現身出來，一手藏在背後，一手揚着棋杆，笑呼道：「還有我這無名小卒呢，想先向大國手討教幾手，看看有無進步？」

龍門棋士這下可樂了，叫道：「小子，好哇，你難道忘了……咳咳，連你師父都輸過老夫『三目』，何況……」

葛品揚哈哈一笑說道：「豈不聞『士別三日』？……」

把藏在背後的棋盒一揚，道：「行不行，杆上見，手下看。」

「龍門棋士」雙目放光，捋袖說道：「好，先授你三子試試，如別來果然有點進步，自當刮目相看！……」

丐帮弟子，人多手雜，早已在月下擺下酒席，放好座位。凝神對杆起來。葛品揚和「龍門棋士」於是雙雙入座。

清風徐來，月下對杆，眞個是「雅韻欲流。」事實上，各人並非眞個有閒情逸緻。

看似無事，各人心中想着的事可多着哩。

葛品揚一面落子，一面默想：「丐帮洛陽」分舵兩位分舵主與屬下九人，失陷已經兩天一夜，明晚子時即到限期，丐帮必須在今夜或明日有確實「表示」。

怎樣「表示」呢？不外「聽話」，或是「不理」吧！

要丐帮「洛陽分舵」屈服，自行解體，那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事！

那麼，只有一戰？

要戰，就必須知己知彼，才可以立于不敗之地呀。

可是對方虛實莫明，只知「黃青」二鳳在「朝陽居」吃過大虧！

以「黃青」二鳳功力，當今「五派」掌門人也難爲三百招之對手，二人聯手，竟接不下人家「一擊，對方能爲可知。

何況，「對方」還不止於一方面。

設若西域番僧也與她們「路，那就更加「寇焰如熾」了。

還有，說不定，「四方教」也有人掩來了洛陽呢！

這麼一估計，情勢委實緊急萬分！

別說丐帮「洛陽分舵」不值對方一擊，就是「四海神乞」樂十方盡率帮中高手趕到，也將無濟於事。

總算自己師父已到了洛陽，以師父的蓋世武功，中原無敵，加上「龍門棋士」，「弄月老人」，「醫聖毒王」三位前輩高手，當可一戰，只是仍無必勝把握。

除非——他有力的放下一子，「龍門棋士」雙目「瞪，滿臉驚駭之色。

「好小子，這一着——確實算得『奇兵』，妙着！」

葛品揚繼續道：「除非能提前在最短期間，使師父與師母釋嫌携手，合『龍堡』『鳳帮』之力，再配以巧計，才足以和對方聯合起來的實力，比一高下！」

可是，這可能麼？

他想問「龍門棋士」有否碰到大師兄常平？因爲師母的「八卦」全在那封密束中，只要那封「密束」到了師父手中，事情總會有個結果。

雖然其中必有難題，但只要是可能辦得到的，師父爲了顧全大局，當會考慮……可是，他一時却不便向「龍門棋士」開口。

雙方又落了數子，葛品揚是庖丁解牛，以他的棋力，對付「龍門棋士」，游刃有餘。

爲了「順應」此老的臭牌脾氣，不得不小心一下子。

「龍門棋士」已是滿頭見汗，張牙舞爪，怪相百出，猶不時點頭晃腦，作「孺子可教」表示。

在一旁袖手觀戰的「弄月老人」抬頭看看天，搖頭道：「如今不是奕棋的時候，心煩意亂，沒有興緻。」

「龍門棋士」推杆而起道：「不錯，奕興不高，落子無力，所以，老夫今夜棋力也只有——平日的一半不到，哦，你老兒也心煩？說來聽聽，老夫爲你耳提面命，解決了好來個挑燈夜戰。」

忽聽「笑丐」哈了一聲接口道：「什麼——夜戰？咳咳，白老，古老，看來敝帮只有一戰了，而且，準備立即行動，先救人，後——」

「龍門棋士」忽然點頭道：「小子，果然有點進境，咳，若非老夫心中有事，無法『入神』，你小子還能苦撐到這個時候？」

葛品揚忍俊暗笑：「就只你有心事？我若非心神不屬，早已『殺』得你落花流水了。」不過，此老已沉不住氣，想必有話要說，自己正急待此老開口，於是趁勢收篷，搔搔頭道：「好辛苦，眞吃不消，咳咳，品揚認輸如何。」

「龍門棋士」瞪眼道：「什麼『如何』？難道你能贏老夫？」

葛品揚忙道：「品揚是說再奕下去，反正是輸，不如就此『認』了。」

「龍門棋士」點頭道：「這還差不多，你小子總算有自知之明，也罷——」

抬頭看着「弄月老人」，十分得意地道：「老兒，你算算看，能贏品揚幾目？」

「弄月老人」在棋杆上掃視一眼，道：「大約——最多强了二三目，你老兒號稱『國手』，神氣個什麼？」

「龍門棋士」叫道：「怎麼？你老兒不服，要不要試試『國手』手段？」

一面把棋子拂開，「清掃戰場」，大有蓄勢以待之勢。

「弄月老人」笑丐」被「哭丐」和「無常丐」拉到一邊，低聲商酌着，他那刻不離口的哈哈也停止了，場中只有落子的聲音。

這席酒，直吃到初更。

一局棋，更下到二更，主要的是因爲「龍門棋士」每次思索得太久。

葛品揚正準備於恰到好處時「放開缺口」——

「龍門棋士」忽然點頭道：「小子，果然有點進境，咳，若非老夫心中有事，無法『入神』，你小子還能苦撐到這個時候？」

葛品揚忍俊暗笑：「就只你有心事？我若非心神不屬，早已『殺』得你落花流水了。」不過，此老已沉不住氣，想必有話要說，自己正急待此老開口，於是趁勢收篷，搔搔頭道：「好辛苦，眞吃不消，咳咳，品揚認輸如何。」

「龍門棋士」瞪眼道：「什麼『如何』？難道你能贏老夫？」

葛品揚忙道：「品揚是說再奕下去，反正是輸，不如就此『認』了。」

「龍門棋士」點頭道：「這還差不多，你小子總算有自知之明，也罷——」

抬頭看着「弄月老人」，十分得意地道：「老兒，你算算看，能贏品揚幾目？」

「弄月老人」在棋杆上掃視一眼，道：「大約——最多强了二三目，你老兒號稱『國手』，神氣個什麼？」

「龍門棋士」叫道：「怎麼？你老兒不服，要不要試試『國手』手段？」

一面把棋子拂開，「清掃戰場」，大有蓄勢以待之勢。

「弄月老人」抬頭看看天，搖頭道：「如今不是奕棋的時候，心煩意亂，沒有興緻。」

「龍門棋士」推杆而起道：「不錯，奕興不高，落子無力，所以，老夫今夜棋力也只有——平日的一半不到，哦，你老兒也心煩？說來聽聽，老夫爲你耳提面命，解決了好來個挑燈夜戰。」

忽聽「笑丐」哈了一聲接口道：「什麼——夜戰？咳咳，白老，古老，看來敝帮只有一戰了，而且，準備立即行動，先救人，後——」

「龍門棋士」瞪眼道：「後事準備好了沒有？憑你們——想去救人？連老夫和『天龍』老兒也心中打鼓，七上八下哩。」

「笑丐」又打哈哈道：「奇聞，憑您古老與『天龍』前輩也會怕了人？……」

「龍門棋士」喝道：「誰說怕了？胡說八道！老夫只說——沒有十分把握，一時舉棋不定。」

「笑丐」哈哈一笑道：「敝帮作事，一向說幹就幹，只求盡力而爲，不計成敗得失……」

「龍門棋士」道：「好個『不計成敗得失』！請便！老夫在此等候『敗』，如果你們也『失陷』了，老夫再設法『盡力而爲』好了。」

「笑丐」剛哈出聲——

「無常丐」怪眼一張，大喝道：「閉住你這張鳥嘴！我們正要向古老討教。」

葛品揚一旁暗笑：「『笑丐』深得『激將』三昧，想激起古老頭眞火，『無常丐』再從旁幫腔打圓場，軟硬兼施，不怕古老頭不落入圈套……」

「龍門棋士」果然嗯了聲道：「這還像話！」

「哭丐」嘆了一口氣道：「計將安出？方寸亂矣！」

「龍門棋士」一瞪眼，說道：「小尙，別怪老夫倚老賣老，你這副喪相，老夫見了就洩氣，又沒有死人，儘長吁短嘆個什麼？再這樣子，可眞要死光了！……」

「哭丐」拉長着臉，悶聲不響。

如聚別人對「哭丐」說這種「損」話，吃不完兜着走，哭也哭不出來。

然而「龍門棋士」對之如此訓斥口氣，「哭丐」却是莫可奈何，因爲這位古老頭古怪出了名，且是長輩，惹不得！尤其如今丐幫正當吃癟失利，火燒眉毛，有求於人的緊急關頭？

葛品揚恐「哭丐」當着幫中弟子下不了台，有損「刑堂堂主」的威嚴，忙嘆了一口氣，叫道：「古老，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呢！……」

「龍門棋士」怔了一聲道：「小子，想討打，你小子平時不是鬼得很麼？今天怎麼說出種沒出息的話來？」

葛品揚搖頭道：「品揚算得老幾？我師父——一定有辦法——」

「龍門棋士」哼道：「也未必，這幾天他心情不佳，怕見人，連老夫找他『殺』幾局都提不起興趣，適才更不知『躲』到那兒去了？老夫氣悶不過，才跑來找花子們開開心……」

「弄月老人」噢了一聲道：「公烈兄究竟是何主意？」

「龍門棋士」瞪眼道：「你老兒可是老昏了，我說的話你沒聽見？」

「弄月老人」莞爾道：「古兄，好大火氣，誰得罪了你？目前人家丐幫有人失了手，正等着咱們設法呢！」

「龍門棋士」又一瞪眼，道：「你以爲老夫眞的有閒情下棋？還不是爲了等消息，憑以決定，但看老夫那寶貝徒弟和姓羅的三隻手，能不能够活着回來……」

葛品揚喜道：「冠弟和羅集兄『跟』上來了，好極了，他們去了那裏？我也去。」

「龍門棋士」罵道：「嘴上沒毛，做事不牢，能辦甚麼事？你小子實在閒不住，老夫就派你出去跑一趟好了！……」

葛品揚連忙垂手道：「恭候吩咐！」

心中不禁又嘀咕道：「奇怪，此老「向什麼也不在乎，每次差我出去辦甚麼事，都好像預知我可以做得到，這次，爲何前怕狼，後怕虎地胆小如鼠呢？」

再一想，目前情勢險惡萬分，委實不是徒憑胆識和武功可以應付的，心頭不由暗駭，手心也沁出了冷汗。

「龍門棋士」這時已收起詼諧輕鬆的勁兒，雙眉打結，背着手，踱着方步，苦苦思索着，好半晌，才揮手道：「先去換好『皮子』再說！」

葛品揚知道是要他先易容化裝，當下點了點頭，轉身入內。

月正中天，已是三更將近時分。

深更半夜，「龍門棋士」還要派遣葛品揚出去，可知必有火急的事。

丐幫自「三怪」以下，無不感動，固不論是「龍門棋士」和「弄月老人」，或是葛品揚，雖說本身也與目前之事休戚相關，但說起來，畢竟還是爲丐幫伏義拔刀。

「龍門棋士」望着天上星辰，喃喃自語道：「怎麼這時候還沒有到？」

「弄月老人」蹙眉道：「你派令徒和羅集那娃兒去幹什麼？明知故爲，他二人不會此葛品揚強，說不定……」

「龍門棋士」怒聲道：「少說晦氣話……」

「笑丐」打個哈哈，岔言道：「我們也聽候古老差遣，充打旗的先上可好？」

「龍門棋士」哼了一聲道：「你們說來說去還是要去救人？救得出來嗎？縱然救出了，能解決問題嗎？」

「哭丐」吁了一口氣道：「總得盡到人事，只要把人救出了，照幫規辦理，失職的，來個『揮淚斬馬稷』！以勵來茲。」一派執法口吻。

「龍門棋士」道：「老夫不管這些，你們可知道對方爲何要先把你們丐幫『開刀』，找你們丐幫的麻煩？……」

「無常丐」接口道：「當然是認爲敵幫好欺，揀軟的先吃！」

「龍門棋士」啞笑道：「錯了，你們不過做了代罪羔羊而已，對方用意是在激出老樂，進而迫使『天龍』老兒出面，因爲丐幫人多勢大，比較引人注意，也因爲對方深知藍老兒與你們丐幫，極有淵源？……」

明人一點就透，各人心中立時明白，尙未清細底的「敵人」，原來是包藏禍心，爲了逼使「天龍老人」與「四海神乞」等親自出面交代，才向「洛陽分舵」下手，那麼，在「天龍老人」與「四海神乞」未出面之前，失陷的人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如果冒失地前去救人，觸動對方之怒，反會把事情弄糟了。

「龍門棋士」軒眉問道：「樂老頭呢？」

「無常丐」肅容答道：「敝幫主在調集人手，隨後抵達！」

「龍門棋士」沉吟了一下，道：「就以叫化名義寫封信，由小葛送交『朝陽居』，約時約地一會好了！」

「三怪」猶待有所表示，忽見葛品揚已化裝成一個七分像叫化三分像落拓文士的中年人，搖着一把破紙扇，踱着斯文八字步，由裏面走了出來。

於是不再多說，迅即由「哭丐」揮毫，用印，加注「代行」兩字，修好一份署具「四海神乞」樂中方名義的拜帖。

「龍門棋士」目注葛品揚，沉聲吩咐道：「在把柬帖投入對方房中前，先叱名致意，免得對方找岔留難，辦好這事後，立即前往『上清宮』找尋冠兒和姓羅的小子，不管見不見到人，見人傳話，無人留字，務須於明日辰時前趕到『上頂山』『靈帝陵』聽命！」

葛品揚剛伸出手接取「哭丐」遞來的柬帖，「龍門棋士」和「弄月老人」怪笑和冷哼突起，情知有警，連忙翻身應變，已經太晚，微風颯然，一陣柔勁捲處，「哭丐」手中柬帖已不翼而飛！

人影錯亂，急促喝叱聲中，現場赫然多了兩個面垂黑紗，長衣曳地，頭上各紮二條像烏梢蛇大髮辮的女人！

葛品揚和「弄月老人」一眼便認出這兩個女人正是不久前在「朝陽居」門前見過一次的那兩個中年婦人，想不到對方如此厲害，能在「密卡」遍佈的丐幫「洛陽分舵」毫無警兆之下，深入腹地，如入無人之境！

這還不足奇，而且在「弄月老人」和「龍門棋士」，丐幫「三怪」這多高手咫尺附近，突然現身，奪去柬帖，直到出手時才被發覺，全身退開，未損一毛半髮，這是何等身手？

「三怪」也一齊變色，連「笑丐」就也面若寒冰！

「哭丐」更滿臉慘然，如喪考妣，在衆目睽睽之下，當着屬下三四代弟子面前，好好拿在手上的東西居然被人奪去，這個臉眞丟大了，喉底似哭非哭地一陣響，雙手劇顫，獨門殺手「奪魂抓」功力已然叫足，就待向對方撲出。

「龍門棋士」突然低哼一聲，道：「蠻不錯，幹嘛不敢以面目示人！怕醜？就別現世！」

顯然，此老也固猝不及防下，被對方在自己眼皮底下佔了便宜而震怒已極。

「弄月老人」一咳，沉聲說道：「且慢，二位可是……」

左面那女人冷冷地說道：「老頭，我們曾有過一面之緣呢！……」

「弄月老人」心頭一震，暗叫：「好厲害！『朝陽居』門前匆匆照了一面，對方居然記住！眞是不簡單！」

「龍門棋士」向他瞪了一眼，意思是問：「你與她們何處見面？」

「弄月老人」仰面哭道：「大嫂，好記性，請放心，妳們要找的人，我們一定會代爲催促，叫他們早日出面交代，如急不及待，老朽等也可先討教幾手域外絕學！」

人已移前三步，凝功以待。

葛品揚心念連轉，忖道：「就此先稱稱對方斤兩，試試對方究竟有多大『道行』也好！」

當下，也大步欺進，傲然道：「妳們可知我是誰？」

對方面紗輕動，瞥了他一眼，大概因爲他已易了容，化了裝，確實認不出來，右面那個嬌哼一聲，道：「你算得甚麼東西？——」

一頓又道：「閣下可是『轉世投胎』了？」

葛品揚爲之大駭，忖道：「果然厲害，一眼就能看出我經過易容化裝？」

「龍門棋士」探手取出一把棋子，瞪目道：「老夫生平不信邪，來，如果妳們二人能逃出老夫『十指飛丸』之下，放妳們去路！」

左面那個哂然道：「老頭，你敢情就是什麼龍門……」

「龍門棋士」大爲得意地道：「難爲你們化外之人，也知道老夫是當代棋藝大國手！」

右面那一個哼道：「中原人物，都與你這老不死的修爲差不多，欺世盜名，會下幾手臭棋，就以國手自居……」

左面那個突然疾聲道：「聽着，我們是奉令傳諭！寬限化子頭兒姓樂的於五日後三更往北邙『靈帝陵』自行投到！你們既有柬帖，我們帶回，免得你們再去惹厭，擾人好夢！」

向怒目大張的「龍門棋士」一晃面紗，道：「如要獻醜，五日後與花子們同去領教好了！」

一扭腰，人影幻動間，就要離去——

「龍門棋士」大喝道：「氣煞老夫！吃幾顆黑白『丸』子再走！」

雙手一抖，二十多顆棋子有如飛虹碎霰，蔚爲一天花雨，罩遍三丈方圓。

眼看她倆身爲雨罩住！

倏地她倆身形急旋，刷刷刷，急旋如狂風驟起，好像變成了兩根風柱。

所有棋子，都被旋動風擋退，向四面急射。

幾個準備飛身阻截的丐幫三四代弟子，警見「龍門棋士」出手，雖已收勢急退，仍被四射的棋子

打中，悶哼出聲。

「龍門棋士」的「十指飛丸」，稱絕宇內，兩手能同時打出二十八顆棋子，厲害無比，故江湖上又稱之爲「二十八宿奪命丸」，擋之者無人能够安然無損，非死即傷。

他暴怒出手，運足了勁力，每個棋子上都貫注了內家罡氣，別說血肉之軀，便是銅牆鐵壁，也會洞穿。

不料，對方竟於身形急旋間，連手都未還，便輕易化解，不但未損分毫，反而把棋子震回，傷了丐幫弟子！

傳說開去，「龍門棋士」這個名號還能憑以「號」人麼？「龍門棋士」鬚眉皆炸，怒極反笑道：「看來非丟開『棋品』不可了，今夜若讓妳們逃脫，老夫從此不玩棋了！」

「弄月老人」深沉地吐了一口氣道：「古兄，她們施展的乃是『大漠狂風』身法，想必是昔年『鳩盤婆』傳下的「脈……」

兩個女人現出身形，一個冷笑道：「還算有眼力，要不要再領教一下『海市蜃樓』，『龍捲八式』呢？」

說時，與另一女並肩而立，神色從容，毫無逃走之意。

葛品揚心神不禁劇震，丐幫「三怪」更已面如死灰。

「哭丐」乾號一聲，道：「古老，這是敝幫的事，就讓我們三個膿包先回『餓鬼地獄』吧！」，人已閃電向對方撲去。

「笑丐」定了定神，哈哈大笑道：「有酒同喝，有飯同吃，哭兄可不能老是搶先！」

「錯身，也旋風般撲出。

「無常丐」向包圍在四周的衆弟子一揮手，大喝道：「你們滾開！少出醜！如我們不中用，你們留着瓢兒（腦袋）吃飯吧！」

分明示意衆弟子，敵勢太强，不要白送性命。

丐幫弟子只畧畧撤退丈許，仍然個個咬牙切齒，準備拚命。

「無常丐」雙目圓睜，虎視場中——

「哭笑」二丐，很快便與對方交換了幾個照面，必然地相形見拙！

葛品揚知道，幫中人第「重義，第二重名，「無常丐」之不即時加入搏鬥，乃是不願以三對二！心中忖道：「事已至此，只有一拚，我不是，幫中人，大可以『外援』身份伏義相助！」

功力凝足，就要撲出——

——一——二——三——四」

倏地，胡笳聲急，一一四聲清嘯，連成串珠，如鳳，如雪，使人心神隨之搖曳不定。

只聽丐幫「密卡」一路飛報進來：

「來了四個丫頭，闖關傷人！」

葛品揚閱報方自心中一動，已瞥見「無常丐」連揮雙臂，包圍在四面的丐幫弟子，立時如同潮水般向外面湧了出去！

他眼珠微轉，大喝一聲道：「白老，古老，火速『拔刀』，事急矣，客氣不得了！」

人已閃身竄回內室。

「弄月老人」與「龍門棋士」只是自矜身份，愛惜羽毛，不願倚多欺少，當然也早已看出「哭笑」二丐危如壘卵，生死一瞬，「笑丐」的「奪魂抓」，本是各有玄妙，威力無窮，可是，在對方身法幻化如鬼，不時「轟隆」暴響，旋風疾轉的奇詭掌力之下，竟根本發揮不出威力，遞不出招去！

又聽對方來了幫手，也不由心慌，「弄月老人」沉聲疾喝：「二位請暫退，老朽也領教一下。」

「龍門棋士」一聲不响，閃電欺進。

就在這剎那，「哭丐」一聲悶哼，身如斷綫風箏，飛墮丈外，仆地不起。

「笑丐」仰面狂噴鮮血！當胸挨了一掌。

幸而「龍門棋士」及時接上，連吐雙掌，「匍匐」悶震中，把對方逼退三步。

「無常丐」身形疾掠，一把挾住面色如土，口角溢血不止的「笑丐」，一旋身，又抄起臥地的「哭丐」，飛身退入內室。

幾乎與匆匆易好容，一面還在「黏」着假髯的葛品揚撞在一起。

葛品揚一眼瞥見「哭笑」二丐都祇剩一口氣未斷，顯然受傷甚重，命垂頃刻，又驚，又怒，探懷取出一瓶傷藥，交給面如惡鬼的「無常丐」道：「給他們服下，我去應付一下，馬上就來！」

他完全無視于白、古二老和對方二婦打得人影難分，天昏地暗，循聲向慘嗥和嬌叱交雜處，飛掠而去。

該處與「分舵」相距，不過二百餘丈，眨眼即到。

但見混戰一團中，四條纖影如彩燕翩飛，果然是「雅凡」等四女！

丐幫弟子此時傷亡倒地的已不下七八個！

她們出手招法十分詭異，身法更是離奇，人影一晃，明明向東，突然到西，使人捉摸不定，出人意料之外，與中原各派武功迥然不同。

葛品揚停身暗處，迅忖道：「白、古二老纏住那兩個中年女人，當無問題，問題祇在於這邊，如

再讓這四個丫頭肆虐下去，丐幫弟子，祇怕全要死光！……」

丐幫弟子，不下八十餘人，不顧傷亡，仍是前仆後繼，對四女施行臺攻，拚命阻截，每個人都殺紅了眼。

悶哼，慘嗥，不絕於耳。

葛品揚再不遲疑，長吸一口氣，輕咳一聲，突然惶聲呼道：「喂！喂！你們……住手！住手！」

一面「抖抖合合」地「現身」出去。

丐幫弟子聽出是葛品揚的聲音，都暫時向四面一撤。

她們也停了手，掠理髮絲，嬌喘着。

一看到葛品揚——那個最小的「雅眞」首先尖叫起來：「呀，是老夫子！」

「雅凡」噢了一聲，叫道：「老夫子快退開，這些叫化子兇得很！」

葛品揚停步三丈外，向滿臉驚訝激憤的丐幫衆弟子掃視一眼，躬腰搥着背，一連咳了幾聲，好像急岔了氣，老痰上升，掙直了脖子叫道：「不成話！不成話！姑娘家怎麼可以這樣潑悍？……」

又連咳了兩聲道：「洛陽自古以來，祇有『文風鼎盛』，沒聽說過『武風鼎盛』，何況你們又不是兩國交兵，完全是市井無賴，逞勇鬥狠，老夫……咳咳，老夫實在心有戚戚焉！」

不等別人開口，又橫掃丐幫弟子一眼，尖喝道：「不學好人，專門好鬥成性，眞是……眞是孺子不可敎也，夏蟲不可語冰，還不快走，要老夫杖股乎？」

那班丐幫弟子，雖然都被弄得滿頭玄霧，到底都是機伶鬼，察言觀色，心知葛品揚是在「搗鬼」，必有用意，祇好勉强向後緩緩後退，因爲怕四女趁機突襲，神情間更顯得緊張，每對眼睛，都瞪視着四女，大有「與汝偕亡」之勢。

「雅凡」等四女面面相覷了一會——

「雅眞」噢了一聲，剛要說話，「雅凡」已自脆聲道：「老夫子，你老人家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且在一邊等着，待咱們姊妹懲治了這些叫化子，再向你老解說……」

葛品揚作出十分憤激的樣子，喝道：「胡說！老夫走過的橋，比妳們走過的路還多，什麼『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妳們比老夫更懂？」

「雅凡」着急道：「不是這個意思……」

葛品揚咳了一聲緊逼道：「難道人家（指丐幫〉會得罪姑娘們？」

「雅凡」領首道：「正是這些花子無禮，恃强阻路！」

丐幫弟子一片大嘩，有的憤怒地舞動雙臂——

葛品揚有力地一揮手，如刀切下，道：「有這種事？氣煞老夫！姑娘們不必與他們計較，老夫立即報官處理！」

一面亂捋稀髯，現出怒氣冲天的神態。

他的用意當然是想以「故作糊塗」「胡扯歪纏」的辦法扣住對方，能善了固好，不能善了，也可拖延時間，以便「無常丐」有所準備，決定應變之策。

「雅凡」剛一怔，「雅眞」忽然尖聲叫道：「老伯伯，你不知道這些要飯的，可多壞呢，我們是要……」

葛品揚哦了一聲道：「妳們要做甚麼？姑娘家，三更半夜，應自檢點，老夫因奕棋過時，正好路過，老夫帶妳們回去。」

葛品揚深知這些域外丫頭，涉世未深，再聰明一時也決不會對他發生懷疑，祇要自己應付得當，不讓她們拉下臉來，就可達到拖延時間的目的。

聽了他那幾句好像充滿慈愛的訓斥之言，「雅眞」果然當時楞住。

「雅心」和「雅夢」同時望向「雅凡」。

「雅凡」緊警了一下櫻唇，聲音約畧提高，微慍道：「老夫子，希望您老別管我們的事！須知『兵凶戰危』，這些化子祇怕放不過您！」

葛品揚一捋稀髯，對丐幫弟子喝道：「你們走開！豈有此理！」

又向「雅凡」老氣橫秋地道：「姑娘，這豈是敬老之道？……咳咳，也難怪妳們不知中原禮敎！姑娘如千金之體，何等尊貴，却與叫化子動手動脚，成何體統！成何體統，咳咳……」

一面連連吹鬍子，加重了「氣煞老夫」的「神氣」。

「雅凡」無奈，剛叫了一聲：「老夫子……我們是來找人……」

突然，連串「轟隆」大震入耳！

正是起自白、古二老與那二個中年婦人動手的分舵天井內。

丐幫弟子俱皆面色一緊！

葛品揚知道這是雙方功力發揮到極致，掌勁摩擦激蕩所發出來的聲音。

兩處相距，不過二百餘丈，雖因地勢關係，無法相望，但稍具頭腦的人，亦可聽出那是有人在動手拚鬥。

現在，不僅四女衆丐吃驚，連葛品揚自己也有點沉不住氣了！

他，担心白、古二老安危，震駭於那兩個女人功力之高出想像，萬一白、古二老失手，那眞是不

堪設想。

「雅凡」等四女互視一眼，「雅眞」叫道：「大嫂二嫂與人打得好厲害，我們快去！……」

「雅心」嬌喝一聲：「跟我來！」

人已騰身而起。

丐幫弟子同聲呼叱，蜂湧阻截上來。

葛品揚心中已亂，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既不能阻止丐幫弟子阻敵，又無法再阻止她們衝進。

如動手强阻她們，勢必和她們翻臉，斷絕以後利用她們的機會！

正自爲難，又傳來「無常丐」一聲怒喝道：「誰？」

葛品揚閃聲更是大駭，忖道：「難道又來了外人？……」

未容他念頭轉完，幾聲悶哼，又有四五個丐幫弟子與四女短兵相接，負傷倒地。

葛品揚失措地大喝一聲：「住手！」

「雅眞」突然掉頭飄落到他的面前，一拉他的手，急叫道：「老伯伯——您管不了啦，跟着我，我保護你……」

一面已拉住他向前衝去。

葛品揚祇覺柔荑沾手，又軟、又滑，想到自己竟被小丫頭當作需要「保護」的人，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同時心中也有所感——

這些丫頭本性十分善良，也很爽直，祇是限於出身，聽命於人，分不清是非曲直，任由那個「姥姥」擺佈而已……

葛品揚迅作決定，揮手大喝道：「住手一切，有我……」

丐幫弟子人數雖多，委實不是「雅凡」等詭異身手之敵，祇是爲了丐幫榮辱攸關，本身存亡關頭，才有進無退，拚命出手，一聽葛品揚如此說法，立又紛紛撤開。

葛品揚翻腕一式「金絲纏腕」，反扣住「雅眞」的玉手，向猶待進迫的雅凡等三女喝道：「妳們也住手，老夫同妳們一起去看看！」

「雅眞」哦了一聲，迴首向他疾視，明眸中異采閃漾，好像是說：「原來老伯伯也會武功？」

葛品揚忙撤手，臉上一熱，騰身而起，叫道：「都隨老夫來！」

「四女」暑一遲疑，隨即跟着向前馳去。

丐幫弟子也一齊隨後湧進。

葛品揚當先趕到，入目場中情況，不由心中大駭……

祇見白、古二老都在呼呼喘氣，「弄月老人」白鬚倒捲，面如噀血。

「龍門棋士」目張如炬，殺氣罩臉，嘴角掛着丐目噴血倒地，其他五六個丐幫弟子有如被狂風捲飛，有的向前仆倒，似乎根本不值對方一擊！

丐幫弟子潮水般向前撲，集中向「巴戈」圍攻。

葛品揚心如油煎，忖道：「眼前情勢，險惡已極，如不四個丫頭再加入出手，眞是岌岌可危，結果不堪設想！」

心中一急，偶生一計，向四面揮手喝道：「你們不必上來湊熱鬧了，一切讓……我來解決！」

他平空搗鬼，自說自話，倒像四面八方都有「人」趕到，使人難測虛實，不知眞假，「雅凡」等四女立時明眸亂轉，向四下掃視。

那兩個中年婦人却連眼皮也未動一下，仍然緊盯着「弄月老人」和「龍門棋士」，雙方如鬥雞一般，眼看一觸即發，惡鬥再起。

葛品揚正苦於顧此失彼——

倏地，「雅凡」嬌哼一聲，叱道：「誰！滾出來！」

祇聽一聲陰笑，有人應聲接口道：「那兒來的野丫頭？找死！」

剛聽出是司馬浮的聲音，又傳出「淫魔」沙啞的怪笑：「遲氣不壞，一下子，碰到這麼多的小娘兒……」

「醉魔」的怪笑特別刺耳：「老大，現成的酒席，豈可不痛飲受用一下？上！」

好像蝙蝠成羣，破風聲息又勁又疾，一連飛落四條人影！

葛品揚一見「五台三魔」適逢其會來到，加上司馬浮，「四方教」四個教主已然到齊，眞是百上加斤，屋漏偏逢連夜雨，祇怕難逃大劫了！

忽聽「雅眞」嬌叱一聲：「什麼人胡說八道？

大姐，我們正閉着，他們四個，我們也四個，正好一人教訓一個！」

人已如穿簾紫燕，騰身向當先飄落現場的「淫魔」嚴尚性撲去。

「雅凡」一把沒有拉住，祇好會同「雅心」、「雅夢」二女跟着撲出接應。

「淫魔」嚴尚性啞聲大笑道：「來得好！小乖乖，自動送到，再好沒有……」

話未完，忽覺眼前幻影連閃，「拍」的一聲，被「雅眞」突出怪招，打了一記耳光！

「淫魔」嚴尚性便宜還未沾着，就先吃了一記「耳光」，直被打得眼冒金星，幾乎站立不住，右頰立時一片青腫，連牙床也被打出血來，不由大怒，張臂便抓！

「金魔」剛喝得一聲：「慢着！」

「雅凡」、「雅心」、「雅夢」三女已分別向他與「醉魔」，司馬浮撲到。

在根本來不及開口及轉念的情形下，祇好出手接架，並轉眼換了三個照面。

「四女」接下「四魔」，葛品揚心中方自一鬆，旋又一緊——

連串悶哼，丐幫弟子又有四五個在「巴戈」怪招下栽倒！

「無常丐」亦已成强弩之末，被「巴桑」如貓戲老鼠般逼得團團亂轉。

葛品揚心頭火發，勾起了月前長安「臥龍寺」猝然被襲，幾乎連累「弄月老人」等一起喪命的仇恨，一咬牙，疾喝一聲：「拚了再說，看掌！」

飛身直射，向「巴桑」背心疾劈一掌！

「巴桑」怪笑一聲，捨了「無常丐」，有如「獅子大搖頭」，霍地轉身，巨靈般的雙手迎着葛品揚一抖，一兜。

葛品揚猛覺兩股極大的捲吸之力湧到！

「先天太極眞氣」自應而生，遍佈全身，雖然沒有吃虧，一掌却已徒勞無功。

剛聽得「龍門棋士」由喉底逼出一聲大喝：「再試試看，老夫不信邪！」

兩聲悶哼入耳，圍攻「巴戈」的丐幫弟子又倒了兩個！「巴桑」雙拳揮舞，又向葛品揚撲來。

一下子把葛品揚逼退丈許。

葛品揚急怒交迸，暴喝一聲，連展「天風三式」，也把「巴桑」逼得蹬蹬蹬連退三步。

「巴桑」口氣來的「無常丐」，掉轉身形，正待撲去——

「肉球」滾落實地，紋風未動。

「四海神乞」果然不愧一幫之主，施展丐幫三絕藝的「碎心掌」，一出手，便把番僧「巴戈」震得臟腑翻動，逆血衝喉。

却並未趁勢再下殺手，否則，「巴戈」斷無命在。

接着，一連又有十一個老年花子和中年花子，飄落現場。

丐幫的全部精英高手，幾乎盡萃一堂，乃是八大分舵中另七個分舵的分舵主（洛陽除外），加上一向難得露面的總舵「四大長老」。

「四大長老」中的第四位「烈火神乞」，一聲不響，向正與葛品揚惡鬥的「巴桑」連吐三掌！

「巴桑」身形急轉，欲圖閃避，已自不及，咯察一聲，左臂齊肘被硬生生震斷！

大吼一聲，跌翻在地，如倒了一堵牆。

另外三個長老亦已成鼎足之勢，把「五台三魔」和司馬浮退路封死。

七個分舵主則怒目橫眉，作北斗七星式，控住全場，祇等「四海神乞」下令。

這一來，形勢立變。

「四海神乞」榮十方橫掃全場一眼，最後逼視着那兩個中年婦人道：「向本幫挑釁，擄本幫分舵弟子作質，要挾本幫主出面的可就是妳們麼？」

左面那個中年婦人嬌哼一聲，道：「何必明知故問？」

右面那個中年婦人冷然道：「你就是花子頭兒？準備怎麼交代？」

神乞冷聲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也把妳們留下來！」

兩個中年婦人同聲冷笑道：「哼，自身難保，

環球出版社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小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至四

環球作品　風格超羣

十二神龍十二釵

全三集

定價HK$6.90

****

奪命金劍

全一集

定價HK$2.20

****

珍珠令

東方玉著

全一集

定價HK$4.40

鏢客行

蕭　逸著

全一集

定價HK$3.60

石蓮女俠

諸　家著

全一集

定價HK$3.20

鏢　旗

臥龍生著

全五集

定價HK$15.40

憑你也配？」

驀地裏，場邊與「雅凡」交手的「金魔」突然大喝一聲：「住手！誤會了！」

霍地飛身後退。

分鬥雅心、雅夢、雅眞三女的「淫醉」二魔和司馬浮也一起撤身。

「四女」呆了呆，終於掉頭轉身，奔到那兩個中年婦人身邊。

神乞向「四大長老」一揮手，喝道：「拿下再說！」

「四大長老」立即「聲不響，大步向「兩婦」「四女」逼去。

兩婦互看一眼，毫無懼色，反而透出鄙夷的笑意。

葛品揚瞥眼發現場邊「五台三魔」和司馬浮正在互打眼色，知道他們必有陰謀，不由多加了幾份警惕。

眼看場中箭拔弩張，「四大長老」已蓄勢待發，準備向「兩婦」「四女」出手——

猛聽一聲耳熟的冷笑傳來：「山不轉路轉，好熱鬧的場面，豈可不湊上「腳？」

葛品揚剛聽出是「無情翁」的聲音——

震耳的狂笑繼之而起：「老大，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毒物居然也在這兒，他媽的小舅子，今天咱們非找他出口烏氣不可！」

三條人影，魚貫射落。

來的正是「三煞」！

只見「三煞」老二「金鎗神判」狄子明硬得像石頭，冷得像利矢的目光盯視着司馬浮，冷笑道：「司徒求，幸會了，有本事再把你那『無影』奇毒的絕學施展出來看看！嘿嘿！」

司馬浮目光閃爍，似乎一頭霧水，現出又驚又怒的尷尬神色。

葛品揚心頭一亮，立即明白！——

敢情「三煞」又把司馬浮誤會爲正牌「醫聖毒王」司徒求了。

司徒求月前於長安臥龍寺曾以「巴豆」，「班貓」合製的大瀉丸，僞稱「解毒丹」，交「三煞」等服用，後來聽說「三煞」諸人因此大瀉三日，瀉得上氣不接下氣，以三煞之兇性，吃了如此大虧，此番仇人相見，自然分外眼紅。

「五台三魔」眼瞪眼地發了一陣愣，都向司馬浮投以「疑問」的眼光。

司馬浮拉長了臉，向「三煞」陰笑道：「你們——無緣無故，找什麼麻煩？」

「金鎗神判」狄子明怒哼道：「這一套少來，還用說？老毒物，你未免欺人太甚，我們『三煞』豈是好吃的？」

司馬浮又驚又怒，臉更長了，陰哼道：「豈有此理！老夫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並不是白事之輩！」

「無情翁」突然「咦」了一聲，道：「很好！司徒求，劃下道兒來吧！老夫倒要看看你憑什麼突然如此大胆起來？」

「鎖喉絕手」吳良，冷哼接口道：「老大，你難道還不知道，人家如今已經身爲教主，有了靠山了啦！」

「金魔」哼了一聲道：「怎麼一回事？錢道友，我們也算『同道』，即使不相爲謀，有什麼嫌隙，也該留着以後再算，犯不着在這……這時候傷和氣！」

「無情翁」冷笑道：「金老大說得不錯，彼此並無什麼了不起的嫌隙，我們只是找老毒物算賬，你們既然不想傷和氣，儘可袖手不管！」

「淫魔」嚴尚性突然叫道：「什麼話？我們不找你算賬，已經够客氣的了，你還敢欺到我們的頭上？」

「無情翁」一沉臉，厲聲道：「老淫虫！什麼叫客氣？彼此都用不着『客氣』，你們三個一定要捧老毒物狗腿，一併算上好了！」

「淫魔」啞聲怪笑，說道：「行！誰還怕了你們？」

一拉「醉魔」，雙雙欺進。

葛品揚爲這種突然的變化弄得怔住了！

他仔細一分析：「三魔」與「三煞」之間，實在早已積怨甚深！「半由於司馬浮被誤認作「醫聖毒王」司徒求，一半則因「禍水三姬」而起……眞是一筆糊塗賬！

同時在自己這方面來說，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大好良機，自己正可落井下石，設法來個「縱虎鬥狼」，「以毒攻毒」！

眼看變生意外，不但「四海神乞」「弄月老人」等爲之怔住，連那兩個中年婦人與「雅凡」等四女亦皆愕然注視，莫明其妙。

而無形中，丐幫「四大長老」也因此沒有立即向「兩婦」，「四女」出手，只把她們「圈住」。

「無情翁」面對蓄勢逼近的「醉淫」二魔，面肉扭曲跳動，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尤其使他怒不可遏的是，「醫聖毒王」司徒求「實即司馬浮」，也收容了「禍水三姬」中的「沉魚落雁姬」，與他可說一樣都是吃「刷鍋水」的「同靴」客，同樣在「淫魔」嚴尚性背上加了一塊「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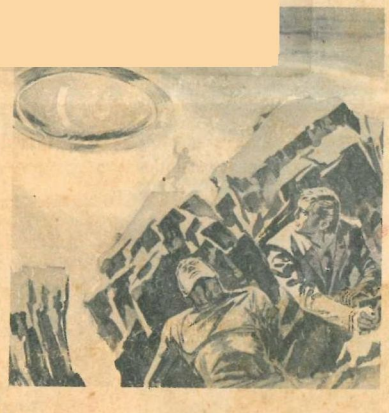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著

輪盤伯爵

有一位來自某帝國的貴族，逢賭必贏。據說他是一位伯爵，幸運之神常常降臨在他的身上。但「鐵拐俠盜」呂偉良不相信這是事實，所以他希望揭開他必勝的秘密。單行本經已出版，全書150頁，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天兵天將

「天兵天將」這個故事是發生在火星「大衝」之年，正當科學家們集中研究火星是否有生物時，怪事就在我們身邊發生了……定價$1.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